

越嶠書序

正德末安南黎氏政衰亂者相繼嘉靖初其臣莫登庸篡而有之已而傳其子方瀛退居海東以與方瀛為犄角屢叩關求封守者絕弗與通丙申

冬



上欲遣使詔諭其國下有司擇所遣廷臣以其國久不庭不宜遽遣使乃議征討會黎氏故臣鄭惟燎航海赴京告變廷臣復疏登庸之罪請討之命將出師行有日矣未几大臣有諫者後緩師期而遴選文武大臣臨邊以廉察之自始議迄今數年矣願安南建置與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

可登庸父子僭號改元又僭擬中國官名尤而效之益又甚焉聲罪致討以長纓繫其父子之頸獻之

闕下可也曰莫氏悔罪去帝號改官名率吏民待於境上而聽斷於中國則將若之何曰逆而討服而舍哲王之典也

嘉靖庚子夏六月既望宜山李文鳳序

越嶠書目錄

卷之一

總叙

沿革

山川

邊境服後

物產

古蹟

風俗

卷之二

書詔制勅

卷之三

編年唐虞至隋

卷之四

編年唐至宋

卷之五

編年元

卷之六

編年用朝洪武至嘉靖庚子

卷之七

立國始末

卷之八

制度

卷之九

書疏

卷之十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二

書疏移文

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卷之十四

書疏移文

卷之十五

書表

卷之十六



表箋

卷之十七

雜文

卷之十八

詩

卷之十九

國朝詩

卷之二十

安南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一

總叙

古交州在九服之內顓頊時比至幽陵南至交  
阯堯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抚交阯是後淪  
於蛮夷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譚來貢曰天无  
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圣人  
乎盍徃朝之周公作越裳氏琴操云於戲嗟々  
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越裳卽九真在交阯南  
應邵漢官儀曰始開朔方遂眈於南爲子基阯  
今作址非秦以交阯隸象郡秦亂南海尉趙陀

宜山李文鳳編次

擊併之自立為王都番禺在蒼梧東北後徙都  
南海後屬駱越漢高帝遣陸賈立陀為粵王高  
后禁粵關市鐵器陀乃僭號為帝黃屋左纛後  
之盜據交趾者悉以陀為稱首後發兵攻長沙  
文帝遣使讓之陀恐去帝號願為藩臣奉貢職  
然竊帝其國中如故景帝建元三年陀卒子孫  
傳立四世九十餘年孝武遣終軍往諭南越王  
身入朝王歎行其相呂嘉諫止王王不聽嘉遂  
反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而立王異母兄建德元  
鼎五年遣衛尉路博德等帥師拾萬討之六年  
攻敗粵斬其王建德併丞相嘉懸其頭於北關  
下定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罷珠崖  
儋耳交趾等七郡初賈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  
海中洲恃險數叛以至用兵無用之地棄何足  
惜遂詔罷之顏師古云七郡皆屬交趾蓋漢制  
以州領郡置交州刺史總之光武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徵側徵二反十九年馬援率兵誅之  
立銅柱為漢界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  
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孫權初受  
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因有  
交趾太守孫贇貪暴郡吏呂吳殺贇九真日南

俱叛降晉孫權以交趾遠方分交州置廣州徙  
交州治龍編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詡陶璜復  
取交趾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吳吳亡  
歸晉迨宋齊梁陳隋唐並因之或改九真為爰  
州日南為驩州皆設刺史或置交州總管安南  
都督護統之唐始分嶺為東西道各置節度置  
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隸焉西道置安南都護兼  
本管經畧招討使張伯儀築安南羅城未就元  
和三年都護張舟增築之林思云城週迴二千  
步力役二十五萬宣宗文宗時都護阮政雪視  
其民乃結南詔蠻反攻安南累歲兵戈不息懿  
宗咸通三年南詔蠻攻陷羅城經畧使蔡襲死  
之遂命高駢為都護以兵克復斬蠻帥段酋边  
等三萬餘級加脩羅城以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  
至五代間交爰土豪曲顛楊廷藝矯公羨等相以  
力篡奪藝故將吳權乃殺公羨自傳教世至吳昌  
文卒其下吳坪爭立有丁部領者殺吳坪領交趾  
事自稱石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宋初璉遣貢  
太祖封部領為交趾郡王詔璉為節度安南都護  
後璉與父俱歿弟璿立大校黎桓廢而篡之偽作  
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祖封桓為王傳三世共三十  
年為李公蘊所奪真宗封公蘊為交趾郡王又

累封為南越王死子德政嗣德政死子日尊嗣  
日尊自帝其國僭號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  
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  
神武皇帝國號大越自是以後其子孫及陳黎  
莫氏皆踵其故事僭帝號焉孝宗興隆三年李  
天祚入貢封天祚為安南國王國名自此始李  
氏八傳无子女昭聖主國事紹定庚寅昭聖孫  
位于夫陳日熈宋封安南國王癸丑元世祖既  
平雲南丁巳冬命元良合解統師經安南邊邑  
取廣西道會兵攻宋与戰不勝遂納款臣附遣  
陪臣上表歲奉貢職中統辛酉世祖封陳光昺  
為安南王至元丁丑光昺死世子陳日烜不請  
命自立世祖遣礼部尚書柴椿召入覲以疾不  
朝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父陳遣愛代覲  
世祖怒其稱疾遂立遣愛為王辛巳授柴椿安  
南行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送遣愛就國至  
永平界安南弗納遣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  
柴椿入國諭旨而还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統  
兵收附占城遣使假道進兵令助軍給糧日烜  
不聽至元甲申冬世祖議征之命鎮南王脫懽  
平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拒敵潰走其弟  
益稷歸順入見世祖乃封益稷為安南國王封



近親陳秀峻為輔義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  
元丁亥世祖命鎮南王暨平章粵魯亦統師平  
定其國師至日烜戰敗逃匿海島間明年春鎮  
南王班師至元癸巳世祖復命大王益吉烈解  
平章劉金授都護等屯兵俟甲午秋進討是歲  
世祖崩成宗主詔罷兵遣禮部侍郎李衍郎中  
蕭恭登使其國赦日烜罪并放其來使陶子奇  
等還國諭旨時日烜先歿數年子日燁率諸臣  
僚迎拜遣陪臣上表謝願為藩臣奉貢職成宗  
許之復封為安南王傳十二世入我

國朝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篡僭稱皇帝因號  
大虞改元紹聖易其子名為胡奩稱為陳氏之  
甥求主國事

太宗不逆其詐許之已而陳氏孫名添平昔者赴  
京訴之

太宗遣使讓之季犛偽請迎歸至其境遂伏兵併  
使者殺之

太宗大怒遂命朱能為大將張輔副之親禡於龍  
江遣討之朱能卒於軍命張輔代領其衆入其  
國擒季犛父子械送京師遂定其地為交趾布  
政司建置府衛而以黃福董其政已而其地數  
反張輔景討平之最後黎利偽稱陳氏孫高潛

至自老撾請復立為陳氏後

宣宗命王通柳升累帥兵討之稍失利因其再請  
遂封暹為安南王使者至云已死矣因令利權  
因事利遂僭號改元順天死子龍嗣

英宗初立乃封龍為安南王賜金印十二傳共九  
十九年而為其臣莫登庸所奪登庸僭號改元  
明德在位六年傳其子方瀛僭號改元大正登  
庸退居古齋海陽之地自稱太上皇控扼海東  
之師蓋欲為三窟也越裳日南金羅城清池又  
安即其故地

州印古章

漢以前其郡縣未詳武帝滅粵以其地為九郡  
安南居其三交趾日南九真是也魏晉以後建  
置不一唐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為安南都護  
府後遂因之大抵規制樸陋埤墻茅屋非人所  
居李公蘊後漸倣中國開設郡縣然其地止當  
中國之一省或十餘村為府數村為州一二村  
為縣官衙簡甚中國人初至其地每竊笑之今  
考黎李陳三姓所轄路府州縣沿革併存其槩  
于左

宋寧宗時直閣沈洽撰安南志內所載郡縣

安南路

安平

太平

交趾



未鳶 龍編 平道 武平  
峰州 嘉平 新昌 奉化  
嵩山 洙綠  
灤州 灤江 波零 鵲山  
弘遠  
巖州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農  
田州 都救 惠桂 武龍  
橫山 如賴  
爰州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軍寧 長林  
驩州 九德 浦陽 趙裳  
懷驩  
陸州 烏當 華清 寧海  
福祿州 柔遠 唐林 福祿  
長州 文陽 銅蔡 長山  
奇常  
湯州 湯泉 綠水 羅韶  
濱州 忠義 龍池  
林州 金龍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山州 龍池 盆池

古州 樂古 樂興 古書

籠州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籠額 武觀 武江

環江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都家 武義 武勞 武緣

武義州 武義 武勞 武緣

江山 龍水 崖山 東壘

粵州 龍水 崖山 東壘

天河 容山 依義 福陽

平琴州 容山 依義 福陽

古符 德化 歸象

德化州 德化 歸象

武安州 武安 古勇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羅武州 龍丘 福武

陳氏有國建置路府州縣古附

大路城路 古交趾漢仍之唐置安南都護府

其城在瀘江西岸唐伯義始築垣

舟高駢繼增脩之真宗時李公蘊

於此建國陳繼李以其屬邑增置

龍吳府 多其水曰龍吳 碩橋不見矣未几陳氏有國人号

龍吳府 碩橋不見矣未几陳氏有國人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長府

其日多塞鄉陳祖所生地及其有國建

長安府

本華閣崗丁氏立國於此地類仙境也

歸化江路

接西南界

宣化江路

接持麻道

陀江路

接金齒界

諒州江路

接左右兩界

南柵江路

北江路于海江有十橋皆傑麗

如月江路

大黃江路

快路

烘路

州皆接廣西雲南界維名州縣其實洞也

國威州

在羅城南

古州

在北江

仙州古龍編

富良州

思農州

一云楊舍

定邊

一云媚

万崖

一云明黃

文周

一云門州

七源州

思浪州

太原

一云黃源

通農州

涓龍州

一云乙舍

光州

羅順

一云未臣

道黃

即平林場多類以不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州名 更華少存

峰州 吳曰新昌

蘇勿

蘇茂  
長州

峨州

唐州芳林

縣

武寧縣

萬載

丘温

新立

恍縣

紙縣

歷縣

闌橋

追延

右勇

共系

窟縣

上坡

門縣 節不韋

古縣名

龍編

西漢交州刺史治所

朱焉

漢縣 唐改焉州 置高陵定縣

羸接

上連下婁 勾曲 漢交州刺史置

糜冷

漢交州刺史治

曲易 晉陽

勾漏 葛洪為令

安順 唐順州

崇平 唐安平

海平

古都

安定

清化古府路

西漢九真郡 隋唐愛州 其屬

梁江

波籠江

茶江

貢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采舍江 安暹場 文場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戰甲 緣甲  
典史甲 結悅甲

古縣名

都龐 顏師古 首都龐 居風 馬援擒微 側餘黨震

无功 尉治所 漢九真都 越裳 一云九德

又安府路 西漢日南郡 隋唐為驩州

幼津江 明道江 偈江 南路社

唐家社 張舍社 餘不載

濱州路 本日南屬縣曰扶濱 安仁 唐改濱州

巨賴江 池素江 孝江 多壁場

巨藍社 高家社 班剝社 餘不載

布政府路 本西漢日南郡象林縣 漢末邑人 疑今自立國曰林邑 唐元和初復

閣黎江 接占城界 復柳子厚詩 林邑 東回山 似戟

國朝永樂間 安南既平 開置交趾 布政司 并改

置所轄府州縣

交州府 領五州一十三縣

慈廉州 福安州 威蛮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開縣 慈廉縣 石室縣

英菴縣 清潭縣 清威縣 應平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領三州七縣

嘉林州 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擔縣

諒江府 二州十縣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右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山府 領州七縣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万涯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丁思州

丘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 領四州十三縣

東潮州 靖安州

南策州

下洪縣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安和縣

同利縣 石承縣

雲花縣

西岐縣

清沔縣

建昌府 領一州六縣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東結縣

芙蓉縣

未涸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鎮蠻府領四縣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領四縣

美祿縣 西真縣

膠水縣

順為縣

建平府領一州六縣

長安州 懿安縣

大懿縣

安本縣

望羸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領三州五縣

洮江州 宣江州

沱江縣

麻溪縣

夏葉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領九縣

曠野縣 富通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江縣 牧物縣

大壘縣

楊縣

乙縣

太原府領十一縣

富良縣 思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道縣 宣化縣

弄石縣

大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太原縣

清化府領四州十一縣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縣 永寧縣

古藤縣

梁江縣

東山縣 古雷縣

農首縣

宋江縣

俄樂縣 嶺江縣 安樂縣  
又安府領四州十二縣

驩州 南靖州 茶籠州 玉麻州

衙儀縣 友羅縣 丕祿縣 上油縣

偃江縣 真福縣 古社縣 土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府領二州三縣

政平州 南靈州 衙儀縣 福康縣

左平縣

順州府領二州十一縣

順州 化州 利涇縣 石蘭縣

巴閣縣 安仁縣 茶偃縣 利蓬縣

乍令縣 思蓉縣 蒲台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領四州十三縣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蒲縣 石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特羊縣 白烏縣

義純縣 鵝孟縣 溪錦縣

廣威州領二縣

麻籠縣 美良縣

嘉興州領三縣

龍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領四縣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宣化州領三縣

赤土縣

車來縣

瑰縣

濱州領三縣

瓊林縣

茶清縣

芙蓉縣

黎利僭據安南分其國為十三道每道設承政

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做中國都布按三司也

并改置府州縣

清華承布政

治紹天府領四府

山南承布政

治交州府領十一府

又安承布政

治又安府領八府

山西承布政

治三帶府領六府

京北承布政

治河北府領四府

海陽承布政

治海陽府領四府

太原承布政

治太原府領三府

興化承布政

治興化府領三府

順化承布政

治順化府領三府

廣南承布政

治廣南府領三府

安邦承布政

治海東府

諒山承政司治長慶府  
明光承政司治宣光府

夷人歌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折為郡縣其  
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由縣升  
為府如慈山莊仁之類或一承政只管一  
府如安邦諒山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  
裂猥多不能尽紀

偽東都即古龍編城在富良江之南漢置  
交趾郡唐置都護府其外大羅城唐所築  
也宋以來李氏陳氏黎氏皆居之其西都  
即清華府古九真之地

府

奉天府東都

紹天府西都

應天府

海東府

海陽府

荆門府

平昌府

新興府

天長府

下洪府

南策府

長慶府

順安府

交州府

上洪府

莊仁府

河中府

義興府

常信府

慈山府

北河府

高平府

太原府日同

通化府

歸順府

鎮安府

三帶府

國威府

興化府

廣威府

天關府

長安府

濱州府

靖寧府

新平府日同

德光府

清都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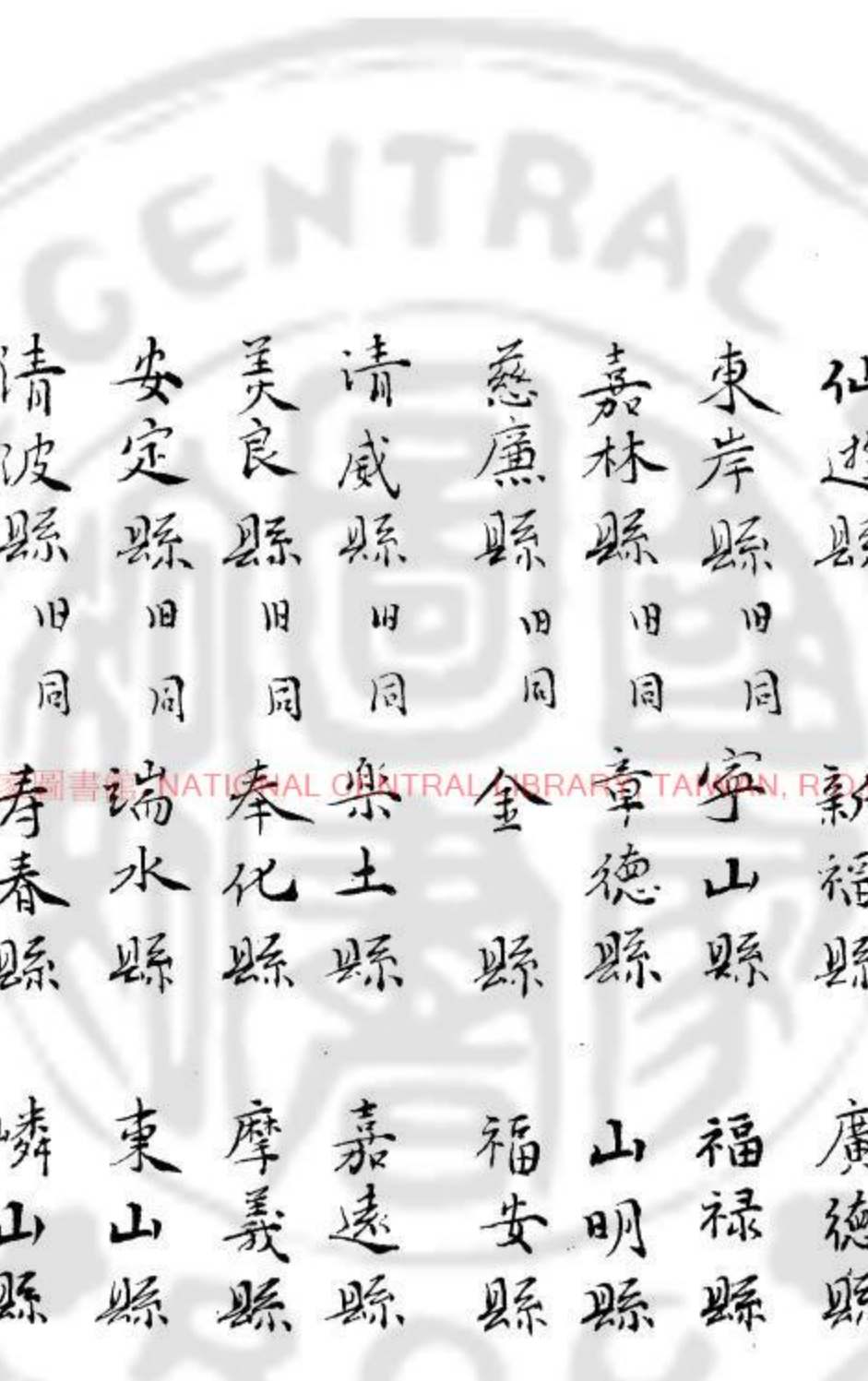
肇平府

又安府 旧同 奇華府 思義府 廣南府  
 順化府 旧同 茶麟府 玉麻府 葵州府  
 昇華府 旧同 鎮寧府 英都府 沈江府  
 臨洮府 歸化府 端推府 宣光府  
 安西府

州  
 永安州 雲屯州 忠州 江州  
 上思州 旧同 憑祥州 文淵州 祥平州  
 上石西州 思陵州 新安州 万寧州  
 下石西州 安博州 温州 脫朗州  
 文蘭州 武崖州 龍州 安平州  
 廣源州 旧同 下朗州 上朗州 石林州  
 七源州 旧同 大壘州 平元州 北通州  
 上下凍州 六安州 收物州 文盤州  
 水尾州 照晉州 嵩陵州 偷州  
 譙州 合肥州 萊州 黃巖州  
 華州 旧同 綏草州 木州 梅州  
 順州 旧同 鉞州 良岐州

縣  
 枝封縣 旧同 璠英縣 西開縣 安陽縣  
 安老縣 旧同 順山縣 金城縣 新明縣  
 永棠縣 旧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水崇縣 旧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膠水縣旧同 御天縣 南昌縣 陸岸縣

美祿縣旧同 東潮縣 四歧縣 水縣

至灵縣旧同 清沂縣 長縣 安勇縣

保祿縣旧同 安越縣 武寧縣 安世縣

古隴縣旧同 司農縣 良才縣 清縣

唐安縣旧同 錦雲縣 荻福縣 官豪縣

上元縣 青唐縣 真定縣 淳佑縣

仙遊縣 新福縣 廣德縣 宋昌縣

東岸縣旧同 宇山縣 福祿縣 行鳳縣

嘉林縣旧同 章德縣 山明縣 富源縣

慈廉縣旧同 金縣 福安縣 干陸縣

清威縣旧同 樂土縣 嘉遠縣 寧化縣

美良縣旧同 奉化縣 摩義縣 廣平縣

安定縣旧同 瑞水縣 東山縣 瑞源縣

清波縣旧同 壽春縣 嶗山縣 玉山縣

弘化縣 雷陽縣 山園縣 清源縣

不拔縣 灑水縣 三農縣 鎮安縣

夏華縣旧同 白鶴縣 洽和縣 晉安縣

安樂縣旧同 平泉縣 山陽縣 定化縣

安朗縣旧同 大慈縣 文郎縣 保樂縣

立石縣旧同 東蘭縣 福安縣 沃寧縣

底江縣旧同 花溪縣 山元縣 安立縣

感化縣日同 文鎮縣 維新縣 洞喜縣日同  
西蘭縣日同 宜陽縣 鳳眼縣 超類縣日同

入交路道

入交有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東水軍伏波以來皆由之廣西路宋始開雲南路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之道亦分為三其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開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後經脫朗州北一日至涼山衛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温州之南新麗村徑二小江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李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与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州平茄社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古隴縣北

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古隴  
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半日  
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  
岸一道從平茹社西一日半徑武崖州山徑二  
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  
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  
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  
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  
州雲南亦有二路其一道由蒙自縣徑蓮花  
入交之石瀧關下程爛峒循洮江源古岸四日  
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  
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  
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光江南  
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  
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  
鶴神廟三歧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  
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又五  
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光府又二日至瑞雄  
府又五日至白鶴三歧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  
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乎夷乃大路也若廣  
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  
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海沿岸以行則烏雷山一



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  
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  
也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徑熟  
社有召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  
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  
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  
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苛江由南策上洪  
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  
陽縣徑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徑南策上洪之  
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  
二縣至四歧溯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  
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徑  
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  
也

### 山川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上有巨人跡下有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槩

勾漏山

在石室縣有潛水牛上岸共開角軟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

仙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爛柯相傳有

金牛山

在武寧縣相傳唐刺史高駢欲鑿其

復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崑山

腰在

往風縣有山出十里往  
江府見光耀十里有清  
歙玉橋白雲庵林岫之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石  
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  
山新安府東湖縣一名  
宋海嶽名山圖此山為  
皇祐初處州大祥符官  
淵太師李思聰進海岳  
詠詩云數朵奇峯新  
嫩按藍跨鸞仙子倚  
處時見蒼龍戲碧潭  
時新安府通蕃國商  
雲屯縣大海上多聚  
大圓山

丘蟠山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石  
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  
山新安府東湖縣一名  
宋海嶽名山圖此山為  
皇祐初處州大祥符官  
淵太師李思聰進海岳  
詠詩云數朵奇峯新  
嫩按藍跨鸞仙子倚  
處時見蒼龍戲碧潭  
時新安府通蕃國商  
雲屯縣大海上多聚

安子山

山新安府東湖縣一名  
宋海嶽名山圖此山為  
皇祐初處州大祥符官  
淵太師李思聰進海岳  
詠詩云數朵奇峯新  
嫩按藍跨鸞仙子倚  
處時見蒼龍戲碧潭  
時新安府通蕃國商  
雲屯縣大海上多聚

雲屯山

時新安府通蕃國商  
雲屯縣大海上多聚  
大圓山

大圓山

永新縣新安縣大海上  
多聚于此

鳳翼山

永新縣新安縣大海上  
多聚于此

三島山

永新縣新安縣大海上  
多聚于此

光山

在太原府  
吳石縣下  
有

隴山

在太原府  
吳石縣下  
有

戲馬山

在清化府  
寧縣一  
名遊英  
巍然特

安護山

在清化府  
寧縣一  
名遊英  
巍然特

大琴山

在安府  
奇羅縣  
東海邊  
相傳陳  
氏

橫山

在安府  
奇羅縣  
東海邊  
相傳陳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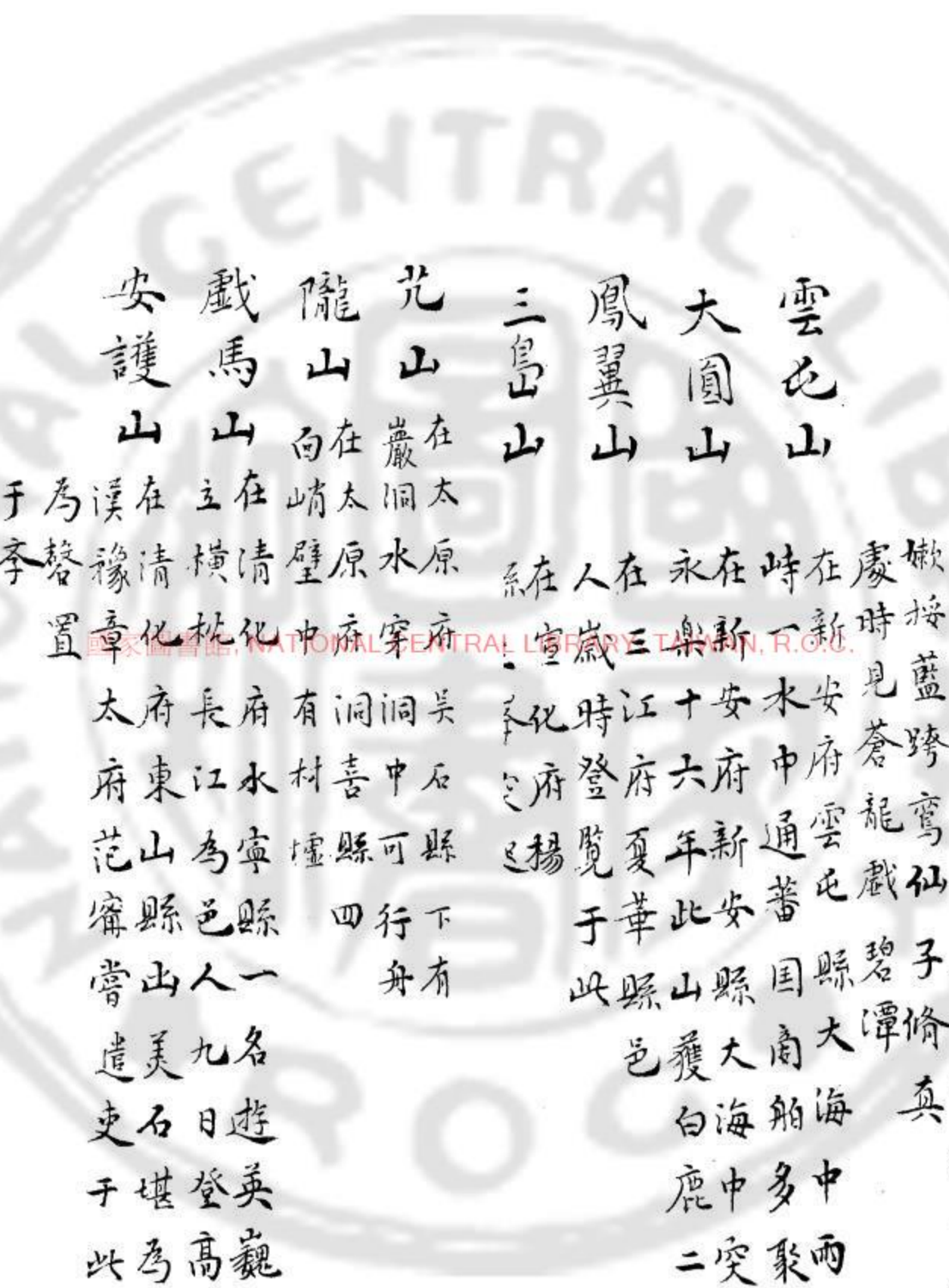
傘圓山

在安府  
奇羅縣  
東海邊  
相傳陳  
氏

艾山

在安府  
奇羅縣  
東海邊  
相傳陳  
氏

龍門江化為龍  
艾每春開花兩後





武寧山

趙越王墳

俗傳下有墳

普賴山

至元丁未元兵築

茂林脩竹小

萬劫山

橋流水大勝萬重茂林脩竹小

傑峙山

石山徑花繁茂外境

崩山

樂王常置弟子其間絕

地觀山

尤嶮峻有古松俗傳龍蟠

天莽山

秀且嶮潮汝始道舟楫土

武林洞

陳日烜棄位隱其中號曰竹林

神投山

潮中流昔人往鑿南岸三峯來往於

山皆隸神遂濟軍還即立祀此後諸

龍岱岩

一云臺巒然獨秀岩內事佛外懸

文場山

石淨白堪編蝠岩

下山

骨貫石竅尚存化者

東山

水天一色真佳景也元黎崩父遠為

馬廬山

高曠多山鬼每出焚舍有僧名奉府

立石山

孤石特起昔傳有神人

陀伎山

愛或云山週遭百餘里又出白石基

嘗變俗傳於此

香象山

崇山

極高廣產  
名香犀象  
沈佳期流驪州從山白越裳詩朝  
崇上漢深幽澗道明水珍谷石崇岑  
出竹將不合條統復相尋桂葉藏金  
差池花開石林天霽的桂葉藏金  
嶼、藤花開石林天霽的桂葉藏金  
沉、造化功偏厚真仙跡累臨豈徒  
揆佐吳聊  
復緩歸心

分山

金牛山

都隆嶺

水

海

富良江

天德江

滬江

來蘇江

國界俗傳草木亦分南北而俯  
右載石赤色其中  
有金夜光如螢  
林有劉方敗  
載淹水澧渝水漏水西隨水自越雋  
東南流注交趾尚龍楊雄日交趾荒裔  
州郡南與貫胸連四氣分寒少三老置  
郡越人遙捧程漢將軍看皮  
崇山  
成淚驟催年虛道崩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接三  
帶黃江以達于海宋郭遠破蠻次里  
溢次富良江  
北寇于處  
一各廷蘊又名東岸永樂初黎寇懼  
討後民堙塞已久天兵既平寇重加  
後治舟  
輯復通  
水日三帶江至海  
城白滬又通于海  
日名蘇歷自交州府城東北轉而西  
行直抵鏡江府有人名蘇歷者開此  
故名元滬江分爲徒羅城江有五橋皆  
傑至元內子宋亡泰政曾子淵婦安  
南遊歷江橋詩白首蘇政即天一涯武  
皇仙去鳳南來歷江橋蘇政即天一涯武  
見秋風第几迴歷江橋蘇政即天一涯武  
尚出黃福重浚因本王朝永樂初乃更



三帶江 蘇名來  
特磨化江自云  
宣光江 在宣化府贛縣源自云  
司入境流七有餘里以達宣化江永  
樂初沐晟自云  
南引兵駐此  
在昌快州自何魯江分流下  
通建昌府昔陳氏破占城軍處防  
海潮江 在嘉州蒙縣漢書封漢縣有隄防  
龍門江 在嘉州蒙縣漢書封漢縣有隄防

夜澤 命在陳霸先擊破賈逵澤中夜則出掠因  
登嘉鵝多舟橫龍在通南樂司在特磨化江自云  
此寧縣有龍門水能化龍云古載交趾  
鵝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古載交趾  
出必此岸上三道飛湍聲聞有里  
多舟橫龍在通南樂司在特磨化江自云  
此寧縣有龍門水能化龍云古載交趾

龍溪 龍溪在鎮壘一廷河縣昔陳氏夜道此江不  
龍溪在鎮壘一廷河縣昔陳氏夜道此江不  
龍溪在鎮壘一廷河縣昔陳氏夜道此江不

天威涇 唐高驛以交州至邑州海君潛石漕  
運不通遂鑿開五道有三日石涇或  
傳漢馬援所不能治既而震  
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涇

東津渡 在交州府東開縣浚江田以舟楫往  
來阻於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  
學橋於府東開縣浚江田以舟楫往  
歲一橋易

大惡江 大安云  
水深多  
婆呂淵 水深多  
慈廡水 九域圖慈廡水在交趾者李乾德君  
越裳苑 扶南記山溪  
九得苑 補苑云

九得苑 補苑云  
越裳苑 扶南記山溪  
慈廡水 九域圖慈廡水在交趾者李乾德君  
婆呂淵 水深多  
大惡江 大安云  
東津渡 在交州府東開縣浚江田以舟楫往  
來阻於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  
學橋於府東開縣浚江田以舟楫往  
歲一橋易

边境服役

占城國

立國於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謂一藩者皆聚於此以積薪水為南方第一頭

占臘

王琴

蒲加

道覽

淩淮

稔婆羅

獠子

獠子者蠻子與名也服役於交趾又有形題鑿齒者種類頗多周載有頰形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居岩窟或禮巢飲芳酒好戰敵多奪擊銅鼓者以為貴大

測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

表北九寸一分交州影在表南二寸三分交州

去洛陽水陸七千餘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也

以表取其絃直當下千里唐開元十二年則交

州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分與元嘉所測畧同

王充論衡曰日南郡去洛且万里為日南李筌

曰安南府至長安七千二百五十里孟館云以

四方揆之安南道當中國末地耳今自羅城至

京師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物產

田土

任延云田種白穀五月作十月登赤穀二月作四月登麻粟國稅兩熟之稻

蚕桑

劉欣斯交州記一歲八蚕雖出日南京則大小二種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地狹種山平必無之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珊瑚有黑赤二種在南海直而軟見日曲  
珊瑚而堅漢初趙佗獻珊瑚名火樹

玳瑁狀有六龜而殼稍長其瓜  
鹽安南海取皆監其後兩足死瓜

黃白金 廣太原諫州山人安府出陳氏有令富良  
廣原諫州山人安府出陳氏有令富良

明珠 神請安云他金輸之則賀  
神請安云他金輸之則賀

求孟嘗大珠中出蚌生東海監採官禱其海  
求孟嘗大珠中出蚌生東海監採官禱其海

蘇合油 可為藥  
蘇合油 可為藥

胡椒 蔓花生似山薯  
胡椒 蔓花生似山薯

羚羊角 高石山幽一角而中  
羚羊角 高石山幽一角而中

丹砂 晉葛洪欵陳丹砂重韶州白菊輕杜  
丹砂 晉葛洪欵陳丹砂重韶州白菊輕杜

香 有古載不日南有子畝林產名皮香爛取木心及  
香 有古載不日南有子畝林產名皮香爛取木心及

安息香 挑樹如苦練心大而直香  
安息香 挑樹如苦練心大而直香

金顏 俗云甘麻然  
金顏 俗云甘麻然

排香 以根合邪  
排香 以根合邪

香附子 海一云者佳  
香附子 海一云者佳

降真香 者久勝  
降真香 者久勝

蜜

紫草

中州載麒麟紫草物蟻之所造如蜂作  
蜜紫草色赤面黃似松枝交州志作紫  
非與血竭俱作於交而非一物明矣  
本草云二物去五臟邪氣止痛破血  
愈金

訶黎勒

中州載出交愛花白子似椀皮  
肉相着味無毒主冷氣腹脹滿

常山

二程俗名  
黃力白力  
刀傷以末  
乾敷則愈

阿魏

風薑 切片貼額左  
右止頭痛

茶

古載出謀州古都  
味苦難為飲  
馬援征交趾載歸比伐五溪遺種破詩  
云伏波飲薑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漢  
毒不採

薏苡

火姜

色利紫  
為酒麩  
本出高涼交州  
江左曰社若  
末微炒米飲  
重煨熟擊碎  
沸服之擊碎  
顏色家煎湯  
草海南生者  
心腹結積除  
千金方治瘰  
兩重入桂穰  
辛苦寒主血  
錫云卑用治  
結聚溫醋磨  
後為末調粥  
劉欣期交州  
鼻上有角短  
時有光耀白  
自未達本為  
辟水犀 犀傳于海 水開王 入水免禍

高涼姜

黃薑

木  
草海南生者  
心腹結積除  
千金方治瘰  
兩重入桂穰  
辛苦寒主血  
錫云卑用治  
結聚溫醋磨  
後為末調粥  
劉欣期交州  
鼻上有角短  
時有光耀白  
自未達本為  
辟水犀 犀傳于海 水開王 入水免禍

鬱金

味禹  
辛苦寒主血  
錫云卑用治  
結聚溫醋磨  
後為末調粥  
劉欣期交州  
鼻上有角短  
時有光耀白  
自未達本為  
辟水犀 犀傳于海 水開王 入水免禍

通天犀

劉欣期交州  
鼻上有角短  
時有光耀白  
自未達本為  
辟水犀 犀傳于海 水開王 入水免禍

辟水犀

犀傳于海 水開王 入水免禍



辟寒犀

象

有林邑布

唐開元二年冬至交趾置犀角一  
色黃如金使者請金盤置殿中溫  
煖氣襲人上帝時常進一珠至此  
犀也隋文時杜慎詩  
悅厚贈之杜詩  
云金盤犀惟慎  
出象其至還於占城俗以象駝  
政郡乃古日南象宗時安南象  
立國表賀太季生獻詩三象都  
鄉上表賀太季生獻詩三象都  
尺高江有湖萬里凡氏勞公卿  
平表惟湖有鯨生誦旅焚至元  
宋驛桂始近安南屢貢馬推者  
雌無之桂始近安南屢貢馬推者  
入山從以力在于鼻取象者以  
初甚咆以甘教之漸解人至設  
被奴以錦覆象背令跪拜國意  
四鞍十流性極好飲居山每雄  
堡飲不氣強損若飲二酒以鼻  
而均不喜氣強損若飲二酒以鼻  
久而均不喜氣強損若飲二酒以鼻

兕 白鹿 潛水牛 猩

九州 真州 宋晉

百南

象爭走之其路狹處陷僻豎者不能起  
民刺殺之其牙為貴林邑人殺象及退  
落陣以牙圍人屏樹解衣掛樹枝緣  
布陣以牙圍人屏樹解衣掛樹枝緣  
官樹而走象見衣以人為掛樹枝緣  
水灌樹且走象見衣以人為掛樹枝緣  
而連象病首必向南面死肉踏碎其衣  
兕連象病首必向南面死肉踏碎其衣  
記出九皮焚易一足掌二尺稍佳  
獻為奇獸元至元門長二尺稍佳  
元康初嘉末交趾武寧縣貢烏  
文帝元嘉末交趾武寧縣貢烏  
交州記角漏縣有潛水牛上  
岸州則角漏縣有潛水牛上  
中志狗形以人面在山谷中行  
革為群人形以人面在山谷中行  
置於路間以酒草履數十人相連結  
姓名呼而罵曰奴故知其人先祖  
而復還相呼嘗酒着草履進一捨去已  
大醉履相呼嘗酒着草履進一捨去已  
令醉履相呼嘗酒着草履進一捨去已  
業令醉履相呼嘗酒着草履進一捨去已



佛、郭璞云出交州山中形如人面長背見

蟻子鹽醃古載交州侯洞而多為格者也檣食人皆見

蒙貴狀如獠而小紫黑也夷韶也

白雉漢成王時越裳氏來獻

翡翠首飾可為

蚺蛇冷能療眼疾及諸瘡極

菴羅果西域香蓋乃果中極品或謂種出

波羅蜜大如栝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

烏木堅緻可

蘇木一名器

越王城在又安府東岸縣又名螺城以其屈

望海城俱在交州府安朗縣漢建武中馬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雒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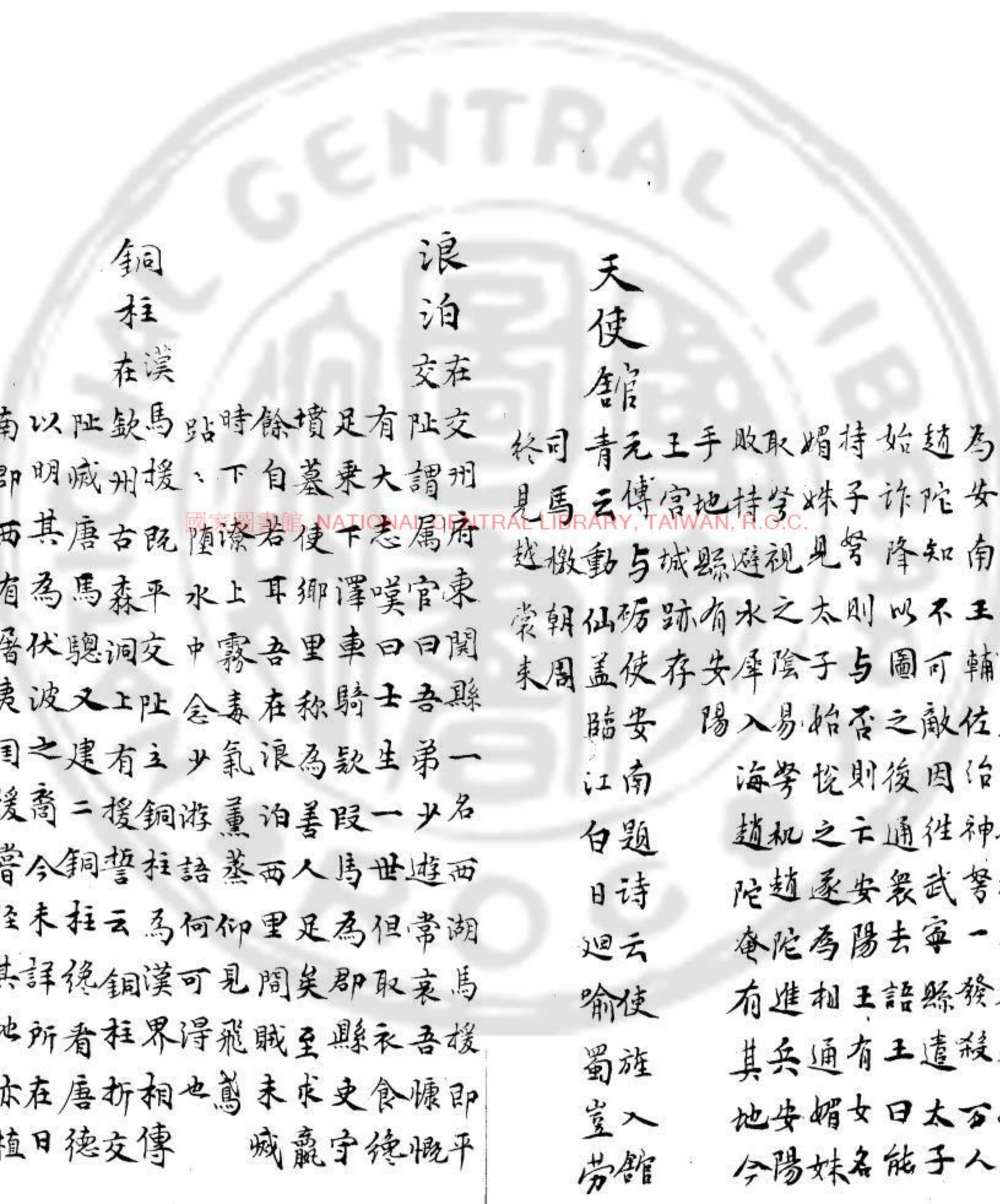
高駘嘗脩廣之宋時  
李公益王國於此  
在交州府三帶州未  
田隨潮水上下壅其  
其民者為維王副  
印青後號文朗國以  
繩為治傳十八世蜀  
兵趙陀萬降諸八世  
王趙陀南王舉兵襲  
為安南王輔佐神弩  
趙陀知不圖之敵因  
始詐降以圖之則後  
持子弩則否則通武  
媚姝見太陰易弩之  
取持弩視之陰弩遂  
敗地縣有水犀入海  
手宮城跡存安陽海  
王宮與砥使安江南  
元傳與仙蓋臨江南  
青云動仙蓋臨江南  
司馬檄朝周臨江南  
終見越棠來周臨江南

天使館

浪泊

銅柱

交州府東閩縣一名西遊常馬援即  
在交州府東閩縣一名西遊常馬  
有吐謂屬官曰吾弟一少遊常馬  
足乘大志嘆曰士生一段馬為  
墳墓使鄉里稱為浪泊西里足  
餘自若耳吾在浪泊西里足  
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見飛  
點、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見飛  
馬援既平交趾念少游語何可  
欽州古森洞上吐主銅柱為漢  
吐滅唐馬驄又建二銅柱相傳  
以明其為伏波之裔今柱在唐  
南郡西有屠夷國之援嘗徑其  
二銅柱表漢界及北還苗十餘  
柱下至隋漢界及北還苗十餘  
林邑乃有浦口有餘戶悉姓唐  
寶中何履光代雲南安銅柱唐  
銅柱欽定疆界亦詳所寧志畧  
昔傳欽州古森洞亦詳所寧志畧  
銅柱之析交趾古滅森交人每  
石擲之波軍占城界亦云有兩  
意洗伏波軍占城界亦云有兩





年後當大貴言記失僧所在及陳氏  
有國命國中有一驛亭之址皆塑佛一  
尊以  
答之

### 金牌州

有老父宅江濱其子得一卵歸父畜  
之乃生一蛇尤加愛養後蛇大入水  
夜常饋魚庭中老父歿遇祭特蛇未  
盤結庭下而去後江邊聚沙洲子孫  
得利人謂

### 銅鼓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棍獠子鼻飲  
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初成  
置庭中招同類未者盈門豪富女子  
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  
銅鼓乃諸酋  
亮征蠻鉦也

### 風俗

安南風俗其美者交愛人個儻有謀驩演人

淳秀好孝男耕稼女蚕績一歲再稻八蚕遠

人漂至其國數相存問率以為常然其地徧

小其俗矜誇陵犯弑君賊主篡奪之輒相尋

為帝為王為公為侯惇然奮臂抗衡天朝

王侯以下跣足二輿夫舁以笈過市不以為

耻夷風猶存焉餘皆愚詐与蠻獠同後禮義

喜擴悍富者稱雄爭奪兼併役屬貧弱日事

俘掠斷髮文身黑齒方領侏離輕詭暑即浴

于江故善水黎植莫登庸既貴尚跣足裸体

入水捕魚平居不冠席坐盤双足謁尊者跪

膝三拜待客婚姻俱以檳榔為礼嗜鹹酸多

羸弱五十歲免役國王元日前二日王乘輿

從官章服導前禮帝釋殿除日王坐端拱門  
臣僚行禮畢覲伶人呈百戲晚如洞仁宮謁  
先是夕僧道入內驅撲民間門首鳴爆竹杯  
盤祀祖貧家男女无媒妁禮者則自相配正  
旦五更王坐永壽殿宗子近侍官先賀次入  
宮拜祖陵晨坐殿上嬪妃列坐內官錯立殿  
樂奏於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賀酒三進賜  
宗子登殿待宴內官僚坐西傍小殿外官僚  
坐西庑飲燕晡時稍出匠者即殿前構衆仙  
台兩層頃刻成之金碧炫耀王從燕其上前  
後九拜九觴而散二日臣僚各行家禮三日  
王坐大興閣上看宗子內侍古拋接繡團毬  
接而不落者為勝團毬以錦製之如小兒拳  
綴綵帛帶二十條五日閑暇宴罷縱吏民參  
禮寺觀遊賞各園元宵立灯樹于廣庭名廣  
照灯万點交輝光徹上下僧徒諷經群僚羅  
拜謂之朝灯二月起春台伶人粧十二神歌  
舞其上王觀眾聞于庭觀勇夫与兒需搏勝  
者賞之公侯馬上擊毬吏士博奕樗蒲蹴鞠  
角闘山呼侯等戲寒食以捲餅相饋四月四  
日宗子內侍官會山神廟誓无兵志八日沉  
檀水浴佛精團餅供獻端陽節江中構閣王

坐觀競渡中元結盂蘭盆會超薦亡者廣費  
无惜中秋重九貴族賞之良月朔具饌祭先  
日薦新綴臣僚視田收稻捕獵為樂臘月祀  
祖如上家礼立春命其宗長鞭土牛畢臣僚  
簪花入内宴會婚娶礼者陳氏女自配其國  
族孟懲得國於昭至也士族春月媒氏請女  
家通問既成財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為  
數好礼家不論寡海濱之女正月至于三  
月咸連袂歌於野少年男子率衆往和之悅  
則相從亦有因成妃匹者喪制宮室器用与  
中國畧同樂有飯古波本占城体圓長研器  
飯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華薰小管小鈸大  
鼓名為大樂惟國主用之宗室貴官非祭醮  
不得用琴箏琵琶七絃双絃立笛簫類名小  
樂貴賤通用曲有南天樂玉樓春踏青遊夢  
遊仙更漏長不能彈紀或用土語為詩賦樂  
譜使於歌吟歡樂愁怨一寓其情

越嶠書卷之二

書詔制勅

漢

宜山李文鳳編次

文帝賜越王趙陀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穢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帝即世高后臨朝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迺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



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偽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号之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以王分棄前過終  
今以來通使如故

宋

宋太祖開寶八年制封交趾丁部領日部領生  
為趾之邦勵拱辰之節世為右族能保遐方志  
慕華風常思內附九州混一岳嶺廓清遂達梯  
航乃輸琛貢具嘉令子稱藩之意錫乃公列土  
之封秩以維師疇之井賦用褒耆德豈限彝章  
服我典恩介爾遐壽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征交趾詔曰國家声  
教所覃威靈咸暨故乃為趾之境未歸輿地之  
圖矧茲一方近接五嶺唐末罹亂區內剖分遂  
為僭偽之邦思成奪摯之俗及番禺底定正朔  
始頒雖稽首以稱藩頗繕兵而自固事大之礼  
當如是乎弔民之行蓋不得已宜躬行於天討

用丕變於重險宜以孫全興等率師進討

時黎桓篡丁氏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曰王者懋建皇極宥綏列藩設印京師所以勝會同之禮昨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爲趾之隅克脩翠羽之貢或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奉酬勞之典權知制三司留後黎桓資兼義勇性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克謹藩臣之節屬者丁璿方在童幼怠於撫綏爾乃肺腑之親專掌師旅之事号令自出威愛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權以循衆人之欲遠輸誠悃未領節旄士變強明化越俗以咸義尉陀恭順謹詔汝以死遠宜以元戎之稱並列通候之室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

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諭交趾詔曰春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遂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傷殺吏民干國之紀刑茲无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克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克副使燕達充馬步副使都總管頃時與師水陸並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之悔亡咸依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庶民久淪塗

炭如能諭主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援自効  
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日惡宿負一皆原滌乾  
乾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  
虛爾聽母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之具  
宣恩旨暴政橫賦即為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

土時李乾德入寇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曰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  
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  
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止  
順化翊載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処置等使同  
中書平章李日尊材懷德善世齊志勸真茲南

邦居有扞城之効衛我中國使无疆場之虞賜  
之大將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欣戴於  
筮章獻未其琛用協我於熙事陪登采邑褒進  
文階載加食邑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  
所助惟怙冒於王灵因以永存碩循守於侯度  
率時新命保爾旧邦

寧宗賜李龙翰開禧二年曆日勅書曰勅安南  
国王李龙翰鳳曆載新預謹人時之授龙編雖  
遠有嘉侯度之循績雄懋於守藩礼尤嚴於頒  
朔既廣暨南之声教宜堅拱北之忠诚率爾海  
邦共我德意

理宗制封安南陳日熒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比之世襲其藩宣發錫履之日種出敬倫之新渥安南陳日熒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以肯堂過庭維命以維恭馳驛尚勤於奉稟際天所覆嚮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効貢忘梯航之遠載加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榮秩視三公之貴節旒長安於本色錫盾調戈名号元勳之日功高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視君親之德於戡衆星共七印瞻象

緯之出百川流東孰謂鯨波之隔欽奉恩遇永底予懷可持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持進檢校大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特賜効忠順化功臣仍賜緋衣金帶等至日施行

度宗賜安南陳威冕詔曰朕丕享庶邦惠綏南服放海而準奉同錫類之仁貢土之宜不替朝宗之又脩其職貢申以文辭閱十歲而荐來歷重波而靡憚武昭忠順良用歡嘉乃若篤愛親門為求殊礼于嚴父詔稟彝訓之有聞君前臣後在常經之素定天所秩者誰以易之漢文帝

之勞陀匪由所請我藝祖之待倣特示優崇矧  
是廣恩用之專屬比轉詢於群議雅有合於日  
章匪朕敢私茲事始制庸錫執致之品仍加實  
幣之將推篤近幸遠之心朕不忘於謹德昭以  
孝福忠之旨爾亦懋於奉休今錫卿銀伍百兩  
細色物帛一百匹至可領也故茲詔示

元

元中統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諭安南國陳  
光昌詔曰我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德未脩朕纘  
奉丕緒鼎新章故務緩萬邦遂以庚申歲達元  
為中統元年誕敷詔教次第頒行其不世適不

忘遠誠之所在事有未遑也通大理守臣安撫  
職聶陌丁馳驛表文爾邦嚮風慕義之誠及念  
嚮在先朝已歸款臣附遠貢方物故頒詔旨遣  
禮部郎中孟甲充安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  
俊充副使諭本國官獠丁庶凡衣冠典禮風俗  
百事一依本國旧例不須更改况高麗國比遣  
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除戒云南等處邊  
將不得擅興兵甲侵掠疆場撓亂人民鄉國官  
僚士民各宜安治如故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四年七月諭安南詔曰太祖皇帝聖制凡  
有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

後輸納稅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  
表來附之深誠也卿今來貢不踰三年之期其  
誠足知故昔以我祖宗之法志以誠諭也且君  
長來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  
之豈今日創為之哉卿能備行數事朕復何言  
彼卒未能朕亦不貴卿行而全之也畧卒出軍  
一事无以征行遠成為慮但來人楊安又稱有  
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皈向後有何事交  
兵之道孰以為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况云南  
之駐兵於彼汝即助軍以成其功又當來奏嘗  
有一家之言今爾歸刺丁在彼中多有回鶻禁  
約不使交談果如所言一家之禮豈有如是耶  
君臣之又實同父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  
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誠卿待也當熟思以全  
終始之好

至元四年賜安南國王詔曰朕即位以來薄海  
內外親如一家夫任土作貢古今常制三年一  
貢今已旅庭事大以信禮也元遣達魯花赤耨  
刺丁卿等相安其政所諧宜允余臣在邊騷擾  
已別戒勅卿其知之今回賜禮物具諸別幅至  
可領也  
至元十二年詔曰祖宗定制凡內外歸附之國

君長親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稅賦調民助兵  
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諭卿矣  
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自未覲數事竟未奉行  
雖云三年一貢所貢之物皆无補於用謂卿又  
當自悟遂畧而不問何為迄今猶未知省故復  
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來朝倘有他故  
必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戶口若有  
未定籍輸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或乏  
取之力將不及今籍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  
定兵賦之數其所調兵亦以今遠適他所正從  
云南戍兵相與協力故茲詔示

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曰曩  
者爾國內附之初凡有所請皆賜允從意謂事  
大之禮久當自知能率而行也歷年滋遠禮意  
浸薄故於至元十二年復降詔旨責以親朝助  
兵等事頃黎克復等至省所上表親涉誕妄有  
謂爾國歸附在先且四方諸國先爾來降者衆  
矣在爾後者惟亡宋偏師一出卒國悉平計爾  
亦已聞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謂占城等二讐為  
患不能助兵且彼之與爾為隣匪姑息今日至  
謂地遠不克入覲黎克復等安能至哉二者之  
妄亦已明矣昔爾與宋通好固所素知及宋平

之後所以慕奉之禮著之載籍可覆視也天下  
之事以至誠為本今欺始若是將誰信之苟以  
爾又衰老不任踐涉備去可也今爾年方強仕  
八朝受命此正其時况彼境土接我豈欽莫憚  
一來也爾或不安全固拒朕命則脩爾城隍繕  
爾兵甲以待禍福轉移之機在此一奪宜審圖  
之今遣禮部尚書柴椿等奉使

至元十八年諭安南宗族官吏詔曩安南國王  
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抚諸蠻旧例六  
事諭以彼來嘗奉行既歿其子又不請命而自  
立遣使遠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為辭故違朕命

止令其叔父遣愛入覲即欲與師致討緣爾內  
附入貢有年矣其可效爾无知之人枉害衆命  
爾既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持故立汝之  
叔父遺愛代汝為安南國王抚治爾衆境內官  
吏士庶其各安王業毋自驚悞其或与汝百姓  
輒有與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无或怨懟實乃  
与汝百姓之咎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諭安南國官吏百姓詔曰  
曩以爾國陳日烜既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  
親入朝因彼叔父陳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  
則以為戕害所遣達魯花赤不服帖木兒又却



之弗納至於出師占城宜相餽餉而畧不供給  
以致鎮南王脫權行省阿里海牙進兵彼兵交  
之際互有殺傷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峻  
慮宗國覆滅殃及无辜屢勤爾來庭終不見從  
自援來歸朕憫其忠孝特封陳益稷為安南國  
王陳秀峻為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王脫  
權平章政事與魯赤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  
止於之身吏民无預詔之到日其各復歸田里  
安生樂業故茲詔示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諭安南世子陳日烜詔  
曰朕君臨万邦德威並用豈於爾名為向化實  
未造朝累示徵之輒辭以疾及命爾叔假守彼  
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牙海占城之役  
就爾假途俾之緩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言  
又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  
爾取今爾表稱伏罪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  
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權抚軍而不  
迓二也唆都根底魯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  
其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繆教將焉用此若  
果出誠悃何不來此而陳安有聞遣將則事通  
迺見班師則声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偽可知爾  
試思与其嶺海偷生无慮兵禍曷若闕庭歸命

罷被榮還二策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違悞  
彼係一方存仁故遣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禮部侍郎李思術兵部郎中万奴同唐兀解  
合散筮吉利解等引前差來院全等二十四人  
回國親諭朕意朕當悉宥前過後爾日封或更  
遲疑決難寬恕但脩爾城廓飭爾兵甲聽爾所  
為俟吾此卒尔嘗臣事亡宋自揆氣力何如今  
爾知机毋貽後悔尔知悉戾机忝為族類以礼  
遣還彼乃有過謫戍之人辟言如此飾辭合將  
烏馬兒唆都軍官等一同來彼中所宜事理朕  
當區處完備津道回還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二十八年諭世子陳日烜詔曰祖宗立法  
凡諸國歸附親來朝者俾人民按堵如故抗拒  
不服者死不殄滅汝所具知故遣使召汝父未  
庭竟不聽命止令其叔父入覲以其未庭遂封  
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兒同往汝父殺其叔逐我  
使我以致吳師同罪汝之生灵殺戮實多在我  
軍旅死不損傷蓋鎮南王脫懽年幼水道進兵  
想聽從唆都烏馬兒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  
汝能親赴闕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  
民庶永保之

至元二十九年諭安南詔曰王天眷命皇帝圣

旨諭安南國陳日燭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  
必立道奏曾到安南識彼事体請往用諭使之  
未朝因遣立道往使今汝國罪僭既已自陳朕  
復何言若曰孤子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能有長入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  
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  
幣巧飾見欺於乂安在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諭安南國陳日  
燭詔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奉大統踐祚之  
始火隼赦宥恩霑所及无内外遠邇之間惟爾  
安南亦後寬貸已勅有司罷兵陪臣陶子奇即  
与放还茲命禮部侍郎李術兵部郎中蕭泰登  
齋詔往諭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  
之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詔諭安南世子  
陳日燭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抚有天下方威  
德所加柔遠能邇乃者先皇帝龙馭上賓朕以  
王侯臣民之故於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  
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  
年今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乃馬歹奉直郎兵  
部郎中杜興可齋詔往諭仍頒皇慶曆日一本  
卿其敬授人時益脩臣職毋替爾祖及事大之

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皇慶元年制加內附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委  
質來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馭貴宜崇德以報  
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遙授湖  
廣等處行中七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益稷  
知畏天以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  
見儿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  
誠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錫封故國始者  
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  
整旅執迷不悛爾守彌堅拯弱救焚從我王師  
凡一再奔遁館受繫卜居湖右凡三十年身歷  
事於四朝志不忘於初節肆朕踐祚亟其耒庭  
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旧封而授職嗚呼內寧  
外抚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耒遠爾益拱星辰  
之北对揚休命永堅一必可加金紫光祿大夫  
餘如故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國家  
所重莫先忠孝之褒爵賞至公豈有遐邇之間  
皆尔益稷歷事四朝服勤三紀誠知君父之大  
不顧兄弟之私嘉此前功蔚為旧德蓋委質以  
自効終秉節而不踰文之以礼樂衣冠同進於  
中土加之以詩書道义化及於南交是用秩一

品之隆儀視三司之峻嗚呼信順者臣之偉績  
益勵初忠懷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命往膺恩  
命尚迪予懷可加儀同三司餘如故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諭安南国世子陳日  
養詔曰惟我國家法天繼統奄有四方先皇帝  
仁涵義浹罔間遐邇臨御十年遽棄天下朕以  
世嫡之重宗戚大臣合辭推戴已於延祐八年  
為至治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教代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文矩齋詔往諭推朕德意保  
爾人民體昭代之同仁堅誠心於事大故茲詔  
示念宜知悉

恭定元年八月詔諭安南国世子陳日養曰我  
國家誕膺景命抚綏万邦德音普加靡間夷夏  
乃者先朝奄棄君臣朕以裕宗嫡孫為宗戚夫  
臣之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奉天序  
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為  
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齋詔往諭爾國授時  
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  
遇卿甚厚比者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屢  
發兵相侵朕為之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為至是  
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人

俾各得其所卿其体予至懷戒飭尔衆慎保尔  
国人民毋忽尽累世忠順之意故兹詔示念宜  
知悉

元統三年詔曰朕纂奉正統君臨万方洪惟我  
祖仁思廣洽声教誕敷一視同仁无間中外乃  
眷安南之國世勤事上之誠方物貢輸臣礼靡  
闕良用嘉尚遣奉誠大夫吏部尚書鐵柱奉直  
郎礼部郎中智熙善往諭朕旨賜元統二年授  
时曆一本卿其敬脩藩職益謹農时用安遐邇  
之人或副寵綏之意故兹詔示念宜知悉

### 国朝

洪武元年頒即位詔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  
凡日月所照无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  
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  
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  
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  
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  
同已承正統方与遠邇相安於无事以共享太  
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兹  
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封安南国王詔曰咨爾安南国王陳  
日燿惟乃祖父昔守境於南陲傳之子孫常稱

藩于中国克恭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灵  
肃清葦復頃馳去而往報奠率土以咸寧卿能  
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尔前人之訓以安遐壤  
之民睦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  
尔為安南国王於戲視廣同仁思效哲王之盛  
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  
藩輔

洪武二年封安南嗣王陳日煜詔曰朕恭膺正  
統抚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国去歲因  
王陳日煜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封為安南  
国王比至境而日煜已逝今世子日煜能繼先  
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尔日  
煜袞封安南国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  
謹承其基業君臣之又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詔曰朕本布衣天下亂起兵以保  
御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開廣甲兵  
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  
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  
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  
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  
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尔彼此世傳也久

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土必有遺  
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  
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  
果互執兵端連年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  
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二國  
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國庶几爾及  
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

諭安南陳叔明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  
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王  
日燧堯我國家賜以璽土而立日燧為王今觀  
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燧為盜所逼

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  
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无赦如  
或更弦改轍擇日燧親賢命而王之庶可贖前  
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  
四夷爾其毋悔

十一年安南陪臣阮士謨來貢方物辭歸上降  
手敕諭之曰爾阮士謨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  
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  
安南國王陳日燧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  
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祀  
不安若欲久安之道隆以二台國母以書為久



儻有小愆當自省脩以釋責可回天意

諭安南來使教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尔王差陪臣阮士謬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教諭阮士謬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內臣与阮士謬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謬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尔邦其士謬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晏之間具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欵抑侮之設欵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於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假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与朕本无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謬來朝及其至國观况似非有官今尔等來若欵令見入非有官故不令見尔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无虞迺來朕失務德人神有变惶惧无已尔勿我干故茲

救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曰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香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尔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

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舟不濟舟則舟  
矣尔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  
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  
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小一誠心而无二  
者豈不危然而惧乎是持檣傾而舵摧歎良工  
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裡而諭  
一如朕命古哉故茲敕諭

上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誦詔歸奏其狀乃降  
勅命中之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  
人情礼又其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邇以小事大  
之誠乃生事之因不可數令人往來近者歲貢  
特期爾中主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  
礼令安南国王省已脩仁

陳叔明屢遣使入朝貢物甚豐上降勅諭之曰  
尔安南国王陳叔明前者為大貢之礼繫所貢  
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内  
廷之供下无利於軍民復往勞苦致生嗟嘆為  
斯正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而情厚乃国王之  
大体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来无誠物廣寡  
用安得為万里神交者耶且王遐荒山川險阻  
封疆之際密迩中国之边陲若欲互生情爱福  
及黎民則送徃迎來毋必自侮若泛常施以小

詐將非重輕則大休一失禍不拒而自至又非  
无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  
從事行移字與莫辨真偽阮士諤非人因王之  
為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迹來朕中上御  
史台朋黨相尚事竟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  
勅諭

十二年冬十二月安南陳煇遣使來貢上以安  
南怙強欲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  
煇兄前安南王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  
相繼而滅亡者何蓋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  
之命是從豈不周周之故何其捨久長之富貴  
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先賢不云乎  
毋為禍首毋為福先尔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  
多故民數流離此果尔兄弟慕富貴而若是耶  
抑民有愆而致是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  
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  
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通國封疆勿外  
求則永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  
也尔安南与占城忿爭構兵十年矣是非彼此  
朕所不知其怨未銷其讐未解將如之何尔如

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无窮之福  
若否朕命而為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  
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  
也其殺伐之事好还故知者有不為也爾如鑒  
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  
有所忽

安南陳端尋復篡立遣使者入貢詔諭之曰前  
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  
物惟是表誠而已苟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  
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  
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主易位有所疑  
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主荒昏  
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欤朕又聞方今之  
王亦族中人為之誠者耳吁中國聖人有云將  
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端奪位而為  
之必畏天地而謹事鬼神保乂豎黎庶膺王爵  
僅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  
阻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  
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无知者  
必征今朕天下惟願民安而已无強凌弱衆暴  
寡之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无慮加兵

既而陳煇率兵攻占城因病死海濱使來告哀  
上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祚方隅  
者一王紀綱而无二所以固封疆遣逋外却有  
罪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懽心以事先  
人尔煇為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  
鰥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果逼迫而若此歟彼占  
城无礼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來告尔歿海濱  
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  
邦其部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歎而不  
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尔亡邦家无虞  
特遣使奠祭尔其有知尚饗

二十八年諭安南勅曰初安南人阮廷檜從  
陳煇攻占城因煇死海濱廷檜遂落占城後浮  
海至嶺南送詣京師上留為內臣供事凡六年  
告歸許之且降勅諭安南王曰前者占城之後  
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尔因前王終於占  
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城因浮至嶺南有司送至  
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  
并奉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  
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毋再辛勤備睦鄰之  
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无窮故茲勅諭  
洪武二十八年欽征危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

禮部尚書任亨泰等奉制書往諭其國畧曰危  
州之役其師略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  
預之趙宗壽之罪且古哲王之令分茅土者不  
循王命有代之誅今宗壽所為必當問罪師行  
遣人諭安南慎邊守再生納匿之機王若一如  
朕命彼此邊徼之民万全矣

太宗賜胡奩嗣封安南國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  
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昔尔安南乃中國力  
隅列郡宋因衆志肇錫王封密迹中州嚮慕去  
教朕

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宝

胡奩翰誠効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絕爾外孫

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尔

為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显道事大恤

下徃罄乃誠欽哉黎季犛稱陳氏甥胡奩  
朝廷不虞其詐故降此詔

永樂四年七月十五日勅諭說与總兵官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在途凡遇見安南逃來人及

朝廷提取到安南使臣就便帶去或為嚮道或

審問悉息展為便益故勅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  
講說朝廷及軍中事務者許諸人御縛前來首

告依律治罪此令蓋因近日齊黃餘黨造言誹  
謗恐傳播到彼惑亂軍心使其不能用命最宜  
禁治故勅

發去獅子七副可點時收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朕料黎賊父子聞大將軍至率  
其逆黨徑往占城奪其地土以為巢穴此雖未  
必然亦不可不防師入安南之境須禁代人墳  
墓園林焚人廬舍虜人妻女且宜抗緩其民其  
國中老者待之以禮如此則人心自安樂其生  
業黎賊父子之頭不日可懸於麾下傳於京師

兵法不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  
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此卒蓋不戰而屈人之兵  
也矣師行之際凡一應大小事務須要處置謹  
慎周密勿致疎虞已遣人齎勅諭占城國王令  
水陸防備就錄勅藁一本來與爾覘度知此意  
故勅

續一件軍入賊境及臨陣之際務在十分謹慎  
切不可輕看賊兵越容易越以為難爭平後更  
須用心无怠无忽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已勅吏部取福建叅政王平及

北京取為事官張顯宗劉本劉昱周規政俱來  
爾處各官到時可令王平張昱宗總率一應文  
職為事官吏辦事其武職為事官負俱令復職  
隨征及原發去祿州等處充吏及伴備文武官  
吏軍人就便起取帶去文職官吏亦發與王平  
管領武職官亦令復職征軍人入伍故勅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勅諭占城國王占巴  
的賴往者爾為安南賊人黎季犛父子暴虐亮  
征屢曰兵禍侵拋尔土地殺擄尔人民毒害欺  
凌不一而是陳詞哀訴朕甚憫之已持降勅戒  
諭俾悉還所侵之地黎賊畧不省咎說詞飾過

固執不還近者前安南國王陳氏之孫被其戕  
害逃入京師黎賊上表請迎歸國朝廷不逆其  
詐即遣使護送出境黎賊預於境上設伏藏衆  
阻遏使者竟執前王之孫而殺之惟黎賊父子  
兇悖恣肆下則痛毒國人外則虐害鄰國上則  
誑侮朝廷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自取滅亡已於  
七月十六日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兵  
八十萬前往安南誅滅賊人黎季犛父子以抚  
綏安南官吏軍民復立陳氏之後惟爾占城與  
之接境被其禍害亦既有年斬刈克殘所宜奮  
力可預發兵於水陸要衝接界境上



就為防過遇有安南賊人逃來即便擒戮果係  
賊人黎李聲父子及教誘黨惡之人則牢固械  
繫送請京師仍下令國中安南逃來之人毋得  
容匿今持遣內官揚進保禮部侍郎李琦鴻臚  
寺丞呂淵等齎勅諭意王宜敬遵朕命勉盡乃  
心以共滅克賊暴惡黎李聲父子以永安良善  
以雪爾國中數年之憤故諭

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所有軍中事  
宜今逐一開示爾等皆宜用心不可怠忽故勅  
計事十件

一精健赴敵之兵必須滿足臨行所命大數不  
可以少一人其運糧守營編橋造船採伐竹木  
諸雜差使及其事餘故皆在此數之外昔秦伐  
楚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止用二十  
萬人竟為楚所敗後秦復從翦言用六十萬人  
乃遂滅楚命黎賊氣力雖不敢擬楚然以朕料  
之必得臨行所命大數乃可成功朕所見固若  
此爾等尤宜臨事熟計之

一兵入安南凡其府庫倉廩所儲及戶口田賦  
甲兵籍冊郡邑圖誌並令尚書劉儒掌之爾等  
其大槩

一兵入除釋道經板經文不燬外一切石板文

字以至礼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巳之類  
片紙隻字悉皆燬之其境内比有古昔中国所  
立碑刻則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壞之一字  
勿存

一访问古时銅柱所在亦便碎之委之於道以  
示国人

一国内偏行访问有精細通達長於謀畧及奸  
詐詭譎之後悉以懷才抱道名色尺數卒保送  
來

一国内诸色匠人及樂工連家屬尺數起送赴  
京

一軍中凡有誚謗妖言惑亂軍心者不計名數  
悉斬之以警其餘

一平定之後令各府州縣原任官吏輪次赴京  
朝見

一聞黎賊多備大器以拒敵我師夫軍旅之行  
凡遇山林險阻尚且避之不使疲勞軍力况聞  
賊有所備而不思所以防之乎故勅工部計較  
造成挨牌以當火器初編竹一層箭直透過入  
地翎花俱沒再用二層蹉縫編之以牛皮八道  
纏裹試之三十步箭透三寸五分二十五步箭  
透四寸十五步箭透五寸甚是堅固以是擁蔽

火器不能為患軍士自然輕敵今就發去一面  
為式高五尺二寸六分上闊一尺八寸下闊一  
尺三寸六寸

一今遣朱勛此瑛齎禮部咨文往安南索其金  
象比計蓋欲弛其鬪志非真實意也朱勛等臨  
行朕曾面諭之令到彼只住五日若五日內措  
辦不足許隨多少先將來納後却差人納足爾  
待朱勛等人去大軍隨後亦進若過差出納金  
象之人就執之詰問声息須勿令彼知差來被  
執今朱勛等到處爾等切不可令人知之恐  
將士聞此其心懈怠并錄咨文示爾等要謹密  
古人云事机不密則害成尔等功宜慎之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禮部為征討安南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右侍郎趙旺於  
奉天門欵奉

圣旨前昔已調大軍往征安南以弔民伐罪今廣  
西奏來安南遣人來貢謝罪原胡奩父子罪本  
難容今既改過自新只着他辦黃金五万象一  
百隻以贖其罪金象不足許以珠玉宝贝代之  
以足其數即止大軍不進若貢不如數勒大軍  
即進以行天誅那時雖悔无及恁禮部使行文  
書善人去說与他知道欵此除欵遵外合行移

咨差行人朱勛張瑛齎捧前去本國欽遵施行  
記事一件

一臨敵之際不可以為容易越容易越要緊慎  
務在号令嚴明隊伍整肅賈勇將士奮力向前  
如此則必可成功若或以為容易倘有疎虞悔  
之何及我的言語都是實心落口行得有受用  
的尔等十分要子細謹慎勅

續一件所用神机銃一應火器最宜密之不可  
泄与外人知此法回軍之日尤宜謹密收拾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国公朱能等平定安南之後自雞翎關至其  
國中沿途必須設立衛所築城以鎮守之務要  
鋒火相望聲勢相接遇有警急可以應援其某  
處可以立衛某處可以立所某衛某所合留軍  
士多少合存糧多少何人可守某衛某所尔等  
皆宜預為計议密奏以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管兵官征夷將軍  
成国公朱能等昔云南僻在万里山川險固歷  
代罕有能平惟諸葛孔明以天下奇才忠信智  
謀南征北伐功蓋一時遂芟夷之循至後世叛  
服不常莫能制馭我

皇考太祖皇帝聖文神武超軼帝王弘禎睿算卓

冠万世指授賢能之將一鼓而平之創立自古  
所无之功与天地共為悠久者也今安南雖在  
海陬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力不能制歷  
宋及元雖歆圖之而功无所成貽笑後世今黎  
賊逆命朕命尔等率師往討其罪欲爾等勉成  
大功然師行之際屢見嘉兆朕嘗夢親率尔等  
致討黎賊父子銜壁輿觀地受罪既而朕復  
指畫尔等抚其人民脩其城廓老幼皆俯伏馬  
前懽喜拜舞茲兆甚吉周報尔等知之然詢察  
賊兵必來迎敵觀其如此必有所備未可易視  
之尔等宜夙夜尽心謀慮不可忽畧今特切要  
事宜條示爾等凡此數者各在詳審此賊狡譎  
不可恃我師情強謂可易致宜無所不謹庶可  
成功尔等宜尺厥心以副朕委托之意勅

計事十八件

一不可聽偏執之言狐疑不決以誤大事  
一古人用兵随机應變有如轉圜若周瑜自擬  
浮兵三万足以破曹蓋其計已定後因黃蓋言  
舳艫首尾相接縱火焚之之策適天与順風竟  
焚破之遂成大功假使黃蓋之言難用周瑜必  
用其素定之計矣尔當以此為法不可固執已  
見須采衆謀所長斷而用之庶几无失

一若未知彼之虛實勢之可否却不可輕視故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之謂也

一宜精詳審察賊之勢情可以即戰則乘機以成大功不可猶豫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

一不可輕信間諜之言以為賊易致卷甲倍道趨利墮其奸計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一軍力常使有餘毋令困乏

一不可因勝之後即便驕懈恐為賊所乘雖獲大捷猶如未勝常持戒警愈加防備故曰戰勝如始克

一臨陣之時彼拒敵之賊飭將士盡殺乃已降者慎毋坑殺之慎毋坑殺之

一宋元皆發兵征討安南將驕兵懦貪財好色以此不能成功安南自我朝以來陳氏歸心朝廷數十年不用兵其國中富庶今具師征討黎賊務要盡滅之不许將士貪財好色耽酒淫事

一所畫安南地圖其西抵哀牢國考之地志哀牢國即今云南永昌府現於其西已是我腹裡地面彼用詭譎故寫右圖各以眩我也亦甚慎之

一大軍至富良江賊必阻水以拒我師今深入

賊地我為客而彼為主難與久持久則恐有詐  
謀必謹而察之多方設計以渡務在使其不能  
禦備渡江之時尤恐賊亦用計擊我兵法所謂  
令半渡而擊之利如韓信敗虜且唐太宗破黑  
圍是也若我軍未渡而賊乃先渡以擊我切宜  
詳察事机特重以待若輕為進退恐為賊所乘  
如謝玄之破苻堅是也此二者觀之古人可以  
為戒亦可以乘机夫兵法不可執一預期務在  
臨時審察賊之情計通變而用之切宜謹慎謹  
慎

一平定安南之後但有各色官吏僧道醫巫卜

筮陰陽術數之人悉數遣發來朝此最緊要

一諸色枝藝人匠悉數搜索連家小悉數起赴

東京

一賊必尺空富良江北之地據江南岸以拒我

師我師至嘉林若欲渡江必要具舟筏然後可

濟如此豈不曠日若師乎計今莫若送出遊騎

於嘉林與城相對處往來始用百騎逐日旋

增至五百騎或千騎而止夜卒火燒烟放炮眩惑

賊因以乘之所遣游擊之將務擇嚴密之人其

稅只可令將知之軍士切勿令知此稅但令其

知大軍皆來聚眾會嘉林以聳聳其耳目大軍

却於未至嘉林二三日程潛行取道趨富良江  
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渡江如此雖費數日  
之程然免軍士伐木之勞亦免相持稽緩之久  
如或西平侯先得上流淺處賊且勿渡賊少  
或死賊即乘其虛弱先渡以扼守渡口賊來勿  
與之戰爾軍速進渡合勢以喊賊衆又在觀其  
地勢及賊情奸計虛實臨機應變隨時處置務  
在成功我之遠度止於如此爾宜用心爾宜用  
心故善戰者因敵而致勝

一安南官吏察其有可付托留在彼鎮守者先  
發四五十人來朝與官職賞賜即令其回然後  
將其餘應起來之人盡數發來朝見

一大軍深入賊地勢不可分故曰深則專

一今將放秀夫等所供情詞發來爾觀然各人  
所言不一難以憑信自宜斟酌

一西平侯從水尾來賊必嚴備西路爾游騎在  
嘉林以眩之賊必慎防嘉林爾軍從上流有空  
隙賊不設防之處有淺可渡即便渡師不必待  
西平侯至爾師既渡聞西平侯與賊相抗爾循  
江南岸而上與西平侯腹背夾攻之爾宜臨時  
相機度情處置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



因公朱能等可挑選精馬軍一千名委十分能  
幹頭目管領使其認定黎賊旗号若黎賊敗走  
即遣此千騎窮追务在生擒成功之日重加陞  
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六日勅總兵官有人来言聞  
黎賊有二万人渡江駐太原州考安南地圖富  
良江北无有太原州只有七源州若有哨得賊  
衆果然在彼不可去逐之恐為所牽制難於動  
移只依者前所諭遣沛騎於嘉林卒燒烟放炮  
眩之大軍却富良江上流淺处會西平侯合渡  
只後此策而行最妙軍行之際毋露跡使人知  
之若其事体与料偶有不合又當随机應變不  
可執尔等晝夜恊心謀慮务在万全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師行之際所有机宜條件已嘗節次諭尔可相  
机詳審斟酌而行然兵難遥度尔自勉力以建  
勲功成万世良將之任名豈不偉欤尔等勉之  
毋怠毋忽故勅 計事二件

一前者諭尔等焚其庐舍今立郡縣凡一應室  
庐不可焚燬平安之後即用居守切宜戒戢軍  
士

一軍行至某处及得賊情詳審一一具錄固封

訖与差来人回報

永樂四年九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近得廣東都司奏欽州守禦官軍於今年六月內獲到黎賊遺來伺探船隻恐其知海道死人并力向尔一隅可加意謹防不可忽畧占城拿象之人旧迹在安南者不要遣回其為首者送赴京來賞賜抚綏令回安南領人拿象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初六日記事一件安南金場銀場遙聞原是占城之地兩界相爭已久亦未可信平定之後只以見得地界為準縱然占城有請亦不可撥還勅

永樂四年九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軍中諸事前勅已具尔等务在用心謹慎随机處置臨敵之際敢有拒戰者切不可輕留但歸降者慎勿傷之若有已納款之人心雖猶豫未決而迹未露者當用計制之毋使為害其有年少而罪當死者宜处以宮刑亦可以保全其命他日又得以克使令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二十日勅總兵官今遣神宮監太監苗青來平定安南之後就留在彼鎮守於鎮守軍士內撥与跟随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有合行事务与之討议而行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新城侯  
此輔右叅將雲南伯陳旭尚書劉儁今命此輔  
克德兵官掛征夷將軍印爾等可相度賊情事  
机進兵於西平侯合務在同心協力以滅黎賊  
其先後條畫筭策付於成國公者爾等可檢閱  
細觀隨宜處置不可執一今發去制諭一通  
可將先領去制發回故勅

續一件說與兵部尚書劉儁爾前與國公節次  
面聽朕所授之言可一一詳細與新城侯雲陽  
伯談說使其知之與爾一應等策文書務要嚴  
密收貯雖片紙隻字不可失落大小事務皆須

謹慎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總兵官  
新城侯此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  
儁可嚴令神机將軍程寬等銳務要牢固收什  
班師之日必須一一點對如數不可失落一箇  
老实面對庶几无罪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此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宜同心協謀奮威鼓勇撲滅黎賊以安  
邊境切不可一毫怠忽昔

皇考太祖皇帝命總兵官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

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未几用平王卒於  
柳河川偏將軍岐陽王率諸將士搃忠効力掃  
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光耀无窮尔等皆  
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冬月瘴疠肅清之時  
殄除寇孽及期班師建万世之奇功成万世之  
善名以副朕委用之意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此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神机  
將軍程寬等游擊將軍毛八丹等橫江將軍魯  
麟等鷹揚將軍呂毅等驃騎將軍朱榮等坐營  
官及兵部尚書劉儁將士養之於平日而用之

於今日所有挺身破關門將士及奮勇先當衝  
堅破陣搃忠竭力報効者須籍記其姓名待班  
師之日重加陞賞故諭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此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大軍入安南但有功黎寇未拒敵者殺  
之若有能棄甲卸戈降者一人不可妄殺善加  
旖綏凡一應事務前勅已詳細可相机斟酌行  
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此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進兵

之後久不聞報尔等宜夙夜尽心务在擒滅賊人黎季犛父子抚安其衆以建大功不可一應怠忽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必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聞尔等頓兵江上与賊相持黎賊之計正欲持久以待瘴癘之發破之貴在神速不宜遲緩务於去年二月半前後回軍切不可遇期若軍事未能即完待來冬再奉餘事前勅已具宜詳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必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巡按御史奏柳州武宣千戶所及水竹屯桂林永福縣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口深為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勦除此寇若見安南大捷之後必來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彼北边充軍毋使復為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良善今就錄奏本与尔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必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平定安南之後就以都指揮僉事呂

毅鎮守黃中副之量撥官軍據守要害去處其東西二都審其何處要害只守一處其不係要害之處即平其城池富良江北有要害處可樂城據守務在與西平侯豐城侯用心商議處置停當然後行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沐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脩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尋州府桂平等處俱有賊在彼行劫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劫已勅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剷除今觀此賊四无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剷除之切不可聽其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尽者亦當遷發遠處免軍庶不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誤傷善良今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沐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爾等前日不能出奇運謀奮力渡江破賊今聞爾諸將士先登破寨已破東都此亦可嘉差來指揮奏彼處所得糧儲甚多直愛惜收拾不可狼籍棄毀爾等當精熟計議除給大軍食

用外尽数收拾起運赴東都与守禦軍士食用  
廣西所運之粮即時住罷如已運在路者就所  
到堡内頓放如法守備運粮軍民即便遣还若  
彼处粮儲已足而使輸運不已一則虛勞人力  
二則徒多費耗三則妨誤農種此事最為切要  
若雖已得其地而賊黨未尽乎除尔等更當審  
机度事随宜而行朕遥度如此不可執一今天  
氣向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  
火速、、急忙、、平定地方剿滅賊寇及早  
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勅 續三件

一做香匠磚匠不同高手低手尽數連家小先  
發赴京其餘一應技藝人匠陸續連家小先發  
將來

一古时銅柱不知果在何處須尋究掘出擊碎  
棄之於道

一東都近江便於轉運可厚築城垣深浚池濠  
就内鎮守其西都城池就便平除其餘凡有小  
城不係要害之处悉皆平之人有餘力則除之  
如力不及始聽之俟後平除事畢速班師為要  
永樂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沐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凡安南官吏未歸降者即陸續遣之來

朝聽朕旨諭格與印信俾還管事如或事勢未  
可又在隨宜處置不可執一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一日勅得奏知爾差都指揮  
花英去廣東調船此奉甚為不當且此時南風  
已作海道豈可行舟若卒然遇賊力不能支則  
反為其所有况滅賊之功今已就緒若必待海  
舟之至何日得班師已勅廣東都司止之爾等  
須疾早掃除更勿延待誤事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付將  
軍新城侯必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得奏已平賊境欲立衛所鎮守今议得

交州在城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岸立  
交州前衛昌江立温各立衛市橋隘留関各立  
千戶所惟市橋以兩所軍守之西都既平其餘  
去處不設衛所只立府州縣粮儲已勅都督韓  
覲及都指揮葛森督廣西各處土官率土兵赴  
各堡備運如土兵不敷爾可摘發軍士相叅轉  
運尤宜相天時度人力不可重勞軍士如已足  
半年粮食即將彼處鎮守軍士擺布自種并於  
已附人內收稅相兼供給驛傳緊要去處已勅  
都督韓覲於軍衛有司及附近土官衙門摘撥  
堪中馬匹船隻添撥人夫相貼走遞所缺官員



已敕吏部選士民自行招諭未降者准與職事  
廣東船隻仍敕三司收拾待朝廷文書至日調  
遣曆日訖發去工匠人等陸續起赴京未其存  
留守城軍士計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名廣西都  
司二千五百名廣東四千七百五十名湖廣六  
千七百五十名浙江二千五百名江西一千五  
百名福建都司及行都司各一千五百名云南  
四千名其餘之數訖於本處收集土軍相叅守  
禦官員選留故敕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付將  
軍新城侯收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安南境內有懷才抱德賢能智謀之人及  
有一善可稱一藝可用者即廣為詢訪盡數以  
禮敦請起送赴京以備擢用故敕

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付將  
軍新城侯收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前者勅爾於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彰來奏  
賊之殘黨尚未完滅欲大軍鎮守且言交趾无  
瘴癘丘温危州數處此時瘴疔雨潦正作爾等  
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  
班師果无瘴癘則擇高亢向陽之地屯營駐兵  
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防殘孽承突之患

渠魁務在得獲，黎賊親戚餘黨，務尺掃除，其親戚餘黨，有未投降者，遣送赴京，朕抚慰之，俟十月，班師交人為黎賊困虐已久，抚治之道必先寬恤，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平，詔告天下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治化，期四海之康樂。永保太和，俾万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違。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燿慕義，向化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錫洪恩，封為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在，表與國咸休，比者其臣李聲黎、蒼及蓄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弑其國王，戕其本宗，覃被陪臣，重罹慘酷，持剋殺戮，毒痛生民，鷄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伏，鼠黠狼貪，詭易姓名，為胡一元子，為胡奩，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詔褒王，朕思國人无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元所云，倖成姦譎，之謀輒四跳梁，之志全无忌憚，靡所不為，自以為道優於三王，德高於五帝，以禹湯文武為不足法，周公孔子為不足師，毀孟子為盜儒，謗周程，此朱為剽竊，欺天无倫，无理僭國，号曰大虞，竊紀年曰紹聖，稱為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行恣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  
正朔受頒曆而燒之招納逋逃聞進索而隱匿  
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四涵淹卵育存有  
圖大之心蜂蝎毒滋益動侵擾之勢覬覦南詔  
窺伺廣西樞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寨  
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  
髡鉗歐其人民以蹈湯大欺占城之孱弱立伐  
其國之遭喪奪其疆之要其貢賦逼授偽印冠  
服令其從已背朝屢被殘殃數未告急朕矜其  
愚昧不絕終之時遣使臣曉以禍福啟其自新  
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過益其  
冥頑狠懷怙惡未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  
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詐來效欵求釋誣罔之罪  
仍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无芥蒂即遣送歸  
黎賊乃代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臣賜占  
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廷臣請加兵致討謂  
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侯  
蘇之旅矧茲克堅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  
人之所共怒此而可師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戢  
橐之日正万国臣妾之時独茲殺夷妄干天憲  
斃虺之毒死厭生靈之害曷已吳言及此良切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黷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

聿與問罪之師爰率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撲克鯁於方張吳陳氏於旣絕乃命征夷  
將軍柳國公朱能守率偏師帶兵八十万以討  
之勅諭將士其臨陣未敵者殺無赦其未降者  
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兵七百萬未拒戰  
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終交陣即  
披靡我師踰之如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  
持東都遂平西都四郊无結草之固前途有倒  
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  
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  
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因官吏耆老人等累稱  
黎賊盡滅无可繼承陳祀安南本古交州為中  
國郡縣淪汚夷習及茲有年今幸遇汛掃挽搶  
剗夷荒穢頌立郡縣與民更新度再覩華夏之  
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狗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司交趾按察  
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  
革遐方之陋俗於戲威武載揚豈朕心之所歆  
元惡旣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  
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后差來奏事者務要選差的當之人備細  
諳曉事情周知軍前一應事務及地里山川者  
庶幾訪問得其情實便於終事往、差來之人  
皆不知軍中詳悉惟追一奏本來他事並不得  
知及至問之全不能吞惟說謊支吾而已亦有  
問數十声而不吞一語者此等之人豈不失誤  
軍機以情論之實是奸詭再以情推之但愚蠢  
無知於事全不徑意今後凡遇遣人務要慎選  
不可輕忽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恭將雲陽伯陳旭交止人東

恭甫枚秀夫蔣資陳金鼎郭敏五名比先為黎  
賊遣來奸細覘伺朝廷今安南已平但渠魁未  
獲殺死數人亦无益於事故遣來尔处如未獲  
黎賊此人見齋礼部文書即放令過去若已獲  
黎賊則散遣鄉為民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二十日勅得奏言裴伯耆事為  
將之道在於用人一裴伯耆不能用何以能成  
事功使朕有南鄙又憂古人用人之法具在方  
冊尔宜審覈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初二日勅聞尔等与西平侯等  
聽人言不知未知然否為將貴和事乃有濟耳

若不和安能成事今安南既平已定俾餘孽偷  
存喘息宜戮力一心以殄滅之乃不思朝廷倚  
托之重懷童豎之私忿互相爭鬪數聞諸將校  
軍士皆買勇奮發故爭先殺賊尔等乃委靡不  
振以孤將士之心昔元氏所以懷天下爭者皆  
為將不和故也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神謀睿筭授之諸將莫有敢  
違其有違命者必加显戮的不輕恕勅至尔等  
可夙夜謀議同心一力掃尽餘孽早休士馬毋  
得淹延誤事以速罪愆昔関先生破高麗乘席  
卷之勢寡筭无某不法寺重為高麗中之以十  
悉以婦人金寶誘之為高麗所殺所遺而脱者  
不滿二百人此為明鑒尔等可不慎之故勅  
計一件坐營頭目及神機寺將軍都以此勅与  
之看

永樂五年四月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刘儁彼中但有秀才智謀及懷才抱道之士随  
共多寡即以敦遣差人送京來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刘儁得奏知己破賊黨餘孽盡平向尔等令

花英叵虞東取糧及船朕計賊未盡擒蟠松海上若花英糧船去人既軟弱只為賊資至於魚腹所以急遣人止之今賊平定尔等仍須遣人海上巡邏若寇賊果平海上无了糧或不敷可與西平侯升儀即差人來奏一面差人催督花英海上備運如已足用不必海運可即奏來庶好散遣廣東軍民見今擺堡但有瘴癘去處止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蓋練習風土其餘守堡官軍移散於無瘴地面或出或入權整屯駐候瘴癘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好屋宇居其家小令其子姪親人看家遣之來朝尔等與西平侯各有印信今後軍中處置事務必須齊心協力和同計議而行凡具奏及行移文書毋得共一紙會押庶省尔等牧童忿爭之氣故勅

續一件勅西平侯沐晟朕以新城侯張輔与尔皆國家之親命同征討黎賊新城侯年少能奮勇戰聞撫循士卒親當矢石克尽勤勞尔乃不能撫慰之遂謀事不和昔開平王能奮力勇戰中山王又善撫慰之所以事皆和同卒能成平定之功今尔等乃自相毀罵效牧牛童子所為使外國人間之徒資其笑耳今後一應大小事

務必和同謀議君仍效牧童所為定治以周法  
畧不加怒尔其省之勅

永樂五年五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人來言彼中瘴癘軍中病者甚多為將  
之道當撫循士卒同其甘苦今瘴癘如此尔等  
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為奏  
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尔等用心何為  
先聞彼中有瘴癘屢勅期以二月班師以俟再  
奉尔等乃以餘孽未盡掃除且言交趾無瘴丘  
温訖州數處瘴癘止作有妨歸路乞留軍在交  
趾以畢其事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无瘴  
則唯令留鎮朕之此心无非欲為軍士之便今  
瘴疔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  
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处置尔宜急  
与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  
之隨即奏來務在兩无所妨朕初命尔等滅此  
海島之小醜多方用心筹度用兵大畧丁寧而  
諭師行之後朕復晝夜思惟節次條書諭尔等  
乃視為常談不用一語以致遲延歲月困頓軍  
士朕縱不知彼中地里人事難以遥制尔等親  
臨行陣亦未见纖毫神謀奇策若小諸將士奮



勇効力天地神明協相豈能成事尔等徒聽利  
口巧舌之徒妄言誇眩聞之可聽於事大有損  
尔等不能辨其真偽此等之徒事成則要為己  
功不成則歛手旁觀今事勢如此誰任其咎尔  
等急与西平侯及諸老將有謀畧者計議一應  
事務須要處置停當朕命尔為將軍中利害必  
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人來言瘴癘有无難  
信果有瘴无瘴從實具奏庶不負朕委託之意  
故勅

續一件屢有人來言交趾土軍土民據忠効义  
遇修築堡皆敢爭先用力以代我將士之勞尔  
等封之不用未知有無即回將語來

又續一件洪武年間曾得捕魚兜海子獲到達  
達元氏子孫二人發在安南爾可管地着緊換  
尋如得見即差的當人送赴京來如不可得務  
要得下落緣由回報

永樂五年五月十九日勅今安南已平可將節  
次發去手敕及記事小帖成国公原帶去小冊  
一本及條畫事件劉儁檢點明白俱令見在彼  
處內官一員同差去內官一員進來故勅

續二件一除制諭外一應發去手勅記事小帖  
及成国公領去小冊子及條畫事件尺數檢對

密封繳來不許存留一字倘有一字漏落在彼  
不使今安南已平至今不見繳回

一交趾但有醫巫卜筮樂工行院及香匠執匠  
諸色工匠技藝人等尺數連家小起送赴京有  
自村長大者能使鏡者能脩合鏡藥者善駕船  
諳曉海道者及諸色捕戶連家小送來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一件說與總兵  
官此輔等交趾醫者鄒洞玄并其徒即皆以禮  
遣送赴京沿途給與口糧脚力仍發落伴送人  
途中用心溫存其來毋違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爾等與  
西平侯沐晟等同受朝命討賊今既安平凡事  
須會議僉同而行豈可自分彼此近聞兩處各  
自除官彼此皆不相知使在下之人難以奉承  
貽笑於蠻夷今勅大理寺卿陳洽仍任吏部左  
侍郎取掌其事吏部印完勘洽差官送去陳洽  
與同兵部尚書劉儁收掌遇有合除官員爾等  
務要與劉儁陳洽同會議授以官職就填寫  
勘合與文憑照到任管事待來朝日責執所給  
勘合精考其有已授職者補與勘合前者屢勅  
於彼處有秀才智謀及香匠執匠瓦匠諸色投

藝樂之陸續起送赴京至今並無一人來者未知何故可以一如前勅處置發來故勅

續一件屢嘗諭尔允安南所有一切書板文字以至俚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巳之類片紙隻字及彼處自立碑刻見者即便毀壞勿存今聞軍中所得文字不即令軍人焚毀必檢視然後焚之且軍人多不識字若一一令其如此必致傳遞遺失者多爾今宜一如前勅號令軍中但遇彼處所有一應文字即便焚毀毋得存留

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趾一應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碧兵法武藝智謀容貌奎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尔等用心訪求悉以札敦遣沿路官司應付脚力口糧送赴京來以備擢用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近得尚書劉儁奏雲南廣東廣西征進軍士教內間有可故缺伍其交趾主着軍民之中多有勇健情願

効力者欲選接收補軍伍分守地方合准所奏  
仍給與月糧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張  
輔從征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勩筋  
骨勤苦至甚方今夏熟即揀高爽之地以休息  
之養威畜銳如探知黎賊父子的在何處則遣  
偏師往掩捕之近聞將士所得獲人口尔等悉  
欲拘之夫將士奮不顧身冒炎暑犯矢石衝鋒  
渡險為國平除寇盜今大功已成諸將士所得  
人口勅至即賞之以備使令亦且途中可以代  
其膏粱之費尔等奏尔等定止也平無章即令馬  
祥丘温雞翎坡壘龍州之地瘴癘難行但俟瘴  
癘肅清即便班師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勅令天氣炎暑雞翎  
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  
來往往差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  
人之中止有一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凡  
有所聞皆昏憤不能答應致人如此尔等何不  
仁之甚今後果係緊要事務不可緩者則差人  
來如非緊急重事可以緩者姑俟秋涼途中瘴  
癘稍清却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无瘴奏事  
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勅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  
右付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及  
諸大小將校軍士人等安南黎賊兇暴不仁侵  
批廣西云南之地毒害于衆殺戮无辜越禮逆  
天僭稱大号隱慝逋逃不供職貢邊境之民受  
其殘酷嗷无訴朕為天下主念恤生灵不得  
已命將出師往討其罪殄除殘賊抚安良善師  
行之際親授成等莫早殄奸兇即時班師不意  
總兵者違朕所言各逞私志以至淹延歲月逗  
遛軍旅天氣炎熱暴露于外而諸將士忠誠通  
于天地感動神明貫于金石照映日月人懷闔  
志思報朕恩奮力於鋒鏑之下爭先于行陣之  
間奪雞翎猛烈之關斬柵羣遊仙之隘昇舟回  
道夜出洮江涉富良之鯨波破彗邦之虎穴數  
百尺之危城頃臬就拔九百里之連柵瞬息皆  
空東西偽都指日而平困放黃江旋見殲定一  
夫作氣而百夫莫當一騎橫衝而萬夫披靡摧  
堅破銳斬馘无算而黎賊父子率其餘黨奔竄  
於日南假息於旦暮尔等躬率將士窮追二十  
餘月九渡長江自先士卒直至奇羅海口与賊  
兵对敵以少擊衆所尚无前發一矢以奔群衆  
操一艦以獲群舟遂擒逆賊黎季犛子黎澄黎

蒼與其眷屬及偽將相官僚獻俘京師其惡黨  
悉平居民安堵尚念尔等跋履艱難觸冒炎暑  
始雖玩愒怠事終能勉勵成功所謂失之東隅  
而收之桑榆者也盛名偉烈何下古人昔宋元  
之特安南逆命嘗發兵征之委靡不振師出无  
功令舉之如摧括拉朽若太山之壓累卵順風  
之飄鴻毛也其去宋元諸將遠甚垂光青史万  
世不磨然其地既平方當炎暑宣擇高爽之地  
以休息士馬宜敕朕寬厚之意以撫輯人民俟  
暑氣清涼奏凱班師爾等其体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六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驍騎尉侯昇率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前勅爾等  
回軍之時就行剿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將班  
師之日可預先遣人密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  
其與尔等合兵剿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  
指揮管領三萬人別由一路俱進務必殄滅尽  
絕毋遺民患兹事尤在謹密不可令一人知之  
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庶賊無預有所備  
故諭

續一件已勅廣東湖廣貴州三都司調軍限十  
月初一日到廣西取齊今敕錦衣衛指揮程達  
率約期分路征勦山賊報爾知之

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敕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但有諸匠人及燒磁器一應人匠與樂工  
行院閑良頭目及數起送來京其閑良頭目若  
有就留在彼任用者亦遣之來朝并揆出前後  
奉使來京偽官大中大夫黎師凱潘和甫通議  
大夫范安周謝霽甫范誨通奉大夫周彥綱少  
中大夫王子雲王汝相陳騷潘季祐嘉議大夫  
陳恭甫黎的大夫劉光庭行人阮翼王阿魯阮  
宗堅陳馭吳應辰范師即黎憲黎的隨行阮應  
原譚子亮亦皆差人伴送來京故勅

永樂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  
儁今將各項事件條列如左尔等如勅奉行故  
勅

一尚書劉儁奏請武職勘合已勅兵部編完一  
千道差人送去就令劉儁收掌遇土官土人征  
進拿賊報効有功者尔等会同左付將軍沐晟  
等會議允當量授職事依式填寫勘合付与執  
照及其來朝之日齊此勘合以憑稽考其日前  
已曾授職於事无碍者一体補与勘合底簿填  
完日奏繳

一尔等奏款先於清化府先立一衛將原定備  
立溫隘備官軍調去相兼土兵守禦合嘉所言  
其立溫隘備既用土兵鎮守合於為事立功等  
項官員調撥在彼與同土官相兼管治  
一交趾都司城池坍塌合准脩理其餘去處且  
不築

一先批廣東揭陽縣民林宗蔭等告海陽縣人  
鄭子富等逃在安南雲屯鎮可泰庄居住已三  
十餘年又有周皮等鍾狗奴鍾奴哥在安南結  
交番人其鄭子富封亞下郎又封察海官累勅  
廣東埃拿不獲勅至尔等即於交趾地面撲捉  
鄭子富周皮鍾狗奴鍾奴哥四名番人押解赴  
京

一黃中在軍前能奮勇効力追捕前過已勅兵  
部給方家小全俸可省令知之

永樂五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朕先命尔  
等凡遇對敵及拒命不服當殺戮之家者年幼  
者閹為大者庶可曲全其生今聞尔等將无罪  
者一槩圍割失州甚矣今後當体朕心不宜濫  
及无辜故敕

永樂五年八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近勅湖廣  
貴州廣東三扣司調軍二萬期以十月初一日  
齊到廣西听征爾可頭目內選擇能幹者或扣  
督或扣指揮二員先回廣西率領調到官軍剿  
捕潯柳等處作耗賊人務在尽絕餘事一依前  
敕處置故敕

永樂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得鎮守  
交趾內官苗青奏演州府東攔縣及茶清果強  
寇放大劫獄殺死縣官人等爾不即發兵勦捕  
以杜其源却調軍往清化府鎮守致使重人作  
耗不已日後做微延蔓又必出師討之今若不  
即便勦捕後其殺人班師之日諸將士皆許回  
惟爾總兵者每人只留一百名與爾報爾在彼  
捕勦賊來者爾何策處置勅至各要乘機將此  
等反賊勦戮尽絕毋遺後患故敕

永樂五年九月初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叅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所獲阮大  
陳日堅皆為反逆之人罪皆當死爾等既將陳  
日堅處死独存阮大不殺未審有何情由勅至  
即將阮大等以及逆之罪之故敕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阳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前者  
命尔等用心訪求但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  
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  
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習兵法武  
藝智謀容見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  
數醫藥方脈誦經僧道及挺身自拔者以礼起  
送赴京以備擢用至今未見一人來者大朝廷  
用人何間遠近况交趾平定正欲得以任廢所  
不可便者遺才也勅至尔等更宜十分用心廣  
為訪求以礼起送前來付朕拳拳之懷故諭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近黎季  
犛所保新平范世於順化鄧悉及陳日招陳叔  
瑤陳季瑛阮景真阮均同彥翔并大祝全范憫  
之子號日月者尔等可用心訪求將此數人作  
懷才抱德等名目悉以起送來京仍密遣人監  
護以防其逃竄務在致其必來也今冬月漳坊  
肅清可及期遣行不可稽緩又聞有阮嚕投歸  
占城已勅占城王起送如或復回交趾可即遣  
人送來黎季犛等又言西都云危鄉東鄙司

慈廉阿雷多美社及東湖南策九真連吳等處  
皆是點驚之鄉昔嘗出強盜今其人猶多懷惡  
爾等尤須密察其動靜用心閤防若其民安居  
無事亦不可輕撓之故勅  
比勅最宜慎密不可泄機與人知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得廣東都司奏廉州及永安州二處九  
月初三日有草寇聲言整萬餘賊衆攻打交趾  
今計其月日已及五旬爾等未有報來况此言  
出於賊人之口盡惑良善似難憑信但賊人造  
為此言恐別有奸計爾等須謹慎隄防不可以  
賊之少而易之可選的當人探聽實情作急奏  
來仍委能幹都督或都指揮率領旗軍一萬五  
千或二萬或二萬五千乘機勦捕務在盡絕毋  
遺民患今將原來奏本就封与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等得內官苗貴等奏新安建平涼江等府  
東湖太原等州及生蕨等江蠻民不服聚衆作  
耗爾等受朕委任率師討賊不肯用心尽力以  
請一方惟務醜酒好色貪圖貨賄豈為人臣之

道勅書到日即便設法勦捕惡徒必使盡絕班  
師之日毋得更留餘孽庶我可釋前罪若仍前  
所為朝廷自有處置呂毅等所奏撥守旗軍數  
少不敷恐卒有寇盜難以應敵爾等不從宜會  
議存留務在停當使寇盜不敢生發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所奏裴伯耆陳藻之事雖處各訐出其  
情然亦未委虛實勅至即差的當人伴送來京  
途中仔細閱防不許妄言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今交趾已平尚有无藉之後自作不靖  
因當掃除以絕孽黨若玉石不分使良善一休  
就戮不惟无辜抱怨抑且有傷天和今後凡遇  
剽除之際宜戒飭軍士果是為惡之人則殺之  
不可一槩誤殺良善凡為惡之人其家幼小男  
子免死一苜驅入腹裡或為民或為奴從尔區  
處无得尽殺臨陣对敵者不可輕恕故

永樂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勅爾奏於原設七衛  
三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名開設交州後衛通  
前撥通官軍三万二千六百名措置已定宜准

所奏又欲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添設十五所  
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餘朕命爾為將務  
在見事洞徹若是二萬二千七百可留若不可  
留則一千六百不可留爾等宜以古之名將為鑒  
勅

永樂六年正月初四日勅朕向者以軍士久勞  
于外爾等旣安平定及時班師以息其戰陣之  
勞今已正月春氣向暖尚不聞爾等班師之期  
不知軍士在彼何如或事有所妨可明白具奏  
來聞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洪輔右黎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交趾人范必大等十名俱在諒江府陸那  
縣山洞裡一處居住爾可設法擒拿各在得獲  
如法枷杻差的當頭目人等牢固管押赴京若  
輕泄事机致使在彼之人傳遞消息驚恐逃竄  
者論罪不輕故勅

計十名

范必大

阮復古

阮元禮

阮岳飛

阮能

阮表

范多補

阮克僕

阮踐

陳罕夫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汝輔右叅將云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得交趾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  
乃交趾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於服習欲於附  
近思明大平田州等處量起土軍設立衛所照  
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塘軍隸廣西民屬交趾庶  
凡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勅至爾等會集計  
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等朕以將士久處於外夙夜思念不忘  
於心故屢勅爾等及時班師以解其勤勞今天  
氣暄熱正值瘴癘發作爾等不從朕命及時班  
師今朕不料於此時妄行班師若此行大小軍  
全無百疾而回則爾等可為全功但瘴癘喪失  
一軍不得為全功矣其審思之故勅

永樂七年二月初九日皇帝勅諭英國公張輔  
掛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克副  
總兵統領軍馬前往交趾征討叛逆賊寇遇有  
攻戰會合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等所領軍馬  
并力行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奉父皇命發宋帖

未黃鉉及岷府文武官員旗軍校尉人等未交  
陟征進遇戰即令當先賊軍之後就留於彼鎮  
守故諭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發去岷府文職官  
員止令隨征辦事班師之日就留在交陟除用  
宋帖木作為事官名頭當先出力餘如前論故

諭

永樂七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  
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近得云南都司啟  
軍務事也境之民為餘寇所擾于心良為之不  
寧已遣人秦達行在令令兵部原錄未啟本付  
卿知之故諭

永樂七年五月二十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  
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前者黔國公  
總戎失律挫損軍威遂至克徒嘯聚充斥殘寇  
鄧悉既陰被誣餘孽奔潰漸已蕩平今聞八百  
老撾運糧不怠未審供饋何人且虛言有象五  
萬款敵官軍謂將帥皆易與爾蓋因前失策啟  
蠻夷輕視朝廷欺蔑无良將帥故為賊逞此聲  
爾等可差人緝探嚴加防捕掃清餘寇毋再  
奉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  
軍英國公興輔等交趾餘孽聞斬已藩平爾度  
死他虞即班師回京如彼中事勢未可即離止  
令清遠侯王文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先回  
北征胡寇有能領馬指揮千百戶度彼不用亦  
遣其同回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本年九月二十  
三日勅旨未瞻

永樂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總兵官征虜副  
將軍英國公興輔勅至爾即啟程赴北京往征

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興輔  
卿昔以智勇之才侍從乃父克樹崇勲今天下  
承平正宜安享祿位以息其勞乃者安南黎寇  
狂悖干犯天誅不得已命卿率師征討卿能遵  
奉父皇成筭奮揚武威瞬息之間滅克渠成  
功凱還朝野稱嘆比以遺孽小醜假息弄兵復  
勞卿提師遠出卿旣緝芟夷恩威並著俾邊境  
肅清編氓樂業奇功偉績千古不磨然數年之  
間跋履山川衝冒瘴疔勤勞為甚子旦夕在念  
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憐特遣洗馬楊溥  
以羊十五牽酒七十瓶賜勞于途至可領也紀



部尚書呂震自北京回言父皇屬望卿至卿其知之故諭

宣德二年二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日交陞叛寇聚衆攻圍諒江等衛府把截道路總兵官鎮遠侯碩興祖已調都指揮孫聚等統領官軍前去禦備待總兵官安遠侯柳昇等至日通行剿捕其急缺軍糧爾三司即各委堂上官負量起軍夫於附近衛見有倉糧內設法星夜僱運前去接濟毋得遲悞如勅奉行

三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日得奏交陞賊情已勅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等星馳前去廣西附近交陞便利地方駐劄待催所調官軍齊備約會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等齋進外勅至爾等即晝夜用心設法僱運糧儲星夜前去接濟毋得稽悞故勅

十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今命都指揮張貴同丘溫衛土官指揮黃瓏仍領土軍士民守禦坡壘等處接應交陞爾等即照旧於丘溫府等處調撥土軍士民前去聽其管理守禦此係軍務重事毋得稽緩故勅

十一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日今交陞用兵廣西往來衛要之路其供給糧儲及所

用軍需百費皆出於民至為勤勞除供給交趾  
軍儲及所用軍需應付外其餘在京在外衙門  
坐派買辦一應物件及一切不急營辦之務悉  
皆停止但是差出內外催辦官員人等即令回  
京毋得托故因而生事擾民違者處以重罪其  
所司不奉教旨輒敢擅自啟行者一體治罪不  
饒故勅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安南國曰惟我

皇明誕膺

天眷統馭羣夷同文軌于万方覃聲教於四表凡  
居履載罔不歸心惟安南慕義稱藩蓋有年矣  
故國王

天事大稟命受封保境安民恪脩職貢繼以子濟  
不替前脩屬茲告終統承乏胤其攝國事黎灝  
乃國王麟之子象賢濟美素得邦人之心奉表  
輸琛益謹藩臣之禮今遣正使翰林院侍讀李  
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為安南  
國王凡爾國中臣僚耆舊尚宜同心翼贊協力  
匡扶懋績先猷動循禮度托一方於寧謐享多  
福於久長故茲詔頒想宜知悉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安南國勅諭安南  
國王黎灝今遣同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同

正副使侍讀李士錢傳等前去冊封就齎錢物  
收買香料等項物件勅至王宜領價逐一收買  
堪中者交付柴昇等進來故諭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勅提督兩廣右副都  
御史潘 曰朕惟人君代天理物臨御海宇凡  
厥有生悉歸統馭未嘗有夷夏之分也安南因  
粵在先朝職貢周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  
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四朕登極下詔道阻而  
反叛逆之罪昭然明著在法當與同罪之師及  
及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无定主分  
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譎詐難以遽信已

勘俟罪狀明白即當命將率領漢土  
而進声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  
近該武定侯郭勛久諳戎務將用兵  
上奏隨下廷臣議覆前來相應依擬  
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  
搦兵馬鋒利器械俟總督官進兵之日聽其調  
取前去隨宜應用仍督令布按二司掌印并該  
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安置糧草凡兵馬經往  
去處足穀支用毋致缺乏各該官員敢有遲延  
違悞者聽爾等指實叅奏從重究治爾為憲臣  
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

強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攝遠夷之膽收征討之功斯副朕意毋得視為泛常怠緩候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有贊提督初同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督兩廣軍各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蔡經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主黎暲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近該云南鎮巡等官提獲莫登庸奸細阮璟等及偽造玉印具奏前未的知此賊僭擬名号偽置官屬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糧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力征剿招撫歸順之人用為鄉道允茲旣剿事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各要計出石全期於僭亂底平眾人心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託之重毋或因循玩愒致悞事机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主黎暲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云南撫鎮等官奏稱莫

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  
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处分據其哀請似亦可  
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  
詭秘故法不可不正义不可不彰今特命尔同  
叅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毛伯溫前去兩廣云南通中去處會同彼  
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  
將兩廣云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机宜悉照  
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处置其賊臣父子如  
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具乞降聽處真實情  
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  
尔等宜相机酌處務要計出万全期于僭乱底  
平罪人心得必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  
重鎮抚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治其餘  
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尔即便拿  
問干係軍机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尔受  
茲重委其敬之慎之

兵部尚書毛  
伯溫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  
乙  
百  
十  
張

越嶠書卷之三

唐虞三代

宜山李文鳳編次



先命羲和宅南交乃駱越之地舜命禹南撫交  
趾交趾之名其來最久考諸王制南方曰蠻雕  
題交趾蓋題額也雕之謂剝其肌澀以丹青也  
趾又作趾謂南方夷人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  
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  
而浴故曰交趾交趾之南有越裳國當周公居  
攝時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  
絕

春秋戰國

楚子稱霸朝貢百越及悼王任吳起為相撫養  
戰鬪之士要在強兵於是南平百越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既并天下畧定楊越始開五  
嶺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南海桂  
林象三郡而安南屬於象是時安南人有阮翁  
仲者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  
縣吏為督郵所苦嘆曰人當如是邪遂入學究  
書史始王使之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  
瑞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  
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一云始皇發諸道逋逃贅婿賈人為兵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畧  
取陸梁以為七郡以謫徙五十萬人戍之秦末  
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為王

漢

漢高因封陀為南越王時高后南越閉市鐵器  
陀乃僭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將軍陰慮侯擊之  
會暑澗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  
罷兵

漢高后時南越趙陀使其內史潘中尉高卸史



平輦上書謝罪不返陀乃僭帝號子孫仍之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漢高祖定天下名為辯士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趙陀據南越高帝使賈  
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陀魁結音權箕踞見賈  
賈曰足下中國人昆弟墓墳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  
國禍且及身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子誅暴  
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定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王印綬却符通使王宜郊迎北  
望稱臣迺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誠聞  
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衆臨越則殺王降漢如覆手耳於是尉陀乃蹶  
然起坐謝曰臣蠻夷中久踈義乃大悅陸生  
留與飲數日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陀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太  
中大夫高后時禁南越關市鉄器陀乃僭號文  
帝復遣賈往使讓之陀恐稱臣奉貢職皆如意  
音

莊助孝武時人建元四年閩越擊南越邊邑南  
越王胡上書曰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帝命王恢等率師討閩越師還帝進莊助諭南  
越王胡感德遣子嬰齊入質

終軍字子雲年十八為博士孝武異其文拜為  
謁者給事中終軍擢諫議大夫南越與和親帝  
遣使說南越王入朝王稱疾不朝軍士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帝乃遣軍說南越  
王請許內屬其相呂嘉發兵攻殺王及終軍等  
時第二十故安國少季灞陵人初南越太子嬰  
古謂之終童齊入質在長安時娶邯鄲摎氏女生興嬰齊立  
薨興嗣立母為太后未為嬰齊姬嘗與少季通  
元鼎三年帝遣少季與終軍往諭王王太后入  
朝少季至越復與王太后私焉國人附王太  
后太后恐亂起謀誅其相呂嘉乃交攻殺王太  
后少季等

韓千秋孝武時人越相呂嘉反帝遣莊參以二  
千人往使參自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  
無足為也辭不可千秋謂帝曰以區區之越又  
有王太后獨應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少  
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等將二千人入越境時  
千秋兵人破數小邑將至番禺越兵擊千秋等  
滅之帝曰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  
年為成安侯

摎樂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韓千秋將兵臨越  
呂嘉攻殺之帝封其子廣德亢龍侯

呂嘉越人也為趙陀相輔攻三世嘉年已老男  
尚王女嫁王子兄弟居中國甚重越人信之  
得衆心愈於王王上書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  
留鎮撫之王太后欲入朝嘉諫止王弗聽遂有  
叛心遂稱疾不見漢使者皆汪意嘉勢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發置酒介漢使者權介  
因也謀誅嘉乃會宴宮中坐間酒行太后謂嘉曰  
南越內屬是國之利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嘉覺而起太后怒欲縱嘉以弔王止  
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疾陰與大臣作  
亂王素無意殺嘉以是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  
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孤弱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王已附漢獨嘉為亂不  
足以率兵故遣終軍安南少季往使諭旨嘉遂  
反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亂專  
欲內屬今持先王實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取悅  
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時卒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時韓  
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及千秋遂滅之使  
人亟封漢使節置塞上大皮發兵守要害處帝

聞之怒銳欲討之

元烏五年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  
水主爵都尉陽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越人婦義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抵蒼梧越人義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柯  
江十萬師分道而進六年樓船將軍精兵先至  
石門得越船粟與博德俱進至番禺嘉等城守  
漢兵攻敗縱火燒城日暮伏波乃為營令相使  
招降者黎且城中皆降嘉等已夜亡入海復遣  
其故校尉司馬蘇弘追獲建德封為海常侯越  
郎都稽得嘉封為二品蔡侯越郎也伏波戈船  
下瀨夜即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九郡  
交州記曰是時越自全三侯率牛酒千鍾持交  
趾九真日南三郡戶籍迎隆路博德因拜三侯  
為三郡守雖王  
雄特治民如故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兼置交趾刺史治羸  
婁以領之北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无別項髻徒跣以布  
貫其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  
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胡剛漢太傅廣西世祖清高有節王莽居攝解  
衣冠掛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莽敗乃  
歸鄉里

東漢

光武皇帝建武五年交趾太守錫光遣使奉貢  
初王莽之亂交趾詣郡皆閉境自守征南將軍  
岑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因遺讓書陳國家威  
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  
讓率錫光等七郡守入貢悉封列侯錫光漢中  
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  
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  
二守焉

十三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頌名大孝中  
號曰任圣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獵為業不  
事耕種乃教懇關歲租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  
禮聘者延令長史以下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  
聘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調禾稼豐衍其產子  
者名為任視事四年召延九真人為之立生祠  
一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  
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貪暴以法繩之側怒與  
嫁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  
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  
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

橋通障谿諸糧穀以俟討伐焉

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及樓船將軍段熲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  
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側二尋餘  
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帥  
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援乃立銅柱  
為漢界始於交部立城郭置井邑援又与越人  
申明旧章俾之遵守自是駱越奉行馬將軍故  
事二十年振旅還京後交趾七郡貢獻皆反海  
從東治上供治福州侯官縣也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重夷究不事人邑蒙  
猷生犀白雉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  
南以惠愛為政懷來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趾賊敗伏法以資物薄入司

農詔頒群臣

胡貢廣父也為交趾都尉

梁竦字敬叔坐兄松事遷徙先是松以怨望作  
書誹謗竦与弟恭及松家屬俱徙九真歷江湖  
沅湘子胥屈原以辜沉身作悼騷賦後詔遠本  
郡常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酒足自

愛 娛外郡之彼徒勞人耳後授命守交趾並無所

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宮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

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奉土內屬開境千四百四十里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

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叛聚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史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常以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方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死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  
之人卒被徵發遠赴方里死有還期詔書迫促  
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溼暑加有瘴  
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万里  
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其不可四也軍  
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廩五石古曰五升也故用米六十万斛不計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  
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半既不足禦敵當復  
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肢其不可六也九  
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  
中郎將尹就計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  
尹來殺我復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无益之効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  
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趾今日南兵单死穀  
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從其吏民比依交  
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土還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攻頭首者許以  
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  
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昔太宗就如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  
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  
同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煇喬為交州刺史  
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  
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  
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良字群卿臨湘人

永和六年守交趾周敞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  
周之外北望京師若瞻云漢宜有方伯為國南  
藩遂拜敞交州刺史敞字子敬吳人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果邑遂扇  
動九真互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  
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  
陽太守

桓帝永壽三年君風令貪暴死度縣人朱達等  
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  
真九真太守倪式戰死詔賜錢六十万拜子二  
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  
渠帥猶屯據日南中轉強盛朗字少英會稽人  
以彭城令為九真都尉

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為司徒以直  
言犯上斥為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延  
熹二年以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三年恬薨

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延熹六年賊執交州刺史葛祗

丁宮自桓帝時為交州刺史召為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為交州刺史

虞韶翻父也後漢日南太守惠澤人民身死婦

卿有鴈隨棺會稽棲塚而去

靈帝熹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徼外用重譯貢獻

方物

李琴交州人初平中宿衛在臺遂鄉人卜龍等

以本郡所奉孝廉數寡正旦詣殿下稱曰皇恩

不平上問狀琴曰南越偏不為皇天所覆厚地

所載止奉茂材一人琴後為瀘江六合令終司

隸校尉

元和元年交趾烏滸童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

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

日南徼外用復未貢獻雋字公偉會稽人靈帝

光和四年交州梁龍與南海太守孔芝叛拜雋

交州刺史道過本鄉募家兵及所調五千人

家童調從兩道入先使詣觀實虛宣威揚德以

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逼之斬梁龍降數萬

人以功封都廷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為交州刺史。

中平元年，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抚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未悅，使我光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治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有交趾人李進代賈琮為刺史，請依中州例貢士。其後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隸校尉，人才得与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初，周乘為御史，以直忤意，出為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疆宗聚姦，長史四狡，侵渙萬民，臣欲為聖朝掃清一方，時屬城解，綬三十餘人。

五年，大常江夏刘為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焉內欲求為交趾牧，蓋以交趾僻遠，可避禍也。

賴恭零陵人，刘表遣為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故，為蒼梧太守。吳臣所逐，刘先主用為太守。恭母闔会稽人，刘表遣為交州刺史。

獻帝建安五年，朱符刺史交趾，侵雷強賊，明遂。

殺之

朱治字君理丹阳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為行  
扶義將軍九真太守討平夷越

獻帝建安八年南陽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  
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交州置牧乃以張津領

之

初刺史朱符以侵虐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士

燮表其弟一領合浦太守黃頌九真太守武領

南海太守燮体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惟

長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儀衛甚盛震

服百蛮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

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時區景所殺

十五年吳主孫權以番阳太守瑁准步騭為交

州刺史初朝廷賜士燮璽書以為綏南中郎將

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及騭為刺史士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遣子入質由

是始服屬於吳

蹇蘭沒交趾太守

賴先交趾太守

至元二十二年內附安  
撫使賴益為乃其伯也

桓華字文林初平之亂避地会稽浮海客交越

人犯其節至閩里不爭訟後為凶人所誣死于

合酒獄

後漢

昭烈帝建武四年吳呂岱誘交趾太守士徽投  
 之是岁交趾太守士安卒吳主以燮子徽為安  
 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封代燮交州刺  
 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交  
九真日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  
南也 蒼梧南海鬱  
林合浦也 岱自為刺史遣良與封南入而徵  
 自者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後未之亂南  
自衛 良留合浦交趾相隣交奉吏也叩頭諫  
 徵使迎良徵怒皆殺隣元治合宗兵擊徵不  
克呂岱上疏請討徵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  
 往或謂岱曰微藉累世之恩一州所附未易  
 輕也岱曰今微雖懷逆詐未知吾之卒至若我  
 潛軍輕卒掩其无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  
 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云合響應雖有智者誰  
 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  
 為師反從事遣往說微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岱皆斬之傳首秣陵微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  
 民共攻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  
 如故岱進討凡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威命暨徵外扶南林邑黨明諸王各遣使入貢  
 於吳

士燮字彥威其先魯國汶上人遭王莽亂避地  
交趾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本師  
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為之經解卒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卒茂才遷交趾太守董卓亂  
之趾刺史朱符為賊所殺燮至郡氣宇寬厚謹  
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依避難衆第一  
守合浦兄弟兼列侯雄長一方出入鳴鐘鑿笙  
笳簫鼓車馬滿道燮焚香常有數十妻妾未  
輜駟子弟從兵騎當州貴重震耀百蠻尉陀不  
足踰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  
曰交州遠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獲過知

逆賊列表遣賴恭寬南土今以士燮為綏南將  
軍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張昱奉  
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  
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在度亭侯建安末孫權  
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兄弟並受節度權  
以燮為左將軍遂遣于厥入貢仙燮武衛將軍  
左編候每遣使詣權獻香明珠大貝珊瑚瑰  
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在眼之偏死歲不  
致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黃武五年為交州刺史  
初交趾士微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微俱

率兄弟六人内迎降岱皆斬之又遣後事宜命  
徵外扶南林邑諸夷遣入貢以功还鎮南將軍  
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  
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知  
賜錢楮年九十六孫盛白柔遠能通莫善於信  
岱投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  
也

赤隲字子山淮阴人避乱江東為吳中郎將征  
南將軍刘表可置蒼梧太守吳臣外附内逐隲  
誘斬之權仙職為交州刺史到郡威声大振南  
土平定建康初權遣吕岱代之隲將交州象士  
萬人出長會刘備東下乃拒於益阳備敗繞而  
零陵諸郡猶驚擾隲討平之

趙姬九真軍寧縣女子少不嫁乳長三尺置於  
背外有金榻齒履象頭身敵戰居山中聚黨  
為盜交州刺史陸雋誅之

薛綜字子敬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址從刘  
熙卒權以為合溥交趾太守為交州刺史後吕  
岱平士微乱

六裔字恭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趾九  
真賊攻没城邑遂以裔為交州刺史入界諭以  
恩信務崇招納遺以財帛賊眾及民莫不稽顙  
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陳亮臨淮人永安七年為交州牧值孫譚嘗政  
右復分海東四郡為廣州以熊牧為刺史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袁為刺史移治在編

虞記字世洪麟子也孫皓建衡初為益軍右牙  
諸將薛瑀陶廣李 勉徐存等擊交趾擒殺所置  
守將九真日南皆復為吳虞記以功拜交州刺  
史封余姚侯

蔡母俊吳交州刺史

黃蓋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董俸字君異侯官人士燮在交趾嘗病死三日

俸身藥丸言之食頃顏色漸復半日能起見仙

傳

許靖字文休河南人卒孝廉為掌書郎與太常  
避董卓往依會稽太常王明及孫策渡江走  
交趾以避難士燮厚加禮遇與陳国蒙微同寓  
交趾微遺荀彧書云許文休英才偉士自流官  
荒城群士相隨每有急緩常先人后已每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守鉅鹿張翺銜王命更交部乘  
贊慕靖欲與要誓拒下許靖每曹公書云三江  
五河昔為虞廷與哀師劉子孝傳浮滄海南至  
交外歷東甌經行万里不見汶地輕濟海南每  
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慙飾元戎西迎大



駕即與表師徐元資復共嚴裝荆外水六无津  
交部驛使絕斷入張子云者昔在京城志扶王  
室今居荒城不復參預本朝國之藩鎮足下之  
外援也餽恨靖不相納搜其書投於水刘璋使  
之招請入蜀先主用為巴郡廣漢太守終于司  
徒

刘巴字子初零陵人刘表辟幾次不就曹公辟  
為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先主畧有三郡也  
復返遂適交趾與士燮計謀不合又入蜀诸葛  
亮稱之因為尚書靖儉恭默先主稱魏策命皆  
邑厅作

顧譚字子默吳相雍之孫也為尚書以上疏論  
魯王霸由是霸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寄  
為霸賓素輕邪求交談不納遂共植黨陷談坐  
徙交趾

顧承談弟也字子真為西部使都尉平止越後  
與談俱徙交趾卒

張休字子猷為侍中振威將軍與顧譚顧承以  
論事徙交外竟為孫洪所譖詔賜死

刘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乱交趾熙論  
大義帝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繁難復詳  
究

程秉字德樞建寧鄭玄避地交趾與劉熙論大義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傅

俞益期豫章人性剛直不能從俗遠適日南

后帝延熙二年蜀將廖武攻零陵桂陽動搖交

州諸郡時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年已八

十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遣使追拜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終絳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武

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十一年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

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

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余家州境復

清炎興元年吳交趾殺其太守孫諶以降魏諶

為太守貪暴會吳主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三

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后遂作亂郡吏呂吳殺諶

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吳為

將軍都督為其下所殺儋萌守九真以私怨殺

功曹潘歆弟殺萌

魯宗蜀命領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毛吳蜀交趾太守或云晉將軍

晉

武帝泰始四年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

將軍頤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  
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遣將軍毛炅董元  
攻合浦戰于石城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余兵  
散還合浦稷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  
炅吳寶  
吳三年脩則湛父也吳交州都督為交趾牧楊  
稷所殺後竟報讐

吾彥字士則吳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  
吳亡歸晉為交州刺史後陶璜死九真戍兵作  
亂彥討平之斬賊帥趙祉在鎮二十年恩威宣  
著南州寧謐

頤祕字公直吳將軍愷子也代吾彥為交州刺  
史頤參祕子也祕卒州追參領州事頤壽參弟  
也參卒壽求領州事交人不服乃殺長史胡肇  
等又欲殺梁頤：先以兵擒壽並其母皆鶴殺  
之

七年吳復取交趾是年秋七月吳大都督威南  
將軍薛瑛與蒼梧太守陶璜由六路進以益軍  
李勲徐存由建安道會於合浦往擊之合兵十  
萬兵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楊稷  
毛炅等璜愛炅勇欲活之炅謀殺璜：乃殺之  
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  
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王素

欲逃歸南中吳大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

大故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增置新興九德武平三郡新興至晉太康三年更名新昌州吳

建衡三年

石崇武帝時以散騎常侍中為交趾採訪使

太康元年平吳克江陵交州諸郡望風送印綬

內附社稷杖節稱詔而抚之

是年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實

屬者六萬余戶至於服役總五千余家二

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

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

州郡无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

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阳人吳蒼梧太守也初呂興殺

孫譚以郡附晉武拜交州太守為李統所殺

復遣鬻谷及巴西馬高皆病卒以霍弋楊稷補

其缺与毛晃董元孟幹李松王業鬻能等自蜀出

交趾破吳軍於右城斬脩則刘俊吳建衡三年

秋遣吳記薛珣陶璜拒楊稷等戰分永璜破退

保合浦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失利其

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先其意諸君不相順故

致敗耳陽欲引軍還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  
交趾董元拒之將欲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乃  
備長戟於其後總兵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  
出璜以長戟迎之大敗元衆獲其宝物珣乃謝  
璜以所得物遺嚴師梁竒之報其助人之功也  
董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令其弟為書與  
系又遺象乘輜鼓導從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  
久有去志即殺系璜攻元殺之九月南皆降  
遂拜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得人  
心夷獠梗化者璜討平之璜被召土人請留凡  
三十輩於是遣令復任孫皓適留手書勅均順  
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諸洛晉帝詔復其本  
職宛陵侯改為冠帶將軍璜在交南三十年卒  
卒州號哭陶威：一作威璜子也初梁碩殺碩  
壽迎威領交州刺史得民心陶淑威卒繼為刺  
史

懷帝永嘉元年交州刺史吾彥奉詔遣其子咨  
將兵救李釗于寧州初釗之父李毅領寧州頻  
歲饑疫五苓夷疆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  
者甚衆夷遂圍寧州城毅病篤援絕乃上疏請  
罪不報卒積數年于釗自洛往省之州人奉釗  
領州事治中毛孟為釗屢奏求刺史不見省孟

以寧州圍未解欲自刎朝廷憐之以王遜為寧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之

愍帝建興三年江夏太守陶侃討交州刺史王機等平之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掘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改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備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更與杜弘及交州秀才刻沈等反謀還掘廣州侃至廣擊弘破之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機：敗走病死于道高掘其屍斬之尋追獲邵溫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以侃為廣州刺史陶侃字士衡鄱陽人性聰明勤於吏職為江夏太守時王機反欲掘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首京師侃以功仙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七州軍事兼領交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封鄉侯

王機字令明長少人就敦求廣州不許會廣人

怨刺史郭訥而叛遂與溫郡迎機為刺史郭遣

參軍葛幽追至廬陵機叱曰求取死耶出不敢

逼訥問郡附機遣兵擊郡為郡所敗訥遂由節

避之機八城恐王敦所討就求交州刺史敦以

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為梁碩所拒遂往鬱林  
會杜洪據嶺賀機勸洪取廣州於是洪與機俱  
反尋為陶侃所誅

元帝永昌元年以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  
將收交州刺史備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既而  
諒誘湛斬之碩率兵圍諒於在編廣州刺史陶  
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在編奪刺史王諒  
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  
為踰旬而卒

王諒字幼成少有才幹王敦擢參府事初梁碩  
專威交土敦以王機為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

督脩則子湛行州事永昌三年敦以諒為交州  
刺史敦謂諒曰脩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即斬之  
諒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  
未諒因執之碩爭故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  
諒曰是君家故母預我事即斬之碩怒而行諒  
陰使客刺碩不克碩衆圍諒於在編侃遣兵救  
未至諒敗而死

明帝太寧元年陶侃遣參軍高宝攻梁碩斬之  
梁碩拋交州凶暴失衆心侃因攻而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未幾吏部郎  
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寧浦遇高宝

為室設饌伏兵攻之室兵擊放走得免至州少  
時病卒

張重日南人奉計入洛正旦大會晉明帝曰日  
南北視日耶重曰今郡有云中者不必有其實  
日亦在東井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於民之  
上以重為金城太守

成帝咸和九年成主雄分寧州之吳古永昌祥  
珂越雋夜郎等郡為交州以爨深為刺史

穆帝永和三年林邑王文攻陷日南檄交州刺

史請以郡北橫山為界北橫山在日南郡北初

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糾調船村

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文因攻陷日南將

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屍祭天檄交州刺史朱

蕃請分其界文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孝武帝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掘交

州及明年秋七月交趾太守杜政斬之交州平

拜瑗石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鸞人或

云本京兆人祖元守合浦因居交趾盧循掘廣

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破盧

循於石編南津斬之慧度瑗之第五子也瑗卒

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為交州刺史通盧



循寇番禺不克敗走衣合浦境奔交州慧度帥  
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余衆猶三千人  
李遜子李燮與余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余  
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屯編南津慧度悉  
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  
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自投  
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瑕及三子與李脫等  
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為編侯進魏輔  
國將軍其弟慧賄為交趾太守

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將擊敗之

王敦晉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襄交廣六州  
諸軍事

卞展晉交趾太守

楮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璉字君器按晉武紀之咸平三年秋交趾刺史張璉據如洪友進攻廣州會稽擊破之按王頊之記云璉為交州刺史封高侯  
是孰  
途經店山愛其風土因居之其所紀不同未知

阮放字思度字族弟也為吏部侍郎成帝幼冲  
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  
史到州暴疾卒追贈廷尉

夏侯覽晉穆帝永和初守日南躬酒亂政民怨  
之夷帥范文龍殺覽以屍祭天遂據日南

朱藩永和三年為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據日南潘使督護劉雄成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真士九千十死八九護督滕峻率交廣兵役文於盧容為文所敗禡平永和七年為交州刺史與滕峻討林邑其王范佛子戰敗面縛諸軍門請罪與盟而還

阮敷永和九年為交州刺史討林邑王破十五余壘

溫放嶠之子也為侍郎遷交州刺史晉咸平中將軍征林邑太守杜宝別駕既朗不從放怒其且眾誅之遂領兵擊敗賊眾范佛子降林邑城

東五里今有溫公小壘

杜宝為交州太守

滕舍晉交州刺史咸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葛洪字稚川年老欲煉丹延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姜莊晉交州刺史

傅詠鴉子交州太守

滕遜脩子交州刺史

龔谷交趾太守馬容代之

孟幹屬將軍霍弋子也隨毛晃自蜀出交趾為吳所擒後歸晉陳伐吳之計晉我帝以為日南

太守

庾道愍鄆陵人晉司空永玄孫有孝行頗能作  
文少孤悴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求為交州永綏寧府佐而去交州尚遠  
乃自冒險至交州尋求經年日長悲泣嘗入一  
村日暮驟雨即寄止其家俄有一嫗負薪還道  
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遂相持號泣見者莫  
不揮淚道愍仕齊為射生校尉

黎回愛州人為洛陽尉  
姜神頌愛州人為舒州刺史

宋

武帝永初元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  
降之慧度擊破林邑所殺过半前後為所鈔掠  
者皆遣還慧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質禁淫祠脩  
學校歲饑以私賑給為改纖密吏民畏愛之卒

贈左將軍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阳  
邁出外婚媾阮彌之領七千人先寇區粟城彌  
之汎海遇風三月无頓止所夜遇賊於寿会范  
阳邁部船五百束救謙之射中阳邁施上船兵  
敗縱横单舸接得阳邁而遁彌之胥溺余里難  
制勝遂北还

阮研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穆之字思靜梁張后父也少方雅為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乃求交趾太守政有異疇

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以廷尉王微之代杜弘文為交州刺史詔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慧度子也為鎮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寬和得衆在袁粲左編侯被徵已有疾自吳就道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被詔乎遂行卒于廣州

二十三年二月詔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

王范陽邁克之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為左驍將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息初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檀和之討之范陽宗慤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反之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

斤帝詔知之若范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未格戍遣府戶曹叅軍婁仲基等詣范陽邁諭降范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在於區粟城范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

兵迎擊毗沙連破之 五月和之等投區粟斬  
扶左乘勢入象浦阳邁傾国未戰以身裝披象  
前后死際宗慤曰吾聞外国有獅子威服百獸  
乃製其形与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  
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宝  
不可勝計宗慤一无所取還家之日衣裝蕭然  
張融字思光特為封溪令由渤海至交趾海中  
遇風無懼方詠曰乾魚可自还本鄉肉脯何為  
者哉作海賦文詞詭譎顧愷之曰此賦实超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笔益曰鹿沙構白熬波  
出素績雪中春形霜早露

明帝泰始四年三月交州刺史刘牧卒州人李  
長仁殺牧北来部曲拋州反自稱刺史 八月  
戊子以南康相刘勃為交州刺史  
桓閔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資財巨萬宋武二年  
帝貪欲二千石罷任还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

齊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  
明上言以為交州險遠宋未攻苛遂至怨叛今  
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寶  
非圣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六月

詔以李叔獻為交州刺史初李長仁死後弟叔  
獻伐領州事以魏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  
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  
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建衡三年討扶  
平郡近交趾叔獻既得宋命人情服從遂發兵  
守險不納煥、停鬱林病卒至是年帝下詔曰  
交趾比景獨陽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逐往  
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為刺史抚安南王  
武帝永明二年詔欲討李叔獻初叔獻即受命  
斷割外國貢獻用是上欲討之  
三年正月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討李叔  
獻降之時詔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  
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絕銀坑鑿  
及孔雀牝以孔雀毛  
為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  
間道自湘州還朝初楷拜交州刺史將行聞  
羽益桓深者故刺史桓閔子也雅而好李遂令  
同行深未至交州卒

八年十月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  
房法乘專好諛書嘗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  
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  
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  
曲襲執法乘囚之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

登之為刺史

劉渤錡祖也齊交州刺史

梁

武帝天監二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

史李叟討平之

十五年十一月交州史李叟斬交州叛賊阮宗

孝傳首建康

大同七年交趾李賁世為豪右仕不得志會交

州刺史武林侯蕭諮鄱陽王恢上弟以刻薄失衆心

賁奔至廣州詔遣諮為交州刺史孫罔新州刺

史廬子雄將兵擊之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

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諮又趣之罔等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衆潰而歸結奏問及子雄與賊交

通通留下進勅于廣州賜死雄弟子烈等

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為子雄復寃吳

興陳霸先帥精甲往救大破之

十年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建萬春

臺以居

十一年詔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敗之暕既

奉詔又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賜

子會暕於西江勅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

子會暕於西江勅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

二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蕭指  
也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日前  
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逼  
撓不進長寇沮衆也遂勒兵先發驃以霸先為  
前鋒至交州貴帥衆三萬拒之敗于未鳶又敗  
于蘇歷江口貴奔嘉寧城諸軍圍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貴于典澈河貴帥衆  
二萬自徼中出也典澈湖大造船鎡充塞河中  
衆軍憚之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  
勞且孤軍無援八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  
全今籍其要奔人情未固夷徼烏合易為摧殄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死故停留時事去矣  
諸將皆默然不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河  
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貴  
衆大潰竄入屈徼洞中

太清元年李貴伏誅交州平屈徼洞斬李貴傳  
首建康貴兄天寶遁入九真收余兵二萬圍爰  
州高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霸先字吳國  
吳吳人意氣雄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為交  
州司馬與楊標討李貴會西江集諸將問計霸  
先貴驃：推霸先為先鋒所向摧陷以功作高  
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以陳霸先為交州刺史  
敬帝紹泰元年十二月交州刺史劉元偃率其  
屬數千人歸王琳  
王突梁交州刺史

陳

武帝元定初仍於交州置都督府交趾隸之  
宣帝初歐陽紇督交廣取十九州軍十余年威著  
百越高宗疑之詔徵還朝紇懼遂反大建中既  
平歐陽紇交趾夷獠徃二相聚為寇抄陳留阮  
卓奉使招慰之日南象郡復迎時交趾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物前後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還  
衣裝死他時論咸服吳廉

楊縉陳交愛諸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楊侂浦字衛卿縉子代領交州都督

隋

文帝開皇十年交趾李春反詔楊素平之  
仁壽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總管府  
二年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詔交州道行軍總  
管劉方討降之佛子拋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  
權拋在編城其別帥李普昂據烏延城楊素薦  
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畧詔以方為交  
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軍令嚴肅有

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抚養士卒  
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  
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惧其桀黠者皆斬之請  
降送之長安

文帝未有言林邑多宝貨累世未名会刘方新  
平交州煬帝大業初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率  
大將軍張以尚書右丞李綱為行軍司馬舟師  
趣北景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險方  
擊走之師度閩黎江賊乘象四面而志方乃潛  
掘小坑少覆其上与戰偽退賊兵逐之象坑陷  
顛躓方以弩箭射象却蹂主因以銳師繼之

賊大敗俘馘萬計过大缘江賊掘險又擊走之  
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梵志棄城奔  
走海獲其廟王金人十八枚盖有国汗其宫室  
刻石紀功而还士卒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  
於道

煬帝夫業末交州太守丘和擊甯長真兵破之  
和洛阳人隋大業末拜交趾太守抚綏盡心荒  
域安之煬帝崩和未知洪疆甯長真以鬱林附  
蕭銑馮盎以珠厓番禺附林士洪各遣使招和  
不從林邑諸国数遣和明珠文犀金宝故富埒  
王者銑聞之命長真以南粵蛮子俚改之和惧

歆出迎司法佐書高士廉長真遠來糧少勢不  
能久城中勝負尚可以戰柰何受制於人余廉  
為行軍司馬擊長真走之隋亡和納款於唐即  
拜交州總管

高儉字士廉齊清河王丘之孫隋仁壽中奉文  
才中甲科召補郡吏解政奔高麗遂取朱鳥王  
薄以母老不得居瘴癘地留解于屯奉養而行  
會世亂交趾太守丘和補司法佐蕭銑令寧長  
真以兵侵交趾余儉為行軍司馬迎擊破之唐  
初為中書門下

越喬書卷之三

越嶠書卷之四

唐

宜山李文鳳編次

高祖武德四年隋交州太守丘和長史高士廉  
司馬杜之松悉降和既破寧長真兵有馮果自  
江都至得隋楊帝凶問即欲陳款歸唐而嶺嶠  
閉阻乃權附蕭銑之平遂詣孝恭降  
五年三月詔以隋交州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  
和遣高士廉奉表請入朝是年四月交愛之道  
始通日南太守李駿與廣州賊帥鄧文進合浦  
太守甯宣並未降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以交六峰愛寺州屬橫南道

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周蛮表疏不順請發兵討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我云每一發兵不斃頭鬚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歆必吞晉室吳兵百萬一卒而亡隋主六歆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胡利往歲數年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

十二年十一月明州獠反

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

遣交

州都督李道彥討之

李大亮貞觀初為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為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裴度通唐衣州刺史貞觀二年通暢帝故人為

逆亂雖更赦令不可收民斥居驩外

廬祖尚字季良先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

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

召至帝謂之曰交州大藩須賢牧治之前后都

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畧為我鎮之勿以道

遠為辭祖尚既謝而後悔之稱疾辭上遣杜如

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曰匹夫相許猶存信卿面許朕豈得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詔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多瘴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之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復其官廂

李道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於官

李釜邑王神符子也任交州刺史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爲交桂二州都督

杜止倫相州人太守素知名爲中書侍郎太守左庶子以太子承乾敗貶止倫交州都督

竇德明愛州刺史

隋遂良字登善錢唐人亮子也爲中書貞觀末仙遊州桂州都督後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遂良不軌武后怒貶愛州刺史歲余卒二子彥甫彥仲亦流愛州皆殺之

咸通五年高駢平安南始表均莖陽翟

高宗調露元年詔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紫哲威高宗朝坐弟令武与房遺愛及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

余慶爲吏清而刻累仙御史中丞引御史坐身

議論因仙交州刺史

杜朋齊烏傷人唐景元末為濟巨尉夢中入一府見一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當為安南都護某安南編戶也故先致恭願自保後果為安南都護

王福畴勃父也高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坐勃事仙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卒

李巢字孝義刺子也幼豪俠上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以忤旨貶左編主簿李交益義府族也附杜正倫伺察義府舉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司上有異計高之流驩外

沈全期字雲卿相州人累仙給事中考功受才流驩州右歷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為監察御史改績嘉美太白書見功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王者何義府與諸武諧審言自免去上元初高宗復召見用審言父去朝儀疎梗拜忘蹈舞李欽元奏徒朱焉丞卒

太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殺都護劉延祐桂州司馬曹植靜討平之延祐為安南都督旧俚八歲半租稅延祐責全入衆怨謀反延祐誅其

渠李副先其餘黨丁建殺延祐據交州桂州同  
馬曹植靜討建斬之延祐家巨富每養猪雞死  
則勒奴僕賸填未嘗以充口腹召賓客  
以賓達為愛州刺史

盧藏用字士潛田州人奉進士不第每兄志游  
於冀蜀間武后用為黃門侍郎坐附太平公主  
玄宗欲斬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死狀  
又流驩州會交州反藏用扞禦有勞進黔州長  
史

宗晉卿武后從姨子兄楚容為戶部侍郎晉卿  
典羽林兵坐楚容營第僭侈過度流峯州

李乾祐為邢魏二州刺史坐事流驩州

嚴思善則天時監察御史公直敢言忤拱以后  
任用酷吏誅宗室殺大臣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思善按閱司虛伏罪者八百  
余人羅織之黨為之不乃相與陷思善坐流驩  
州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  
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臭盡死  
蔽江而下十二五二相附著江而臭安南渠帥  
梅叔宣殺魏為黑帝外結林邑真蠟等衆號三  
十萬寇安南詔左監門衛將軍楊思勳都護元



楚容討之由馬援故道大破賊衆封戶為京觀而還元楚容江陵人

宋之悌之問弟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鸞時蠻陷驩州就授交州總管擊平之

康謙北方商人為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風因留焉改名朝衡歷仕中國永泰二年為安南都護時生蠻侵德化左武二州境詔朝衡往禦之天寶十年以何復光為安南都護率兵伐云南收復安寧戒再立馬援銅柱以定疆界復光桂

以張伯義為安南經畧使始築大羅城

德宗建中三年以輔良交為安南都護時演州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李彼岸叛自稱安南節度良交斬之

以高正平為安南經畧使

安南經畧張應卒於官其佐李元度阻兵脅州縣為姦賊唐帥李復渝擒元度南裔肅然

趙昌字洪祚為処州刺史會安南酋獠杜英翰叛拜昌為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是疾請還以

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幾州將王季元逐泰德

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占時尚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遣人致書相賀叛兵即定

憲宗元和三年以張舟為都護鎮抚安南先是舟為安南經畧判官大羅城前經畧張伯義築才高二丈二尺都門三重門各有樓東西門各三門南門五門上置鼓角城內造左右十營裝泰州驩愛二城被環三攻破壞殆盡環三占城王也舟又築之初軍中器械八千事三年以末計三十余萬事令左右起甲伏樓三十間斯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造鈍舟造成艤舳三千二百艘每船載戰士二十五人掉手二十三人連弩三枝棹船向背疾如風自古城真臘悉脩貢職舟校柳子厚作祭文

馬總字元會元和間以虔州刺史仙安南都護清廉不撓用儒術教其俗夷獠安之建銅柱銘著唐德以明摠為伏波裔韓愈送行詩紅旛照海獻南裝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時暹王國叛人李樂山謀篡其君末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部將杜英策范廷之者溪洞豪也捷于軍他經畧使多段借暴恣難治行立每持其罪代之許自效故英策効力廷之嘗沐浴久不還行立召

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遂皆殺以尸  
還范氏更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風盛行徙桂  
管觀察使黃家洞友行立平之代桂仲武為安  
南都護李原善為安南都護寶歷初奏移府於  
北岸

德宗貞元十九年春二月己亥安南牙將王季  
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鸞明日左兵馬使  
趙旬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姜公輔神珣孫挺子也貞元初第進士補校書  
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仙  
人卜自長刀之卷之

每見敷奏詳亮德宗畧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  
曰陛下厚待泚不知誅之養虎死自遺害帝不  
從俄而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此  
嘗帥泾原得志何以朱滔叛奪其兵權居常拂  
鬱請馳捕以復死令群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  
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  
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渙陽變騎泚若立泾原  
為變非万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請  
為備守盧杞曰泚忠直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  
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勸泚奉迎乘輿  
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衛死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  
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之此兵果至如所言  
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後  
梁長女唐安公王道薨上欲造塔原葬之公輔  
表諫以為山齋非久居之地且宜輸以濟軍中  
之急上謂陸贄曰公輔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  
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宜其務本且  
輔臣朝夕納諫遠而弼之乃其所職帝曰不然  
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自求脫朕既許之內知  
且罷故賈直售名遂仙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  
復為右庶子夕不仙陸贄相公輔數求官執其密  
謂曰丞相竇參嘗公掇官屢受上不悅公輔懼  
請為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參言為  
對帝怒貶泉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立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姜公復公輔弟也終比部郎中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  
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在少木亦  
殊異吾嘗恠阳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壞麗而  
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質內而  
文乎外其餘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  
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餘紛葩壞麗  
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生者邪果能如是則

吾不謂之恒人矣六世之所罕也  
竇參德宗時為相外惡孝巽出為常州刺史及  
參取沂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疋奏參  
交結藩鎮上怒欲殺之六誓力救乃貶驩外司  
戶尋賜死

李仁鈞楚父也唐貞元中太傅陝西公董晉平  
津外仁鈞為侍御史管理益鉄陝西公薨軍亂  
司馬從事皆賜死仁鈞亦被譖貶為日南民  
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時為安南副都護  
金節婦安南賊師陶齊亮母也常以忠義誨齊  
亮身艮又不受羨邑之日田而食績而衣州里

化馬唐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今本道四州  
問

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  
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丙寅詔以唐州  
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  
史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  
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遂鬱鬱不得志尋遣其  
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  
襲府城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余人  
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復桂受觀察  
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欲徵幸立功爭請

討之嶺南節度使孔綬屢陳上不聽大發江河  
兵會容桂二管大討士卒被瘴疠死者不可勝  
討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是竟无功二管彫  
弊

十五年二月安南都護桂仲武執楊清斬之仲  
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時清用刑慘重其黨  
柔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  
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仲武為逗留是月甲午以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辛未安南將  
士開城納仲武執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將士作亂益軍段士則抚  
平之初安南經畧使武渾震後將士苦之遂作  
亂燒城郭劫府庫渾奔廣州士則抚安亂衆  
裴夷直為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視冊牒不  
肯僉書出杭外刺史又斥驩外司戶叅軍宣宗  
時召為常侍

宣宗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經畧使式宰相起子也有才畧至交州樹芳木  
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墾其外泄城中水斲外植  
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  
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時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三千都護中軍總羸兵數百武至杖其背黜于邊徼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容管經畧使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衣我笑相與夜圍交阯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是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扞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青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安南饑亂相繼六年死上供軍中死擣賞或始脩貢賦饗將士占城貞臘皆服通使是年六月蠻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強而蠻中馬牛一頭止身益一斗又殺酋長杜存誠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边境峯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起居注張芝上疏曰今孤絢用李涿鎮安南首

亂南方賊萌流者使天下兵伐調欵不給皮日  
休作詩刺之

崔耿大中六年為都護為褚遂良別立碑記  
田在宥布子也為都護頗立邊功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泰和二年峯州刺史王  
昇朝叛約討平之後為亂軍所逐馬植字存之  
文宗開成初為安南都護以文雅絢飾其政清  
靜不煩民安之化外諸酋皆來幼欵

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  
三万余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邕與益軍  
奔武州武州在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隣道兵救安南擊南

蠻夏六月以益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畧使  
時李邕自武州收集士卒攻群蠻復取安南朝  
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邕初至安南殺蠻酋

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  
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  
誠金吾將軍再拜邕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三年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表告  
急朝廷以前河南觀蔡旌衣伐之仍發許滑徐汴  
荆襄洪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旌衣以禦之兵勢  
既盛蠻遂引去旌衣將諸道兵在安南西道節度



使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无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  
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  
道朝廷從之衣累奏群蠻伺隙日久不可无備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衣以蠻寇必至交趾兵  
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相相信  
亦之言終不之省 十一月南詔帥群蠻五万  
寇安南衣告急救發京南河南兩道兵二千桂  
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  
道節度使常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  
起欲遠征恐蠻於后乘虛扼絕餉道乃勅蔡襄  
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衣又求益兵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南詔已圍交  
趾衣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衣左右皆盡徒步  
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已高岸遂溺海  
死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余人走至城  
東水際荆南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死船  
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与蠻聞人以一身易二  
蛮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  
德等發兵救蛮二千余人逮夜蛮將楊思縉始  
自子成出救之惟德等皆死惟幕府與導衣

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兩陷交趾所授虜且五十萬人留兵二万使思縉扼交趾城溪峒夷獠无遠近皆降之詔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嶺南西道 是年夏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畧使發山東兵万人鎮之時諸道兵後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河南饒運者皆汭湘江入漕渠離水勞費艱澁諸軍之食潤州人陳璠石上言請造于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後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碩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風湧沒溺有司因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五年以容管經畧使張茵兼領安南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城堠南詔帥群蠻近六万寇邕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獠為導始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鄆兵泝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付使步行素帥衆台豪冊南軍軍事

已合圍留四日治改具時詵諫將請夜分道斫  
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  
隨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  
余級蠻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遺諸軍數  
千遺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後棒脅後者承  
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加承訓檢  
校右僕射自余奏功授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  
燒營將校不仙一級由是軍中怨怒声流道路  
嶺南東道節度使常宙其知承訓所為以書白  
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我  
將七年軍司以長自為首首與道常更寸司

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  
安南夏侯孜薦旣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  
安南都設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  
之駢頗諛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歷仙  
右神策都虞候屢有功故委以安南

六年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益軍李維  
周惡駢欲去之屢促駢使進軍駢以五十人先  
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余衆不發  
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  
万方獲由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糧以食軍  
七年六月南詔酋在道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

南節度使段首選守交趾以沅呢些為安南都  
統趙諾肩為扶邪都統監軍陳敕使常仲宰將  
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大  
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死聲聞  
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  
進上怒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  
駢至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高趾  
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余日蠻困蹙甚城且  
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  
即以軍事授常仲宰與麾下百余人北歸先是  
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襄入告交趾  
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  
使與盜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  
於島間俟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  
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晏權閣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  
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  
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首仙及土蠻為南詔鄉  
導者朱道右斬首三万余級南詔遁去駢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  
者万七千人十月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  
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

旧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  
度使自李詒侵擾安南為安南憲昭將十五年  
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  
萬間駢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中常覆巨舟  
遂鑿去其石交廣之民舟楫安行  
使 萬尋從高駢收復安南有功後代之治拜節度

曾充高駢裨將也曾為駢告安南績乾封四年  
為安南都護時南詔王酋尤卒子法嗣自號大  
封人卒襲侵安南邕州戍兵潰會僖宗幸蜀東  
敬諠議和親于南詔盧携乃巨盧瑑乃譎說帝云

咸通以來 蠻始叛論沒安南邕管黔州四州天  
下騷絳十有五年賊輸不納京師者过半中藏  
空虛士死瘡痍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  
可謂痛心况安南戍卒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  
命使者通好以伐其謀以縻服內得休息也帝  
曰然會黃巢平不果

敬彥宗愛州人是時為州刺史

崔立信為安南都護其婿裴維岳攝驩州刺史  
貪暴无度

楊收字藏之南詔蠻自大中以城大邕外掠交  
趾調華人往來也戍涉瘴氣死者十七賊勢益

強收議豫章募萬人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沒舟  
餉南軍上嘉之進尚書僕射懿宗時為相初尚  
書右丞裴垣子聚收女貨送甚盛器用飭以屏  
玉垣怒曰破我家笑立命壞之而收竟以賄敗  
咸通十一年流驩外尋賜死

陳縉叟為至德令見懿宗荒不視庶政委任路  
岩岩奢靡頗通賂遺縉叟上言請破史一家可  
贍軍三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岩親史上怒流  
愛外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能相為荆南節度使咸通  
十一年司昌公王勣召捕醫及二十余人全家  
繫獄瞻與京兆尹溫璋力諫言陛下拘愛女囚  
平民懿宗怒出瞻為驩外司戶璋為振外司馬  
鄭畋字台文僖宗朝為相初交廣邕南兵獲取  
嶺北五道往來餉運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  
益鐵委廣州節度常苻歲泛海取鹽直四十萬  
緡布易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昭宣帝天祐三年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  
章事時承裕乘亂據有安南之地

後梁

太祖開平二年以檢校太尉劉隱兼靜海軍節  
度使安南都護次年封南平王先是交州曲顯

與桂州劉士政邕州華廣畧容州庀臣昭等分  
拋諸管隱盡以兵事付弟巖令取之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南漢王劉巖名陟又名奕遣

其將梁克真李守鄩攻交州援之執靜海節度

使曲承美以婦以其將李進守交州自由顯執

交州至承美而敗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余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

率兵圍交州漢王遣承旨程宝救之未至城陷

進逃歸漢王殺之宝圍交州廷藝出戰宝敗死

石晉

高祖武帝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羨殺安節度

使楊廷藝而代之

三年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率兵攻皎公羨

於交州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王王巖以其子

萬王弘操徒封交王將兵救之漢王自將心子

海門援因問策於崇文二使蕭益對曰今霖雨

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宜持

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

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

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鉄遣輕舟乘

潮挑戰而仍遁遁史潮落沒艦皆礙鉄杖不得  
返送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沒主慟  
哭收余衆而還

右周

顯德元年靜海節度使吳權死沒主自弘操戰  
沒遂置權不復收權因得久拋交州權死于昌  
岁立昌岁死弟昌文立請命於南漢：王晟以  
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后昌文死其  
恭謀呂如坪峯州刺史喬知護武寧州刺史楊  
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内十二州大乱部民  
嘯聚起為寇盜以攻交州先是楊廷蕤以牙將  
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生子部頴公  
著死部頴繼之生子璉至是部頴與璉率兵擊  
敗處坪等賊黨潰散境内安堵部民德之乃推  
部頴為交州帥自號大勝王署璉為節度使南  
漢主鋹因而亦以節度授璉

宋

太祖開宝六年交趾丁璉入貢初丁部頴傳位  
于璉聞太祖克平嶺表劉鋹既降璉遂遣使貢  
方物表求內附制授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其進奉使皆命以官

七年丁璉遣鄭瑋王紹祚江臣瑄貢金帛犀象



香藥是歲秋制授璉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封交趾郡王

八年交趾帥丁璉遣貢詔封璉爵遣高保緒以  
洪臚卿偕王彥符為官告使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丁璉入貢璉聞太宗皇  
帝即位遣使再貢方物

五年交趾黎桓篡丁氏自立太宗命張權以供  
奉安徃諭旨復命供奉皮盧衣使交趾 秋七

月詔蘭州刺史孫全興等將兵討交州黎桓初  
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继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

年尚幼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出璿於  
別館奉族禁錮之而代領其衆太宗怒率兵討

之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陳欽祚却俊左益門  
衛大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總管自邕州路以

寧州刺史劉登鞍轡庫使賈隱供奉官閻門祗  
候王僕為水軍兵馬總管自廣州路以許昌裔

知交州行營全興等辭赴營詔引進使梁迥供  
帳於玉津園以餞之時知邕州侯仁宝趙普女

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宝於邕九年  
不代仁宝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

偏將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  
仁宝多遜迥奏曰交州內擾以實天亡之秋旦

先召仁宝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  
不如密令仁宝经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万全  
帝以為然以仁宝為交州水云轉運使孫全興  
劉澄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孫全興張璿崔亮  
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漫王僕等以水  
路兵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為  
丁璿上表乞褒位上察其款緩王師寢不報是  
時王師進討破賊万余衆斬首万余級明年又  
破賊於白藤江口斬首千余級獲戰艦二百艘  
甲冑万計轉運使侯仁宝率前軍先進全興等  
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澄仁宝累促之不進澄

仁宝及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  
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宝遂為所害会安瘴軍  
士多死轉運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  
就勅澄漫僕澄尋病死漫等具伏並戮於邕州  
市全興至闕六下吏坐誅余抵罪有差仁宝贈  
工部侍郎仁宝太師益子也

七年春黎桓入貢上表謝罪桓懼朝廷終行討  
滅復以丁璿為名遣使貢方物奉表以謝上未  
報

八年黎桓在遣使入貢上表自陳桓自稱權交  
州王夷留云是平年人貢奉之東片一易

因而抚之諭以丁傳在衣三世朕欲濬為統師以爾副之若濬時材无取犹有童心則宜遣母子入朝必示優礼却授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審處其時桓已專執其土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国水陸象馬数万来寇蛮以部兵擊走之繫斬千計

報 雍熙二年黎桓復遣使貢方物求正領節上未

三年秋黎桓又遣使入貢冬遣李若拙以王客郎中昭文館學士李覲元告使賜桓節鉞封邑封修州上言占城国蒲羅邊率其

族百餘衆内附言為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授桓檢校太保使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元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

端拱元年詔加黎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

五年封黎桓爵以虞部員外郎魏庠偕直史館李度充官告使

淳化元年詔加黎桓特進邑千戶實封四百戶遣左正言直使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往使交州鎬等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事跡

以聞乃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  
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大  
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  
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以乘潮而行凡宿泊之  
所茅舍三間營幕尚新目為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誇說盡出舟師戰擢謂  
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  
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  
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  
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  
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像俄而擁從桓至展郊  
迎之禮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射  
以楛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  
城中无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  
而府署湫溢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  
自言近歲与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后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  
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  
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冠戴以帽  
子桓多衣花搨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  
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  
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嬰兒以

獻馬又羈送二虜以備經觀皆却之不受士卒  
殆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量以禾穗日給令  
自舂為食兵器止弓弩木牌投鎗竹鎗弱不可  
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監五七輩錯  
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  
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  
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黥  
為閹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格其制擬陋桓  
一日講同遊覽地死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  
扇云

四年交州黎桓遣趙子愛張紹憲入貢詔封為  
交趾郡王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德孫  
全與之敗許之以度支判官因子博士王則順  
偕殿中御書院祇候李居簡克安南官告使以  
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五年黎桓遣牙校費崇德來脩貢桓性本凶狠  
負阻山河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禮命廣西轉  
運使陳克叟賜黎桓詔書乃遣康尉李建中  
賈詔往諭

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覲欽州如洪鎮  
兵馬盜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  
寇如洪鎮掠居民劫倉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

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祿山都巡檢  
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抚寧荒服不欲問罪  
覲又言風聞桓為丁氏所逐擁余衆海島間未  
知取拋故以寇鈔自給今桓已死覲新上表稱  
賀故命太常丞陳士隆為採訪使察其狀知尚  
存而覲所言傳聞之誤二年詔劾覲罪覲病卒  
論斬衛昭美於如洪鎮是夏命陳克叟克廣西  
轉運使因賜詔書仍遣李建中賫往先是欽州  
如洪唾步如音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民文  
勇等殺人闔家亡命如音鎮將黃冷德等匿之  
桓令潮陽鎮黃成雅追捕之令德不遣於是剽  
掠而去克叟至如音鎮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  
凡男女老小百三十口召潮陽吏每之成雅得  
其人以狀謝叟桓遂上章感恩其言已約勒溪  
峒不復騷動矣初建中至交州桓禮甚薄因附  
表起若且言却如洪乃外境海賊爾即執蠻人  
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表至故  
遣李若拙賈詔并美玉帶往賜既至桓出郊迎  
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却如洪鎮乃外  
境爾皇帝知否倘交趾構叛則先攻廣州次及  
閩中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王  
上聞如洪被寇未能辯其虛實以足下拔自牙

校授之節鉞禮合盡忠豈有他志詔執送海賊  
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為朝廷比建鄴以寧  
海表今既海賊之亂乃交州力不能獨制宜發  
精兵數萬令州軍同擊海賊俾絕后患帝慮交  
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專委是故不復令  
兵桓愕然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圣人寬大  
恩過父母未即誅責自今願稟蒸朝化肅寧瘴  
海因比望稽首稱謝

至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  
真宗嗣位覃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宝椅犀  
角象牙細絹詔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許  
其使人行祭奠禮 是歲占城寇邊桓擊退走  
石上表賀畧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  
搔動掠近鄉之稅力侵邊境之馴良累發兵戈  
御彼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憲章優詔答之仍賜  
帶甲馬

六年三月欽州言交州劾城場民及謁日八州  
使黃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  
勇步江烏土村詔遣使慰抚之令黃還本道黃  
慶集等懼罪不還遂居欽州海崖

真宗咸平元年封黎桓南平王桓遣使來貢賜  
詔書慰獎之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為辭

因緣賦欽上聞之止令疆吏召受綸命而不復  
專遣使者

景德元年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  
召至便殿勞問之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抚隨  
商許之

三年夏五月黎桓死子右廷殺其兄龍鉞而自  
立桓死立中子右鉞其兄右全劫庫財而遁弟  
右廷殺右鉞自立其兄明護率扶蘭寨攻戰明  
提以因亂不能還六月知廣州凌策言準詔  
以交趾兵亂臣與洽邊安撫使邵暉同經度使  
宜以聞臣等至白州遇廣州部送到交趾黃虜

集等百姓千余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  
散設寨柵官屬島柝人民憂懼慶集等以下從  
驅率戮及親族今奔走未告乞量出兵平定交  
州慶集等願為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  
廷允其所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益以荆勁卒  
五千水陸齊進云俟平定真宗曰黎桓既脩貢  
亦嘗遣子入覲海陽寧謐不失忠順今聞桓死  
未聞弔恤遂伐其喪豈王者所為乃詔策等依  
前詔安撫務令溢靜其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  
服賜令補職各著條例以聞當優與恩命乃令  
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魚肉久无定



位偏師問罪別黎氏无遺種矣左護悞即奉左  
廷主軍事欲脩首詔許之

景德初以邵暉為假光祿卿支外安撫國信使  
復改為沿海安撫轉運使及黎桓卒國亂詔暉  
典廣外畫策同經畧使計事宜以聞八月二十

三日邵暉上邕州至交州水六萬真宗以待近  
臣曰交州瘴疠若與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

開疆廣大若以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功衆貪  
无用之地如熙熯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

耳鳳按真宗此言乃萬暉又言交州黃慶集等  
先避亂歸化種族稍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

詘賜恩秩乃授三班借職柳州監稅

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後  
黎龍廷遣弟黎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貢龍廷  
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十七日制授

龍廷檢校大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趾  
郡王賜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靜海軍節

度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  
酒為之贖禮制初授交州者惟加節鉞未賜王  
爵真宗以遠俗須朝廷恩命方可鎮服特命賜

之十八日授明昶為持節州諸軍事副使黃成  
雅為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安南事明昶以兄降

制命求赴崇政殿告謝乃召升殿帝撫問之  
九月鑄交趾郡王印詔廣南轉運使純賜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翊戴功臣 九  
月交州王言真臘高賈二人為交州所逐遁至  
州境欲配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人窮而來歸  
詔給時服緡錢遣使伴送歸國 十二月制授  
至忠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護交趾  
郡王兼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二年十二月至忠貢金銀器馴犀方物真宗以  
犀遠至違性將還之慮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  
縱之海濱至忠表求甲冑金貝裝從之又移牒  
轉運使求於邕州互市真宗以海濱之民數被  
交趾侵寇懲前止許廉州及如洪互市蓋為逆  
隅控阨之地今或直趨內地事頗不便也詔本  
州以制詔諭之 是歲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  
黎至忠遣陪臣梁文任黎再嚴入貢詔封公蘊  
為交趾郡王授文任等爵命至忠纔年二十六  
苛虐不法國人不能附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親  
任嘗令以黎為姓遂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  
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  
奉貢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  
物等貢請降制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

效尤馬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即詔亮安  
撫還民察事機以聞鳳坡真宗此言乃万世  
待責秋者所當法也

十月制授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特進檢校太  
傅安南都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趾郡王食  
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  
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龍衣金罷幣 十二月  
公蘊遣使賀祀汾陰后土又表乞大藏經及御  
札八體書法從之仍以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  
軸降詔書賜之

四年正月授安南進奉使梁任文等以爵從汾  
陰成禮而還五月以汾陰恩制加公蘊周中書  
門下平章事

五年四月公蘊遣李仁美貢金銀紗羅犀角象牙  
等物對於崇政殿仁美乞赴謝寺觀燒香擔禮  
及觀天竺國所進獅子仍令使臣晉伴 五月  
授任美爵 十一月制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  
翊戴功臣賜罷幣鞍馬

七年二月公蘊已奉禮制封加奉節守正功  
臣七月十日詔諭交趾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齊  
等諸國遣使進奉所在差使臣接伴入闕郵傳  
供須務令豐備時交趾入貢沿路傳舍供給兩  
奔故有是命 七月十日公蘊上言鶴柘蠻三

萬衆於本州界至寨圖本道臣發人騎與賊於  
茅林賊衆大敗擒其主軍楊立會及蠻黨人馬  
遣使詣闕貢馬六十疋獻捷召見崇德殿賜其  
使人冠帶器幣秋八月公蘊貢方物仍求賜介  
冒及大藏經徒之 十二月廣西轉運使高惠  
連上言交州寇欽州如洪寨鈔人畜甚衆詔連  
惠移牒交州遣追索之先是獠戶張婁者避罪  
來奔知欽州穆重召之中路復拒雁都巡檢副  
戎遙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偵其事因捕獠  
故來寇鈔遂詔諸外自今不得誘召蠻獠及行  
宴高以故主事

天禧元年二月以上徽號加公蘊為南平王加  
食邑一千戶二年五月賜公蘊道殿經徒其請  
也

三年公蘊遣弟鶴來貢十二月加公蘊檢校  
太尉

乾興元年制加公蘊太師崇仁功臣因以仁宗  
嗣位遂及之公蘊遣李寬太夫賀厚賜遣還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加公蘊食邑及功臣號  
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庫佑交州人使進  
納香藥價錢二千七百六十貫詔回賜五千貫  
以示懷遠也 五月廣南西路轉運言公蘊擅

令子弟與女督申承貴等領衆入本道剽掠邊  
民累行跟尋並不放還劫去人口慮久役轉為  
逆患今欲量添差本路教閱兵士與部巡檢部  
領會合請溪峒壯丁以取索劫去人口為名接  
便檢去惡黨宜下本路更勘會承貴等若委實  
拒抗占留劫去人口不還即與邕州同其體量  
如須合剪除取劫去人口仰預先密切探候被  
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

一年三月三日公蘊卒子德政遣使來告哀自  
領留後事

李德政旧名開天既在衣父位其時廣西轉運使  
奏開天弟開國暗畜兵甲勢必爭立乞於邕欽  
廣惠稍益兵戍以備非常詔本司暫勾桂宜等  
州巡檢張斌領所部兵士就近防之候其寧靜  
即依旧

七年四月德政言父既沒令晉叅佐將士耆壽  
請臣權領州鎮遣使人貢詔廣西運使章顛帝  
祭使贈公蘊侍中進封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  
蘊初景佑三年交趾寇恩陵等州掠馬牛焚廬  
舍而去詔遣問令捕首領正其罪

明道元年詔加李德政同平章事  
景祐元年交部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李

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毋輒誅殺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太師

三年交趾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畧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李德政且令捕酋長正其罪以聞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為南平王

康定元年李德政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

慶曆三年李德政遣使貢方物詔賜貢使以官

六年李德政再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內蓄姦謀乃訪自唐以

來所通道路七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

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

至和二年李德政死其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使弔祭贈德政為侍中南越王賻資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

加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初國本稱貢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非麟詔止稱異獸

四年交趾寇欽州思廉管

五年交趾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運使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路兵甲超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奉兵听其貢奉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边交趾褚固出兵助討初余靖以為便益許論于朝及狄青為大將遂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智高橫踐而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因而起乱何以制禦之願罷交趾助兵五年正月詔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

儂智高廣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倘犹州弟全禄知万崖州俱服役交趾一日全福殺全禄而并之李公蘊怒率兵擄全福及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嫁交趾商人生智高年十二殺其父曰天下豈有二人耶因冒儂姓久之復与其母出據倘犹州建國曰大歷交趾授之釋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内復叛交趾褒批安德州智高僭称南天王改年景瑞

二年邕州誘交趾蘇茂州常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李德政表求所誘詔尽还之仍

令德政率兵二万由水路款入助王師朝廷復賜而却其兵

四年夏五月智高陷邕橫等州偽建大南国僭魏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其黨黃師宓稱中國官名於是進圖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復還邕州 秋九月命狄青討之

五年春正月青大軍至賓州一以晝夜絕崑崙出賊不意陣歸仁輔智高列陣以拒青擊破之智高復趨邕是夕燒城走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梟師宓等首收金帛牛馬鉅万獲其母懷氏弟智先子繼宗繼隆檻至京後智高死乃悉棄市

八年李日尊遣使貢馴象

九年夏四月以仁宗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李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趾使辭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中詔秦入寇本路屢乞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

英宗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誥言交州來求懷宗且男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至德士改安南都護府梁真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



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熙寧元年進封李日尊南平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李日尊表言占城國闕入貢臣親率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大宅副使陶宗元為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又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人父申武

五年李日尊死其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贈授乾德褒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太妃與官人李尚吉同主國事於是知桂州沈起籍溪峒丁為王民擅納知恩倩州農善美於內地帝慮其妄發以激蠻禍亟罷之代以刘彛乾德乞還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許彛又言廣源州刘紀以兵畧邕管歸化州儂智會其子進安逆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兵二十指揮交人畏之彛奏罷正兵而用鎗仗手分戍听偏校言以為安南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

八年冬交人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  
府一自崑崙開陷欽廉二州廬土丁八千守城  
皆驅令負僮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  
將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高為安南道  
行營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為付使帥大軍  
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招討使  
改高副之

時王安石為相欲求邊功用沈起知桂州妄議  
有攻取之儀起及劉彛相繼遣官入海峒集土  
兵為里保甲繼命于海濱集舟師預教水戰禁  
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之遂率眾分道入  
寇眾號八万圍邕州十月陷欽州至是陷廉州  
所破城邑必為露布揭之擢路言所部叛入中  
國者官吏庇匿訴桂管不報故我帥兵追捕  
叛者又言桂管點閱溪峒丁言欲見伐又言中  
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  
急救安右怒發趙高為安南招討使總九將進  
討李憲燕達為付仍自草制諭之制詞有云天  
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  
志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慧星乃推交趾  
云正月陷邕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  
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

夜行勞士卒緘以神臂弓射殺人不可勝計交  
人欲引去会有教賊囊土傳城而濟者遂陷緘  
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命其家三十六人皆  
先死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  
下且萬餘人拜欽廬死者數十萬人並毀其城  
初邕州受圍久儲糧既竭皆飢渴飲井泉水多  
病死相枕而民无叛志尋贈緘奉国軍節度謚  
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土田十頃官其親族十  
人以其子元為閣門抵侯尋召募舟師付將賜  
对便殿上撫尉甚至且言邕州若非鄉父守禦  
口薰欠二月戎至皮乘勝奔走則象桂林皆下

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載之卿  
父誠遠矣初安石秉政欲立邊功於是有獻言  
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  
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於南方干賞妄自  
擅招納以罪罷之安石又用劉彞代之彞至復  
生事於是交人舉寇乃竄起鄂州彞隨州

九年十二月郭逵等破交趾蠻於决里隘次富  
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逵擊破之殺其王子  
洪真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  
國不遠逵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  
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朥柳縣而還逵高

皆罪詔改廣源爲順州命西上閣門使陶弼知  
州事餘皆即用其酋長乾德乞再脩職貢還所  
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  
背德姦命竊暴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  
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  
絀削今遣使脩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  
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應之民遷  
劫炎陬久失鄉井候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  
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文之才送  
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長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  
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每日行一  
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  
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  
罹瘴霧多病沒陶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  
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  
本非交趾所有也

初王安石與吳充以交趾事爭於神宗前安石  
以爲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李乾德降神宗  
許之師還謂高有功而達玩敵貶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遷高爲右直言龍圖閣知桂州彭百州  
編交趾事前之功有高而達有逗留之罪若後

則謂功在遼而高不預始而存之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北海人舉進士中等解褐  
曹州主簿初調引對於便殿擢授太子中允知  
北海軍及征南馬步軍轉運使神宗興兵討交  
趾不利仲宣以交趾炎熱瘴痢士卒未戰死者  
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抗疏極陳其事又恐論  
論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兵命諸郡開府出  
緡錢賞賜士卒自効矯詔之罪太子嘉之降璽  
書褒論仲宣即檄以論交州渠帥遂欲內附脩  
職貢遷仲宣諫議大夫領軍使如故

元豐五年獻馴象二犀角象齒百

六年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  
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理順安歸境界經畧使  
熊本遠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  
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順恭之意賜之袍帶  
及絹五百疋仍以入隘之外係柔六縣宿柔二  
峒予乾德

哲宗元祐元年詔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後乾德數上表求忽思忽陽峒地詔本許  
二年交趾遣使入貢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  
徽宗建中靖國及崇寧間累加李乾德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交趾貢使至京師乞

市書籍有司官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曆算術數兵書勅令時務邊機地里外餘書許買

政和未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元年加李乾德守司室

### 南宋

高宗建炎元年李乾德上表乞禁本道邊兵逃入省地詔令廣西經畧司約束

四年交趾入貢詔以邊事未寧免使人詣關所進方物除華靡不受餘統界所交從本路提刑司依例計價回賜其表迎進令李士院降勅書回荅自後每遇入貢即行之

楊友紹與初為欽州太守以交趾遣使爭田地界友植鉄鎗于庭曰若必要地界請鏖戰一場交使惕息而退其邦人犹志之呼為楊鉄鎗

紹興二年李乾德死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嗣授靜海軍節度使持進檢校太尉封交趾郡王賜權誠順化功臣

八年李陽煥死以轉運付使米芾克吊祭使賜陽煥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封之製賜衣二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匣塗銀金器二百兩衣着二百疋鞍轡一

付馬二疋天祚遺貢故有是命

九年詔廣西帥司母受趙智之人貢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南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兵納之帝不許

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韉以賜李天祚

二十一年累加李天祚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遠承和功臣

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玉津園是歲八月李天祚遣使李匡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師增食邑

師增食邑

三十年冬十二月獻馴象高宗謂大臣朕不欲異獸勞遠人可令師臣詳論今後不必以入貢孝宗隆興二年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鄧頌儼等貢金銀象齒香物

乾道六年累加李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

九年李天祚復遣使入貢日上即位每安南遣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因至是復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貢懇忱備至上嘉其善意許之詔館於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客省詢

訪土俗人物圖書衣貌如舊制焉于時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太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抗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禮為得朝廷從其請

淳熙元年正月引見安南進奉副使二月詔安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於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仍加號守謙功臣上以天祚嗣位四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焉舊日章奏行移止解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梁衍言安南入貢所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遵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可至廉州皆有回脚鹽船運鹽牛車可顧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則從靜江而南二千餘里可不役一夫而辨詔逐路帥臣詳具陳行旣而尹子思等以為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以歸

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賜之其印北附樞密尚書省印方寸仍給牌皆以銅鑄塗金為飾



三年賜安南國曆日李天祚死有司言其子未  
有封爵敬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勅書從之  
四年李龍翰嗣位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  
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王初立  
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  
越王時詞臣周必大行制日即樂國以肇封既  
從世襲極其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  
王蓋異禮也

五年李龍翰遣使上表貢方物稱謝

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  
亦止受什一

十六年累加李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  
光宗紹熙元年經畧司言安南國脩章表備土  
宜貢賀詔受一分於界首交割本司又言紹興  
中壽皇登極貢物皆盡受今若止受什一之數  
却恐本國致疑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  
賜

寧宗慶元元年賜李龍翰衣帶罷弊累加謹度  
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  
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死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克

吊祭使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吳  
昌龍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  
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吳昌死  
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婚陳日燧所有  
李氏有國自公蘊至吳昌凡八傳二百二十餘  
年而國亡

安忠王某李氏宗室也魏閣庵寬仁愛士與其  
下談諧滑稽每抵悟之不以為介安忠舟行夜  
泊橋下聞歌者曰西風冷衣着無常耿耿時光  
迅速老催人百事忙誰復省乃豁然頓悟棄家  
遠隱

威明王某李宗子也隨李聖王攻占城道過布  
政威明以楫鼻戲揚沙磧倏爾成山又以劍截  
甕之中斷而水不流觀者驚異兵還卒於布政  
郡人哀之立祠祭禱輒應郡有攘竊者即立死  
民謂威明殛之俗隨以化至今道不拾遺

理宗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燧元賜効忠  
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

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回測申飾邊備

景定二年安南貢象二

三年安南表乙世襲詔陳日燧授檢校太師安  
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冕授靜海軍師度使觀

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  
國王劬忠順化功臣賜金帶毳幣鞍馬  
日暎遣使入貢理宗回賜礼物并獎諭詔即令  
廣西經畧使賜之遣武節郎劉昂賈詔入安南  
諭旨

度宗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文日暎國王威冕  
加食邑

八年明堂禮成詔安南陳日暎威冕各加食邑  
賜鞍馬等物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  
咸淳間為朝士嘗論賈似道以是連斥外任轉

徙嶺南元至元丙子元軍入臨安以帝顛歸二

王航海仲微從瓊外入見至廣州擢為吏部尚  
書使召其丞相陳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陳光  
昂尤加禮遇當作詩云死為越國歸鄉鬼生作南朝

拒諫臣數年卒葬于安南張弘毅哀詞云交州  
方返虞翻嘗是武誰明杜甫心後安南國弟陳  
瓘坐罪陰遣仲微子陳文孫詣北乞師伐安南  
甲申冬大兵南討鎮南王權授陳文孫為千戶  
引導日烜怒奔仲微之棺

曾淵子字廣徽撫州人宋理宗淳祐庚戌登第  
田侍從知隆興兼安撫召并臨安府尹就參政

府乙亥春以臺端貶雷外至元丙子元兵入杭  
以帝顯歸二王浮海至廣州淵子入見授廣四  
宣慰使兼知雷外以寅復拜侍讀加金紫光祿  
大夫端宗崩厓山之敗叅政陸秀夫負帝昺沉  
于海淵子赴水為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蘇刘  
義舟中馬壯等殺刘義以淵子奔安南陳日烜  
礼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淵子歸服後  
不知所終

蘇景由宋安撫刘義子也至元丙子元兵入臨  
安二王航海其父為廣東西策應大使加少保  
厓山亡義不降言寧葬魚腹遂為馬玉復馬壯  
等殺之共推何文傑為長以刘義妻屬焉時景  
由才十歲文傑即領衆歸安南景由以父冤白  
陳日烜王令檢法官丁拱垣推問文傑厚賂之  
拱垣曰是未附我時事不必詰問至元甲申冬  
官兵入安南文傑舉衆降景由後以其事訢鎮  
南王憫之令人廉問得實斬文傑景由從師還  
北遣歸故里

越嶠書卷之五

元

睿宗癸丑歲世祖即平雲南留大帥兀良合解  
經畧丁巳冬命大帥統師自雲南途經安南邊  
邑欲出邕桂會大兵於鄂以征宋十二月師次  
弩原因主陳日熒遣士卒乘象迎敵時太師于  
阿木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驚奔反跡其  
衆大潰翌日陳日熒斷扶鹵橋對岸而陣師欲  
濟未測淺深乃沿江仰空射之驗箭墮水而不  
浮者知為淺處即以騎兵濟馬躍登岸冀而擊

宜山李文鳳編次

安南兵潰大軍繼殺萬人斬其宗子富良侯陳日熒乃降于是班師明年春陳光昂上表納款臣附遣使貢方物

憲宗七年丁巳冬十一月元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熒竄于海島遂班師初元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元良合台改諸夷之未附者至是以兵次交趾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二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往為之援兵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報元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二都為先鋒阿木

居後為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元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熒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人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因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熒還見國都皆以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

元良合解兵至安南陳日熒遣陪臣李士某來貢方物

是年安南始臣于元後二年世祖即位陳日熒遣使上表稱賀貢方物詔封日熒為安南國王

遣禮部郎中孟甲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充安南  
宣諭使

八年戊午二月安南陳日熒傳國于長子光昺  
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婿與其國人以方物來  
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  
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托而不返我是以有去  
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中野復令二使招安還  
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  
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  
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  
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元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

刺丁往諭使遣使偕往光昺遂納款且曰俟降  
德音即遣子弟為質王命訥刺丁乘傳入奏世  
祖是年日熒死

陳遂陳日熒甥國封威文王聰明好學自號岑  
樓有文集傳世詩去古未何物不成土死後惟  
詩可勝金挽姪文憲侯云山豈忍埋成器玉月  
空自照少年寬遂年三十四卒國人惜之陳氏  
嫁異姓也  
其駿也

陳晉陳日熒用為左藏仙翰長常作越志  
黎秦愛州人溫恭博學陳日熒用為翰長丁巳  
冬隨王拒元良合解兵敗每王并馬馳有范具

隻領兵救王官兵殺其隻大王走免至今美溝  
總登舟騎兵追至亂射王秦以舟板翼之僅免  
以功封秦為保文侯入內判首

黎休才行俱備為招明王傳仙儉法中修越志  
萬妃春姓名未詳父母居萬春里因名焉少清  
淑長將嫁國里文士蕭雅國主聞其美納入宮  
中寵次妃十載餘而万春獨念蕭之聘雖居寵  
貴非志願也嘗托疾求出宮醫療國主許之俾  
還故里時雅已入仕有政績擢清化府路安撫  
使任解歸偶喪由是妃与雅復為夫婦如初僅  
十年雅卒停柩于家每以吉筮死期日夜撫棺

號泣三年氣絕而死國人哀之

戒珠戒行精嚴祈雨輒應陳日熒嘗置甕庭中  
師致雨盈甕內外无涓滴王嘉礼之其國最尚佛教僧徒得以售其幻術  
還元儒人李佛又歸俗尚因姑瑞姿陳日熒封

為列侯常律瑞姿以正由是反日尋為道士工

詩賦愛游泉石王命為道錄俗呼道錄侯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為礼部郎中充  
南諭使李文俊為礼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諭安南仍戒甲等曰如交趾遣子弟入觀當善  
視之母致寒暑矢節重勞苦之也

二年春二月孟甲自安南還陳光昂遣其族人



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曷為安南國王

三年秋九月以西錦三蜀錦六賜陳光曷復降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歲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阴阳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硃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冬十一月訥刺丁自安南還陳光曷遣楊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朮中翼

郎范彥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葉餌鞍轡有差遣殿前范巨地陳喬來貢象優詔令安南三歲一貢

至元二年秋七月安南使還復優詔答之仍遣侍郎寧瑞府郎中張立道奏使安南諭旨賜曆及頒改元詔書

三年冬十二月陳光曷遣使楊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弓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

四年秋九月安南使選答詔許之仍賜陳光曷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五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八質三編民教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冬十  
一月又詔諭光弔以其固有回鶻商賈欲訪以  
西域事令發遣以未是月詔封皇子為云南王  
往鎮大理寺部闡交趾諸國

五年秋九月以忽籠海牙伐訥刺丁為達魯花  
赤張廷軫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遣大夫  
范崖周覽貢

六年冬十一月陳光弔上書言商賈回鶻一名  
伊溫死已久一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  
每卜胃坐下負索巨象汝負頭狀區體甚大矣

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勅旨於后貢之年  
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  
藥物

七年冬十一月中書省移牒陳光弔言其受詔  
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妹之義以  
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每歲貢偕未又前所貢  
藥物品味不佳所徵回鶻草托辭欺誑自今以  
往其審察之尋命也實訥為安南魯花赤歿於  
其國

陳光弔遣大夫黎陀丁拱垣貢

八年冬十二月陳光弔遣大夫馮莊阮元入貢

且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旧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以國旧典也未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对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陀等陛見之日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

九年以葉忒捏為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光昺遣其大夫段子未黎克遜貢方物

十年正月葉忒捏卒命李元代忒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加於使者之上今覽未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為重也後世列王為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為人者乎王言不知而為是者邪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邪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以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旧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

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万国各有所俗驟使交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陳光昺遣大夫童子治黎文隱來貢  
十二年正月陳光昺上表請罷本国達魯花赤  
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  
且遣合撒兒海牙克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

復遣尚書合撒兒海牙侍郎李克忠召陳光昺  
入見以久疾辭

十三年二月陳光昺遣黎克復黎文粹八貢以  
所奏執部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  
乞免六事

十四年陳光昺死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  
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大夫潘公  
直阮必紹來貢

遣大夫黎克復黎文粹貢會大兵平宋明年復  
尋由湖廣還國

爰川黎崩記元伐安南始末云中統二年制封

陳日暎為安南王至元間累徵入見以疾不朝  
丁丑年薨世子陳光昂立上遣使召每辭以疾  
至元壬午右丞唆都左丞劉深政阿里用兵占  
城朝廷遣使諭安南假道助軍給糧世子不聽  
至元甲申冬復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  
等進兵勦占城迨十二月二十日甲子師次安  
南界分道萬戶李羅合答而招討阿溪西由丘  
溫縣進怯薛撒魯而萬戶李邦憲東由急嶺進  
王大兵繼之東兵破可利隘娶兒闕獲間諜人  
杜偉等斬之其宗長吳道王陳峻守內傍關二  
十七日庚子大軍擊破退守諒江州又敗走獲

船四十艘西兵破之凌隘即老鼠關至乙丑正  
月九日壬午世子自將十萬衆大戰于排灘元  
帥烏馬兒招討納海鎮撫孫林德以所獲船破  
之十三日丙戌世子守瀘江又潰走鎮南王渡  
江宴其宮庭獻俘受馘二十一日壬辰破天漢  
隘斬其將保義侯其重世子退守海市隘築埧  
木截江西戰官兵上下交射衆大潰時大王咬  
奇右丞唆都左丞唐古戴叅政黑的奉旨由占  
城進兵入布政府政其後世子遣弟昭文王陳  
通侯鄭廷瓚拒于乂安敗走世子勢急遣  
兄子張憲侯陳鍵迎戰于清化持久力弱死援

彰憲遂與黎則等以其兵降二月二日乙巳咬  
奇率騎兵涉衛布汪口破彼衆殺其將丁奢既  
添榻三日丁巳鎮南王破世子兵子大黃江其  
宗子文義侯陳季峻以全家降六日己酉咬奇  
率彰憲等破固弟大師陳啟兵于富津渡斬首  
千級清化長安悉降世子懼遣宗人忠憲侯陳  
陽請和繼遣近侍官陶堅奉固妹于鎮南王乞  
解兵王令父千戶往諭既欲請和曷不躬自來  
議世子不聽三月九日咬奇唐古戴舟師入海  
圍世子于三峙幾獲之阮強等與世子免獲其  
金帛子女十五日戊子固弟昭國王陳益稷率  
其屬來附咬都復入清化招來附者夏四月安  
南乘虛攻復羅城五月五日丁丑咬奇與萬戶  
囊弩伏兵其宮擊散乃渡瀘江會鎮南王翌日  
班師安南兵追至南柵江右丞李恒殿擊退之  
斬吳道王義勇陳紹時咬都聞大兵既還始自  
清化回軍沿途日夜與彼戰擒其將陳陀之阮  
盛等至拜鄉咬都部將礼脚張叛率彼衆與我  
戰咬都躍馬墮水死軍遂陷惟烏馬兒萬戶刘  
珪以輕舟脫獨小李戰撫單舸于後戰不勝自  
刎世子義令今赦厚活而遇之是冬內附陳益  
稷等驛至京師拜覲至元丙戌春三月制封陳

益稷為安南國王陳秀煖為輔義公同附官吏  
授爵有差至元丁亥朝廷復與師討取安南國  
王訖國王命平章奧魯赤等將江淮江西湖廣  
云南四省蒙古漢軍廣西峒兵海南黎兵海道  
運糧萬戶張文虎等十萬師受鎮南王節制秋  
九月師與自鄂十月二十八日已酉至來賓分  
道叅政烏馬兒樊楫率萬八千人烏未及張玉  
劉珪等統兵數萬戰船五百運船七十艘欽州  
進十一月十一日戊戌舟師光進經萬寧綠水  
口彼將仁德侯陳柳伏兵浪山將斷我後竟之  
即夜園山遲月擊走溺死者衆擒數百人獲船  
數十艘烏馬兒乘勝前驅不顧糧船居後失援  
糧陷二十三日庚戌陸師至祿州分道右丞程  
鵬飛叅政索羅吞兒由支凌隘王大軍由可利  
隘右丞何八赤先鋒並進右丞愛魯六自云南  
進兵至三大江與弟陳邁戰擒其將何快黎石  
十二月三日己未陸師總至屯四十原王以糧  
陷令烏馬兒督其兵掠安南糧餉饋之右丞程  
鵬飛左丞阿里劉江築木城于普賴至靈山二  
儲糧贍兵二十三日乙卯王又分兵進擊樊叅  
政舟師墮王抵北江彼塞江口伏兵葉林擊走  
之舟師出瀘江世子兵潰時省都事候師達萬

戶侯某名未詳焦千戶等以各翼余兵僅五千  
借崩自思明續進二十八日甲申入內傍關與  
彼兵衆日夜戰力屈霄漬侯都等死崩諳旧路  
引萬戶千戶每安南國王男陳昱僉事阮領府  
判黎晏等率余騎死戰出關免二十九日乙酉  
王西渡瀘江阿八赤沿東岸破賊子隘世子退  
守海沛隘大兵擊破之至元戊子正月四日乙  
丑王還旧也鳥馬兒由海道出迎張文虎續進  
糧艦十一日丙申與彼戰于多魚口朝落而散  
張文虎先遇敵於夕邦口糧陷乘单舸走还欽  
州二月世子遣從兄吳寧王陳嵩屢未納降故  
老我師夜乃遣其敢死者劫諸營王怒命萬戶  
解震焚城左右諫正神弩總管賈若愚獻言曰  
地热水濕糧置兵疲遂班師水道將校告曰糧  
艦兩入俱陷不若毀舟從陸為上計王欲聽左  
右阻之三月三日下亥右丞程鵬飛僉省達木  
率騎兵逆舟師過東湖市阻水乃还故橋梁皆  
為彼斷以俟我戰程右丞即詢所獲鄉老夜引  
從他道馳及大軍出內傍關彼又伏兵攻斷我  
萬戶荅刺赤刘世英擊走擒其將范等沉騎斬  
之七日辛卯舟師至竹洞彼兵追戰刘珪擊退  
獲二十艘鳥馬兒不由海还却由白藤江遇敵



烏馬兒自領精兵逆戰樊叅政獲峯為應潮退  
軍陷王聞彼兵掘陷馬窰守女兒閔遣思明州  
牧黃堅引由他道徑至祿州全師收

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刺  
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瑞同黎  
克復等持詔往安南諭陳日烜入朝受命初使  
傳之通也止由鄒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  
陵道抵邕州以達安南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  
余年汝父受命為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後不  
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熱慮之曰  
烜謝曰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  
書使予喜媿交戰於胸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  
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  
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  
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  
獻異物椿曰宋王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  
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下敢聞命且我四人實  
未召汝非取物也日烜辭以居喪遣陪臣鄭庭  
瓚杜因計入貢

十六年陳日烜遣中贊杜因計鄭庭瓚奉表陳  
情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

陛下哀傷而死益夫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  
國之遼遠令臣得以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  
事陛下以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無  
貢方物及二馴象

是年留未使鄭庭璜復命柴椿引杜國計還諭  
入覲世子以疾辭柴公以理詰難之世子惧遣  
族叔陳遺愛代覲黎仲佗副之遣大夫陳國寶  
貢

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不願帖木兒為  
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存差詔立  
陳遺愛為安南王加授柴椿行安南宣慰都元  
帥李振付之領兵送遺愛就國命不願帖木兒  
為達魯花赤至永安州界國人弗納遺愛惧宿  
先逃歸世子遣陪臣迎柴公入國諭旨尋遣大  
夫黎弩鄧右點來貢

十九年壬午命右丞唆都征占城

二十年以陳日烜累召不朝命荆湖占城等處  
行中書省諭安南假道助右丞唆都征占城阿  
里海牙以書抵日烜俾助兵糧鄂州達魯花赤  
趙蕭往諭日烜尋復遣使賫璽書繼諭之日烜  
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亨持方物  
從蕭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

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  
城服事小国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  
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余  
年于茲干戈永不復用軍卒殺為民丁一資天  
朝貢獻一赤心死二致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  
小国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  
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日不暇給然閣  
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  
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  
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歿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于遐陬不耐  
寒暑不習水土艱道途徒暴白骨以困陪臣  
往來尚為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过半  
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庶知  
孤子宗族官吏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受  
賜抑一國生灵賴以安全享此長久自天之大  
福也  
日烜遣大夫阮文彥白舍未育會王師再奔留  
文彥等數年放還國  
二十一年陶秉正使安南還陳日烜復上表陳  
情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每前書畧同  
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

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隻應援又致書行  
省其畧曰占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籲  
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  
今占城遂為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人  
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身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  
雖三尺童兒亦知其弗為况小國乎幸貴省察  
之八月日烜弟招德王陳璨致書于荆河占城  
行省自願

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吳道王率衆屯  
衝要以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  
進吳道王復以兵扼萬劫進擊敗之行省右丞  
唆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云南暹緬諸國接壤  
可即其地立省及於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  
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  
二十二年三月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  
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往占城納右丞  
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塔海撒里  
同安南使阮道彛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  
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孰輸北  
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吳道王陳唆提兵  
境上既而曲烈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  
德鈞朝散即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

城水陸亦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安  
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  
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岳報行省命  
萬戶趙脩已以已意復書移公文合開路備糧  
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  
領兵屯可蘭帶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  
令移文與之至福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立溫  
立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  
其善忠大夫阮德與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  
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  
蒙全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

橋梁往：相接實深驚懼亦俯照忠誠少加矜  
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  
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  
德同往諭日烜以與兵之故實為占城非為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盡屯兵七源  
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與道王兵阿里  
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  
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搭兒解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  
御杜尾杜祐始知與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  
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

秦岑中傷死聞吳道王在內防隘又進兵至交  
住村諭其收兵聞路并迎鎮南王不從至內傍  
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得官軍遂分穴道進  
攻扼其將大僚班段台吳道王逃去追至萬劫  
攻諸隘皆破之吳道王尚有兵八十餘艘距萬  
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木釘灰置場  
打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舟戰  
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舟鎮  
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  
爾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  
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  
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大國當具貢物馳  
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為朝廷  
調兵討兵城屢移文每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  
故遣朝命俾吳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每  
安南王靈為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  
討占城乃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  
帝誼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  
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不擾世子宜出迎鎮南  
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  
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短調其  
圣羽等軍船千余艘助吳道王拒戰鎮南王遂

舟行省宮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  
二十余艘吳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為橋渡富良  
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后  
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  
王及行省官書請小部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  
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  
請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謝遂  
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  
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毀外  
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  
情日烜僭稱大越國王憲天体道大明光孝皇  
帝陳威冕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為皇后上  
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  
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  
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吳  
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  
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  
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迎  
降其隘險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  
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安  
也聚吳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  
盡駐四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

与峻都等兵至自占城与大軍會合自入其境  
大小七戰取地二千余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  
明玉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遠遁不  
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  
婿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棄即將千四百余人  
萬戶李邦憲刘世英領軍聞道自永平入安南  
每三十里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還復令世英立堡專提寨驛  
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斛孛羅哈答兒由  
六路李左司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  
擒其建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

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婿張  
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魯叅政蘇少保子蘇寬  
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斛刘  
珪皆言占城无粮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峻都引  
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粮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  
舟楫申伏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捧善者  
乘之余皆焚棄又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  
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吳道王及其子三艘太  
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峻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  
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  
助峻都襲擊太師等復令唐兀斛沿海追日烜



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未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八朝文義侯得比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為吳道王所執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六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吳道王寧王兵二萬余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未戰行至冊江擊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解等軍未及渡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峻都戰沒李恒為後拒力戰以衛鎮南王葉矢中其左膝婦至思明州毒發而卒唐兀解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總之

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尤帶為荆河行省左丞唐尤帶請於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九月勅征交趾諸軍除留蒙古軍百軍四百為

鎮南王宿衛余悉令還

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率南伐 二  
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陳日烜罪惡言其戕  
害叔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顏帖木兒等  
事以陳益稷等自投未歸封益稷為安南國王  
賜符印秀峻為輔義公奉陳氏之祀又申命鎮  
南<sup>王</sup>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  
益稷 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  
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 六月  
河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用兵占城百姓  
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多死傷者群生  
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  
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  
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且率動之  
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稱藩若從其  
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死已則暫寬百姓之賦  
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率亦  
未為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  
言本省鎮戍凡十七余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  
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  
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  
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陪其數官

死儲蓄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  
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  
詔旨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還鄂

先是甲申冬朝廷遣使諭日烜假道進兵俾助  
兵輸糧日烜懼遣大夫陳謙甫陳均赴荆河占  
成行省求緩師不允復遣段晏黎貴入貢大兵  
既發留晏等于京師繼遣阮文翰乞止師是冬  
鎮南王大兵臨境以文翰導前破內傍關喜釋  
文翰還諭其主早附弗聽文翰乃誘宗子文義  
侯陳秀峻挈家歸順明年朝廷授文翰中順大  
夫遙授歸化江路宣撫使

乙酉正月官兵下羅城日烜遣宗人忠獻侯陳  
湯大夫阮銳副未請和郎留軍中 五月鎮南  
王以暑祭班師將銳比歸銳逃伏少澤卒伍獲  
斬之是歲日烜遣其大夫阮義全阮德榮入貢  
上以日烜不朝留義全于京師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人赤討安  
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河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  
萬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  
五萬于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  
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交趾行尚書省與  
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恭知政事總之並

受鎮南王節制 五月命左丞程鵬飛還荆河  
行省治兵 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  
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 八月詔諭鎮南王禁  
戢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  
小國而易之 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  
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套延攔軍民總管符花成  
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陳日烜遣其中大  
夫阮文通等八貢 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  
兵二十三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  
鵬飛字羅合峇兒以募兵萬人由西道永平  
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  
阿八赤以萬人為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  
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  
之斬首四十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  
趨交趾程鵬飛字羅合峇兒經老鼠陷沙英行  
三關凡十七戰皆捷 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  
港交趾與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  
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  
靈山水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  
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  
其守兵日烜與其下復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  
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  
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  
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逐張文  
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  
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  
萬余級 二月鎮南王引兵逐萬劫阿八赤將  
前鋒奪閨擊橋破三江口攻下柵三十三斬首  
萬余級得船二百艘米千一萬三千石烏馬兒  
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余擊破之至安邦  
口不見張文虎復逐萬劫得米四萬余石普賴  
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无  
城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  
已熱恐糧盡師老死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  
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  
程鵬飛塔山將兵護送之 三月鎮南王以諸  
軍逐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  
趾船三千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祿水洋  
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迷於  
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  
得進漂至瓊舟張文虎合徐慶糧船至占城亦  
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  
四十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閩賊兵大集

王擊破之命萬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幽  
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  
守玄見關及立趨崩連百余里以過歸師鎮南  
王遂由單已縣趨盂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  
愛魯引兵還云南與魯亦以諸軍北還日烜尋  
遣近侍官朱脩段可容貢方物謝罪進金人代  
已罪十一月以刘廷直李思愆萬奴等使安  
南招詔諭日烜來朝

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  
收行省符印四月陳日烜遣其大夫譚衆中  
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

二十七年陳日烜死子日燭遣使來貢命山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刘廷直礼部侍郎李思  
衍兵部侍郎萬奴引其來使阮義全还国諭旨  
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安州兩淮萬戶府上  
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  
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書上不報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奔平  
章政事不忽木日烏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  
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燭襲位發一  
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改過自新則不煩兵而  
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左丞昂吉兒亦上疏其畧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問欲也請罷息兵民以安國家

日燭遣大夫嚴仲維陳子長來貢

命禮部尚書張立道兵部郎中丕正引其來人嚴仲維等還諭陳日燭入見以父喪遣其令公既代之來貢

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侍詔再諭陳日燭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

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

日燭復遣其令公既代之中散何維嚴來貢

三十年梁曾等使安南還陳日燭遣其相陶子奇大夫梁文藻來貢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等諸侯六里吉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河廣安南行省給二

印市蛋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伏凡七十餘萬事因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蛮為右丞從征安南陳巖趙脩已云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益稷隨軍王長沙會寢兵而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陶于奇婦因陳日燁遣使上表慰因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无間遠近惟耳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婦因今自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

元貞元年乙未陳日燁遣大夫阮孟憲陳克用未貢

成宗大德元年丁酉陳日燁遣其大夫阮文籍范葛未貢是年命尚書馬合麻禮部侍郎喬宗寬嘗詔諭安南依前三歲一貢及其自来朝廷復遣使仍引其未使鄧汝霖等還國

二年戊戌陳日燁遣其大夫鄧丕文武丕軌未貢



四年庚子陳日燁遣其大夫鄧霖阮必耒貢  
五年壬寅陳日燁遣其相黎克復大夫陶永耒  
貢

七年甲辰陳日燁遣其大夫阮若拙蘇欽耒貢  
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未使鄧汝霖竊畫宮  
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  
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  
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 三月遣禮部尚書馬  
哈麻禮部侍郎喬宗毛持詔諭陳日燁大意以  
汝霖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勅有

惘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  
貽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  
與去使偕還帝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耒貢  
九年丙午陳日燁遣其大夫費水鋒黎元宗耒

貢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命禮部尚書安魯威吏部  
侍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復禮徃宣即位詔陳日  
燁遣其大夫阮克遵范敬資耒貢賀

二年己酉陳日燁遣其大夫童應詔謝大勲入  
貢

四年辛亥命禮部尚書乃馬台吏部侍郎聶右

相兵部郎中杜旻可往宣仁宗即位詔陳日燿  
遣其大夫黎仁傑武子班入貢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趾軍約三萬衆馬軍二  
千余騎犯鎮安州云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庫廬  
舍又陷祿峒知峒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貨  
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埽順州也兵未退廷議  
俾河廣行省發兵討之 四月復得報交趾世  
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害民居殺掠二千余人  
且聲言昔右江埽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  
生口五千余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  
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余頃故未讐殺 六

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阮俾  
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  
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  
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盪世子太  
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因其畧  
曰昔漢至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声教所及之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  
之恩亦至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  
禍焉斯啟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每圖  
所關甚大兼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  
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

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輦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  
知且以貨賂偕至後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  
實却其貨賂且日南金象齒貴國以為寶而使  
者以不貪為寶未物孰付使回使請審察之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  
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  
境今復做做成風兼聞阮盡世子丁乃交趾跋  
扈之人為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田土  
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  
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  
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  
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  
此則邊境安靖永保无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  
至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  
寧謐貢獻不絕是年陳日燁遣其大夫阮文  
琰黎時髦入貢賀仁宗即位  
延祐元年甲寅陳日燁遣其大夫鄧國用吳元  
老入貢  
四年丁巳陳日燁遣其大夫尹世材丁觀入貢  
七年庚申海南窮民掠百姓女子入安南鬻為  
婢國王聞之遣人檣獲追其元鬻人口遣使送  
還海北海南元帥府是年日燁死世子日套

立遣其陪臣鄧恭儉杜士遜入貢

英宗至治元年命吏部尚書教化禮部郎中文  
矩往宣即位詔陳日套遣其大夫莫節夫賴雖

旧來貢賀

泰定帝泰定元年命吏部尚書馬合謀禮部郎

中楊宗緡往宣即位詔陳日套遜國于世子日

曠日曠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

陳益稷久居於鄂遙授河廣行省平章事當成

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

金紫光祿大夫

二年乙酉陳日曠遣其大夫黎老吾阮維翰來

貢

文宗天曆元年戊辰陳日曠遣其大夫阮處樂

謹具少來貢

二年夏陳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

至順元年謚陳益稷忠懿王陳益稷陳日曠弟

五子也聰俊好畋其國封昭國王為大將軍掌

沱江路令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入境其姪

日烜率國拒敵敗走明年益稷挈家內附五月

隨師歸北秋入覲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憫其忠

孝特賜益稷為安南王光祿大夫給符印賜餞

五十緡長子伯懿授嘉議大夫遙授沱江路安

撫使賜衣物弓矢鞍轡馬疋下亥歲支給月俸  
冬隨師還國明年正月大兵破其國都日烜遠  
遁官軍欲戰不得三月鎮南王以暑潤班師安  
南国五隨師還鄂秋入見給衣褲賜錢萬緡至  
壬辰加授河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癸巳  
始遣使進表賀天壽節甲午春隨師南討會寢  
兵還居汙夏四月入見成宗賜五萬緡大德辛  
五又入見賜錢五萬賜其屬官五千緡乙巳春  
正月遣使赴都進呈白兔上召其使至王德殿  
庭慰回賜內幣大紫金段二疋丙午歲賜田二  
百頃屬官安撫勅王議等田二百頃下未秋遣  
東益<sup>益</sup><sub>益</sub>象<sup>象</sup>崑<sup>崑</sup>進<sup>進</sup>表<sup>表</sup>賀<sup>賀</sup>武<sup>武</sup>宗<sup>宗</sup>即<sup>即</sup>位<sup>位</sup>皇<sup>皇</sup>太<sup>太</sup>子<sup>子</sup>正<sup>正</sup>位<sup>位</sup>東  
宮入見至大戊申加銀青榮祿大夫賜銀一百  
五十兩辛亥春三月仁宗即位秋進表賀皇慶  
壬子入見加金紫光祿大夫賜錢五萬緡金第  
一金段四延祐戊子見加儀同三司延祐庚辰  
春三月英宗即位遣使進表賀回賜禮物大曆  
戊辰文宗即位進表賀賜賚有加明年四月卒  
壽六十七葬于浚陽賀家山河廣行省奏聞上  
憫其忠追謚忠懿王賜錢五千緡賜其葬王喜  
佛老工於詩有拱極樂吟集行於世元統甲戌  
子沱江宣抚使陳端午入見順帝命襲父爵為

安南國王寇襲而還陳秀峻安南國王姪武道  
侯子其國封文紹侯更文義侯秀而文至元甲  
申冬元兵至明年春秀峻勸其父母歸順四月  
入見於上國道卞者八悼章三世八喪千古痛  
一身萬里百年孤九月至京師上嘉之詔封秀  
峻為輔義公資善大夫給虎符賜錢五千緡子  
德漸遙授安南府路宣撫使嘉議大夫表弟賴  
益為遙授南柵江路安撫使嘉議大夫至元乙  
亥各賜弓矢錢物鞍馬隨師南討明年還居淡  
阳鎮南王初納其妹陳氏為次妃生宗子二至  
元乙丑夏五月卒於粹山有吟藁傳後初寓武

昌

陳文弄國叔統國王大師陳度之孫仁誠侯悅  
子也本國封彰懷上侯謙恭溫粹用為大將守  
三帶江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至明年文弄  
挈家內附天朝授嘉議大夫遙授埽化江路宣  
撫使賜錢帛弓矢鞍馬隨師征進效力有功至  
元辛卯入覲欽授宣命降虎符大德辛丑再覲  
欽授宣命陞中大夫遙授廣西道宣慰使賜錢  
二萬五千緡金段二大德丙午罷支其屬月糧  
賜田一百頃以自養皇慶士子入見轉正奉大  
夫職如故明年二月卒葬于浚陽馬家河子孫

射祀不絕

陳鍵日熒孫清國王集子本國封彰憲上侯貌  
頌哲讀兵書善騎射代父領靜海軍節度使娶  
太師昭明王女瓊微生墨侯至元甲申因每日  
煇子佐天王有隙托莊老李隱居仁睦鄉是冬  
鎮南王大軍入境世子戰敗左丞峻都復自占  
城進其后日煇倉皇先策乃起鍵率兵拒峻都  
力弱死援射日煇存亡未可知鍵謂黎崩等曰  
世子被召不朝以致討危在旦夕執迷不惧其  
忠國覆家亡乎明年正月率崩等數萬衆獻其  
器降鎮南王嘉賞襲衣鞍轡夏四月遣明里者  
班伴彰憲侯等入見驛馬至支凌國入晝夜圍  
攻偕伴官彰憲等破圍突出前又為邀擊輜重  
諒盡彰憲謙恭雅量待下以恩人民莫不哀慕  
之不辛中道殞越不能以其事達朝廷生封死  
贈之典不及初出國時尚有母國姑黎氏及親  
從在行間國人殺獲豈勝痛哉惟其母父以世  
子親兄僅免

天曆三年夏四月安南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  
世廷等二十四人表貢方物  
至順三年壬申文宗以復位故命吏部尚書撒  
只瓦禮部郎中趙期熙往詔安南陳日焯遣其

大夫鄧世延八首  
順帝元統二年戊 改至元元年遣大夫童和  
卿阮固夫來貢及賀即位

越書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六

皇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冬十二月壬辰遣送陽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二年夏六月安南王陳日燿遣陪臣少中大夫  
同時敏正大夫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因  
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典簿牛諒  
往使其國封曰燿為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塗  
金銀即賜日燿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  
十匹同時敏段梯黎世安阮法西人文綺線羅

宜山李文鳳編次

各一匹紗二匹其副阮勳及從人二十三人

賜各有差以寧等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燿以

夏五月先卒其姪日燿嗣立以寧護詔即留洱

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來意安南遣其臣阮汝

亮來迎因講詔印欲即授日燿以寧不許且曰

爾國有喪不可行吉禮况奉詔封爾先君非世

子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旨而行庶合典禮

於是陳日燿復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等請

命子朝以寧任安南俟命冬十二月安國每

占城構兵相攻占城遣使來訴

上戶翁木痛脅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復齋詔諭兩

國各聽命罷兵

三年夏五月杜舜卿等至自安南以陳日燿計

音告且為日燿請封

上自製祭文遣翰林編脩王濂克吊祭使吏部考

功主事林唐臣唐臣字元愷後避時禁更名彌克頒封使往安

南齋詔封日燿嗣安南國王并取前使張以

寧等所護印及賜物畀之六月丁丑翰林編

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傳詔還自安南先是

其國饋黃金寶貝諸物俱却之不受

上曰下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李其危

面還秋八月王濂林唐臣等至安南陳日燿

與其陪臣出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瀛屬聲呵之乃奉

御製之於絲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燧靈位于殿前使者南面而布宣之日燧率群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林唐臣等捧詔印詣壽光殿陳日燧君臣北面跪受稽首頓拜如藩臣禮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張以寧援古禮折之彼因奉詔始行稽首頓首之拜

上聞之喜御製律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首又賜以寧詩令諭日燧守制

日手書一月戊午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翰林編脩王瀛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日燧遣其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貢方物張以寧卒于道初以寧督安南候命逾年及王瀛林唐臣等至始每俱還在途遘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省約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襤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岳橐都无陸賈金

五年秋八月乙丑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達班瓜卜農耒朝奏言安南侵欺境土乞賜兵畧俾安南知彼國乃声教所被之地則不敢欺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諭以不可之義自是安

南歲常入貢謹脩臣職

上嘉其忠誠屢遣使慰諭時有陪臣謝師言者自  
安南來貢將歸

陛辭

上降勅諭之未幾安南遣使來貢其表忽署陳叔  
明之名

上訝之詢其使者乃知陳曰燈陰為叔明所篡即  
命翰林李士宗濂州詔諭之

天使自安南回奏其國以詐侮為先勅中書省毋  
令其使人數入

十一上安南遣貢臣元士等來貢

安南陳叔明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過豐詔諭之既而陳端篡立尋攻占城  
走死海濱

上遣使祭之

十三年占城使至復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因賀  
聖壽表備訴其事

上降勅慰諭之

十六年冬以海外諸蕃因進貢信使往來不實  
者多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  
有憑信稽考所以通彼此之情杜奸詐之弊但  
遇入貢咨文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付勘合用

同然後發遣

二十一年夏五月遣使賚

御寶詔書及金素紵系線羅各五十匹苧布一疋  
匹賜安南嗣王陳曰焜遂遣陪臣太中大夫阮  
完等奉表詣闕陳謝

二十二年冬有 旨今后安南除三年一朝仍

依旧制外閑暇並不許遣使往來遂為定例

二十八年欵征在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  
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奉 制書往諭

其國亨泰等既至立溫先與王書告以所以來

萬以伊边微日焜皆奉承惟謹

二十九年春二月 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  
還降為監察御史蓋以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  
為僕故降之耳

三十年春二月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  
王陳曰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論議往復久  
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為書與曰焜  
辯論曰焜復書謂為已地不復退誠等得書復  
與之辯論不已曰焜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  
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瞋者禮也自

越身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抑何陋哉曰焜復移咨戶部詞旨狂悖及誠寺復命

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夏四月丁未安南黎季犛詭稱權理國事胡奩遣使奉表及方物賀即位且奏祈封爵事下禮部議禮部言遠夷荒忽難言宜遣使廉察從之冬十一月癸丑安南遣

隨行人楊教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求詔從之丁卯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齎詔

安南封胡奩為安南國王

年安南故王陳氏孫添平從老撾遁至京師心其主曰焜為賊臣黎季犛所弑盡屠其族季犛遂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奩矯稱陳氏嗣奩為其甥自稱權署國事冒請封爵之故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因

年春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添平歸奉前大理寺卿陝州薛嵩為輔行至臨黎季犛伏兵劫添平虜嵩殺之事聞

赫然震怒時占城亦未告季犛侵軼疆界強授  
以印人聞其僭國號曰大虞紀元紹丕偽稱尊  
號及詆毀中國儒教爰議致討羣臣咸贊成之  
乃告

廟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  
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  
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  
將云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勅大將軍率右付將  
軍右叅將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  
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  
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十五將  
軍統兩京畿荆河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  
憑祥縣進左付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濟盧旺  
等統巴蜀建昌云貴之軍從云南始安府蒙自縣進  
以兵部尚書劉儁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  
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於此所過名山大川脩記  
乙酉出師

上親幸江福祭帥陪位受賑惟謨訖事 駐驛江許  
誓於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死亮尚體朕心  
毋寃武母亦降母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少一  
木亦勿兵剪除違朕命者進旁弔勅且底戶司去寺

塙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 九月師次危州大  
將軍邁疾以師授右付將軍 十月庚子大將軍代  
總其兵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先是輔与大將  
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初交人  
聞

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  
榜末云黎賊父子孰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  
頸鼓足以待 王師之至輔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  
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国中山川誓師而行是日大軍  
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

意以招徠之輔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  
翎關至芹站山箐深險林陰翳且多溪澗慮  
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  
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

戊申大軍次丘温縣 己酉哨至隘留關賊  
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  
擒一十余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  
翎關斬首六十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  
破其心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  
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正游  
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



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輔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遠等未降因甸牟人知成巢文在東西二都特宣江迤江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文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甲江直至盤灘因枚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余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固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桓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者覲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輔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未聞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輔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

人朱勸膏

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李聲下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以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

備輔知此

勅是款以款其兵而賊亦死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也箇招市口舟左付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輔命魯麟夜昇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及日是划船不敢出矣輔舟西平侯議於上

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款渡之勢以裂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

軍舟左付軍合勢輔舟西平侯議曰賊沿江立柵勢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死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持者以耳蜜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其若云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詔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奔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欠坐賞舟士聞命无不勇躍了義不也界

大軍攻其西南左付軍攻其東南已百各列軍  
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敵襲之處里詐  
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又出

內府所製夜明火光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  
者燃之及次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  
軍潛昇攻具重濠抵城下用云梯先附城都指  
揮蔡福等數人先躡登用刀亂斬賊眾驚呼城  
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  
陣驅象未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像蒙  
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為銃箭所傷倒回奔  
突賊貴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

一軍其用馬用車運至年匠山又明日循道

以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燄天辛

亥直拏其東都克之輔与左輔將軍駐軍于城

一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数万計輔召

其父老諭以弔代之意歡声動地乙卯議遣左

丞將豐城侯李彬右丞將雲阳伯陳旭伐其西

即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

一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余黨依天建

一困枚山等處水六據守乃分遣清遠伯主友

一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面征勦之

一年春正月記旧年冬至是前後所斬賊級共

三萬七千有奇輔留交州鎮邊聞賊子黎澄聚  
舟黃江左付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  
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  
百余艘未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  
余級弱死者无筭 二月乙巳輔聞賊首遁于  
悶海口出魯江口与左付將軍會兵下膠水縣  
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輔謂左副將軍  
曰賊聞大軍未不敢敵故潜遁他所以覘我動  
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  
守備 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六並  
擊之賊必成擒 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已酉輔与左副將軍合兵  
水六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  
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為柵輔乘其柵之未  
成親督其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未  
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数十里  
古叅將云阳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  
子聞敗乘船遠遁于靈源輔諭諸將宜乘破竹  
之勢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將軍守鎮備禦  
黃江等處 四月乙亥輔与左付將軍統軍由  
清化府陪道兼進調柳昇魯麟莫邃等分領戰  
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余級。

五月丁卯輔至濱州柳昇等舟師未會塗中降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輔議與左付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輔從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竒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船分散賊首潛竄山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偽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丁丑人武如卿等五人獲偽國主黎蒼及其僮太子蒞子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无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无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聞先是輔等受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輔偏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光泰王嗣立其子頽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余人及其遠族又千余人血屬盡絕无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於內地以復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  
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  
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  
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  
以相制馭是歲

詔誥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

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  
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  
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  
心督老弱恤窮恤華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  
以來之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  
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

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新城  
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  
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進安遠伯余權用增祿有  
差賜輔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三千  
石既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余孽簡  
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旧官先已降附既  
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鎔阮帥陳希葛謀反

偽稱日南既而僭號大越禘興慶年號事聞  
于

朝命黔國公沐晟充征夷將軍從云南徃征之  
久不能過絕廷議謂非張輔不可乞再命之  
七年春正月再命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徃勦  
簡定等輔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躬督  
戰艦破孔目柵再破咸子關斬俘死數賊退保  
黃江棗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義安偕江  
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  
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  
二月長浦還自交趾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余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廢  
而立李擴定敗潛遠竄聞輔班師復與陳景異  
等同反

九年春正月復授張輔以征虜副將軍印征交  
趾督師征陳季擴等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  
進兵賊聞輔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  
拒木以抗輔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  
立堡常月江輔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  
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  
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隨所至而

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聞以東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声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率之擾往：思其旧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清復聚

朝廷屢下

詔抚之授李擴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將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輔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裨將疲於奔走生：因循玩愒都督黃中不用命輔以

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於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清奪其化江城謀知賊悉衆守爰子江復追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輔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卒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輔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斗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徒散遁遲蠻等處輔部分府通處甫至



遲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一馬不能  
前輔乃下馬徒步獲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  
惟將校百余人相屬與賊遇殺數千人

十一年冬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

十二年班師還京自輔出師至是首尾踰三

年始獲首虜說者謂以役校之前平定之功為

尤難云

十三年四月交趾賊陳月河又反

上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亮總兵官往鎮交趾

平之

十五年以張輔久勞於外自交趾

詔還京師初交趾既平以刑部尚書黃福總領布

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

輯訓飾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抚字之政

吏承无敢違戾福以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

織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福如父時中朝

士大夫以仙謫至者咸見温恤或有疾病躬造

視之拔其背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加

禮焉中官馬騏恠恩肆虐福數裁之騏誣奏福

有異志

上探其志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

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驛召福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  
號泣不忍別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安南黎利叛日南知州何  
忠死之利安南夷中之夷也先是出中官馬騏  
激變乃率兵作亂寇侵边境遂進圍交趾之城  
稱復封國脅土民皆靡然從之守臣欲疏于  
朝道路四梗忠謂藩鎮諸臣曰今賊勢猖獗若  
此吾輩去天萬里之遙坐受困辱何時獲寧盍  
遣一才智之官潛身出城往請王師乘而得至  
天京六軍之未殄以醜夷如泰山壓卵耳藩鎮  
諸臣僉曰城中文武諸官才智膽畧皆死出於

足下右者今茲請救非足下不可也忠慨然應  
命乃與知縣張姓者夜縋出城步走二百余里  
為賊伏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  
以歸忠謂張曰吾一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  
相公何以處我忠曰汝姑從權暫屈於賊必  
不杀汝脫遇賊間即遁歸語諸公知之吾若與  
爾若屈此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碎身於賊  
手共為无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謂張曰爾記  
此詩為藩鎮諸公言之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  
何知州我聞其名久矣乃延忠上座具酒釀以

賓禮待之奉酒酌忠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  
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誓曰臊膻奴是何言也  
曩者爾勦賊兇暴悖逆殘害死棄我

聖朝代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鎮臬司掌治爾邦政  
令置郡邑立宰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  
畊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夫綱常之理革其  
旧染汚俗為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  
爾曹不思報效

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至討爾曹皆如  
齏粉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怒飲  
爾曹高言平日為進士嘗飲美酒之酒以

大蟲之食吾豈食焉奪其盃擲之正中虜面流  
血盈順賊衆大呼而進忠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之勅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諡曰忠節  
忠字廷臣世為江陵著姓齧：牝聰敏有志既  
長遊郡庠永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謹言  
正色有古賢之風尋仙日南知州事專以德禮  
導民夷民信服

宣宗帝皇帝宣德元年

詔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約會云南總兵  
官太傅黔國公沐晟各率官軍征討黎利

是年師集安南與賊戰我師敗績守臣陳洽死

之初黃福召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掌藩臬  
二司事累奏乞福還蓋以交人思福之深耳既  
而師出乃以福偕行比戰總師者失律為賊所  
得并得福入營諸賊見之皆下馬拜福曰公不  
比婦我曹必不至此言已皆立且曰公我父母  
也願自全婦輔

朝廷福厲声叱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  
害其酋長饋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  
出境福至在州悉以所贈婦之未幾繼遣戍  
山侯王通率大軍往安南再奉戰亦不利通遂  
分賊和而擅退兵

朝廷罪通罷之時黎利有賊將黎芳黎善者實  
劫兇狠為亂已久前後屢陷官軍王通既至芳  
寸以兵拒敵值地利不便通身中數鎗僅以一  
呵得免我師敗績詰且利等率賊衆薄城圍且  
奴匪城中人期一死无復生望復招募諸軍士  
迫得數千分為三軍選精銳訓練再出擊賊遂  
斬芳尋復生擒黎善檻送軍門自是我軍氣勢  
稍振利勢窘不敢復出拒戰僅上江岸堅壁固  
可遣頭目詣軍門請依洪武旧制願歲三稱臣  
今貢乞總兵官照初克交趾故事奏  
班師通會諸將校議曰交蠻負固叛服不常每

勞

王師靡費鉅萬不應以此彈丸死益之地致累根本空虛萬一中原有變故何以應之竊謂此地似可棄而不可守也諸將校以我軍相持日久且瘡厲財作死亡甚多遂從通議與利連和面擅退兵

朝廷以通縱寇誤國乃逮諸偏裨論罪有差因罷通不復用

三年黎利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晷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對曰以不可從將士

考者黎王在位之出表止黎利之請晷益發  
兵誅此賊且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處此二人對曰奉以舟之死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直諭以二人所對曰今日舟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以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心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舟之可旋禍為福

一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佑者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死名且誤棄朱厓前史為榮何

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至心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矣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

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馬表示文武群

臣且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立

毒虐用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亦求陳氏之右立之求之不

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

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嗣

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

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上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且尋弑



翰林待制審刑院使黎少穎主書侍史阮士先  
國子博士陞審刑院使史德輝鄧祿內令史陞  
安撫使武擢將軍杜世冷親衛將軍陳儼未謝  
且獻金人二代已罪人各百兩

三年戊申春三月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  
右侍郎羅汝敬通政司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  
永達往詔諭大赦交趾令具陳氏子孫四人未  
是月利遣其偽戶部郎中黎國器樞密院僉書  
何甫范誠史等未謝

四年己酉冬十月利遣陶公僕黎德輝未祈封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聰

### 往諭

六年辛亥春正月元日利遣其偽右僕射黎汝  
覓吏部尚書何栗黎柄未祈封冬十月命禮  
部左侍郎章敞通政司右通政使徐琦往諭利  
權署國事

八年癸丑四月利遣陳舜俞阮可裴擒虎未

貢 皇太后 皇太子皆備儀上表箋後率循

之 太皇太后 皇后六間具 貢大率不出

三分之外 冬十二月 命兵部左侍郎徐琦

行人郭濟往諭利令歲貢金如制是月黎利死  
于在嗣遣管臣黎常送真未吉哀



九年甲寅夏五月在遣其偽宣撫使阮宗胃黃  
門侍郎蔡實未祈封 秋九月遣其偽門下右  
司侍郎阮傳右刑院郎中阮時中未貢金并獻  
代身金人 冬十一月 命行人郭濟未弼往  
諭祭在遣陪臣黎柄潘寧未謝

十年乙卯春二月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行人侯  
璠命在權國事是月在遣其偽管領潘子曰陳  
元禧未 謝 冬十二月 命行人朱弼謝經  
往詔諭因哀并諭即位是月在遣其偽管領黎  
寯未進香尋遣其偽知內密院阮文絢殿中侍  
御史梁天福左刑院大夫丁蘭未賀即位

刑院使兼禮部尚書陶公撰內密院阮叔惠未  
貢

上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柰亨往錫命封在  
為安南國王併賜安南國王之印

二年丁巳春正月在遣其偽雄捷軍管領蔡士  
明同知審刑院何甫左刑大夫阮昇未謝

三年戊午 命給事中湯日鼎行人高演往諭  
侵太平府界 冬十月在遣其偽審刑院阮廷  
歷會知內密院事程昱侍御史阮天錫未貢  
十二月在遣其偽中軍同知黎伯琦中丞裴擒

虎未謝罪

六年辛酉冬十月在遣其偽內密院阮田僉知  
內密院阮有光僉知審刑院事陶孟珙未貢  
上賜在皮弁冠服

七年壬戌冬十月在遣其海西道同知阮叔惠  
審刑院僉知社時暉趙泰黃翠夫未謝 十一  
月在死子基隆嗣遣其偽僉知阮廷歷范俞未  
告哀是月基隆復遣黎傳等未請封

正統八年癸亥 命行人程璣往諭祭光祿寺  
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錫封 冬十月基  
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翰林院制誥阮堵御

前牽生局長梁鶴未謝祭 十一月基隆遣其  
偽叅知簿籍程昱內密正掌程清翰林院直學  
士黃克孝未謝封

九年甲子冬十月基隆遣其偽左司侍郎陶公  
僕御前東道叅知簿籍黎迺阮蘭未貢

十一年丙寅春二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叅知  
簿籍阮叔惠叅知審刑院事程真轉運使阮廷  
美未貢并言占城危州疆界 秋九月基隆遣  
其偽海西道叅知簿籍阮宗仁政事院同叅議  
程毅未奏占城膏諷寇其國

十二年丁卯基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審刑

院同知丁蘭殿中侍御史程馭來貢并言在州  
欽州疆界

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  
叅知政事何果翰林院直學士阮如堵國子監  
助教同亨癸未貢

二年辛未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往詔諭即  
位基隆遣其偽同東道程真中書黃門郎阮廷  
美審刑院同知馮文達來賀皆以綵幣

三年壬申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郭仲南往詔  
諭立儲仲南等俱不受贖先是張以寧卻餽之  
後其國書不言蓋有受不受也冬十一月基

隆遣其偽審刑院副范瑜翰林直學士阮伯驥  
禮部員外郎朱車來賀黎尚等來謝賜幣

四年癸酉冬十一月遣陪臣阮原僑阮且陳文  
徽來貢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命尚寶寺卿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往

詔諭復位乃立皇太子昔以綵幣十一月安  
南黎宜民殺其君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是年  
冬遣陪臣陳伯齡來貢

四年庚辰基隆弟思誠立秋九月遣陪臣丁蘭  
阮復阮德輜來奏事冬十月遣陪臣阮昇潘維

禎未貢因請封

六年壬午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思誠遣

陪臣其未謝 秋命翰林院侍講李士錢溥禮

科給事中王豫及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

往昔封溥等既至往復議禮及拜餽贈溥因作

七書以諭之溥既不受贐安南王令陪臣賈至

京白于禮部為請于

上得

旨令溥受之溥乃拜受頒於同列 冬十月思誠

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未謝 十二月遣陪

監太監寺昇持指命事疆俊奉御張榮往鞫其地所產香

八年甲申 命尚寶寺卿凌信行人司正邵震

往

詔諭即位昔以綵幣 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

范伯圭未進香黎友直楊宗海范慶甫未賀黎

安榮范居陳文真未謝各其貢儀

憲宗絕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一月思誠遣其

陪臣陶壽陶正已黎的未貢阮士吳未言保樂

疆界

日平戈片是成是上言已易之

仁未肯并奏萬寧永興等被擄事

六年庚寅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阮廷美偽

李士郭廷實未言占城侵其國

七年辛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日良阮德

貞阮寬黎仁范穆未肯言占城襲其國

十年甲午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禮部尚書黎

弘毓刑部右侍郎沂仁壽阮敦復吳審未肯言

占城潰其師

上以其匿保梁逋逃侵在州地界拘番貢使

命金吾衛指揮使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思誠遣其陪臣何瑄潘琮

未謝罪

十二年丙申 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

往詔諭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山

王克述偽監察御史褚豐未賀黎璿翁義達未

謝阮達濟未言占城侵其地

十三年丁酉思誠遣其陪臣陳仲立黎彥俊潘

貴未肯

十六年庚子冬十一月思失遣其偽禮部侍郎

阮文質翰林院校理尹完濬未肯

十九年癸卯冬十月思誠遣其吾臣來惠慶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杜觀我維善未肯再言占城侵其地德慶其  
國功臣孫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思誠遣其偽刑部尚書黎能  
讓校理范福昭郭璿未肯

二十三年安南國納占城叛將而助之雷將奪  
占城國授之以員

天朝之封占城國王古聞于朝

上以其事付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滂嶺海察其事  
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古遂移文諭安南國  
王數其不能恤鄰之義折其姦萌道之順遂安  
南自是安南其邑之邑是之其目

孝宗欽皇帝弘治元年戊申

命翰林院侍講劉戩刑科給事中呂獻往詔諭即  
位戩等俱不受曠冬十二月思誠遣其偽東  
閣授書覃文礼王克邁范勉麟偽監察御史黃  
伯阳未賀校理宋福指未進香黃德良未謝  
二年己酉思誠遣其偽刑部右侍郎阮克恭校  
理裴昌澤監察御史阮洪廷未肯

五年壬子思誠遣其陪臣黎俞阮彥克偽監察  
御史鄭葵孔愚未肯言边民边私販踰其境

命刑部郎中沈庠行人董緄往  
詔諭立皇太子錫以綵幣庠等俱不受曠

六年癸丑春二月思誠遣其偽戶部右侍郎阮  
碩右司講杜綱戶科給事中黎嵩來賀偽監察  
御史范贊來謝

八年乙卯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東閣校書黎  
峻翰林侍書武場監察御史阮歆來貢并奏言  
八貢所由驛路初交人八貢必由憲祥州其後  
陪臣拔重賞入中國貿易役民甚衆民苦之知  
州李廣寧因索其雇直陪臣黎峻潘綜奏之李  
廣寧亦疏辯下所司行議為之計八貢行李之  
數榜示以為定規

十年丁巳春二月二日黎思誠死子錮嗣冬

十一月丁巳命行  
理阮德順來告哀偽吏部右侍郎潘綜翰林院  
校理范克慎提刑阮廷峻請封

十一年戊子錮遣其偽刑部右侍郎阮覲贊提  
刑監察御史范盛御史黎俊懋來貢

十二年己未命行人徐鈺往諭察司經局洗  
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王縝往錫封  
儲等不受贐

十三年庚申錮遣其偽兵部右侍郎阮維禎禮  
科給事中黎蘭馨尚寶寺少卿阮儒宗來謝祭  
劉吳孝謝封吳孝還

上以皮弁冠服賜錡

十四年辛酉錡遣其佾吏部右侍郎阮郁東閣校書丁勳翰林侍書兼秀林局司訓鄧鳴謙耒貢十五年壬戌冬十一月錡遣其佾太常寺卿郭有嚴監察御史范彛右司講陳茂材耒謝以刘吳孝回膏賜冠服故也

十七年甲子夏五月黎錡死長子潭嗣潭尋卒次子濬嗣遣其佾吏部右侍郎鄧潛翰林檢討屈瓊玖戶科給事中刘光輔耒脩常貢佾兵部右侍郎阮騏監察御史阮敞嚴耒告哀佾礼部右侍郎阮宝珪東閣校理陳伯良耒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

命翰林院編脩魯鐸工科左給事中張弘至往詔諭即位行人何霑諭祭翰林編脩沈焘吏科左給事中許天錫封鐸与弘至俱受其餽贐与六賈同汚青史靈杰天錫俱郤之弘至汝弼子也濬遣其佾戶部右侍郎東閣校書丁順楊直源耒賀即位佾提刑監察御史梁侃謝恩佾鴻臚寺少卿阮詮進香佾工部右侍郎阮琦翰林院檢詩尹茂魁戶科都給事中黎挺之耒謝祭清華承宣使黎嵩翰林丁貞監察御史黎孝忠耒謝封以方物貢義安承改司恭改黎淵翰林



院校理具綏監察御史黃岳以歲例貢。

是年冬安南阮种弒其君濬謀立弟阮伯勝黎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滢主其國。

五年庚午春二月滢遣其似刑部尚書譚慎微

東閣校書阮文泰兵科都給事中阮文傑未奏

事偽禮部右侍郎阮綱翰林院侍書武幹提刑

監察御史阮允元未請封偽副都御史杜履謙

翰林院侍書兼史館脩撰阮秉和提刑監察御

史張德光未脩常貢

七年壬申命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利科右

事中當命曾注皆封俱不受

八年癸酉春三月滢遣其偽禮部右侍郎阮莊翰

林院檢討阮珣禮科都給事中張宇說未謝冬

十一月遣其偽兵部右侍郎阮仲達翰林院侍

書許三省提刑監察御史阮貴雅未貢

十年乙亥始達京

十一年丙子夏四月陳暘弒其君滢尋討平之

初滢為不道國人怨之社堂燒香官陳暘與其

子暘昇共謀作亂既弒滢遂自立僭號改元天

應自詭為陳氏后黎滢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

暘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暘敗走

獲其子暘及其黨陳璩等誅之暘与昇奔諒山

拋其長慶大原清都三府之地登庸與其臣共  
立黎椅為主時年十歲椅滢兄灝之子滢死子  
育椅為子既立追尊父灝為謚明宗哲皇帝以  
登庸有與復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  
既在其掌握潛畜異志未幾納椅之母為妻  
十三年椅遣其陪臣阮村雍阮儼黎慤吳煥未  
貢并求封因國亂不果行 四月黎氏臣鄭綏  
以登庸不臣椅擁虛位乃復立其族子酉榜為  
主攻其都城椅出奔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  
捕酉榜殺之迎椅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為大傅仁國公

十六年八月莫登庸率兵攻陳暲暲敗走死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壬午登庸自為安吳王潛欲

弑椅：母知之阴使人告椅

曰椅與其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  
順化廣南四府登庸逐立椅弟椿為主僭號改  
元統元仍降封椅為沱阳王先是

今上即位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

詔諭其國至在州村陳昇尚拋諒山道阻不達而  
返敦道卒

三年甲申登庸以椿名差其偽禮部尚書阮文  
泰明光承改使阮光論太原承改使阮村敏吳

化承政使范敦理海南叅政郭契山西憲察使  
入理寺卿莫潤朗諒山承政使鄭鹿一作叅政  
阮廷祚洪勝寺少卿郭文藻潘廷佐陳裴阮壽  
俱潘集耒貢并求封廣西左江兵備楊 郤之  
二年丙戌登庸以千金并象犀南沉諸香賂欽  
州判官唐清為椿求封蓋欲假  
別名號以自固也時清署州印為申於兩廣提  
督府都御史張嶺竟之逮清繫廣東按察司獄  
尹遂寢清死獄中  
八年丁未登庸使其臣范嘉謨偽作黎椿禪位  
詔遂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福海為偽皇太子  
改名方瀛椿尋卒或云登庸不令椿預外事專  
以酒色娛之血弱而死偽謚恭皇帝或云并其  
母鳩殺之暴之於國門之館外其年登庸遣其  
頭目以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尚長  
黃子璟禡人縫求通貢於欽州本府署印推官  
趙琨難之遂去  
七年戊子登庸遣其偽禮部尚書道源伯阮文  
泰翰林院侍書阮昭訓僉都御史阮典敬兵部  
左侍郎范敦理工部右侍郎郭契兵科都給事  
中范永箕戶部左侍郎阮光論翰林院待制阮  
貫之耒奏事脩貢至輪番為啟收諒山戒而返

八年己丑登庸与弟擢有隙殺之初擢有勇力  
預篡奪之謀至是位逼不相容見殺

九年登庸禪位与子方瀛自為太上皇退居古  
齋海阳以為方瀛外援作大誥題曰皇朝大誥  
法天抚運皇上大誥天下官員以堯舜禹湯文  
武自比又云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歸禪朕  
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凡五十九條頒布  
令國中誦之方瀛改元大正  
十四年登庸遣其陪臣叩關求封廣西左江分  
守叅議何瓊受之何瓊坐免官事寢

皇上生議遣官詔諭安所司以安南久不庭始議  
征討

十六年黎氏臣鄭惟燎赴京告變初校被逐後  
七年死其臣鄭絳等復立其長子桎為主改元  
光照已而清化諸府盡為登庸父子所奪桎竄  
居木州在老挝境上遣惟燎航海訴之且乞師  
圖與復

上以其奏本并宗圖不類外國人文字且方差官  
勘問即有此奏疑之不礼兵二部會同譯問并  
辨驗因王印文奏之 四月雲南抚臣招安南  
土官文武淵刀鮮等皆未降頭勅兵討賊是年

莫登庸率兵攻武文淵擄其妻子文淵聞之據  
險邀以歸登庸兵反為所敗登庸復遣其緡阜  
州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入云南為謀逆吏  
執之守臣以

聞論死械繫于獄

是年莫登庸率兵攻黎寧於其嘉興府之本州  
寧走據險老挝士舍怕雅罕開率兵救之隔江  
為營

汪文盛復議老挝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堪調  
兵二萬名象二百隻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調  
兵三萬名象二百隻車里宣慰司土刀坎調一

萬名象五十隻元江府調兵一萬五千名象五  
十隻共兵七萬五千名象五百隻芻糧給銀詠  
司府自備

十七年方瀛遣其臣范正毅等赴云南上乞降  
表及以狀申詠省抚臣汪文盛等奏之且論功  
乞行賞下兵部議復行兩廣議之

十八年春廣西付使翁萬達叅將沈希儀以方  
瀛所上乞降表呈兩廣提督蔡 以方瀛罪  
人輒稱權管因事既表首罪而輒言稱謝皆不  
如衣却之方瀛惧即易之蔡乃受之以

聞初禮部侍郎黃紹以抚處大同叛卒有功

上意其可用會安南議久不決臣薦  
皇天及

成祖徽號

上欲令綰賚詔往諭其國以定抚征之宜至則以

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克正使

命翰林院學士張治為之付綰意欲不行多所請

求至是又請給其父母

詰命

上知其意有

旨黃綰先因行取安南用聞命不趨既至又請多

旨辛之旨罪年上之旨之旨了了！或問上

不許起用這安南事本因一人倡之衆皆隨訕

上為聽夏言之言都起違慢之悔此國應否棄

絕討罪如何處置兵部會官廷議

奏聞於是兵部尚書張瓚會廷臣議復請

命咸寧侯仇 兵部尚書毛 親至兩廣云南適

中之地便宜建征抚之計具奏詔從之

秋九月方瀛自將襲巴廣殺之先是巴廣以

勇力聞圖吳復者恃之及見殺咸奪氣方瀛婦

病未幾地大震其所乘馬食羊一頭盡之占者

以為不吉 十一月方瀛死登庸立其弟莫福

源偽詔改明年為先華元年

十九年庚子春三月咸寧侯仇 兵部尚書毛  
開府廣州移檄遠近命廣西付總兵張經  
左江叅將余恩叅政翁萬達屯太平廣東叅將  
高誼副使陳嘉謀屯欽州都指揮武鸞屯烏雷  
檄西廣雲南三司調兵理餉造戰船遣間諜文  
以福建漳州之民善操舟熟海道議遣宮召募  
僉事林希元自請行許之夏六月移駐梧州期  
以九月會師南寧覘粵進取

越嶠書卷之七

立國僭竊始末  
趙氏

宜山李文鳳編次

趙陀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在南海循外秦初  
并天下畧取越地至桂林南海象郡以謫民與  
越雜處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乃以陀行南海尉  
事秦既滅陀即繫桂林象郡自立為主漢高帝  
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釋陀罪弗誅十一年遣  
陸賈立陀為安南國王通關市鐵器於是陀偽  
尊號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以財物賂遺閩越



西甌駱役屬焉東西方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駱即交趾

文帝元年為陀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乃其昆  
弟尊官厚賜寵之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  
並立兩賢不並托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黃屋  
左纛文帝大悅景帝時稱臣使人朝請然越其  
居固仍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朝命如諸侯建  
元四年陀卒孫胡嗣爾時漢興七十年蓋百歲矣  
胡立閩越擊南越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漢  
武帝為興師討閩越遣嚴喻意胡感德遣太子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礼要之不可以休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歸亡國之勢也於稱是病竟不入

見後十年胡實病甚嬰齊請歸胡卒謚為文王

嬰齊立即歲先帝望

李邵云歲其借號望

初嬰齊入宿衛

在長安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嗣位上書請

立繆氏為后興為嗣漢數使者諷諭嬰齊固稱

疾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侍嬰齊卒謚為明王

興立其母為太后未為嬰齊姬常與霸陵安國

少季通元鼎四年國人知之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欲倚漢威數勸王尺群臣求內屬即因使

者上書請比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王太后

飾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其初呂嘉諫王王不聽  
諫嘉有叛心數稱疾不見漢使者太后怒欲謀  
誅嘉乃奪宮中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  
之利也而相苦不願何也以激怒漢使者狐疑  
相挾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  
欲鋸嘉以矛鋸七凶及撞也 王止太后嘉出稱  
病數日不見王遂率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  
使者而立明王庶子衛陽侯建德

建德立元鼎五年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帥  
十萬師討之明年攻敗越人遣將擒建德呂嘉  
于海乃威其國置九郡太守自此始趙氏五  
世九十三年亡

### 五代時

孝武廢南越置郡邑設官守歷朝因之唐末交  
爰王豪曲楊皎吳相繼篡奪殆五六十載宋初  
丁部領據有交州太祖因封以王爵

曲顛據交趾劉隱據番禺卒子龔立稱南漢號  
遣子承美為勸好使至廣外以覘虛實顛死承  
美襲父位梁貞明元年己卯遣貢求節鉞梁因  
授之龔大怒偽漢大有三年九月遣驍將梁克  
正領兵攻之擒承美以歸克止留守交趾為務  
廷藝所逐

承美見上

楊廷藝愛外人也曲頽將劉龔既擒曲承美命授廷藝爵命以李進為交外史與李克正守其城龔謂左右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明年廷藝果叛卒衆圍城克正潰走廷藝據其境為皎公羨所殺

公羨楊廷藝牙將也殺廷藝而代之晉天福二年偽僭大有十年吳權卒愛外共圍公羨力屬求師於劉龔以其子万王弘操封為交外節度使統兵往救主白藤江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戕彼之全軍皆焉

吳權愛外人廷藝牙將也殺公羨而自立子昌及弟昌濬繼之偽漢乾和三十二年濬稱臣於劉晟遣使入貢求節鉞晟遣給事中李嶼以旄節封昌濬使入止嶼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嶼未不行昌濬卒弟昌文立卒其將佐吳處坪喬知護楊輝杜景頌爭立既而丁郡領平之遂有其地

吳昌岌

丁氏

頌交州華閭洞人父公著為廷藝牙將五代小廷藝巡交州以公著權驩州刺史初吳權濬

殺公羨而部領父子歸吳氏因遣公著還舊任  
卒部領襲及吳昌文卒其下作亂部領與子璉  
平之願交趾事號萬勝王私署璉為節度使十  
年部領死

璉立七年宋開寶四年辛未命大將潘美平嶺  
南璉惧上表遣使入貢求內附太祖詔璉為節  
度使安南都護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  
茶八月七日制封璉父部領為交趾郡王實封  
一千戶十二月命高保緒為官告使太平興國  
一年璉使貢賀太宗即位五年理死弟濬立  
濬亦遣使貢賀太宗即位五年理死弟濬立  
擅唯劫遷濬於別第奉族禁錮之代領其衆太  
宗怒與師進討桓詐濬上表十一月遣使貢金  
銀器皿犀象牙寶等物云管内將校軍耆老釋  
等請以濬行節度使襲父兄位錄其狀呈上時  
已師具封奏入不報冬十一月追兵敗交趾於  
白藤江明年宋兵不利班師七年桓又詐作濬  
遣貢以師致討之故也濬為桓所弒丁氏三世  
共十七年

黎氏

黎桓處外人有志畧將士心丁璉委以兵權因

纂丁氏自称交外三使留後遣貢于宋表言丁  
濬與其母楊氏率吏民將校三師應巨頌府事  
并偽以濬表呈太宗因而撫之命張宗權等往  
使諭旨桓已專挾其地不听命後桓上言占城  
因象馬數萬入寇臣擊走之太平興國八年桓  
遣貢金銀犀象等物雍熙二年桓貢金龜鶴香  
炉象牙日抹絹万疋賀乾明節賜其使衣各一  
襲銀帶鞍勒馬五疋桓貢金銀方物十月庚申  
制授桓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尉使持節都督  
諸軍事安南都護克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  
風使

戶仍賜號推誠功臣命李若拙等充官告使

端拱元年四月制桓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命魏庠等充官告使閏五月桓遣貢 淳化元

年制加桓進封命宗鎬等充官告使十月桓貢

七宝裝椅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趾

郡王命王世則等為官告使五年三月桓遣使

貢浚侍險阻屢為寇害失藩臣礼至道二年七

月太宗復遣李若拙以詔書王帶賜桓三年四

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即位覃

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宝椅犀角象牙細絹

詔以方物陳於萬威殿之灵坐仍許其使人行

卷之利真宗咸平元年九月相庸馬象 四

年十二月制加桓功臣是年貢馴象犀七座裝

金瓶謝加恩也 五年十一月制加桓奉節功

臣 景德元年六月桓遣其子黎明提來貢二

十七日對於崇政殿後召於便殿勞問之即投

黎明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驩州刺史上

柱國 二年正月詔上元節日賜黎明提鉞令與

占城大食使觀察宴飲是月賜黎桓應大藏經

從其請也 三年三月桓死龍鉞桓中子也嗣

立為弟龍廷所殺

龍廷桓幼子也後龍鉞而自立其兄龍全忿之

劫庫財而遁護率扶蘭寨兵相爭立未定初黎

明提入貢以國亂不能還駐廣州知府高驛罷

給館券真宗別詔賜錢五十萬米一百五十斛

續給館米七月邵暉止言龍廷公牒至自称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明主請

以八月遣弟入貢臣以龍廷來投真命輒有稱

呼不敢回報帝以穹荒異域不識大體詔暉諭

合削去偽官方許入貢黎明提高駐廣州詔暉

以其國事及龍廷奏報諭令削去若願歸給人

船歸奉賜錢遣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

詔封為文趾郡王賜名至忠龍廷遣弟峯州刺

史明祖與掌書記黃成雅等入貢召升殿撫問  
久之詔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處置等  
使安南郡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賜食  
邑功臣號仍賜名至忠又遣贈桓襲書令南越  
王並官其進奉使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畢加黎至忠同平章事增  
食邑功臣號至忠遣使入獻

三年黎至忠奏求互市於邕州詔止許仍如旧  
制但於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以邕為邊隅極  
扼之所或直趨內地事非便故也

至忠一子方十歲遂為李公蘊所  
篡時至忠所遣使扼在京師真宗以其伏諭之  
如歆服亦听使人掩泣而已黎氏三世共三十年

李氏

李公蘊交州人有韜畧黎至忠用為大將親信  
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至忠死子幼弟明景爭  
立公蘊逐而殺之自領交州事稱安南靜海軍  
權留後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  
方物苛貢請降制處之真宗曰至忠不義而得  
之公蘊又效尤焉益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  
遂用桓故事授公蘊檢校太傅節度都 御史  
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實封功臣號後加同平

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賜之器幣又官其進奉使  
五年李公蘊遣李仁美陶慶文陶頌吳懷嗣來  
貢俱授以官

天禧中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檢校太尉公  
蘊自前受封後或間歲或仍歲各以方物入貢  
至是再得進爵三年李公蘊遣弟李鶴入貢

仁宗天聖元年李公蘊遣李寬秦阮守強入貢  
賀即位詔加檢校太師 二年優詔回賜公蘊

錢物示懷遠也 六年李公蘊死其子德政遣  
使告哀詔命廣西轉運使章朔克使吊祭贈公  
蘊寺中自成一王是惠文長子

皇佑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入寇詔交趾  
諸國助討既而詔止之 至和二年德政死子

日燭立德政在位三十年謚太王日燭立宋加  
封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 嘉佑三年貢異獸

英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神宗進封南平郡王加  
開府儀同三司熙寧四年日燭死謚聖王子乾  
德遣使告哀乾德立宋加封為交趾郡王 熙

寧八年冬十一月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命趙  
及內侍李憲討之九月二日以郭達為安南  
招討使趙高副之冬十一月交趾納款

元豐元年秋九月交趾入貢



哲宗即位加乾德平章事 元佑中進南平王

乾德在神宗朝犯邊徽宗宣和九年加乾德守

司空高宗紹興元年乾德死居位五十九年謚

仁王陽煥嗣陽煥乾德之子也紹興二年春三

月封交趾郡王七年陽煥死居位七年謚神王

天祚嗣天祚陽煥之子也紹興八年春三月封

交趾郡王 二十五年秋七月加封安平王

二十六年天祚遣子成貢秋八月加封檢校太師

孝宗隆興二年秋八年入貢賜安南國國名自此始

加封南平王三年天祚死在位三十九年

蓋英王子龍翰龍翰音扎淳熙六年冬

十月封安南國王光宗紹熙五年秋八月乙卯

加封思忠功臣是歲冬十二月甲子復加齊美

功臣浚李氏威聲丕振盜賊蜂起合圍羅城龍

翰走歸化江倚何高家外戚陳京昆弟集鄉兵

平其亂迎龍翰還官 宋寧宗嘉定五年夏五

月癸酉龍翰死宋遣使弔祭居位三十年謚高

王子吳昫巨感切時因威州賊阮年號

金天大王與烘路人段摩雷叛陳京與弟建國

擊之既克乃說摩雷和親併力攻年反為所敗

年死亂平以功為子求尚其王女昭聖從之吳

昫無後立昭聖為嗣退居真教寺奉佛死居位

十六年謚惠王 昭聖立一年庚寅歲以國政  
授于女夫陳承改名曰熒凡李氏宗族與齊民姓  
李者今更為阮以絕民望李氏傳至三世宗王  
李稱作東都事畧交趾附錄云黎桓劫丁氏再  
世而國亡公蘊篡黎氏教世而未厭豈非幸歟  
今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無子國歸其婿  
迨今祠祀不絕又其幸哉

陳氏

陳京交趾人一作閩人李氏外戚也按陳樞續  
為閩人齊東野語亦同謂其避罪流寓其國遂  
得政元安南黎前著志畧則以為交趾人同弟  
建國有平寇功於山川古蹟下散見其微李尾

翰時盜起國亂京與弟建國討平之以功為太  
尉建國為大將軍子承再世其國尚李惠王女  
昭聖因拋其位追謚京為太祖

陳日熒始名承京仲子也國人稱其寬仁聰慧  
文武兼備以李婿襲國昭聖無子復娶其妹生  
三子宋紹定初遣貢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加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效忠順化  
保節守義懷德婦仁慕治奉公正恭履信功臣  
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食邑一万一千戶  
實封四千二百戶宋祐六年日熒上表請以位  
傳其子威冕詔封日熒為安南太上國王子威

晃為安南國王景定二年威晃又遣使入貢仍  
下詔獎諭遣使賜金帶并法錦丁巳歲十二月  
元兀良合解帥師自雲南絕安南邊邑國人拒  
之敗績惧降 戊午歲威晃改名光昺遣陪臣  
上表幼欵奉貢職先是日昷雖請世襲于宋而  
實自蒞國政是歲始遜位于子威晃日昷尋卒  
居位十八年壽六十謚大王自日昷以下俱竊  
帝其國中封其宗姓為王威晃改名光昺日昷  
仲子也魁竒雅量戊午歲父老代立遣貢于宋  
室祐間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後父子附臣元朝  
日昷元朝司馬

臣請闕請罪待終父喪而朝後屢諭入朝不  
至元十五年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諭入見光昺  
以疾辭委國于子日昭後數年死壽五十一謚  
聖王 昭光昺之子宋亡通貢于元改名日  
烜中統十四年立詔諭入朝不從至元七年命  
柴椿再詔日烜惧遣從叔陳遺愛代覲世祖以  
日烜不廷立遺愛為安南國王 十九年授柴  
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衛送遺愛  
就國諭安南宗國族人官吏日烜不听廢遺愛  
為庶人殺之十九年復遣諭入見且假道進兵  
占滅合助軍輸糧日烜辭久矣不法入元目下

無軍助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鎮南王大軍壓境  
日烜率國迎敵戰敗遂棄城遁近親陳益稷陳  
鍵陳秀煖陳文弄等降詔封益稷為安南王隨  
師往征明年四月國人乘勢攻復羅城五月鎮  
南王以水潦班師二十一年上表謝罪世祖留  
其使命鎮南王統師再征十二月烜戰敗匿海  
島獻其國妹子鎮南王復邀其歸路明年三月  
鎮南王以暑瘴班師日烜遣子倍代謝罪貢方  
物二十七年日烜遣使入貢命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等齎詔諭意明年日烜死謚仁王子日燭嗣  
遣使來貢三十年上命兵部尚書梁曾等諭日  
燭入見以疾辭遣其相陶子奇來貢朝廷留子  
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劉二拔都等總  
兵屯靜江侯征討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一  
四月成宗即位詔罷兵命禮部侍郎李術等齎  
詔赦罪放陪臣陶子奇還國元貞二年日燭遣  
使上表求封王爵不許乞大藏經賜之大德  
五年命尚書麻合麻等引其來使鄧汝林等還  
國諭安南依前三年一貢臨期自來朝廷不復  
遣使明年春遣黎克復來貢至大元年遣貢元  
命尚書安魯威等齎詔往諭之  
至大四年日燭遣其陪臣入貢是冬遣禮部尚

書馬合謀等宣仁宗即位詔使至日燭先率兵  
攻占城固擄其王皇慶壬子六月兵還迎拜詔  
書遣使貢賀上表謝罪

延祐元年賜日燭禮物 延祐六年日燭死謚

英王 日套日燭之子延祐七年遣使入貢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日套遣使貢賀 泰定元

年遣吏部尚書為合謀郎中楊宗瑞齋詔往諭

遣使來貢 至順元年日套遣使入貢明年遣

吏部尚書撒至瓦等宣文宗即位詔明年遣使

貢賀 至元、年遣吏部尚書鐵柱等宣順帝

即立召侍上會乙委國于子日廣退而各單

六年帝去日套 為安南國王降虎符國印

至元八年日套遣貢元遣使齋詔諭安南三歲

一貢回賜禮物并諭入覲以疾辭

至元年四年日套死居位十四年日燭日套之

子至元十五年以父老立父歿表乞紹封不許

二十八年日燭遣其礼部尚書某來

至元五年日燭再遣使入貢後日燭死日燭立

至順三年遣其陪臣鄧世延等入貢日燭死日

燭立

皇明洪武元年詔諭安南 二年日燭遣陪臣

同時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請封

詔遣翰林侍讀張以寧等往錫封賜以駝紐金  
金銀印 三年日燿死 上自製文遣使吊祭  
封其子日燿為王日燿日燿之子洪武三年嗣  
歲常入貢謹脩臣職 上嘉其忠屢遣使慰諭  
尋為叔明所弑

叔明弑日燿篡立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無誠  
卻之遜位于弟煒 叔明之弟洪武十二年遣  
使來貢 上以其怙強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  
乃遣使詔諭之尋為陳煒所篡

煒遣使來貢詔諭之既而率兵攻占城病死  
洎瀕子日焜嗣日焜煒之子初嗣立遣陪臣阮  
亨等來謝 二十三年冬詔諭令三年一貢 著  
為令是時陳氏政已亂洪武來為黎季犛所弑  
國遂亡

### 黎氏

黎利專南夷中之夷也永樂間平定安南置布  
政司其後簡定奪批日湖繼及英國公張輔先  
後討平之洪熙初利復反攻陷交趾

朝廷命安遠侯柳昇成山侯王通相繼征之無  
功宣德二年利詭進前安南王陳氏三世孫暹  
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與一時輔臣俱厭用兵從其請利獻金人代

自奉表詣

闕謝尋弒高篡其位遣使

貢方物遂大赦交趾而令利權署國事利遂僭  
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偽謚太祖高皇帝歷  
十一傳為莫登庸所篡今其裔孫樞尚播遷邊  
隅不復振自戊申利盜國至樞凡百餘年

黎龍利之子偽名麟宣德八年利死龍嗣辛酉  
詔命權署國事正統二年正月

詔封為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在位九年死僭  
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賓三年偽謚太宗文皇帝

立八年  
弒在位十七年僭改元者二大和十一年延寧  
六年偽謚仁宗宣皇帝

宜民基隆之庶兄偽名琮始封諒山王弒基隆  
自立僭改元天興立九月國人誅之降封厲德侯  
黎思誠龍之第四子基隆之弟偽名灝天順元  
年宜民誅為國人所立立六年紹封

弘治十年春二月三日死在位三十八年僭改  
元者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偽謚聖宗淳  
皇帝

黎鎰思誠子偽名鎰暉弘治十一年嗣立十三

年紹封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死在位七年僭  
改元景統偽謚憲宗睿皇帝

黎濬鎰長子偽名敬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嗣立  
冬十二月八日殂立甫七閏月未及

請封僭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偽謚肅宗欽皇帝  
黎濬濬之弟偽名誼弘治十七年嗣立正德二  
年紹封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兄弟恣行暴虐  
屠戮宗親鳩殺祖母國人詛怨种等怙寵專權  
漸不可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  
殺國人討种等誅之在位四年僭改元端慶降称  
厲愍王後偽謚威穆帝

黎濬鑛之子鑛思誠第五子也鑛偽名珝濬偽  
名明濬被弒無子國人立濬偽尊其父鑛為德  
宗建皇帝八年紹封恣行不道十一年為杜堂  
燒香官陳嵩所弒在位八年僭改元洪順降称  
灵隱王後偽謚襄翼帝

黎倚偽封錦江王灝之子思誠之曾孫也偽名  
諱初封沱江王灝育為己子濬弒國人立倚偽  
尊其父灝為明宗哲皇帝嘉靖元年莫登庸謀  
作乱倚出奔清化以憂卒或云登庸襲擄以歸  
鶴之在位六年僭改元光治被逐後九年死  
黎椿倚之弟偽名應椅既出奔登庸拋其國陽



立椿以從民望僭改元統元政由登庸嘉靖四年遂篡其國登庸日以酒色惑椿後血竭而死偽謚恭皇帝或傳為登庸所鳩

黎樞倚之子偽名寧椅為登庸所逼出奔清化嘉靖九年以憂卒故臣立樞僭改元元和十二年登庸攻清化樞奔廣南境占城界上路險音阻故臣復立其弟憲以拒莫氏僭改元光照十五年六月廉知樞所在憲偕封賊將軍偽福吳侯鄭惟悅等迎樞歸清化惟悅乃樞先遣入京陳訴惟潦之弟蓋志存復仇以續黎祀云

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廣州東莞縣蛋民其父流寓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曰萍蓋無定踪之義戲語也生登庸及樞父子以魚為業登庸有勇力黎濫以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暠作亂弑濫暠敗登庸復降暠死登庸襲殺其子昇僭謀不軌椅不能制尋逼納椅母矯命自封為武川伯進大傅仁國公椅年漸長登庸忌之陰謀弑椅母潛告嘉靖元年椅出奔清化登庸立椅弟椿自稱安吳王四年十二月遂篡其國僭號大越改元明德作大誥布告國中已而踵李昇故智為

立其子方瀛為皇帝僭改元大正偽自稱太上  
皇退居古齋之地增置九公府以自衛方瀛初  
名福海以為縣庠生知書頗有籌畧嘉靖十八  
年秋自將襲巴廣殺之歸而病死登庸立其次  
子福源僭號改元光華或云光化今傳福源立  
三月亦死登庸復立方瀛之子圭國事

成高書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八

學校此以下俱陳氏制度

趙陀王南越稍以詩禮化其民西漢末錫光治  
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學校遵仁以義漢唐時  
嘗貢進士明經者李琴張重姜公輔是也至宋  
安南立國李氏設科奉法三歲一選狀元榜眼  
探花郎為典故給章服賜從以榮其歸

官制

丁氏以來始受宋封王爵其國則竊稱號名倣  
趙陀故事自封其國有王侯設官有正有接者

宜山李文鳳編次

類品從也

王

上侯

接侯

明字

內大僚班

大僚

內寄班

內諸衛

文內員外郎

武內郎將

文內令書家

武內上班

武內上制

武內供奉

武內侍禁

文校書郎權冕恭侯書舍舍一作家

武內殿直

文恭侯舍人

文舍人

武借職

文都曹

嗣主

侯

內明字近侍官  
家內字

接明字

大僚班

親王班國親  
爵名

寄班

諸衛已上文  
武相參

員外郎

郎將

令書家

上班

上制

供奉

侍禁

殿直

書舍

師翁

借職官

兵曹

太師

太尉平章事

太傅

輔國

少師

少保

少傅

左右僕射

恭知政事

武師

都元帥

節度使

大將軍

副元帥

副節度

副將軍 以上族宗為之

內殿前指揮使

招討使

偏將

裨將

文職

御史臺官

翰林院官

檢法官

安撫使

尚書

東上閣門使

安撫司官人

近侍官

入內判首候管送侍官上品候

上品明字

上品大僚官班

上品奉御

中品奉御

下品奉御

侍衛人化頭

侍衛人勇首

侍衛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分權官

王侯衙行遣決衛內侍

方鎮

上路寨主侯國守為之副寨主俗呼行遣又呼尚書明字大僚為之

知州

觀察

察海

押獄官

鎮遏

世龍衣鄉邑官

管甲

上中下三等大僚諸位即將為之

大撮

小撮

主都

津宮主之教養生員

僧官

國師

僧統

僧錄

僧正

大賢官

道官

道錄

威儀

都官

章服

敝散文粉筆畫組綬垂珮方心曲領冕旒稍朝中州

國主之冠曰平天冠卷雲冠芙蓉冠服袞衣金

龍帶領掛白羅縵綿嵌金珠方心曲領手執圭

凡節禮受臣拜賀王冠三級侯冠二級明字冠  
一級名拱宸冠上綴金蜂蝶大小疎密有差親  
王着銷金紫服侯明字着鳳魚青服大僚班而  
下衮冕各有級等文班加金魚員外郎即將戴金銀間  
道冕今書舍至校書郎上制侍禁皆載銀冕、大禮  
則用之常禮止幘頭紫服如文恭侯書舍翁類  
也帶或犀或金各依品等象牙笏同職官借職  
等幘頭紫服角帶無笏义手拜國主平居戴唐  
巾常服貴白國人着白者為僭制惟婦女不禁  
其裝飾王侯及庶民常着團頤玄裳白羅紉袴  
鞋尚革王侯私謁國主不中幘以示其親貴庶

民並不得仿近世、官上品戴楊棠冠綴金蜂  
蝶疎密不同青服中品冠服製色稍減下品素  
楊棠冠紫服皆义手拜無笏上品常戴之中以  
紫絨間碧為六渠綴巾後橫帶示其貴也中品  
紫滷品皂滷還以紫磨金玳瑁為之異矣

### 刑政

法謀反者戮親族殺人者償命捕奸者得自專  
殺近代始令奸夫以錢三百貫贖死罪淫婦斷  
婦其夫為婢許典賣殺有官者驗高卑償錢贖  
罪背八十重者杖六十殺與奸同例詈有官者  
量輕重令犯人出錢并牛酒為謝杖如之前同

類聞傷罪先毆者偽造非法者以罪名黥其面  
杖而遠徙強盜者斬竊盜者初犯背杖八十黥  
犯盜二字元盜之物一償九分不能償者沒其  
妻孥再犯者別其手足三犯者殺之誣告者反  
罪公田則以歲入民歲例納身役錢及賀正月  
七月節料魚米參用農商不徵糧稅地狹人  
建此法以官吏廉明能決訟者考功遷官  
度量權衡與中國同惟金銀段疋絲枲藥物諸  
貨自計而已交易用唐宋時錢七十文為一錢  
七百文為一貫通負者得自禁錮不歸本息始  
畢官民不能自洽者許典贖於人

兵部

軍無定籍選民丁壯者為之五人為伍十伍為  
都又推捷俊者主掌  
習武藝調則出暇則歸農

親軍

聖翊都

神翊都

龍翊都

處翊都

並文  
其項

奉衛官職都

職主捕錄重罪  
已上皆有左右

游軍

鐵林都

鐵艦都

雄虎都

武安都



王侯家產

金侯都

山獠都餘不

躍重都

雜記

唐會昌五年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  
 八人明經不得過十人按唐式職方之掌安南  
 都護與峯等州捉搦陸路勿令真臘國人來市  
 器仗及馬入藩嶺南溪洞有生梗處須鎮壓者  
 交廣邕桂容五都督每三年一度領兵巡歷至  
 時備以狀奏聞諸邊郡須有接行及引接諸藩  
 使首領應備儀式者蜀郡南海安南各聽三百  
 騎以下桂廣邕容安南黔南等都督府管内首  
 領有強宗部落大間取甲兵頭數及兄父具景  
 行幹能文武才畧每年各以名聞應追宿衛量  
 事处分

安南桂管等官身及家口赴任給傳乘

- |    |     |     |     |     |     |     |     |     |
|----|-----|-----|-----|-----|-----|-----|-----|-----|
| 一品 | 馬十匹 | 驢十頭 | 二品  | 馬九匹 | 驢九頭 | 三品  | 馬八匹 | 驢八頭 |
| 四品 | 馬四匹 | 驢四頭 | 六七品 | 馬二匹 | 驢二頭 | 八九品 | 馬一匹 | 驢一頭 |
- 口少者准見口給之

掖垣叢志云四夷君長內屬者若封王爵及建  
 節惟夏州交趾入李士草制餘則否

史通云十室之邑亦可息言次下子二二一、一、一

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  
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  
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未能及也及至士燮著  
錄劉炳載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帙矣向使二  
賢不出兩部無記則邊郡之君子何以聞于後  
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  
技較優劣哉

送喬書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九

書疏

宜山李文鳳編次

閩越擊南越漢武帝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畧云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  
歛哀鰥寡孤獨養耆老服匱乏盛德上隆和澤  
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服人安其坐  
自以歿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率兵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漢交定以來七  
十二年閩越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

奉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廓邑里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戰慣于用舟地深昧而當水險山川要塞險阻林叢弗能及看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祖宗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越人名為番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令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啗夷也且越人輕薄反覆其不用法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詔奉兵誅之臣恐乃兵革無時得息凡發兵入越也與輸而踰嶺施舟而入于文一余且及公沐果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中當蝮蛇猛虎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相隨屬也曾未持兵接刃而死傷者必衆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慘於心方內無犬吠之驚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臣聞越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路不按車為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况南方暑夏瘴熱暴露水草蝮蝎蠱生疾病常作未血刃而病者十二三雖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王第甲弒而申之  
以兵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以臣重臨存  
弛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扶幼携老以歸德若  
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  
為蓄越此必委質藩臣世共負職陛下以方寸  
之印丈二之組印之綬也慎鎮音撫撫外不勞一卒不煩  
一戰而威德並行秦時使尉屠睢擊越、人逃  
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空地待其曠日持久  
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奔適音戍戍以  
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行者不還  
之唯始與此者所謂師之所處氣索生息者也  
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偕後臣恐變故之生  
奸邪之作由此始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敵也如使越人蒙死  
倖、逆執事北雁在前行故願行音杭願行音杭願與之卒有一  
不被而歸者雖斬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陛  
下以九州為家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  
之使元、之民安生樂業則被恩澤萬世傳之  
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夷狄之地何足以一日之間

不足為一日間之

而煩汗馬

之勞乎是時漢兵逐出未逾嶺適會閩越王弟  
余殺王奉其首于王恢，以便宜按兵告韓安  
國而奉王首馳詔罷兵上使嚴助諭南越王胡  
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誅閩越死無以報德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上嘉淮南王之意

漢和帝永元二年嶺南獻生荔枝唐差上書臣  
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伏見交  
趾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晝夜傳送南土炎熱惡獸不絕于路至于觸犯  
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記曰遠  
國珍羞不以薦宗祖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乞  
勅大官勿復入獻

漢末袁徽客交趾寄荀彧書云交趾使君李閭  
優博達于政事巡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虞民不失業羈旅之輩皆蒙其庇雖  
竇融保河西蜀以加之

吳合浦交趾太守薛綜與刺史呂岱平士徽亂  
岱被召綜上疏云昔帝旃南巡蒼梧秦取桂林  
南海象郡然則四國內屬久矣越陀起番禺懷  
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誅呂嘉開九郡  
設交趾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皆各不齊長刀

無別民制禮義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徃中國  
罪人雜處其間稍使孝書粗通禮化及錫光守  
交趾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犁耕使之冠履建立  
孝校導以禮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以有條類  
然上廣人中險阻山林易以為唯若使泛治縣  
官羈縻示令越服由戶租稅取供辦貴致遠珍  
金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鸚鵡翡翠孔雀奇物  
充備宝玩亦不必仰其賦入益中國也在九旬  
之外長史之選恒不類覈漢時法寬嘗自放恣  
故數違法臣所見南海黃盖為日南太守儋萌  
為將與周京并請太史酒酣作樂功曹潘欣起  
舞屬京不起欣猶近強萌怒殺欣苗率軍攻  
萌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討之不克合刺史朱  
符嘗以鄉人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黃  
魚一枚收穀一斛百姓恐叛山賊並出攻州郡  
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是後以次鉏治綱紀適定  
後呂岱平士微亂帝明王綱威加万里大小乘  
風由此言之綏邊抚裔實在其人伯牧之任宜  
擇清能蒐遠之表禍福尤甚今交趾雖有粗定  
尚有高深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未  
綏依作盜寇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撫  
七郡用方畧智計庶可補緝但其中有僅守常

法無竒數異術者群惡日滋終亦召亂  
吳中書驛華覈表荐陸裔才通行爽普歷選曹  
遺跡可紀向在交州奉宣朝思流民歸附海隅  
肅清御命在州十餘年賓帶殊俗室玩叢生而  
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今  
之臣實難得也若召還寵以上司則大工畢修  
庶俗咸熙矣

晉武帝時吳既平晉滅州郡兵冠軍將軍陶璜  
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  
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統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道寇自稱為王數攻百  
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  
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  
虺駕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  
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  
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  
年征討死亡減耗具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  
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  
北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  
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屠者乃五萬餘戶  
及桂林下羈之輩復當萬戶至于服從官後統  
五千餘家二州肩齒唯兵是鎮又寧州吳古接



批上流去交趾郡千七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  
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于  
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獄垂飾  
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宥拭目更視誓  
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陸贄奏論嶺南請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云嶺  
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頭多往安南市易進  
奉事大實懼之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  
坐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  
奉先聖旨宣依者遠國商賈惟利是求綏之斯  
未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  
徒侵尅過深則必招掠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  
與出位之思王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  
可復追書曰不宝遠物則遠人格今既欲如此  
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将蕩士心謂降中使示貪  
于天下賄通于朝廷卑汙清時虧損聖化法宜  
當貢事故唯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慎制人  
思奉國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而  
輕外使殊失至誠之体又傷賤貨之風皆押不出  
宋太宗嗣位五年將取交趾王禹偁為論辯之  
曰夫中國之於蠻夷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

伸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也人一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和則針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針砭<sup>痛</sup>也所損寡而所益富矣君天下者其孰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万国朝宗声明文物一爰及右居帝王之位視變貌之病故一之二之歲藥庸蜀相潭三之四之歲針廣越砭吳楚筋体血脉頓然可康非王者神机睿畧時能至此乎洎我后嗣守至基取士庶以為并者心腹之病也為心腹未治四肢痛治乎于是煉仁義之藥餌脩道德之針砭大瘳于近而愈九州四海既康且寧顧尔文州遠在天末實五州之外而四肢之餘譬之于身犹一指尔雖有一指之患圣人得無念乎是用開尔昏庸被我声教尔其從乎况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帝曰内地唐未富唯未遑底平今茲聖朝益覆万国太平之業今既成矣封禪之礼將已脩矣候尔至此庸乎帝躬尔無向隅為我小急俾我為絕幡斷節之詞用屠小国雖悔焉追劔夫尔水生珠我沉于泉尔国用金我捐于山非利尔之宝也尔民頌飛我車有馬尔民鼻飲我

有酒肉華爾之俗也

飛頤野人也鼻飲者即交廣蠻獠間有是類

爾民

短髮我有衣冠爾民口舌我有詩書教爾之禮也煌々炎州煙蒸霧蕪我飛逸雲洒爾甘雨湯江瘴海火傷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風爾天星老人謂不職我有紫薇使以拱極爾地齊魁人惧其怪我鑄大鼎使以不害出尔島夷觀明堂辟雍乎脫尔吉服慕華衣山龍乎尔其来乎無速厥辜方將其車徒戒其鈺鼓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背皆在其審之

太平興國五年征交趾不利田錫上疏云今交趾未下戰之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謂鈍

兵挫銳臣聞圣天子不務廣于边鄙惟務廣于

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淺取之必若圣德日新遠人自然入貢外国自然来降彼国自有灾厉彼国自有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来王周易曰圣人先天而不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曰方成王之時越裳来貢重九譯而朝周公問其所以来其人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国必有圣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文貞切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三百有六十羈縻州有二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来

內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去者不習  
水土居者大半天殤宿兵已久死亡頗多陛下  
念征戰之苦思用度之廣愛兵惜力無鈍兵而  
費財修德未遠無畧內以動外即詔執事寬兵  
誅戮又何必最爾垂旒勞陛下之震怒以傷朝  
廷之大體也太宗賜筆書言事古諷今有犯無  
隱若言官之地不為從順得諫臣之風深可嘉  
尚邦國之事朕思之甚熟子與師伐叛皆有理  
而為之且非無名之卒也頃以一境篡奪相繼  
廣西轉運使有狀奏言丁璿之被賊害亂有定  
民爭壽衣兄累羽以來降貢不繼為人主者思  
不赦之安命偏師往安彼俗既不貪其土地今  
即止干戈

初命李憲討交趾楊紘上疏曰臣伏聞交趾猖  
狂上負聖化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筭已決勝于  
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蕩蕩出於愛君  
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  
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側聞潭  
廣易帥脩飭守備而南閩泉福之守未聞議焉  
雖越廣然後抵關然慮泛海使便風或有出其  
不意亦未宜忽于守其所不攻也交蠻擾于南  
方其於出師命特及偏裨之選皆西邊之備設

萬一有乘虛掩不意之寇則其憂又大矣則亦  
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也臣所謂西北之備  
者非謂增兵嚴警張皇其事但陰蓄銳勇諳練  
謀慮之將不戢遣行于南討虜乎有以備西北  
緩急之用切見癰疽之醫未嘗不先用托裡之  
藥益治病于皮膚者必先固護于必腹此雖醫  
工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後也唯願陛下察  
其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臣又覩招封  
副使李憲年三十五六官已為防禦賊為押班  
况聞有才今伏宗廟之威稟陛下之聖策功  
其必成臣願陛下儲思于他日成功之後也賞  
爵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處之得其  
當而已伏願陛下聰聞明覽其于古今安危之  
机歷代興亡之轍中貴任權之敗不假臣縷細  
而謹按唐憲宗命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使于  
時白居易為翰林李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  
非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  
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遭逢聖恩恭在  
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李士三員鄧綰入試院  
陳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榮幸  
又过于白居易臣不欲使唐憲宗朝独有翰林

守遠甚乃無韓材李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  
區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罪而賜之深思遠慮  
熙寧十年監察御史蔡承禧上神宗再征交趾  
書云臣聞漢儒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  
納汙國君含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錙銖  
以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  
不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  
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屬丁男之轉輸而契  
于給者相繼靡都內之財以億萬計二歲之久  
可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  
洳瘴山蛟虺露毒之淵數飛鸞墮太上溫風作  
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若討  
安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  
師義何加此然而郭遠趙嘗未罷歸邊兵未還  
營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隱匿  
朝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蠻蠻之俗荒  
服之外通譯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  
計其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夫所謂限之以荒  
服者三代之治蓋詳密矣亦以為不足治也何  
也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華若朝廷以為  
蠻夷以讐劫為事既以收取其境土而殲其元  
惡俘其黨類慮其後為異日之患即用遠高之

徒以守之使其怯於攻討之勢而不來可也萬  
一有再舉事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湖廣  
之人安息數年俟瘡痍平殄然後留意未可輕  
議以灰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干  
冒天威

是補之上言曰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  
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  
賊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  
出之以勇闖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  
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  
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  
耻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  
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  
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  
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  
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  
國所宜欢欣咸以子來而交耻不道乃千大順  
陛下謀于心謀于卿士以逮庶民設坦投鉞應  
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  
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  
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  
乃能奮不顧身閉城棄壘連閉宛轉以嬰賊鋒

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將吏  
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伏節前驅者  
以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  
設監置官以量軍器金鐵皮革筋韃膠漆精良  
百選力殫矛槍戟楯蔽櫓矢弩骨鎧鼓旗鉦角  
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蓋黃河之水以滿隋渠  
南尽陶韋之木以為船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  
十量舳舻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  
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  
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  
定自為良不蠢然况以小國到之得行可臣  
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哂以煩執事者今  
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奉岱山壓鳥卵此  
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  
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此歲更武卒之科  
親延于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  
憤排爭識劔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  
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  
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交也乍聚乍散非有  
常性鈔掠奪摯與邊人爭一旦之命其如攫鳥  
逸獸雖角牙爪嘴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机  
械罔罟獲之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万



全而不克耳者土事之情不可不察也此一  
方拓而疆指圖搜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  
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狂近功士飽新賞世  
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  
交趾小蜂豈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蛇  
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一  
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其交以  
示弱以堅我、逞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也  
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山  
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流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日

山草黃芽崖蜜瘧疾等上炎下瀆風屈之并康鼓

土多毒蟲蚰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馬  
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強者病弱有  
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右  
吳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下無委  
則下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  
質之暴師魯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  
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  
兵五六萬以代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  
計之人日精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

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  
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  
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  
科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卒地千里之法也今  
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  
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  
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鱉蚌蟹之為舖且其土  
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  
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  
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  
習於車攻習於騎閉箱傑厚土大步疾走左旋

右折出入往來薄之堦不可階阨而以之入  
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  
則深各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  
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  
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下上扳  
險筋力百倍於華人發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  
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  
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  
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  
內禁卒因天下之利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  
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揮或取左



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卷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畫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唯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廷彛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之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己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是豈為足母言也且謂表旁王師戍人下其川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洛人揚粵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

夜郎浮船擇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  
州揚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  
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划船下瀨將  
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  
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  
夜郎者也于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  
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  
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刊道蓋千  
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  
日已丁巳主 爰介于乙巳其十某介之乙丁  
得而不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鬻鬻  
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  
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旧而其大槩瀕湖  
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于明越  
餘抗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  
臣願亦粗脩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  
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于  
三若外有合交拋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  
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  
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  
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之若開關闢戶

諛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  
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  
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其計中也若  
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  
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  
他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  
我重我中彼寡雖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  
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  
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固固  
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群獠又非固為交  
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恃之今見朝廷奉  
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  
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  
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  
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  
反間致投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  
以家從者祿以家以御從者封以御以縣從者  
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  
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  
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拋

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卒無所用之請以大軍  
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  
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  
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劍關鄧艾乃  
潛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  
險絕以羶自裹輪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負貫  
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關戶  
以誘致我：雖卒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  
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也析  
隊伏于兩傍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  
勝疾歸棄金遺鼓授中以馳賊貪吾獲可邀于  
以卒首道伏其卒必覆于其後言弓而去之今  
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比戎侵鄭公子突曰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  
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  
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皆出以檄幸于其下計  
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  
中賊每一部主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  
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  
可下也今皆來集中雖多軍無適主一卒可滅  
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中之

謂也。此二說者，譬之丸，不能出于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勤而應之，前必有成。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願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山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于天下？襄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柰何哉？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閉穴，中將勇者勝，臣賊以謂不然，而鼠閉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于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夫夷曠而為樓船，閉艦浮之江關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况乘以倉猝微風，搖檣一夫蕩楫，我卒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噓。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脩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隳安定勾漏靡零曲陽北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鸞封溪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園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鼉皮鮫革蕉



得已而問其罪足以或懾小寇使之悔過效順  
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  
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常諸州刺史太守以歲  
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  
中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  
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  
故王臣失勢歆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  
之人昆弟歆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  
怒將使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入虜歆切  
其耻者聚為一卒加賤而賤使使之居其口  
服其俗安其水土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  
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  
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身交趾接  
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白今日 臣甘  
道取某屯明日 臣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  
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  
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土  
知已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  
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  
而前知也臣愚踈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

張方平又上疏論征交趾備禦九事曰臣伏見  
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職已廢朝廷闕畧不問  
邊臣苟慢防禁益弛凶惡恣賊姦蠹之民諸配  
徒者不無逋逃頗從亡匿亦有士人頑嚚不逞  
投身亡命赴其招進教之治兵助為邪計右今  
乾德敢奸臣命克黨用事多是華人向者遣副  
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居數  
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水牌校鎗竹鎗  
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  
德中李氏竊比封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  
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柵墮墜乃有  
數重兵力民中必益充足頗畧旁近占城等諸  
小國事勢設施比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史狃習  
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  
為國生事蠻性狼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  
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  
和城如入無人之境界畧無交鋒之備寇兵所至  
城邑為虛迂致貨財係累婦女封家長蛇恣其  
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  
當慮將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左方一事今淮  
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乃歲旱蝗陂澤竭  
固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弊事可憂痛方

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後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  
而盜起南裔王師大集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賊  
發巨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  
謂宜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宥毅重識畧足任者  
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奉部下文武将吏  
其兩路職司朝廷為遴選今協力從事招集戶  
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以代荆湖見兵益令募  
土丁壯分屯緣邊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  
救赴則賊不敢窺繳內自取殲夷峙糧儲積芻  
芟為事及其有備揣情現變臨事制宜歲年之  
時經營進取蓋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  
審慮害宜浮務在保威靈經民力全士馬之用  
惜金帛之費先取多福以絕後虞此為全勝之  
筭經遠之道倘謂業以具奉唯於散遣猶有中  
策其諸下條二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陷邕州  
殘暴黎庶吞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藪穴及今  
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錄其孤推恩厚矣然  
及民之惠尤有關者春秋傳魯元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比可以戰蓋謂其  
重人命也請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胡以慰安  
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  
生毛之事以息憂血之疾目及二息至介下之

至如解釋呈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賞募  
招溪峒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骸皆  
伐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  
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震曜  
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三事東  
六路炎荒已甚官司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  
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  
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伐聚於荆潭  
發賦輸即以軍兵從事荐饑之際供億實勞  
聞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  
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後法  
復依旧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說民心易  
說以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于民勸矣哉四事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亡  
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壘之奉事非謂其中一  
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為旱  
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  
患可以入與戰閉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聞亦  
界其崖壑深阻処篁叢林薄不通人行人有掘  
持器伏者縱橫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治路畧穴  
良子胃之及子之上

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業已失備致寇垂又悉中而歸王師出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要之致誅而已不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具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于瘴鄉驍騎不能馳于鳥徑營柵無所主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噐無所用財殫力屈徒阻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縷織之巾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愷今冬垂未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奉臣方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垂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于多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充役使自餘殍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乏方可圖功五事臣觀垂事可以討取唯與力爭蓋交趾氣俗與諸垂不類諸垂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

鎮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切聞乾德尚幼諸酋  
共事一向主二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  
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  
相下如其三部分披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  
使達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其釁  
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奪矣兵法曰軍莫親  
于間事莫密于間非精知微密不能用之間之  
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唯得今實得其時會  
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為上策六事林  
邑固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  
沒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別為國  
歷江南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  
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因朝以來為交趾所隔  
遂不復至然至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  
為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畧之故乘  
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為  
群僚搖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趾  
者惟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去絕千里本共象  
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四十程則是林  
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  
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約之師期使自一面

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  
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七事  
切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  
將外又注原奉境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  
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共又便南  
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万里臣前已陳蠻  
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  
賊作亂狄青破之聞在邕州西北實近山陂地  
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  
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  
一頁一頁系二頁上三頁下

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容  
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  
兵輕騎有到京師猶謂不伏水土輒生疾病而  
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峻岩險惡之地水多沙  
毒草無藁枯進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  
無幾矣况西北戎虜惟所領望如問王師遠出  
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万里  
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  
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  
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尽心于國  
家者方知之尔所有見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領

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免補諸州土軍  
其將士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  
雖下筋力自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  
之人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  
力一方有警也補晏然不為動也八事伏見安  
南招討司期留請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  
州去桂州十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九月尤甚  
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  
始肅湖南飢荒糧草難攻久留就食寔費供輸  
若便引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  
比至其時新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  
人騎枉有損傷因計軍行兩為便利凡事本朝  
宗祖有边防大事亦嘗採群議今安南之率與  
師十萬千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至志  
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聖書內外近職之臣  
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  
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  
群臣之才識愚者十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  
為無補也

蔡承禧聞帝將再征交趾上疏論之以為臣聞  
漢儒之言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納河



匡君倉切貝文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錙銖以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則以不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屬丁男之轉輸而弊于行相繼靡都內之財以億萬二歲之久可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窮山交虺霧毒之淵數飛鸞墮于上溫風泊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願何補于天下今若討安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義亦何以加此然而郭逵趙高尚未罷歸邊兵自引慝朝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蠻蠻之俗介居荒服之外通譯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夫所謂限之以荒服者三代之治蓋詳審矣亦已為不足治何也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夏若朝廷以為蠻夷以仇劫為事既已收取其境土而殪其元惡俘其黨類慮其復為異日之患聊用達高之徒以守使其怯於攻討之勢而不求可也万一有再奉

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湖廣  
之人安息數年俟瘡痍平殄然後  
留意未可輕議以恢陛下內汗含  
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干冒天威  
元世祖時累征安南日本東平布  
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宥不庭  
曰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膏梁武威  
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之時而耀威  
振武所謂以藥石代膏梁之用其為  
害也寔曰非輕是以定亂右武守成

五月日有非大祀以祀武開基

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照多方先帝  
以聖德乘時繩其祖武蠻荆沐化  
異域來庭令陛下若稽上古之勲光  
紹前王之蹟普惠黎庶屢降德音  
今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國家近  
年以來越山浮海征討不庭謹獻思  
議惟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遼邈風  
壤持異天下有故則窺隙而先叛天  
下已定則現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能羈  
三王之所不能強臣然其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之

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糜之以辯計良圖震之以長鎗大劍則彼方據險依阻罄力偷生遂使吾之軍士身膏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款則吾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為父母者因無用之地而傷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之本心但恐偶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事也昔舜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脩德政於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兵也但中國迂衡則越蒙不召而自來肅慎效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陛下載宣天

二十日 肅慎自原 肅慎之原 肅慎之原

校武于其無事則備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應之而不遂殊方之屬欲來則聽其來不來則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皇綱一我王度信我賞罰具我禮樂風以之移俗以之易上下和悅內外無虞休舜之無為希大遼之不宰敬致越蒙肅慎之類亦豈難哉此蓋太平當務之資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無不順之四時心術定而無不安之四支中國盛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極致委在於茲又金鏡策務柔服曰臣聞群生有類万物分方施仁於

一類而同類咸臻擴化於一方而餘方並至此  
寔王者仁化之也天道無私降生庶物得五  
行之全鍾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  
雖不沾先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懷仁慕義好  
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焉中國者四夷之根抵也  
四夷者中國之枝幹也自万殊而言之分雖不  
同以理一而推之其趣一也耀之以兵而欲其  
知畏則彼方奮其釜魚之餘命而挾怒以相敵  
矣結之以信而欲其來服則彼方將違其天日  
之明鑒而舒蠶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欲其回  
心則皮方將背其盟誓之大約而恃強結援以  
與中國抗矣然則何為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感  
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  
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寬其命以遠之定名分  
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  
以餘國未服者聞之而皆曰彼已服者既能托  
八國以自固而又無刻剝督責之苦吾屬奚為  
獨逆皇天所輔者道之君哉自然相率而來  
服矣今國家六合羣辟奔競豆籩中華之區貢  
賦有常其遠裔已服之域正宜行此柔之道  
盡感之之方又何須徒費錢糧犒賞以毋當  
一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

所以柔之者非但感未服之國亦所以及其在  
我者當然之理也卻缺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  
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臣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懷之皆所以示其德  
也或者以為四遠可以威、不可以德、臣愚  
以為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  
漢南諸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  
極鳥獸魚鼈咸若豈有不可以德、之人哉或  
者以為不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  
臣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臨下其理本於安人  
乙未次求土也之責也各周之時越裳自至周  
公猶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贖政令不施  
君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  
或有是事者皆羣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  
請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行  
柔之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再造之恩  
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天麟又曰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亂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握符御宇歷代之所  
不服者莫不稽顙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  
獻因信使以上書雖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  
亦已稀矣原其所致蓋有由焉人皆謂太祖神

宗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葉積仁施義設  
一極萬之德陰為之本也傳及陛下更化革弊  
稽古治今方之條網猶根之於枝葉風之于  
草木牽寡而見中篤近而及遠以臣之狹見觀  
之至朝之強宇固如金甌平如权衡三代以來  
罕能同議然而安不忘危者聖人之帝戒武定  
之綏者王人之大計臣今請借漢唐以諭之在  
昔漢唐之時亦嘗合天下為一家其所以致弊  
者皆因希功倖賞之人下輕一介之軀上千九  
重之關津議邪說以為可以計取遐陬力闡土  
罪之民委之于不毛之地驅之虎狼之口至有  
不習風土疫厲橫生鋒鏑之交糜軀碎首孤魂  
無依于万里之外寃血浸漬于窮邊之沙孀妻  
痛夫老父泣子野祭巷莫悲乎涼哉為民父母  
夫何使民至于此極也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失  
氣上怒下懼又乃繼以卒伍厲其甲仗復仇為  
名勝而後已幸而得雋則財力已竭民心已怨  
而天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  
于是世主不念無辜之濫死不慮國財之耗蠹  
喜獲無用之地獻俘于祖荐歌于廟殊不知天  
生蒸民樹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豈天之心哉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地雖廣而無所益崇虛名而受實禍嚮之希功倖賞者方且紆朱懷金榮妻銜子以成其志矣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豈不欲國安民富生亨榮華但邪說既行欲心遂啟以至于是為大槩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倖賞之人之罪而漢唐之君亦失之于過听故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后兵戈而不黷積糧儲而自因優游無事則繕治以備無虞之師至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施齊之以英申行之以仁義將有不陣而自服因壘而來降者矣天何須雷

漸襟委人溝

壑然後為無敵之師哉今國家推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陷禁網者犹或赦之况元元赤子未嘗有罪寘諸死地臣知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陛下鑒觀漢唐之大弊勿從在下之倖說令軍士嘗切自勉儆戒無虞因田致穀順時講武若遇姦強罪顯則声其罪以討之方其境內獲安境外無危則樂吾民之業尽國家之備以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于無筭矣二十三年將伐交趾吏部尚書刘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後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

浙軍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也師生事具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率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具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 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令諸道兵于靜江北至安南病死必半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牛馬駝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項通用五六十萬千廣西湖南

廣密迤溪洞寇盜常多万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瘦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諭量万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具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而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需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过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壤叢尔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濶



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車履險縱不遇風  
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車很多彼兵四集我師  
無援万一不利歎矣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  
麗三次大率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  
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  
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  
之中如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  
相懸万里哉帝嘉納其言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尉使司都元帥柴莊卿  
復書于安南世子執事本司欽奉聖旨  
前來本國勾當洛欽撫鎮也竟安慰人民  
義均一家事無他事所鎮軍數乃左右役使者  
數卒非征伐戰陣之兵切恐本國不論聖恩未  
詳來意而或自生驚懼妄致憂疑故至靜之曰  
先遣黎中散往諭朝廷寬恤安南之美意鋪備  
馬匹軍糧人夫依例界首迎接當司已于三月  
十六日示平下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粹持書  
來且欲緩其商量犹不明迎導之期良由包藏  
猜忌之心未委精誠之意且當年奉使寧有妄  
言推思曩者之誠可卜今日之事至若于世子  
百姓有益無益至旨之後將自知之除已戾行  
東軍吏無得侵擾百姓外今遣本司經歷官并

今史王良馳驛前去默視本司官員一應合用  
驛馬軍糧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到来示平若復  
違期必須回轅聞奏天朝別听區處但念貴國  
數十年前歸附之勤造次利害相從可不審歟  
庶燭焉不宣時造奉使就領軍送陳遺愛還國  
國人弗納

安南行錄

尚書張立道

至元辛卯十二月自大都起程歷湖  
廣溪洞抵安南界八千餘里航海  
梯山不能及述明年三月十八日  
主丘溫彼國遣其私臣持酒食來  
牙牙之至何咎也世子京師舍先諸  
書前瞻仰然後平揖世子問至上立道等  
云至躬万福繼問大臣立道云宰相平安問  
天使道路驅馳立道云天子不以越南為遠何  
以驅馳言畢有翰長丁拱垣御史大夫杜因計  
云往年定礼王者面南使者面西相向而坐請  
客就位立道曰大國卿相與國君同豈有面南  
之礼東西相向不無可乎拱垣曰王人雖微序  
于諸侯之上予謂王人之說正為我輩設也遂  
東西坐酌談話世子曰先人臨終時囑敬奉天  
朝毋缺歲貢比年天使不來故遣使送貢未審

上意如何小國所產雖無異獻尺誠而已矣今  
天使來不勝欣幸又云本國使回說天子春秋  
高迈龍顏尤壯孤聞之甚喜信夫立道云天子  
龍鬚皓白面若童顏世子云天下有福小國亦  
有福奉手加額又曰比年天朝為何不遣使立  
道云天子為汝國累召不朝故不遣使至表奉  
為先父辭世天子仙意謂先國王之罪罰不及  
嗣故我輩有此行也世子曰天子好生惡殺是  
小國莫大之幸皇帝方一歲立道云至天子奄  
有四海仁如堯舜豈忍加兵蓋屢講合同之禮  
爾先國王竟不聽命成此釁隙民殘國破實自  
取也朝廷本非貪汝土地入爾歲貢由一不朝  
之罪故也世子曰往年大軍至此燒毀屋舍開  
發先人墳墓骸骨零落言未訖群下皆突立道  
云昔年天子命也帖木兒雲南王代滿日諭以  
毋燒寺舍毋焚宮室毋毀墳墓雲南王欽依上  
命大軍入境緬王竄避雲南王不行殺戮寺舍  
宮室悉無所毀緬王感德遂降通年遣男依期  
送貢至如鎮南王出師之日天子未嘗不如此  
教諭不然則此宮室既無遺也于時私臣下拱  
垣曰天子仙意如是一向不動干戈更好立道  
叱之曰成安南之禍者未必不由若等為之也

天道尔何足以知之立道等拂袖而起丁拱垣  
請罪其世子造館時自謂居父喪服緇布食蔬  
菜戒以五年今纔二歲二十四日世子乘輦駕  
伏就舍館迎詔群臣朝服徒行自日午迎入城  
隍圣佑宮过說月橋長鳴樓抵正陽門立道下  
馬捧詔從明陽門從者入雲合門安南僚屬入  
日新門至明霞閣下褥道焚香世子與僭太師  
國叔昭明王太尉國弟佐天王少保御史大夫  
翰林等八人登寿光殿危柱前置香案世子拜  
詔礼畢自宣讀世子曰恭觀天子詔書不勝喜  
舞皇帝万歲！載既而出朝天閣下集賢殿設宴  
東西相向而坐惟僭太師独在王側地坐太尉  
少保等侍儀立殿上群僚皆立殿下非召不敢升  
殿大樂奏于殿下細樂奏于殿上羅列杯盤陳  
異果備食八盤皆魚肉海味之饌每功以鈿灰  
塗扶留桷擲之礼王者時！接言語賦詩相贈立  
道即席上賦詩以這將至席終請立道入帳中  
皆地坐世子曰本國歸附天朝三十年事上之  
心無怠歲貢之礼未嘗少缺始於祖繼于父至  
于今前後一輒屢常被詔以疾不能入朝至干  
圣怒具師討伐生灵殺戮開祭山陵燒毀寺舍

詔書每謂殺國叔逐天使拒王師之罪尚猶未  
捨本國叔先國王遣入朝天子代訴天子封國  
叔為王國叔自懼不知所往非本國殺本國逃  
竄海南宗族握兵逆旅國王實不知之也惟有  
不期一事無他實為畏死貪生万里之外道路  
艱險山嵐瘴氣不服水土倘死于道路何益于  
國土俱此年不缺貢小心事上其他何預于上  
國乎此下情不得上達今天使望特訴本國之  
冤與諸闕而陳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安南一國已為天子人民更無異  
社稷之臣也惟天地知之立道等云陛辭之日  
丞相大臣復教以前使不能宣揚至意以致小  
國涉疑今遣汝輩毋效前人我等至此與世子  
面會倉卒言未能尽述故脩講議書情宥其理  
書見後

張尚書立道顯卿與世子書至元二十八年禮  
部尚書張顯卿致書于世子至誠一念不避嫌  
疑兩國之間正言損益我輩欽奉帝命使此遐  
方斧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詔旨猶天地之  
于万物無不包涵雖然小國多疑汝等更當宣  
言于世子大哉元朝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此

心陰山本至朝之基業南逾炎海罄諸國之稱  
以回紇西域之首王度流沙而入貢高麗東夷  
之國主誇滇海以來庭契丹女真西夏之言蓋  
逐天而殄滅韃：畏吾吐蕃之長由用命以婚  
姻雲南金齒蒲甘遣男奉質大夏中原王宋率  
土為民惟安南蕞爾之邦形服而心猶未 雖  
任土脩方貢之不闕而未及其誠問罪與師固  
大邦之正理藏鋒避銳亦小國之卑情奈何與  
鎮南王拒敵爭衡敵犯君臣之分豈可與烏鳥  
輩用竒取勝深韜將相之机五不遠之責首見  
春秋卒于此白三可畏之道嘗聞魯語君子當

夫事之中言 亦身及大劫身走其言安在子之  
罪見此一二者無烏何以知之倘大國君臨小國  
固守疆場疆場失而不返國人必棄土地  
而居海隅雖生何異于死雖存何異于亡哉海  
隅之險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餘州不能當  
中原之一鋒安南與江南中寡何若烏能以拒  
上國乎今年與戰明年與戰今日戰死明日戰  
死小國之民能有幾何此人力之不可恃者  
一也家之有國三百餘年一旦掃地俱空與安  
南昔為父子之國唇齒之邦唇亡齒寒父亡子  
單理之必然也此所以不至于單寒者其單附

元朝天道相應氣運相通也今捨大道而尚人  
力豈不遠天之道也歟此曆數之遠不可賴者  
三也愚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諸侯或朝  
覲于京師或合同于邦歲因軍旅之事踰時越  
境不以為難子何憚山高水濶之勞而成禍結  
兵遣使持書往諭此意曠日持久不休回報其  
故何哉夫上思之地絕長補短不至數百里家  
計戶算人民不滿五千宅廬迤之淵藪而執事  
又為之援者也初謂至朝之與執事而執事之  
與黃至計孰重孰輕天下之廣四海之中與夫  
叢爾上思孰大孰小重與輕者有唯易之分大  
與小者有安危之別不知執事將從難而安者  
乎抑從易而危者乎為今之計其策有三試為  
執事查之茲者至許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脫身  
鼠竄馮藉威靈如死狗繫頸不煩家兵執縛  
來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累滋于執事或  
左右一二同惡誘令舍匿未之間知宜速棄此  
机会掩而勿失亟首以獻其中策也以姦宄為  
唇齒洵島為藩籬隱忍愛護而不發猶豫狐疑  
而未安內有容奸納叛之名外失以小事大之  
義坐待勝負臨岐一決此下策也若果出此下  
策我必其事聞奏天威不測或降之謹報事縱

多脩小戰艦高深尔城也堅壁清野以待我師  
之至雖有譎謀詭計速之起釁止所謂差之毫  
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務在于悔過自新趨  
朝謝罪天子為万邦之君並克舜之德焉肯  
食言必赦小過而加大恩安南永克千年之國  
猶子與父世之相親樂既無以加于此者子之  
小國不圖今日之利他日雖有边疆侵犯之敵  
焉敢及目于安南者乎此真可依可恃可賴者  
我元朝之大威德也吁狡机之合間不容髮思  
非說客子勿涉疑于斯之未能信任自為之然  
則多尚吾不記矣 讀罷君臣相頌曰天使為奉

平章刘二拔都平黃丕許與安南書自宋氏亡  
國溪洞納款將二十餘年雖貢弗脩丕朝以為  
羈縻州郡置之度外頃歲以來致使黃丕許閉  
結外境之交内蓄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之  
役不意執事納我叛臣自開邊釁如丕許者豈  
惑群小妾肆猖狂與夫射天菑地所社稷而焚  
之者何以異哉故為執事憂之如界虎于家故  
以自衛倒持大阿授人以柄誠不為利于已也  
明矣雖丕愚亦知其所以然矣于真元元年十  
一月初八日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兩恐將不為  
前日之用矣矣以言之計段以罪不為無名師



直則壯勝負分天戈一麾教道並進蹂踐爾土地剥喪爾家室而區：蟻封之域則不能與天子之師抗衡也必矣而執事之必蹈前日之率載爾神主率爾人民扶老携幼奔遁他所以致生靈肝胆塗地豈有為一匹夫而使無辜橫罹其禍為社稷人民當如是哉我今駐師靜以留此境土以待行李之來臨青布息不許繁喋惟執事慎擇焉

延祐三年中書省樞密院遣郡万户翼刘亨字道宗并廣西帥府遣官趙仲良体察安南侵地界事刘于户諭安南書云切謂以小事大者乃畏天之道阻兵而安忍者非靖國之謀逆順之理貴明安危之機當審自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居其一即非聲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統文軌混同東而日本北而朔方化外諸國自古所未臣者也悉皆臣服雖負固八番徒犯凌上之訛今既平定且為郡縣惟安南羈縻之地獨專廢置之權朝廷寬宥之恩比之其他可謂獨隆矣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而厚往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于貴國今朝作不靖苟焉思啟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是朝廷係

籍民戶口結較尋常之事而積丘山之罪稍有  
識者必不肯為省院有聞且信且疑未敢聞奏朝  
廷恐觸天怒且先委自當職等體實情由今日  
擊前項事路皆是顯証之事、勢至此豈能自  
昧而未審不執之謀誰實為之或果出于當國  
之人抑啟于守邊之吏請明以告我以憑申呈  
若能迂善改過將所擒人口所占田土即行歸  
正是轉禍為福之機問罪之兵猶可及止若更  
執迷不返強爭競執事須聞必有施行嗟爾偏  
邦與五朝度長挈大何啻倍如且止明問罪之  
事事無或者以為  
貴臣等：實作區之時安南世子著具斬諱郎  
沅必遇奏議即社則陽齋回牒并饋金銀等物  
劉千戶回文却饋物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地界安南先命尚  
書任亨泰等往諭亨泰等既至溫光與王書畧  
曰亨泰等辭

闕之日面奉

旨諭雲南梁王元之子孫本欲存其宗祀奈何自  
謀弗請區逋逃誘迫人天討不容所以滅亡今  
龍州不臣允廷臣議奏十萬之師問彼之罪地  
界安南五縣人民若有容納逋逃者盡行剷除

然猶念前王之篤實憫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  
驚駭故遣亨泰寺親詣妄諭  
恩至渥也

越齋書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十

書疏移文

洪武五年占城國王奏言安南侵其境土乞賜  
兵器以杜其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畧曰安南占城既皆臣  
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興兵毒害生靈既  
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諭安南國王戢  
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惜但  
以安南占城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是  
助商相攻甚非撫安之義

宜山李文鳳編次

洪武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王安南遣其王日  
焜日通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  
壤地朝廷稽其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  
自誠到王因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月未肯聽從今以  
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交  
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  
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  
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  
邊郭進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惧而割  
廣原門州浪蕨茂風部之地以峯則為是時此

地尚為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  
世祖時而祖光勗入款稱臣及日焜嗣立失臣  
子之節于是世祖與問罪之師日烜蒙荆棘伏  
少莽生民殆盡城郭几墟日燭嗣立祈哀請罪  
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  
語而日燭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惧其侵越之  
罪往辭之丘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  
今安南迺喻淵脫如整慶遠如尽有之抑乘元  
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  
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黎陳  
二國王相及何仇改亦孰前允以為且宗之也

紀日燭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抑王惧有侵地之罪固執死稽之言以飾也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万邦恪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于死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各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明效太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一國生民之幸也釋而不圖爭而不讓是為恪終自利矣惟執事圖之

日焜以書復誠寺曰昨辱惠書諄論不少所據思明書云天使累造小國迎送止丘温一尸此說迎送之事邇建界之事也蓋丘温當其要衝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時自憑祥入洞登進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于丘温以常縣之中有縣官管待故也至于交割夫騎則各于建界如七坡濯唯關是也當元之初丘温已為小國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余里而來侵其立温等五處觀此則思明人之言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唐以來還吏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于

二日解余具田啟不敢復贅

安南王陳日焜移咨戶部言立溫地界畧曰伏見工司為思明府奏侵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國會還所占地下國切惟立溫如整慶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後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于憑祥界坡羅唯關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于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站侵占將闌但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隨時之宜站之長存立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歇宿已而復撤何預于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敢圖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攻滅而此時且站其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異至于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曰軍設立永平官撥軍守鎮交邊著落交趾供給糧餉切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而錢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傍關賦兵大集以過歸師王遂

二日耶余具田敢不敢復贅

安南王陳日焜移咨戶部言立溫地界畧曰伏見工司為思明府奏侵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国会还所占地下国会切惟立溫如整慶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後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与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于憑祥界坡羅唯關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于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站侵占將圖得其地与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有矣又何用立站為哉天祐之齊立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存立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边界之後故会草起房屋以便歇宿已而復撤何預于侵哉苟不原其地与其人民而敢圍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攻滅而此時且站其土地与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灵異至于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曰軍設立永平官撥軍守鎮交边着落交趾供給糧餉切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而錢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傍關賦兵大集以邊歸師王遂



由單已踰趨嘉州道以出現此則軍勢可知歸  
路可辯堂有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趾  
供給糧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余里  
而侵占所屬五温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  
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  
百餘載千載之下陵谷遷變誰復能力又謂拘  
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  
同朔欲誰千百顏將何信耶又謂因前王官失  
于申明乍襲收職盡圖其呈及以建武誌為說  
者豈有廣城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  
而廣城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下  
國与思明接境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疎遠難  
于告訴思明狃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于下  
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服何敢自侵占之事哉  
夫苟有侵占豈難退还今不侵占何以退还此  
五縣者乃下國世々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  
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行之思明當各守定  
界以事天朝何敢視望与奪以頌上司惟

圣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  
而敢傾心陳懇頌瀆台聽罪焉敢逃今聞啟申  
肅伏冀閣下上休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鑑裁下國幸

甚

永樂四年征交趾新城侯張輔與大將軍榜示  
黎賦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聲兩  
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  
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  
生罪三世本黎民背祖更姓罪四統篡主位乃  
詐稱叔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諸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違罪六殺軍士孫罪七侵雲  
南之寧遠州七塞罪八殺土官猛擄虜其女徵  
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  
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擄掘西平州殺土官罪  
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用新遭喪與兵攻其  
旧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郵黑白等州  
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  
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輟偽造令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

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事中國者  
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  
之于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  
偽統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  
臣輟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

天兵南下國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罪在季犛  
永樂四年七月十六日出師十月初九日至廣  
西思明府思祥縣福牙入境耀武陳師遂入安  
南坡壘閩賊無兵守初十日望祭境內山川之  
神吉以繫賊執君害民由侵上海之罪奉行  
天討出榜曉諭國中官民

一探得賊境自坡壘閩起由隘留閩雞翎關至  
芹沾山路險峻溝澗深廣林木叢翳調鷹揚將  
軍指揮僉事呂毅等前哨探聞声息但遇兵拒  
險去必就便攻剋又調都督同知韓觀于坡壘  
關下營提調廣西守處官軍士兵人等運粮以  
資待給且復修築道路刊通材木務要平坦橋  
梁堅完以備往來及領游兵以杜賊人設伏之  
計火軍次丘温縣置堡儲粮當日據呂毅等報  
哨至隘留閩賊人依山結寨下設坑塹坑內挿  
立竹籤有賊車二万于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  
軍敢勇向前攻破賊寨斬首四千級生擒六十  
五名余黨逃竄獲到器械俱各境燬已將生擒  
名數号令示衆就留兵于丘温堡隘留閩鎮守  
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初十日調驃騎將軍都督朱榮等將領  
馬步官軍前哨雞翎關十一日據朱榮等哨至

本關賊人依山結寨亦行設置坑塹插立竹籬  
有賊中三万于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軍攻破  
斬首六十二級生擒十一名余黨逃竄已將生  
擒名數另令示中獲到器械各境燬原獲功  
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十二日大軍攻雞嶺置堡聞得賊人  
于芥站兩傍路邊俱有伏兵調鷹揚將軍都督  
僉事呂毅并都督僉事黃中奇哨探得賊人伏  
兵俱各逃遁就行前哨於昌江市橋二處搭造  
浮橋并于市橋置堡調鷹揚將軍牙政奇游擊  
守軍王恕守真武百良工止岸嘉林隸也自七

路前哨大軍自芥站迤西由別路至北江府新  
福縣地面大路前哨大軍下營偵問得征夷左  
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官軍田宣充江前進已  
至白鶴縣下營十八日遣驛騎將軍都督僉事  
朱榮等齎執合軍信驗勘令領官步軍前去會  
合二十六日有西平侯沐晟等亦遣都指揮俞  
謙前來兩廣信通就令俞謙領軍回旋十一月  
初一日據朱榮回報領軍至三帶州立石縣其  
沐晟等會合先於十月二十四日經過祖峯寨  
有賊人拒寨即行攻破賊人逃竄獲到器械俱  
各燒毀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一月初五日據哨報軍人來報新福縣  
吾寨有賊守寨調橫海將軍都督同知魯麟  
騎將軍劉塔出等領軍前去即時攻破賊人走  
散原調官軍一千名除次功外獲功官軍若干  
員名

一先自領兵入境以來所過去處欽奉

聖訓戒毋妄加殺擄欲全註誤榜諭招徠有前  
帶州僉判節原及諒江府南葉州人莫遠等  
降詢問得黎賊父子恣射狼之毒貪狼不已  
恃東西偽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以  
自自三工片已工南年軍國山已由富良江二

岸東下直至寧江又于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  
由希江麻穿江直至盤滩用枚山沿江樹立木  
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延袤九百余里  
驅逐北江諒江大原等府州人民二百余万因  
守老幼婦女有驅助勢又于富良江南岸沿江  
下椿園中所有大小船艘尽列于椿內連樁接  
艦首尾不断諸海口及諸江口俱下樺木以防  
攻擊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正对江之南岸賊人  
偽設東却守備亦嚴水軍不時出沒又行排列  
象陣步隊于城柵之內時賊人水陸號車七百  
余万以拒王師因知其寶我軍常于江北岸我

嚴以待然賊兵畏法不敢渡江迎敵乃以書諭  
黎季馨曰予奉

天子命討兵八十万來討尔罪尔如能戰則字車  
于加林以待不能戰可自赴轅門以聽死今實  
欲挑其戰也不報適礼部奏

命差行人朱勸張瑛齎文諭以福福及令輸納金  
象贖罪遣游擊將軍王恕差人送至富良江以  
岸賊以船接去后一日行人回報賊首不行出  
見但令一偽官取文書前去就留在船住宿次  
日教偽官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甚不同  
及尔等使臣乃總兵官所差非

丁未年三月己未日庚子日庚子日庚子日  
備觀其詞語畧無改過悔罪之意又知賊令黎  
澄德督賊將金志烈胡開茅于水陸阻拒亦以  
書諭福福俱各不報并蛙之見寔欲恃險以為  
自固以老我師遂自新福縣移軍于三帶州箇  
招市江口屯營与左副將軍等會議造船置銃  
以圖進取有賊人划舡不時于江口出沒十一  
月十四日棟造精銳命橫江將軍都指揮同知  
魯麟率扛檣造成划舡從箇招市上流十里離  
岸稍遠預放期以今夜扛檣下水襲奪賊船至  
四更時分齊盡以器下水奪取賊船一隻賊人

除落水淹死外砍到首級一百餘顆余賊知覺  
驚走下水去訖自后划船不敢出沒獲功官軍  
若干員名

一先議必于上流渡江調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朱榮于下流十八里加林地面先少以馬步官  
軍布列逐日增數乃置舡筏作欲渡之狀以掣  
其勢并哨市橋直抵困救寺處防賊后襲之計  
遇警就行敵毅十二月初六日賊果分遣水軍  
于加林登岸布陣就擒舟筏朱榮等遂領馬步  
官軍殺退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先於初六日左副將軍沐晟書報已于本日  
奪取宣江洮江二處江回軍次洮江北岸与多  
邦城對壘城下沙灘平濶可攻遂議右叅將辛  
師前去攻洮江同造浮橋初九日右副將軍親  
率大軍前去攻取留都督高士文于蒲格市江  
口守備輜重舡隻仍与朱榮声势相接有警首  
尾救護十一日有賊舡過江打銃奮舡高士文  
等領軍殺逐賊中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二月初二日兩軍勢合相渡得賊人所立  
木柵俱在边江地勢窄狹难以列軍唯多邦隘  
沙灘廣濶土城高峻城下設濠二道濠內密置  
竹籤濠外又掘陷馬坑亦置竹木籤挿于坑之

上下城工銃箭木石戈矛等件無一不有守者蟻  
聚凡我攻具如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已齊備然  
賊人固守宜以計取會議于十二日早襲而破  
之先令于衆曰賊所恃者此城柵耳將士報

圍成功在此一奪宜各用命城必破矣先登者奏  
聞不次陞賞汚士無不奮勇欲先登者甚衆又分  
定即攻去處左副將軍等攻城之東南右副將  
軍親率官軍攻城之西南十一日列軍于沙灘  
布置已定別調軍相離欲襲之所一里許作欲  
攻之勢以出賊之不意乃出令軍士各執內府  
新出夏月乙照口

號至日四鼓初都督僉事黃中奇將領官軍樹  
枚潛擡攻具過其重濠直至城下用雲梯先附  
城時有都指揮蔡福等富先扒頭梯登城用力  
亂斫賊中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亦響城下將  
士俱已奮勇登城接應者亦登賊人亂慌僅能  
發箭銃數枚悉皆踴城奔竄賊人又有象隻及  
步軍甚衆列陣于城內我軍逐前賊人以象來  
衝右副將軍右叅將親督游擊將軍朱廣奇領  
馬以內府所出獅象置于馬身又調神机將軍  
羅文奇將神機銃列于馬之兩傍銃箭齊發象



亂遂以馬步并進乘杙長驅鋒鏑雨注砲鏡雷  
轟賊自蹂踐及為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內賊  
將梁民獻蔡伯樂亦行殺死腥風殺氣時天地  
為昏直迨至傘圓山獲象十二隻軍器無算  
一十三日傘圓山起宿留良江南岸而下燬焚  
木柵迨逐敗舟火雲烟燄蔽日燭天士氣倍增  
遂催枯拉朽十四日直擣賊首偽設東都其城  
守賊徒棄甲逃散乃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  
撫諭吏民欣悅接踵來歸老弱扶携爭先來見  
諭以吊代之意無大無小咸知感戴

聖恩及先破驅守木柵北江等府州人民男婦日  
邇來降者不下万余俱各給榜發回安業懽聲  
動地錄賊首偽設西都正係巢穴宜亟乘勝正  
取遂議左副將軍與右副將軍于東都整治軍  
務安集人民左右恭將各領官軍于十八日起  
行前去自安決江至譚舍江塔橋四座偵問得  
賊首聞十二日已破多邦料我官軍必至城十  
六日將偽都所有官舍倉庫燒燬逃竄于海調  
驃騎將軍朱榮等前去哨得賊所居宮室及  
城外賊兵往宿廟房尚存官軍盡行燒燬有賊  
余黨依天隄山等處及駕舟于生厥江譚舍江  
恃水來犯我軍調都督黃中等自二十日起至

永樂五年正月初十日 節次殺退賊車斬首死  
等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永樂五年兵入芹站以來探知賊將胡杜于  
諒江府困枚山寨及于藍灘江等處聚眾水陸  
拒守軍伺渡富良江之后分兵征取常遣哨馬  
及游兵于芹站昌江市橋直抵加林排列哨瞭  
以防奔突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調清遠伯王  
文德率官軍及左副將軍調都指揮柳瑄等前  
進軍次芹站探聞得注江淺處可以渡軍初六  
日早天未明于淺處掩其不備遂破籌江之柵  
又有困枚山万劫江普顏山俱有賊人拒戰自  
初七日至十六日節次殺敗賊車斬首三万七  
千三百九十級獲到偽團副丁部曲典刑示中  
餘賊逃潰賊將胡杜原于藍灘江等處所聚眾  
隻甚衆時有南峯州土人隊正陳封等來就降  
行調遣攻擊將胡杜殺敗直走悶海口獲到船  
隻就將諒江東湖等處一帶人民俱各招撫原  
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瞭得賊人哨船常于富良江出沒正離交州  
下流二十餘里及來降者云賊首及男黎澄等  
聚眾于黃江等處議留左副將軍于交州守備  
安撫人民十二日左副將軍左叅將領馬步官

軍戰舡由富良江之左右水陸並進次于魯江  
左副將軍等次于水九江對岸下營十四日己  
時有車賊駕舡三百余隻沂流而上夾州兩岸  
來犯我軍兩軍合勢水陸進戰右叅將親督都  
督柳昇等江內以戰舡弓箭陸路用神机銃碗  
口銃逼賊舡于洲水淺處舡不能動賊衆大敗  
殺賊偽將阮仁男阮磊阮芳其餘斬首一万級  
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又生擒偽將黃世岡邢文  
傑偽官馮宗寔莫鉄梵鞋阮利并賊徒一百名  
俱各典刑獲到賊舡一百隻餘舡望風逃竄遂  
以成或見于半年內隻少官軍若干員名

一自兵到交州以來有偽縣令陳師謙等鄧次  
出降已照榜文官後其舊又有附近慈應平等  
州民人逃避山林亦皆差人給榜招撫俱回復  
業時賊首聚舡恃水據險于閩海口士民日逐  
上書陳其過惡動以千計二月初九日右副將  
軍自交趾率領馬步官軍戰舡直至奉化府膠  
水縣閩海口西營有隊止陳應等自賊中來降  
云黎賊聞官軍至逃往大安海口上有黎澄等  
拒戰海口有沙汀其沙汀西边賊入築月城及  
說舡隻隱僻又內江內下椿數層每日于椿內  
出舡并陸路來犯我軍不時遣兵殺退及用大

將軍銳擊碎賊舡甚多賊中溺死無算時有南  
東州人莫遂等素憤黎賊暴酷委身效義領土  
人萬人余舡五百余隻願同官軍征剿累將賊  
人投退賊遂走海斬首五十七顆獲功官軍若  
干員名

一賊已竄海及膠水地面泥濘非久駐兵之所  
乃与左副將軍等謀議賊難逃竄所去不遠必  
藏河港現我動靜若回軍交趾留兵于鹹干關  
水狹處兩岸立堡并留戰舡守備賊見我軍回  
彼必仍由閩海口以襲我后我以馬步官軍執

月初八日遂自膠水回軍至鹹干關置堡二成  
留軍守備大軍抵交趾二十七日早有左副將  
軍等報掘土人報慈廉州地面有賊象以十隻  
見在山內已議左右恭將領軍前去征捕二十  
九日夜有守鹹干關堡都督僉事柳昇來報本  
日賊人哨舡離堡甚近下十里有賊舡數多三  
十日早右副將軍与左副將軍同進賊人果至  
大小舡隻首尾相照數里不絕陸路又以精壯  
数万拒戰官軍兩岸夾攻賊乃以海舡橫截江  
中却以戰舡划舡兩岸齊進南岸陸路又埋燕  
子巢穴燒及二日賊見官軍進剿已無可如何

副將軍親督虎賁士及精銳官軍乘其柵之未  
備奮勇直前賊不敢當其鋒析昇等又率舟師  
以擊于賊舟賊中大敗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  
斬其賊將偽羽衛將軍胡射羽林衛中郎將陳  
克莊驍衛中郎將陳挺廣衛中郎將杜人鑑權  
監右侍衛軍阮可智權監勇捷軍陳中殿左侍  
衛副來慶掌青虎軍鄭解權監龍雷團武剛權  
押折威團胡存仁權監橫野團杜元哲掌鸚鵡  
團原懋權監禁衛都杜世勸充羽軍權軍副裴  
箇主管諒州寧遠營阮聰管諒州選甲團范馬  
不可勝紀留良江水盡為之赤尸墜數千里獲  
到戰船海艇萬餘隻余黨逃散當日追至魯江  
別所追象已行遁去右參將等亦至乘勝長驅  
迤至黃江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僅以舡數隻  
脫身逃竄靈源去訖又獲金飾舡三十隻戰舡  
一千余隻時有偽吏部尚書范元覽偽大理卿  
阮飛卿偽千牛衛將陳日照偽華領軍將黎威  
力范木等來降俱各撫安往坐其賊人原拘交  
川奉化等處人民俱各給榜文遣還獲功官軍  
石千員名

賊首遠遁宜乘皮竹之膠追剿今或遂畏衣

回还交趾議留右叅將鎮守及備禦黃江等處  
四月二十日右副將軍左叅將率領馬步官軍  
由清化府信道兼進調都督僉事柳昇橫海將  
軍魯麟等并土官知府莫邃等各領戰船由水  
路窮追二十三日亦師至清化府磊江賊舟尚  
聚舡特險以拒我軍柳昇等隨率官軍殺敗斬  
首萬餘級其餘望風奔潰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海門沒鵲淺晴久水  
涸賊舟棄舟而遁我師繼至天油然而雲沛然  
而雨頃刻之間水泛數尺舡皆尽逼亦師相謂  
日此豈人力所能定由

聖德格天之所致也陸路軍過九真州有偽銅副  
營副陳季瑛來降令其修路五月初二日至演  
州府茶危縣地面下營舟師亦會間得升化路  
偽大守黃梅鄉係賊腹心為城軍所逼見奔化  
州上莫邃下顏日武如鄉等書由海遣時有  
偽四輔大尹阮謹上洪州通判朱宗驥升革宜  
慰使莫真副使嚴時雨南策州通判黎原昇大  
醫院令鄒洞玄等來降遂探聞浔黎賊父子逃  
于又安府深江藏隱本月初八日与同左副將  
軍等由陸路仍調都昇等率官軍土兵舡隻由  
水各五副等軍等日人等上由第...

右副將軍等由峯厥江東路追趕初九日聞得賊人說稱黎賊父子于深江等處燒燬大舡四十餘隻逃往新平府五日之前已過峯厥江當領軍速追調都督黃中先行一程神机將軍程寬等又領軍由海口取路前進大軍十一日于又安府盤石縣下營酉時有柳昇差千戶王源振說初十日追至南州奇羅海口捕見黎賊軍象隨即營一百三十余里十二日辰時至奇羅海口據柳昇呈初十日酉時賊軍陸路象陣擺列水路舡隻抵拒遂領前舡官軍奮勇剿殺大

文苑中夏月江三百里其餘工差赴省海口乘勝追趕十一日己時有湖廣等都司永安標軍人王紫胡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李聲被擒之時說稱洪唐宋元兵雖到安南不曾到又安地面

天災遙連每年天氣炎熱有雨兵馬難住上年天又無雨這是天敗我都是

上位洪福自古代國未曾有如此功業真越古矣豕本罪重難饒若

聖恩留性命三山地足以養身當日又據黃中呈十一日子時領軍于南界保海口山內有蒙化衛指揮陳欽領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名

擒獲賊乃從相諫守以討正潛治弘治日  
屯鎮兼歸化鎮加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  
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  
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  
國大王黎澄并百戶陳安等擒獲賊將偽內僉  
間朝政兼內侍省都知、左班事諒江鎮權僉  
事軍事諒江諾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國  
東山鄉侯胡柱有澄于黃中告說安南人井底  
蛙不識

天威如此伏望

聖恩寬恕苟全性命小處留青不打緊大國做百  
姓也好十四日據原差招安黃瑞鄉土人武女  
鄉阮如隅阮箇僚謝玄武受陳雷春阮合來告  
五月十二日行至永益海口灣船本日亥時于  
高望山內拿獲偽大虞國主黎蒼偽太子黎丙  
官軍節次又獲賊男偽大原鎮兼天關鎮驛騎  
上將軍梁國王黎激偽新安鎮驛騎大將軍新  
子郡王黎江賊孫偽郡副王黎酒偽郡重王黎  
范幼孫五郎賊姪偽領龍興府路都統府平陸  
上侯黎子驊賊孫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石塘  
鄉侯黎廷焯偽求祿亭侯黎廷曠賊將偽入內  
行遣同知尚書在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光偽



於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有  
賦將胡閻先已領象前往新平府北面當調游  
擊將軍朱廣等前去追趕又探得有賊將黃晦  
卿阮魯節悉等與黃晦卿領軍象拒化州守城  
反有占城軍士到彼攻擊會議左副將軍仍回  
交州與同左奉將整理事務右副將軍同左奉  
將率領馬步官軍於五月十八日自齊羅海口  
起程往諭占城頭目人等及相撫黃晦卿并撫  
安人民至本月二十七日到新平府明靈州舟  
商縣明靈海口下營據都督黃中差中戶李惟  
親報稱哨至順州拿得化州城內逃出軍人間  
得阮魯又與黃晦卿自相讐殺阮魯將軍人象  
隻投降占城國王及頭目軍人掠取新平等處  
人口牛隻聞知天兵到來畏懼將帶阮魯并所  
領軍象星夜回還本國去訖及據差去錦衣衛  
馴象所象奴林子中往化州招安黃晦卿等回  
說本人俱罪將帶家小并所領頭目乘取出海  
逃躲止招到化州知州鄧悉等十名并獲象十  
隻來見及差辦事官姚瑾岳昇賚亦至化州  
跟趕占城頭目有頭目軍象俱已過舟州去訖  
追趕不及除將鄧悉撫綏及上仍守化州於六  
月初四日起程回至日南州丹哈海口據原差

招安土人數內阮如偶等報有黃晦卿下賊人  
將原招安武如卿阮箇僚劫殺及守丹哈海口  
橫海將軍高鵬亦報有土人阮伯安等告稱黃  
晦卿到于海口遭風打壞船隻本月初二日被  
土兵捉獲初三日身死斬首號令了當通獲象  
四十三隻原于奇羅海口及追象等項獲功官  
軍若干員名

一征討以來

天道助順瘴癘之氣潛消資糧于敵倉廩之儲不  
背凡攻戰之際臨陣拒敵者殺之不宥來降者  
謹宣

恩命咸遂更生流離者亦已招集各令生業入新  
平府州縣欽遵

詔命開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總治其人又留官  
軍設置衛所鎮撫其地班師回京  
進平安南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張輔同征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叅將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豊城侯李彬右叅將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云陽

何陋也論材疏中亦有七言

上言伏以

圣人一視之仁同体乾坤之履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蠻貊之侵陵救民莫切于除

亮治內不忘于安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

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奩者稔惡滔天屢

犯

朝廷之边境欺

君罔上遂移陳氏之宗祧侵暴隣邦攻圍

詔使剽據思明之屬邑傷殘寧遠之良民

天也之德廣大遍包廻廻之情謫詐無已偽迎陳

氏之孫子邀逼

天朝之使臣此

王法之在所必加在

圣世難逃今曲宥視鬼方之惡尤甚比獫狁厥罪

惟均然以黎蒼之狡重狐豚乳狗跳梁待及于

余年本于季犛之老醜封豕狐菴存食懷姦非

一日敢妄干于

天紀欲施毒於萬民首惡獲邊憤極神灵之怒發

几啟蒙及傷造物之仁臣等夙奉

天威謹遵

神算將佐感

思而思奮士卒用

命以爭光義勇激揚風雲為之動色精誠貫激日月以之增光去年十月初九日臣輔等自廣西憑祥縣禡牙入境耀武陳師軍威震動于蠻方劍氣光芒于出斗首令鷹揚將軍呂毅都指揮葛森等攻隘留柵一鼓而烏雖麇驚繼調驃騎將軍朱榮指揮李忠等拔雞陵關毋鼓而狐潛鼠竄遂設堡以據要害尋伐箐以開道塗臣等欽遵

聖訓戒毋妄殺欲全誥誤榜諭招徠孰謂豺狼終無改悔憑東西都之固以為巢穴時值良江之隘以為湯池柵立柵連柵相連柵外三五七三詭計千萬端乃調朱榮揚兵以扼其吭對壘嘉林親領大軍間道以涉其虛屯營江口大治戰攻之具以合雲南之師臣等自憑祥縣而進兵徑野蒲蠻而取道斫連林箐涉履崎嶇調都指揮陳尋等奮猛烈闕而賊技驚潰俞讓等攻柵華隘而蠻卒擒夷遊仙等闕望風皆靡亦貫珠而築堡仍刊木以造舟遂令都督指揮徐鑑諒孔斌等分領精兵奕出宣光江口攻殺敵寇尋奪渙勿等沙巨彬復相度其上游可計圖而潛取乃親率立功都督程達指揮宋顯等中夜

昇舡衝技間道以出洮水江濱乘時擊賊縱火  
焚舟始奪宿良江面臣晟同都指揮陳濟俞讓  
徐鑑諒等游流合擊舡艖首尾相連塵戰及晡  
波濤上下為赤俄即沙滩而布陣賊驚天上之  
飛來爰造浮梁以渡行旅臣旭將兵有令尋徑  
波以進師士馬雲屯同對敵而法壘堆多邦城  
之險隘寔三帶江之襟喉備禦甚嚴攻取宜亟  
兩置大集而犄角之勢成諸將協心而破賊之  
計決臣輔弼乃援桴而申令親督陣以麾兵調  
都督黃中芴鷹揚將軍朱英芴神机將軍程寬

賊之不意三軍竹笋爭赴敵以首擊其心  
先登奮雪戈而縱擊鋒鏑飛雨砲銃轟雷城驅  
象陣以來衝我出虎背而所潰敵遂破堅壁  
即隳流血如冰積屍成阜臣晟等督令都指揮  
陳濟等攻城之東南武夫健卒咸蟻附而當先  
堅甲利兵捷猿攀而直上冒矢石以前進登戰  
具以交攻遂拔柵而擁城轉閉益力蓋自寅而  
至午屠戮方殷我軍勢雄殘夷膽落卷腥風之  
慘淡騰殺氣之溟濛臣輔弼後率清遠伯王友  
游擊將軍朱廣芴臣彬仍督都指揮俞讓等即  
領隊兵分剪餘殪乃追踪而迅掃遂乘勢以長

驅趨牽圓山而西馳循留良江而直下殺焚連  
柵烟焰燭天燒逐敗亦火雲騰日旌旗照耀川  
原之中木皆紅葦鼓喧聞滄海之鯨波尽沸權  
枯拉朽直抵東都咸守賊酋俄棄甲而逃散比  
居族處咸接踵以來歸吏民喜舞以相迎老弱  
扶携而共覩招降郡邑加撫疲瘵顧最尔之西  
都乃黎賊之妖穴巨柵領都指揮盧旺等臣旭  
領都指揮高士文等都指揮徐政等各率馬騎  
過水為梁倍道日趨賊駭

王師之猝臣即時逃遁悉棄巢窟以為焚生厥渡  
尤嚴余梁令指揮程遠等以剿其中天健山潛

藏魑魅麾指揮方玉等以滅其踪惟是黨惡賊  
徒尚爾憑陵山澤調清遠伯王友領都指揮柳  
琮等掩其不備夜渡注江之津攻其所先力拔  
籌江之柵遂破困枚之寨殺賊為多復潰盤灘  
之船來降者衆惟逆賊之魁後挾黨類以徇偷  
偵知出沒黃江猶復操弄白刃臣晟臣彬率都  
指揮胡通海等臣旭率都督柳昇等橫海將軍  
魯麟等都指揮王諒等師次嚕江口隔水立營賊  
犯木九州即時追剿步騎並進戈矛蹴地揚塵  
水陸夾攻火器飛星掣電斬截流屍於仙侶封  
土築觀於沙汀惟下洪州賊人之寇攘遣指揮

馬能等而襲捕刈蠻徠於婆賴縛僞官於長津  
賊屢劫而不悛猶懷奸而任強投身膠海負固  
僻塚臣輔乃會臣晟等悉師旅以進攻督諸校  
而追討適本土降人莫邃等素憤黎賊之暴殘  
欲解邦民之荼毒遂委身而效義願櫻敵以當  
鋒領兵萬餘備舟數百導艤艘於膠水已誓賊  
心逼蛇豕於破汀倍張兵氣兼旬轉戰一潰賊圍  
賊乃力盡途殫自計罄窮命促惧大山之壓卵  
漂炎海以偷生逝魂何依遊魄以遠呂嘉悖亂  
終獻截於漢庭徵側逢妖卒見戮於夷島臣等  
自征討以來天道助順而瘴瀉之氣潛消資糧  
于敵而倉廩之儲不費所平府州二十九縣九  
十二戶一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所獲象四十  
六馬一百五十二牛二萬二千六百犴五千三  
百五十其所俘獲斬級軍資器仗另行奏  
上其降附人中有脅從同黨者並已服罪輸情革  
心向北謹宣

聖旨咸赦宥之其餘軍民人等脫身水火稽首  
明廷同沾

雨露之恩大慰

雲霓之望輯寧安堵胥慶更生万家之喜氣如春  
南極之妖氛頓息巨等曾死缺勾之勞風行以

僮生見凱歌之奏日麗冰消慨金振古之封疆  
永樂天平之盛治無任欢呼慶忭之至謹奉露  
布以

聞

永樂五年三月十六日總兵官征蠻右副將軍  
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某謹

上進

進平安南獻俘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臣張輔同征夷右副將軍西平侯臣沐晟左叅  
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豐城侯臣李彬右叅  
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云陽伯臣陳旭誠懌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章吳伐罪之師武功告成爰奉

敵俘之禮渠魁及獲海嶠肅清蓋剋惡必除其  
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  
姓名胡一元子黎蒼更姓名胡奩者僻居炎徼  
負固海隅竟移陳氏之宗祧數犯



朝廷之邊境酷刑威衆橫歛剝民借稱大虞竊紀  
年號渡邊

天朝之使賊殺故王之孫

聖恩尚許其自新狂豎拮終而不改罪豈容於原  
宥省兵必事於掃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屢破重關之險遂克二都之城郡  
邑嚮風市廛安堵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  
中水陸窮迫神祇助順父子兄弟皆執縛於轅  
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雪前代之遺恨解  
斯民之倒懸心是皆

天威烜赫坐取三捷之功復上古之封疆布中華  
之禮制除將所平都府州縣戶口并所獲象馬  
牛及軍資器仗別奏條

上臣等將士擒到首賊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  
大虞國主黎蒼賊男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  
臣雲屯鎮兼歸化鎮加與等鎮請軍事平度大  
使洮江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加  
與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大都督府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  
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國大王黎澄傷大原鎮  
兼天關驃騎士將軍果國王黎敷偽新安鎮驃

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偽太子黎苗偽  
郡嗣王黎澗偽郡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弟偽  
臨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  
林郡王黎李貌賊姪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  
內判中都府河陽郡亞公黎原智偽領龍興路  
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驛賊姪孫偽御輦署  
一局正掌御侯黎叔暉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  
石塘鄉侯黎廷輝偽永祿亭侯黎伯駿偽  
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左班事諒江  
夏獲金于軍事涼工各司知息管府事賜金魚  
袋相匡東口銀信南本侯丁水行道侯其  
左司事樞密院事副使阮彥光偽正奉大夫入  
內待造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  
路大守新安鎮制置使國子監祭酒賜金魚袋  
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將軍知威衛事管右聖翊  
軍賜金團符縣伯改輦偽管神勁營亭伯陳渴  
慶偽鈞鈐衛中印將領龍樓軍兼領壯勇營范  
六材并其偽印謹差都督僉事柳昇橫江將軍  
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梁鼎指揮僉  
事申志

獻俘

開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  
成算得効微勒平安南夷克清大憝

獻俘而告

神灵分醴以賜蠻夷用昭

庙杜仰答

天憲聿新万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權  
呼慶忭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上進

英國公張輔再平安南陳季擴事蹟

皇上嗣大歷服之四年交趾僭逆不庭

命新城侯張輔以社夷將軍印摠諸道師討之明  
年俘偽主以獻復古封疆郡縣其地又明年振旅  
歸進爵英國公賜勲右柱國又明年簡定煽亂  
後授公社虜將軍印率將士討其罪未几生  
擒簡定以歸繼茲余孽陳季擴志尚未悛致為  
為害九年春正月

公至悉中以石填海口徑三十丈公會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退築堡月常江為拒守計公追至其境斬數千人遂奪其堡賊潰走追至演義新平賊焚寨而遁時東溪群賊蜂起公帥師以次削平之明年夏五月又進至清化黃山四面皆峭幼七十八所峒口僅容一人盜出入聚必其間山水通月常江盜數為賊公率師中環其山盜恃險固持刃立峒口以拒公勅壯士盡坑之降者千余人拱手加額曰天兵神人誓不再犯時東北有昏氣疑結不散公指日賊在東矣果報賊舡漂往盤灘將回神投海口公兼程追之翌日賊陣於海洋公集將校曰邇者大白光芒如晝天文云勇敢者勝天象昭然擒賊之兆也於是先操舟順風而趨之他舟相繼進俘斬數十奪舟數百而歸風順浪急軍士渴甚公以篙蘸水而飲乃笑謂將士曰水味淡而甘可取飲之卒皆杯飲信然賴以解渴乃再飲之賊不可口將士賀公忠誠所致公北面拜曰皇上洪福有以致之秋九月公率師追捕抵荷花海口俘斬万余諸將請更追之公指示曰黑氣亘天颶風將至既而風果大作乃帥師回至演義立堡築城以撫恤歸附者又明年春率師出

海于長海泊遠反賊舟賊望見公率舟楫  
楫羅拜舟中乞命稱為神人遂俘其偽將阮宗  
師及車千余人有賊遁據化州余車喪氣及舟  
其舟楫不敢出海拒抗秋七月進兵賊恃荷花  
海險我師不能渡乃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  
公相視天時惟吉幸舟自奇羅海洋徑過荷花  
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倡江連進破  
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州城池

比多... 廿月... 廿二... 廿一

象鼻于是群象斗號追走自蹂其中乘勝擊之  
斬獲偃仆填于小澤賊酋各不相顧散遁進蠻  
等處民爭來附告賊首某在某處賊將某在某處  
公部分將校各處捕獲至進蠻吒蒲幹等柵山  
路崎嶇林箐陰翳馬不能進乃徒步履險兼程  
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相屬與賊遇殺  
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獲處置  
事定乃旋師俘馘在前鉦鼓在右觀者羅拜惟  
呼之聲動地謹用著述庶來者有所考焉  
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嘗以書與張輔規畫其地

方其畧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及除守兵不用故也黎氏雖降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既擒帥銘景異之徒又已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以再變何者陳元咎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定季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之雖降附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之成功之將在此余盛之兵在此吾叅為守官不于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在後此無事乎是言其也欺人也若忍於自欺苟且偷安以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訛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以鄙見逐

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賊未就擒蒙調三摠戎大軍到來征守務必三年之久而始克靖大憝之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與化北方又聞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

信也三摠戎若留一鎮守猶為庶几倘皆振旅  
而歸恐俘斂未至  
京關而警報已徹  
至聽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逆該四  
萬七千余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至  
殞兵屢奉亡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  
之地反反之民而以日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  
豈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守任庶免

漢文一世

黃江上

太平寺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請安州萬寧寺處

廣成大堂寺處

太原府官良寺處

鎮夷關寺處

海潮希江寺處

一市橋所出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  
近宜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莽站以控禦鎮夷  
關本關止命土安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  
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輸守之患

一歸化州右虞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加吳三

帶水陸數百里寒：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  
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  
築集三所山下地方便益

一丘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築廣西土兵近年  
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  
在後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  
常切發路每不通如此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  
原調官軍于丘漫鎮守既行提督前項衛所土  
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顧債代  
後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州在後如此庶

一月二十日十月才  
勢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之田州府知府為  
事茲隨韓撫兵立功如此本人改授職之送本  
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  
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方寧等縣迎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  
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  
衛或撥波處衛所官軍或築波處附近有司民  
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南寧等處設立以控  
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



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更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克兵及單丁貧窘自出克一兵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多又不推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弛事壞難救其先必須再命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管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

千土兵然後照數聚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還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五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於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扯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万之徒宜為區處或仍与官爵或



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

致懷柳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楚嶠書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宜山李文鳳編次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翰林侍讀李士充安南  
國使錢溥誼致書于  
諸宗伯溥切以安南困遣使來封致  
諸宗伯擇可為使者以

聞蒙

呈上命溥且

賜之章服以行其所以感知遇荷  
厚恩亦已矣然專謂

竊謂遠人下新其所費者欲聲教之遠  
費也而

諸宗伯心于輸使而不如其所親身者欲使得  
宗之也故禮自宗

今公來也其樂不違自處然切觀翰林移閣而  
義

是上命且是書為正副使持

書去廷蓋內官二人同去蓋以封拜為重同去為  
正也二既薄云也

諸宗伯至改導為使則云云同原差內官襲封  
行禮則是有二命矣是禮蓋初命以行則當正

副使行礼外而內臣自行其所事甚為得體而  
今若以

諸宗伯之命以行則持

節奉

詔付諸內臣為失體而專之為不遜則內外近臣  
已抵牾矣何以綏服遠臣且自古充諸國使非  
成命而欲隨之若富弼使契丹臨境發書見其  
與語不合卒待改出以行然則富公處宋南北  
不競之時勝負一卒之日尚有所不合者當時  
執政之臣懷疑東畏以致此尔今安南臣伏我  
朝幾百年矣一使之往來不過副其請立之誠而

何有待于不合哉此處富公者不足貴而今之  
處溥者殆亦有疑畏乎蓋今之處溥者太宗伯  
石公自方伯入內宜其有未知而少宗伯若年  
兄鄒公日寅兄李公皆熟于典禮酌見古今而  
無所疑畏者將何以處之耶願明以教我不然  
請復改使亦可也溥再拜  
与大監柴公出溥惟人臣所服之分自近以及  
遠皆知重內而輕外者尊

君位也

詔勅所至則以先后序次而行久不復以內外遠  
近計者尊

君命也故凡君命之所行與君位之所在自由廷  
以及外朝自外朝以及天下之大万国之遠莫  
不因所重而重之而可以私其身之所重者哉  
今公以清修玉立之資負廉靜寡慾之行而日  
侍

聖天子為帷幄寔臣天下想聞其風來久矣向以  
安南請對

上命正副使復命公等奉

勅齎錢物同往既而安南有事召公暫留南京及  
其事定而乃改溥為正使以行夫自至南京會  
公以民之望下命下行之望下之望下之望下

雖素所交愛不是過也獨以

詔勅所行之序未聞一語以及之比正王驩謂孟  
子往廷齊滕之路而未与之言行事是簡驩也  
使漕知之而不言則亦簡公矣夫簡之至者情  
必厚也故欲為公言之且漕等所奉

詔立黎灝為安南國王則未立時灝執其國之臣  
也公等所奉

勅外封云勅安南國王黎灝則灝已為王矣其先  
后可不較而明者但漕謹按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凡賞詔至蕃國其天下  
有司皆接詔使位于左又詔宣讀案及  
宣詔展設等官位于使者之東南上若

詔勅同入則勅使位當在龍亭之右俟宣讀畢而  
与之則受封未成禮必俟三呼成禮后而与之  
王則依禮制行叩頭然後禮畢為當也若使漕  
不可僭而居左

旧制定禮又不敢紊而居右則公必同迎入城至  
于館邸少候開讀訖速出迎

勅与錢物同進交付明白為得其宜然后公之行  
則居漕之前坐則居漕之左而宴會則居漕之  
首于摺為囑而於禮亦和矣然又不當以后公  
為嫌也此皆漕所未喻也公居內廷職司大禮

預大事出使南京浙江福建專行獨濟無不稱  
旨而處此諒無難者其肯私其身之所自重而不  
知

君命次序之尤當重執但未肯明以告我爾前  
漸進將入其國所謂謀于野則獲于邑則否神  
當此而不即預謀臨時同措必貽笑于遠夷  
夷既已貽笑

國體之失孰甚焉溥謹白

與攝安南國王第一書

委廣西南寧府差  
官晉至本國界

欽差對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

合事王象會司

金言三才思以思思言事知事言事言事

安南國王宿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  
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  
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為世之能處執  
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  
已不尚何人之能知哉是天下不能無是事也  
切欲為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  
及既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  
得國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通徑而與權一誠而無偽  
者而何待于言為哉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

官水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后疑之後故故  
言之不能自己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燧亭先歸附世貢不絕忍視其子孫  
滅亡而不顧哉一卒將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  
孫之可復者柰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  
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  
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黎嫡妹死來求且曰  
遊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志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莫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  
死之故則琮乃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  
言于

切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耶使將及境琮已  
就計且告計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先  
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  
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弟  
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導等為使以  
錫封焉則我

刑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于保陳  
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万里聽其所往懋易有  
無入市不変如子于父母家在便取適而已豈  
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者至而朝鮮稍後且



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將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項与女直僭越志諸國來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

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

已不知聞安南景長占哈密越在流沙万里外

寔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毋老子幼

勢亦殆矣毋太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玉率其類

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月所居且知天刑豈差宗師以正其罪安南

名有未嘗討五天則我

朝于四方万国抑強扶弱植起仆使之各寧土宇

而同享百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

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

謹守礼法而声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

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

言語不文王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逼兵械撼頓

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于誠乎

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

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誥復

數番辭至七日而始定為立南向坐然則何為

是不后乎豈難作我豪傑而後之為階乎抑礼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擣刺丁云波多田鷓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礼有如是耶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国僅存幸豈

朝而始請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耶傳曰魯不棄周礼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韶削而歎盛德孔子見剡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季在四夷是皆天子失官季在四夷是皆內外而有間之也况我

朝之于安南一惟礼文相与而各極事大事小之誠而何独不誠于待使耶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于王初即政而言之溥寺叨

天子待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寺又帷幄宠臣故特簡

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注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

將于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替也溥等肅奏

天順六年八月十三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薰沐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  
人昨承鄒雲見示莊誦再三其見惠顧之意不  
勝欣幸未及返壁即遣頭目阮善日夜馳驛伏  
侯進止而尊諭以坐位有三等不同為言切惟  
本國受

朝命之初天使李章二侍郎奉

詔定未當時宴會坐向之禮而已講定以東西對  
坐為宜厥後徐李二侍郎李通政湯給事中李  
光祿薛都給事中陳郎中鄭朱謝高程侯邊行  
人等皆以為是一無異論近年黃卿頗自好名  
惑于龍州細人妄謂邊行人有南北對坐之禮  
爰以前輩所行為不足法辯論數回後竟其詐  
故別有東西立坐之議本國不得已而勉從比  
者列行人亦嘗以是為說然卒知章徐諸公為  
可從而不改其舊伏惟大人乃

天子侍從靡貴之臣欽承

皇命賁臨下國必休

朝廷懷柔之意以順事志而安素人之心也

宜使從俗大人孝富而量洪博雅君子也于此  
必有處焉灑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八日

第二書并儀註回攝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之邦其畏天事大  
之誠固無所不至而獨于侍使之禮尚有所不  
一者故溥等奉

于至三顧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  
而無疑也比入閔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  
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鐘未有扣而自鳴  
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其使聞  
諸執政者曰因于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  
以成吉禮不宜往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此言  
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  
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  
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  
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  
凡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意是

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  
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  
蓋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与夫  
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  
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來丘坐向  
南之說也雖然昌歎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  
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  
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礼于微也如此  
而况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  
礼况今頒詔授封頒勅之礼茲行謹按集礼所  
載而參以礼制及古礼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  
條王其夙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  
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于故老之談曰吾先  
君未之行也而忍焉溥等肅奉

計開儀注六條

一奉

五拜三叩頭禮其道路官員人等遇見即于道傍俯伏過畢方起

一前期二日結綵于殿庭及公廨街衢衆官及耆秀僧道照

大明集禮儀注習儀是夕王宿于齋所衆官各齋宿于衙門次日早王與中官皆冠帶便服率耆

秀僧道出郊迎至呂塊站望

詔勅叩頭王隨入站其中言候朝使下轎入站捧

置龍亭中南向王與衆官等北向行五拜三叩

頭禮衆官分東西班立王入與朝使行兩拜禮

設席位南王北直舊酒飽畢章中行正音才言

官演禮留官宿衛此右郊勞之禮安南行之久矣昔曹世子來魯謂其未成

君也亭以上鄉之禮王未受封退執鄉禮以接朝使亦禮也

一令有司于園門外迎恩亭設幄結綵設二龍

亭一香案于正中備金鼓儀仗鼓樂迎入亭安

奉

節于一亭

勅共一亭是日王與衆官共朝服及耆秀僧道

止叩頭迎龍亭出金鼓在前次耆秀僧道行次

衆官行次王靠東行次儀仗鼓樂次龍亭朝使

分行于龍亭之后迎至府中中官等分列于東

西司贊唱排班引禮引王等各就位唱班齊東  
邊使者各各士詣前南向立稱有

制唱鞠躬樂作四拜唱三上香開讀宣詔官二人  
一用漢音一用國音展讀官二人俱陞案使者  
詣龍亭捧

詔與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詣開讀官宣讀訖奉還  
使者復置龍亭中贊四拜播笏鞠躬三舞蹈山  
呼者三出笏俯伏興四拜訖西邊使者太監詣  
前南向立稱有

勅諭贊跪王與衆官以下皆跪使者詣龍亭捧  
詔與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詣開讀官宣讀訖奉還

聖躬太監鞠躬答曰

聖躬萬福王及衆官退復設香案于殿臺上向北  
王易九章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息然後易王者冠帶與朝使分東西行兩拜中官  
見朝使向南立受兩拜畢王率衆官具鼓樂儀  
使送

詔節入天使館此迎接

詔勅禮一依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參酌而行稍有不同者  
以義起也

一宴亭之禮四位朝使並東坐向西王西立向東對第四位此按

大明集禮內載元至元二十六年禮部尚書張立遣使安南宴于集賢殿東西相向坐

國朝倣而行之及洪武二十六年指揮王彝使朝鮮禮部定到儀注亦東西相向坐此裁

祖宗定制敢不謹而行之如舊有待臣同宴于殿者今當少置殿外兩傍以次升勸蓋君既分坐臣當退避故也

一王與國之賢而有孝者各賦詩為文送朝使還京此古者使於四方必采列國之詩以見其俗之美惡至晉韓宣子歸自鄭其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及賦不出鄭志皆既燕好倘有所作豈唯得觀所志抑將來而獻之于

上

一頒行之日王宰衆官以下送

詔節至郊外行五拜三叩頭禮還擇日遣陪臣齋表詣

關謝

恩

天順六年九月初九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  
昔劉康公嘗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非唯造理  
之深亦惟惠及下國而以善教人也  
庸之德居

天子左右奉

明詔臨敝邑初至南邕亟以書來旋履近郊書及  
儀注併惠備見溫厚款曲之意善孰加焉敢不  
唯命至帝勞一條使行古礼仗觀

洪武礼制中本無此說豈以

王命未宜而致慮相勞耶且邇迎本國礼俗專  
為恭敬遵礼制守恭敬所以從中也釋此不為  
未知免戾其具朝服以迎礼也但本國在荒遠  
雖欲勉強行之切慮章服等一有差謬外將  
誰執開讀所以宣

聖天子德音也若教漢音宣讀一國豈無通話者  
然聲音節奏不無生硬其失為大况陪廷臣子  
未及卒曉而

朝廷德音未遽諭也大人既以中道見教灝不佞  
庸有拂于此故不辭瀆敢布于下執事唯大人

第三書回攝安南國王

論禮不行

欽差褰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前書曰云宴坐之禮前輩請定至黃卿始為不足法列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上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之大禮相与講而行之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自國七月庚子所載自沿于番國而未及射拜

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在此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之禮如駁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入万里之外哉若曰

王命未宣而未遽敢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蓋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偽欺惟人不可以偽惑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普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以俟奏

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等謹復

天順六年九月十一日

第四書回攝安南國王禮再論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祿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書致攝安  
南國王切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  
說者公館非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  
度于分內益慰諭于言表然後遵守迎

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波以交驩而成  
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  
天子之青衿乎中道可以且然由之而無疑者  
而正猶不此之信言

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天使不足敬而可以  
王禮忽之將猶楚子受王而墮成子受服不敬  
之歸矣豈知魯公始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戎  
來魯棄盟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為過者武王  
王天資高邁李問淵駕禮足以行已和足以得  
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情与不敬之失矣  
然猶致是之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  
繼今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說之  
從而問曰天使駐節于近郊有曰美當以卿禮  
接之手抑以王禮加之乎被必無貴無賤無長

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  
待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介來曰王悞矣敢搞于  
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  
既堵既廷美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唯王勉自  
慶焉溥等謹復

第五書回安南國王

辭送  
禮物

欽差齎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  
來王之牢醴餼廩日盈于始而謙偽敬慎不替  
于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贐遺感愧何量

罕曰爾以玉為室我以不貪為室若以与我皆  
喪室也不若人有其室茲者奉

德音揚清光惟恐弗敢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室抑速戾滋甚矣古人有曰  
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

大雖固所無亦克維

命是共矣以采之能恤也而况厚贐之復加哉用

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步有巨王黎淵崇書獲于天使大人翰林院  
侍讀李士錢公禮科給事中王公茲以使旆言  
旋戒行在通敢用贐禮以將恭敬之意而大人  
以崇善之事見辭其廉介之操尤可景慕然君  
子之辭受取与唯義是視故孟子不受于齊而  
受于宋薛以此之故大人欽承

聖天子明命嘉惠下國一方之人悉受其賜非敬  
惡乎用情臨行餽贐所以表敬也况贈賄之禮  
古人皆行之今何独不然以為時命未共則所  
需比當科理以為儀不及物則礼意固已並行

第六書

王公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礼科  
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恩  
亭上荷王批杯眷恋之深送舟凝望之久斯情  
何以云喻又况贈賄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礼復  
如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遠之使即來此將物以  
表其情也殊不知物尽則情亦尽矣曷若泯其  
物而使斯情恒懸于中哉關山迢迢日遠日  
深瞻仰無由豈勝概念不宣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十二日

第七書

欽差叅封正使翰林院侍讀李士錢溥副使禮科  
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違以來  
蒙遣近臣黎弘胤阮堵等伴宿二人李行周洽  
寔工所在使親信之臣不可一日離者特徽以  
祖送至于浹旬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恤是  
故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而有在  
矣孰意行項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李  
則王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涼哉夫禮死  
壁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及其情也乘此清  
風欲歸去而南望青宜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  
心而已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復 命題本

翰林院侍讀李士等官臣錢溥等謹

題為叅封事天順六年正月內該禮部奏

准差臣等為正副使前往安南國封叅灝為安南

國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辭

朝三月二十六日到于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  
監崇昇等賚錢糧起程八月十三日至廣西南

寧府緣本府去安南不遠差官賫書馳報本國  
迎接

詔勅并詳定儀注前來九月初二日入其國黎灝  
差大小頭目五員來接文差頭目請儀注因無  
書不與初八日始以書來遂回書并儀注去十  
一日復以書來論迎禮不合遂不行是日黎灝  
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遇其站離國城約三十里  
計十三日復差頭目請十四日至呂塊站迎接  
是日黎灝亭官軍人等早出江邊迎接

詔勅入站行礼畢退与臣等行礼其本酒臣等因  
奉命北上各者不受亦不与坐謂曰今日即明  
日王

天命不可以僭差宜遲黎灝執不肯退太監謂曰  
王奔宿宜早去整點明日事然後階下一揖臣  
等皆正面受之不送十五日黎灝早出迎恩亭  
下候

詔勅過江導引入府中一如原定儀注行礼訖步  
送

詔節入天使館十六日王來訪各視卧所十七日  
請宴于後殿當日太監与求國交付錢糧逐一  
買辦香料等件二十六日王差大頭目黎景徽

詔書為傳國至寶臣等會寫收領迎去有副使王  
豫患病至十月初十日太監討謀臣等先回黎  
瀨邊頭日送臣等金銀等物當作書辭還十一  
日作待後復以書送禮物來臣亦作詩辭還并  
二日王送至迎恩亭上勸酒訖袖出生金一貼  
謝曰昨日席中蒙教親詩書樂善道以福生民  
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欲以此報臣曰細  
善足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至呂塊站復遣頭  
目送金來二十一日王遣大小頭目五員送至

因其天性雖尚詭譎服食居室亦多鄙陋至工  
敬事

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敬務盡其心如各站遣  
迎接每日三次管待所過地方鑿石代木以阻  
拓山路男女老幼皆焚香膜拜恭候

詔勅過後方起臨回遠送禮意甚備此皆

皇上德威遠布政使蠻邦小國格心向化如此

等叨伏

天威預有光榮不勝感戴

至恩之至今將錄過書六通律詩十首及安南國  
回書三通進本封



進謹其題

知

李士錢溥使交祀行志畧云天順六年正月內

申朔甲寅

皇上命溥為正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為副使持

節奉

詔往安南國封黎灝為王仍往南京會同原差司

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滢行二月丙寅朔謝

賜衣恩 辛卯早辭退辭

皇太子賜羊一隻酒十瓶 壬辰發潞河澤至張

家夢訪故友不行 甲午夜至洎四務三月

丙申朔過直沽 四月丙寅朔晚至吳江 五

月乙未朔至浙江館過順風行 乙巳午至南

昌 癸亥至大庾縣會姻家宋克德邀遊觀音

寺登十佛閣觀藕東坡題壁遊廣化寺觀東坡

畫竹四壁清勁如新 六月甲子朔乙丑過梅

嶺 七月甲午朔丙申喜陳給事加猷自滿刺

加國還 八月癸亥朔丁卯過永淳其邑舊為

賊破官吏師生皆夜宿江中 癸酉仰南寧府

抄案差照磨何璿賣書馳報安南出接 丙子

過一近村名凌灣居民數百家鷄犬相聞牛羊

遍立隴男婦隱竹樹中打禾續麻聚首相觀

有 充役者携餉出饁于舡傍儼一武陵桃源  
也地平曠賊罕到間有來者人衆有倫亦難入  
若使他郡皆然豈有民不安生者哉 己丑至  
龍州知州趙南傑請宴于後堂即其家也奉毋  
出婦以見既罷余与恰事偕奉御晚步魚塘之  
上奉御永樂時人言

太宗既成天壽山陵時

仁宗為太子

宣宗為皇孫 命偕漢趙二王往視迤沙河遇陳

仁宗患軟足疾二王誘况下橋行

二宗佳丁火寺亦寺夫及莫頁道曰前人夫即後

ノ才

宣宗即應声曰後人又有把滑者漢回首瞋視其

姪久之是雖一時戲談後來漢之不軌

宣之討賊咸決于此矣又言嘗侍

太宗北征行四十日不見寇兵因糧竭六卿諫之

皆鎖項惟太監沫敬苦諫不已敬乃建文宮人

太宗罵曰反蛮敬奉首曰不知

太宗怒得 outcomes 敬猶切諫了無惧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皆如此何患不好釋之遂

班師及漢王及敬詩

宣宗日夜 至成下方四波軍仇未集故忽于莫

城東南奉一砲

宣宗驚曰事泄矣召敬責之敬曰汝所料者西北  
若于所不料者驚之則不伏矣已而天明軍四  
集漢果出降就擒予聞奉御言此二事皆其目  
擊者故檢錄之 九月壬辰朔從陸路行五十  
里至憑祥縣 癸巳行三十里入南交第一程  
趙南傑吳憑祥尹李廣寧各率兵送比回諒山  
府官呂孫蔡師孟率合屬師生耆老迎土兵千  
人護送 甲午坡唯站王差大頭目黎執中頭  
目阮永錫黃清程鑿范琚程紀接遍立溫縣  
乙未不傳站王差頭目阮善請儀注因無書不  
知其地六那縣山溪險惡難行 丙申王差頭  
目黎臣鑄范文浚杜茶黎安黎榮黎虎范木程  
度日阮年吳求程國信鄭可呂率軍士五百夕  
接 丁酉卜鄰站其地鳳山縣溪多山峻如六  
那 戊戌濮上站雖有山可行与丕礼皆屬諒  
江府 己亥丕礼站院善賚書來過古勇安  
寧古障三縣地始衍人煙漸密 庚子昌江站  
王差大頭目黎康黎文正頭目阮復阮禎范慶  
甫程瑋接星日回書与儀注差阮求錫黃清与  
阮善同往過二江家市稠密屬上站江府 辛  
丑市橋站王差大頭目黎弄黎布葛頭目范得

遣阮仁連武永禎阮科接過一江屬下北江府  
壬寅早阮善以書來論郊迎禮不合不行遂  
留善百答以書是日王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過  
差頭目阮瑋阮廷美接復與書 癸卯次市橋  
站 甲辰王以書請至呂塊站接擲其書還不  
赴至晚衆頭目懇請許之坐夜三鼓復差大頭  
目黎未頭目黎居道接且跪曰國王見書有  
天命不足畏天使不足敬等語十分惧怕不敢回  
書特命迎請于是行 乙巳午至呂塊王早出

### 江邊候

召功于山畢王懸入請茶功酒皆不受亦不與坐  
王乃赧退遣通事來曰知罪矣 丙午王早候

詔勅過江導迎入府中行禮畢隨與王步送

詔節入天使館送回位朝使各有大牢猪羊酒禮  
止受酒禮辭其牲牢 丁未王來各視卧所是

日大監奉御交錢糧去 戊申請宴于殿後堂

其前殿橫七間後堂直七間北三間設賓主席  
中一間設細樂歌戲之類或坐地或立立畧無  
次序南三間皆大頭目立待以次來勸退則揮  
扇飲啖自若衆家從三十余人及立宴于前殿  
始知夷習固陋如此唯與盡言禮 己酉至癸  
丑大監奉御與論錢糧價 甲寅王來訪請視

王給事疾隨以醫來 乙卯與大監奉御還訪  
留飲 丙辰送金犀香料等數與大監論直

丁巳王差大頭日黎景徽請留

詔書令馮收領用鼓樂迎出 戊午王差衆頭日  
請酌疑其謝留

詔書不赴自是皆取香料等物

十月壬戌朔乙

丑王差大頭日移酒卓來奉

丁卯王始來謝

留詔書視王給事疾

戊辰與大監奉御還詔

留飲就先辭初十日行

己巳王差頭日四員

兩次堅留不許

庚午王差大頭日黎景徽與

內官來堅留至十三日行總許十二日

辛未

令通事買辦果物借王所用樂作席辭大監奉

御是日王送贖禮作書辭還令王作眠轎送給

事與疾而行

壬申作侍後復以書送禮物來

辭以詩

癸酉王送至西良江邊勸酒訖袖出

生金一貼謝曰昨日蒙席中勸親侍書樂善道

以福生民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予曰納

善足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王遣阮廷美送至

呂塊站明早復遣黃清送贖禮與金來皆辭以

書遣黎弘毓阮堵阮恪監官等伴送出閩 壬

午至閩口弘毓等復出送金辭以書憑祥李廣

寧寧兵入關接 十一月辛卯朔過火烟驛

十二月辛酉朔己卯早五鼓至浙江館 壬午

早五鼓至家 七年正月辛卯朔入府行礼諸

李謁廟 三月庚寅朔至蘇 四月庚申朔兩

阻新店 庚午早過柴太監寺到遂同行 丁

丑從河西務入城 己卯早復命 六月己

未朔 戊辰安南陪臣黎公路寺順帶禮物奏

准送來 己巳早謝 恩訖在翰林院受禮設

席款待公路寺七人

成化二十年安南國移咨雲南都布按三司曰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准本國安西府官

阮德俊等備啟准本府所轄黃巖寺州緣邊土

人馳報有車里境土土人傳言謂本國興起兵

車人馬不知其數前來交近車里地方安營不

寨聲言有一百六萬兵車分行四道將來攻討

車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數人統領數十兵徒扛

擡大石一塊前來與車里人話說奉國王命傳

根車里云今有一百六萬人馬到來你可懼怕

若要安全無患急將金子擡來秤平此石并進

貢犀象惟帳等物務要多 并助攻八百老搨

等國若不聽命即將前項兵馬殺害車里因此

車里官目已備由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軍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搨起集  
兵馬併同車里人車捨死先踏攻討安南等詞  
阮德俊等聞此傳言不無駭異切慮本府各州  
居民與車里居民封疆限隔音信不通古昔以  
來曾無嫌釁夫何今日有此事端緣係誣構邊  
事重情若不具啓伸辨恐後來生事惹起釁端  
守土邊臣難逃罪責為此具啓乞行區處等詞  
得此切照本國僻在西南久為

朝廷藩輔每圖敬

天事大保境安民允在鄰封益敦情義蓋欲邊陲

無事彼此相安近歲廣西龙州思陵州邊鄙細

民或以田禾之故而不免相爭誑騙商人或以

貨利之由而不免訴訟然于勘斷之后伸辯之

余和好如初債嫌及釋况車里與本國彼此封

疆截然有定山川限隔習尚不同鷄犬之聲曾

不相聞牛馬之風亦不相及既無侵爭境土穰

奪田禾等故又况商賈往來交爭財貨等情豈

有妄啓事端別生嫌釁擅興兵車輕動干戈以

為侵擾之計緣于成化十五年間本國以所屬

加兵鎮寧等府土酋道車琴公黎訛等生心背

叛逃竄老搨本國累次差人前往追索老搨官

目為其淵數公然切藏本國出不得已再差守

邊頭目將領旗軍分行追捕緣老搨自生嫌隙  
因与車里誣訴上司轉奏

朝廷將欲陷害安南一萬之赤子幸賴

天朝皇帝一視同仁明見万里廣海嶽包含之量

体

天地覆載之公特降

勅書丁寧訓諭戒以安靜守常欽畏天道恪守藩

臣之礼允迪睦鄰之誼欽此本國藐惶場屬悔

過改圖夙夜遵承惟恐不及自此以來凡与本

國接壤諸番無有遠邇悉加敦好罔敢乖違期

于皮此居民用安無事士以尊

朝廷訓戒之意下以尽本國睦鄰之方况丁寧

勅諭語未及寒安敢昏昧遺忘更圖侵犯鄰近

車里之人不究真情敢行誣說謂本國起動人

馬不知其數前來夾近車里地方安下營寨声

言有一百六万兵中分行四道將來攻討車里

等處及先遣頭目数人統領数十兵徒扛擡大

石一塊前來与車里人話說称奉本國命傳報

車里恐以兵威索其財貨脅令降附本國俾之

助討諸番若不聽從即行殺掠因此車里官自

已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兵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搨起集



兵馬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苛詞  
此等誣陷事情干係不小雖云事涉傳聞未委  
虛的然係構起誣說邊事重情若不伸理辯明  
使之分別虛實切恐姦頑之輩得售其謀他日  
別起憂端為弊滋甚不惟欺誑于官府亦將黃  
惑于

朝廷疑似之間庸訢之語

天高地遠伸辯無階枉受其冤取譴非小防微杜  
漸理合辯明矧分治列位大人皆是

朝廷選擇素有碩德重望委之撫綏一方明遠察  
微幽枉畢達上以休

天皇帝包容之德下以慰遠人向慕之心凡其大  
小設施悉皆寬恕要使邊民無事嫌隙永消防  
任欺誑之徒尤所憎惡總諸之說亦可辯明重  
慮造此浮詞扇惑中聽者或是本國犯罪逋逃  
之人或是車里陰聽者搆之計構以嫌憂扇惑  
朝廷將以陷害一方快其私憤若此情節全是構  
誣况金銀犀象惟慢等物皆本國所產不足為  
貴所用羨餘又不匱之寧有貪無益之賤物蹈  
靡測之禍坑因寧民安是其所望輕小貨物何  
足閔懷若以比結怨構讐兵兵動衆則所得不  
償所損所利不償所害雖皆愚無知之人尚不

樂為矧本國曾讀聖賢書明成敗可否之理安  
敢与行己義拂經之事構怨速禍之非上得罪于  
天皇于

國法下結怨于鄰壤于庶民以乖拂人心違背古  
訓捐安寧之計而取違亂之愆乎起霧構警諒  
非本國之意懲姦革弊固可早為之圖除本國  
已着落緣边府州官自審勘管内有逃竄頑民  
妄行扇惑拿來治罪外照得車里係是雲南管  
屬亦宜區處有方為此合行移咨煩為拘來車  
里人日照勘前項情由虛實是非審究詳悉仍  
行曉告車里部民各宜循理守常安居樂業勿

聽說說狡謀而自生嫌謗勿以惡聲遍奉而忘  
加于人以致搖動上司扇惑

朝廷非惟失鄰封和好之義抑又放他日讐隙之  
端尤異詳究誣言亮察真意憐憫安南之赤子  
同為

醒世之齊民忍聽構誣使罹禍害如欲段荒兆庶  
炎壤民夷免其荼毒之災共樂雍熙之治則曲  
加惠顧使誣譖潛銷遐迩庶民咸歸輯睦以今  
一國生靈之命脉頓釋兩地昔日之猜嫌彼此  
民夷悉陶至治永遠鑿井畊田之樂益敷仰風  
慕化之心巡撫都御史程琮同大監覃平黔國

公沐琮御史汪山三司各官議得所轄地方與  
安南國疆場密迩自波國奉兵侵殺老撾延及  
八百地方被土官人等殺敗志喪氣沮無所容  
其好計而又不次差人假以取計年例擾我臨  
安邊界展轉移文方纔稍息一却指稱車里誣  
構擅動車馬侵擾邊疆移咨伸辯其詞婉曲雖  
皆敬事

天朝畏懼

王法之意中間情偽難測必須外示和好內益戒  
嚴庶保無事除行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官員督  
各交軍對自司非召力一帶土官衙門巡司哨  
堡把截去處嚴謹防禦仍行車里宣慰司遵守  
法度妥固封疆若交人果有侵犯實跡星馳報  
來如無不詳妄報并差的當人員前去臨安邊  
界休探有無別項声息及今三司將原來咨文  
封識奏繳并疏其事以聞

安南國陪臣潘琮等奏切照臣等本國陪臣朝  
貢奏事由南交關徑遞祥州抵龍州進呈近年  
陪臣往還別無阻因緣遞祥州土官知州李廣  
寧居官日久遂長貪心始于成化年間見有陪  
臣到來先差本州頭日到南交關要索銀絹等  
物方許進呈回送時更曠日途留要索銀貨少

可其意則漸：起程未滿其怨則恬然坐視陪  
臣則慘酷無聊李廣寧則誅求不已即其罪弊  
曷可勝言因此節次陪臣同辭具啟國王乃指  
寔其本差陪臣黎彥俊詣

關陳奏乞賜繼今使臣往還自七源州界首直抵  
龍州并護送接迎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  
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自龍州赴京一遵舊  
路以免李廣寧托故拘留之害其本該部奏看  
說使臣宜如舊路行而嚴戒李廣寧不許狃習  
前弊黎彥俊切恐使臣仍舊路而行則難免李  
廣寧長髮且眉之目手各夏長之奉矣即旨交  
言身事作于三月廿五日  
路去不必經由憑祥以免李廣寧要索刁蹬  
苦哀鳴懇切情似可矜事非得已况係遠人難  
以置之不為處分以傷懷柔大体合仍行南廣  
撫鎮總督總兵等官行令廣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官員及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會委三司佐二官員查照先上事理即便親詣  
龍州從公查審仍踏勘使臣入貢自破七源州  
直抵龍州与任由憑祥方祇龍州駙路孰遠孰  
近事体孰為相應人情孰為順便若依所奏改  
卸駙路揆之邊計有無相妨初年開通駙路有

無深意及李廣寧有無逆年才墜捐勒貨物波  
此是否結為讐怨如果相應改那駟路別死室  
礙波此便利無拘前議呈馳會奏前來以憑上  
請定奪臣等此其所以仰見

圣天子德同日月之明回光洞照隨宰批心若鑑  
衡之別改議逆公不以黎音後覆奏為嫌不堅  
批前議為是臣等以為

朝貢之路從此得通往還陪臣永無阻困矣不圖  
差委官太平府知府盧勗等罔秉公心昧于勘  
實如龍州官目趙相呂永信等結狀謂安南經  
由憑祥州方抵龍州途程遙遠自波七源州直  
抵龙州道途委果款迎誤謂其項之則盧勗等  
之而不審祥差李廣寧及日老岑文等結狀謂  
七源州水陸路到憑祥州日半七源州陸路到  
龍州兩日半程經憑祥州边界語係詐妄則盧  
勗等反扶同而偏听至盧勗等備勘語又謂初  
年開通駟路必由布村關經憑祥州方抵龙州  
者蓋以二州輔車相依唇齒相護所以關在後  
路從此經豈無深意夫龙州与憑祥州相接固  
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讓也然盧勗無徒知開在  
憑祥設而二州始是以相依而不知關在龍州  
二州豈不足以相護耶若盧勗等以初年關在

波設路從此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波知中國  
有聖人有敵白雉當此之時閔有誰設及至回  
還迷其歸路周公為作指南車与防至其國是  
何有為深意况者

聖祖皇帝初定天下之日臣等本國即先慕義來  
朝而貢路由此遂通當此之時又何有于閔  
在波設路由此經之深意哉盧勗等又謂臣等  
使臣欽慕龍州乞更駝路使因李廣寧一人之  
惡而改駝路于危州以避之他日危州之不指  
財則此駝路將何而改耶是盧勗等不審人情  
之順便特為迂移之辭以投同李廣寧以此臣等  
甚所不甘也蓋臣等陪臣之性迂路由德祥州  
方抵龍州則折勒李廣寧之意而因阻難堪若  
路由七源州直抵龍州則迤遠皆臣等本國之  
民而道途迂近揆之事理人情最為順便所以  
臣等欲直抵龍州不必經由德祥州以此之故  
初來常有欽慕龍州之意但從龍州路去亦可  
以省李廣寧之損財所謂寬一分則受一分之  
賜也盧勗等又謂李廣寧不可不明証其罪既  
証其罪駝路不可不照舊而行盧勗等外雖揚  
言止李廣寧之罪而內實為扶同李廣寧之計  
蓋李廣寧之罪未見于區處而臣等舊路之行

愈汲于受害今次臣等將行之前本國副世子  
已預于弘治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備咨兩廣總  
鎮總督總兵等官差委的當官員公同開關盤  
秤反帖不憑祥州起撥兵夫二角封待本國諒  
山衛頭目黎仁貴差小頭目阮宗迺憑祥州  
本月二十七日阮宗行到南交關李廣寧使本  
州頭目陸信通正阮宗要索銀子二百四十兩  
方許進入黎仁貴等恐阮宗不得進入咨文帖  
下阻滯乃送与李廣寧銀子二百四十兩李廣  
寧始許阮宗迺到憑祥州更詣阮守謂咨文著  
九月三十日今已十二月十七日係日子已久  
要令改著如不改差即送銀子二百二十兩方  
肯接迺黎仁貴等又恐咨文帖文波未旅迺阮  
宗未得放回不送与李廣寧銀子二百二十兩  
李廣寧謂銀猶低醜及索附重帶耗再遣其子  
李西等就南交關索取銀九十五兩黎仁貴等  
不得已又依數添送弘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  
日臣等方見委官鎮安府通判洪烈到由交關  
公同李廣寧開關盤秤

貢物李廣寧對波烈說謂前單文禮奏李廣寧前  
後刁蹬勒取諒山銀子三千兩并黎彥俊奏李  
廣寧節留要索銀子乞從龍州路去已經該部

者說謂李廣寧所索銀子似多碩脚之價是  
朝廷已與李廣寧索取銀碩脚別無隆貴之臣等  
告哀求封二部要得每部銀子三千兩該六千  
兩方得進行洪烈再三勸辭李廣寧終不肯所  
從及洪烈回還李廣寧猶使本州人趕拒臣等  
于布劫關外日等計謀魚毒十人強隨

貢物以行餘中則榜山間而處中居泉飲戒瘴薰  
蒸夏暑侵相繼染病黎七貴等慮夫夜程更  
阻臣等若留再差小頭目武錫福添送与李廣  
寧銀十六日二十去面上絹一十五李廣寧始  
許臣等進到德福州而拘武錫福要更添送銀  
子一千兩仍費武錫福填寫手本用人夫數多  
武錫福不肯所從即差頭目馬善等日夜監守  
武錫福甚于窘辱李廣寧所以才致臣等不過  
要索銀貨之多而已臣前後所送銀子一千二  
百八十一兩摠該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香絹等  
物不可勝算又臣等奉覲

朝廷掛張榜文有云查洪武年間安南國三年來  
貢其陪臣行止許五人而進貢之物不許過多  
亦不許夾帶私貨是蓋厚往薄來之盛意也然  
臣等慮夫委遲道路不能無疾病死亡之虞一  
去三年不能無風雨寒凍之阻而李廣寧常托



以人數行李為是言不過枝托榜文以勒取銀  
貨而已又榜有云凡遇安南國差未進貢及奏  
事陪臣往返悉遵欵限隨即應付迎送不許稽  
遲是蓋懷柔遠人之道也然臣等陪臣逐年往  
返而困阻於憑祥州凡所食用皆隨身帶來之  
物李廣寧所給十不見一至廣西都布按三司  
每有徵糧則李廣寧托以該州歲收秋糧為臣  
等使臣廩給之費并今次臣等使臣祥州適廣  
西布按二司在太平府徵調土兵征勦晚村李  
廣寧實阻留臣等却乃托以本州猶有迎送臣  
等之事以免徵調如此非惟欵負

朝廷之法度臣子職分當如是即至如前年范福  
昭黎俞等之朝貢回還臣等本國人夫到憑祥  
州接迎固無假於憑祥州人夫之力而李廣寧  
阻留經五箇月索取銀子二千二百三十兩土  
頭十七死方許發回及廣西咨文臣等本國為  
驛路便宜事李廣寧差人轉遞統諒山南交關  
亦索取銀子一百六十兩方許諒山衛領取前  
項咨文及諒山小頭目阮宗送前路咨文帖不  
憑祥州李廣寧亦多索取銀子五百六十兩方貴  
放回如此之類全不假憑祥州人夫之迎送而  
李廣寧每索取銀若是之多不過措勅以充其

貪慾而已及李廣寧于要索刁蹬之有狡險詭  
譎之計知前年阮洪碩黎彥俊等到本州波索  
取銀貨數多恐阮洪碩等行將鳴訴乃柳便寫  
狀以為執結謂阮洪碩等並無餽送銀貨等物  
今次臣等經行李廣寧索取諒山衛銀子一千  
一百八十一兩則隱而不言若臣等添送李廣  
寧銀子一百兩則又費臣等寫狀以為禮銀且  
李廣寧譎詐之計密中愈密也又七次于過關  
之將臣等打發委官洪烈及李廣寧銀子各五  
十兩香帶各一倫并土絹香扇等物其洪烈不  
肯接收惟李廣寧既取已分又并取洪烈不取  
之分是李廣寧貪得循情對委官而攘貨頑然  
罔耻傍若無人矣又臣等陪臣逐年往返累被  
李廣寧之因阻則諒山之民均受其害蓋於去  
時而阻陪臣于界首諒山之民皆在界首以候  
迎送于回時而阻陪臣于憑祥州諒山之民亦  
在界首以候接迎其所要索銀貨又取給于  
諒山之民是李廣寧非惟困臣等陪臣抑又困  
諒山之民也又臣等本國遣使每于冬天起程  
乘其寒凍之氣以過關一以憑憑祥州瘴毒之  
虞一以及春初東風送帆之便然李廣寧之困  
阻索每至春季方許進行及臣等陪臣行憑祥

州則已染瘴毒自危山下舡行至都陽苟湖已  
過朔風逆順進行不得倘或冒暑強進到儀真  
壩遇裏河又已堅水凝注以致經年遲滯是李  
廣寧不但阻臣等陪臣于一時寔乃阻臣等陪  
臣于一路也臣等切慮李廣寧性甚豺狼慾深  
溪壑每圖肥己罔恤害人謂臣等陪臣又不能  
飛上天而去謂今後要作困廩以貯臣等陪臣  
往返餽送之銀子不惟李廣寧之一身而李廣  
寧之諸子及憑祥州之人民叨憤相師殊死忌  
憚彼蓋含憤于黎彥俊等往時之奏而泄怒于  
臣等今次之行報復之心如火益熾始則困阻  
臣等于界首不許進入次則趕拒臣等于啼村  
不得盡行終又不澄臣等于本州不即遞送以  
致范興文武世業阮鐵阮文臺之困死波前陪  
臣黎峻于會同館得病猶蒙  
聖皇帝軫念命醫官療治及黎峻不幸而死又蒙  
給賜棺材命官諭祭所謂澤及遺骨也今李廣  
寧乃阻留要索以瘴地害人致使臣等陪臣行徒  
人相繼染病死弄道途若此情由言之出涕朝  
貢之路不得直就危州則臣等往還畢竟投於  
死地且憑祥州與龍州並于臣等本國界首接  
境陪臣入貢之路從憑祥州經過亦于危州之

路從七源州界首不起程亦抵龍州之路但由  
七源州直抵龍州則不紆而徑不遠而近寔不  
改朝貢之路且又得徑近之利揆之事體別無  
窒碍臣等相與思惟彼虜芮異國也猶造文王  
之庭而質其訟之成况臣等本國堅拱向之心  
累彼李廣寧要索阻留之害有

陛下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而有屈不求伸有弊不  
求革此臣等所以于告哀求封非當鳴訴之時  
而忘其冒瀆重復之罪再具述前後痛切情由  
懇求避路仰願

天關以期万一伏望

聖皇帝明見万里一視同仁察臣等控訴之由未  
非得已憐臣等哀鳴之苦寔出至情斷自

哀衷曲垂

睿旨特賜臣等本國陪臣今注返自七源州界  
首直抵龍州護送接迎迺官員並從龍州直抵  
七源州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龍州赴京一  
遵舊路庶免李廣寧要索阻留之苦俾臣等臨  
臣永無困阻死亡不虞惟

聖朝億万年太平臣等本國億万年朝

貢而臣等陪臣往返亦憶萬年蒙太平之福澤非  
惟臣等本國臣民齊感

聖恩而諸藩國見聞宴均荷懷素之盛也臣等以  
遊遠小臣干冒

天听罪甘万死憲法難逃不勝顛慄恐懼之至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寧奏為邊  
計重務事抄蒙委官案仰為駟路便宜事該安  
南國陪臣黎彥俊奏稱臣阻使指物要改路入  
危州行勘有無利便妨礙邊計等因蒙此案查  
先有陪臣陳瑾等奏稱後獲龍州人關正等先  
解往雲南後經本州說龍州知州趙源并臣阻  
留索物後陪臣覃文礼等又奏稱危州趙源阻  
冒言至乞富昭等在龍州臣阻覃文礼等在關  
外各原身金二百兩日金二百兩日金二百兩  
兩与趙源五百五十兩与臣累受及巡僉事陳  
琳并委官勘理俱為私貨多民夫少搬運不及  
結恣妄擅借銀兩取具兩州官目俱繳根明白  
兵部題准移咨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閔珪出  
給板榜爰戒官目依限接遞不許阻誤及行安  
南國王今後所差陪臣行人俱照洪武年間事  
例止許五人亦不許夾帶私貨但有

首使到來許本州行太平府委官彼處坡壘駟將  
往來

貢物行李等件秤量明白開關放行隨即接迎後

陪臣黎俞等三起到來，俱不遵例，仍前多帶私貨，波自願雇民搬運。又因飢饉，來劫本州絹材穀倉，殺死目民陸秀。本州移文諒山衛究治，彼願照依夷俗賠償白銀，給主燒埋。今却賴臣陪使索取許多銀兩，要改駟路。切照昔日覃文禮等奏稱：龍州知州趙源等索物，今黎彥俊又奏，獨臣阻索要改路入龍州前後不一，顯有別謀。皆為龍州廣通客旅，自知州趙源病故，族目無忌，縱放民夷出入販賣，俱經本州邊境那民等處，臣差人擒拿，越境販賣人等，被要扶同搶奪。有路使臣來往不便，搶奪因此。故王捏故奏請改那駟路。一則貪圖龍州人衆易運，彼之私貨。一則要便彼與龍州相通貿易，探听軍情，要絕臣不得盤拿私通之人耳。

越嶠書卷之十二

疏議移文

嘉靖丙申冬

皇子生

上欲遣使頒

詔朝鮮安南二國下禮部定擬所遣官該部議奏

曰安南國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後為黎季

犛所篡逾年陳氏名添平者至京懇其宴

太宗文皇帝休

宜山李文鳳編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皇之意乃遣使送添平歸其國李聲伏兵殺之  
并及使者事聞我

太宗皇帝始赫然用兵征之既平求陳氏後不可  
得乃郡縣其地後國中姦夷名黎利者津逆假  
以得陳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

宣宗皇帝休

文皇之心所之俾復繼陳氏之絕自是以來雖郡  
縣不置而該國敢貢克脩嗣位則遣使  
請封遇

朝廷大慶則遣使入

賀三年一貢罔敢愆期今查得自正德十年該國  
王黎調差陪臣阮仲達等赴京進  
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及我  
皇上登極改元

欽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齋捧

詔勅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路梗阻未達而返節  
該孫承恩具奏及節據兩廣鎮巡等官具題再  
經本部題覆俱奉

聖旨令彼處鎮巡等官訪看的實奏  
請定奪備行去後經久未報上照  
皇嗣誕生若復



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  
命使不得往抵其國徒損  
國體今宜止

詔諭朝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庶便事體再  
照安南國戢貢不修歷二十餘年背叛之罪已  
無所逃在法當具問罪之師但稱該國賊臣作  
逆國無定主分裂切據荼毒生灵義當與之討  
賊平亂斯得

中國

君王四夷之道乞

勅兵部差人前去西廣着落鎮巡等官即便查照  
光年節奉

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會同各官從長謀  
議務要區畫傳諭具實馳  
奏不許隱匿遲違誤

國大事庶几叛亂之罪可懲  
朝貢之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  
中國之體尊矣

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再會廷臣議曰  
安南國古稱交趾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在浚  
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  
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特進

檢校太尉如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如

賜疏推誠順化功臣皆例待以內池之臣未始以  
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  
宗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  
臘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矣其先李氏傳  
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李聲所篡我  
太宗皇帝時李聲上

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  
奩為甥求叔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

其意李改平乃

表請迎添平歸還本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李聲伏兵  
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編告于

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副將張輔  
等征之生擒李聲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

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為李聲殺之尽无  
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  
及各府州縣衙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  
黎利者乃夷中之夷後設謀肆逆詐以求得陳  
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听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蓋豕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著之

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効順

首先臣服之忠也詎意陳氏為賊孽所戕遂絕

其祀卒之天道好还而賊利逞竟復滅李馨之

宗可見亂臣賊子天必殛之而覆轍相尋死

逃者然黎利既幸耶得國傳之子孫所當畏夫

天道格守賊貢敬神恤民毋敢怠忽庶可以世

食茲土令乃廢我不修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

黎暲差陪臣阮伸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

朝貢之使不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等

臣所奏則黎暲黎應皆非黎暲應立之嫡莫登

庸陳暲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

之臣及按該國長慶高平二府牒文所云其國

中交爭割據逼主弑君綱紀蕩然冠履倒置且

兵戈相尋互相魚肉則地方分裂生靈塗炭不

問可知且敢于背叛

朝廷愜然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

變以請

天討昏迷不恭及道敗德莫此為甚誠禮部先議

移文休勘責以守臣奏報不過詰問所由欲俾  
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氏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其逆已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背逆  
天道干冒

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矧

圣天子在上繼

天立極

君王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  
事情罪狀顯著無所逃于

天討如蒙乞

勅錦衣對逆等皆陣千百戶內素有膽氣材畧言  
詔便利速達事機者二員先錄

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遣彼  
處寧衛有司官員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  
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境內勘問彼國背叛  
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蒙主奪國罪人姓名  
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

朝廷下令遣將整兵待報而發且等又照得安南  
疆城更起廣東之欽州迄西歷廣西之左江至  
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  
由之路而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

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  
程耳哉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  
廣西思胡府憑祥州入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  
縣入合無乞一而

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兵遠侯柳 會同  
巡撫兩廣都御史錢 一面乞

勅鎮守雲南征蠻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會  
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  
便整搦漢王官軍調度錢糧嚴備待

命并照雲南 稱武爰武文淵武子陵等係安  
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交羈執我土官  
瓏徽雖法不可容但據聞彼國逆臣構亂已非  
一人武爰威令彼就必非篡國之賊抑或不  
忍視其主受禍不肯甘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  
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体勘武爰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處的當人員前往八寨長官司等處  
地方及直抵武爰威管內密諭

朝廷以安南久不

朝貢人知國中逆臣篡主方兵問罪之師若武爰  
威果因國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

逆如能革面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來  
擾犯邊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俱一切赦宥如  
璫徽被拘在彼即今與武爨威解耕宿怨恟心  
從征其龍徽交通之罪亦一体開赦但彼國見  
今作亂事情許武爨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  
寔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候

王師至日一併誅剿臣等切惟有苗弗章大舜奉  
祖征之師扈氏不恭夏啟有于甘之誓則討罪  
之岳

聖王所不能已况大司馬九代之法賊賢害民負  
固不服則殺放亂其君則殘而蠢茲安南寔有  
三罪是其上干

天討自速滅亡声罪正名已無容議但兵師伐遠  
命將討罪事体重大合死恭請

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

廷文武多官從長計議為今之計首宜揜擇大將  
妙選偏裨

簡設撫督餉文臣更置地方守土官員調築諸路  
兵馬所在儲特芻糧一一區畫停當一  
請定奪施行將見

天声仁震固壘來降叢爾小夷固可傳檄而定矣

寺因奉

圣旨是安南国 次詔使不論而返有傷体面又  
久不入貢非叛而何而西處差官却依擬着實者  
明奏報便寫勅其地去兵師備討必行兵部便  
會官議奏

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吏部左侍郎溫仁  
和寺會議曰有苗跋扈大舜有祖征之率包茅  
不入齊桓兵問罪之師今

圣人在位

君主華夷巨妄僭此慕尔重孽敢肆背逆洪惟我  
之且自皇帝崩用之初其用王東氏首先納款欽遵  
天道恪守臣職嗣後則來

請封

慶賀則進

表箋

貢使來庭依期正朔守為常與嗣後姦孽戕滅陳  
氏杖殺漆平僭号大虞偽稱尊号事既  
上聞我

太宗皇帝震怒大張殺伐之威叛逆咸擒地方平  
定無何李暉復為賊利所募乱臣賊子互相吞  
併冒濫王爵正德十年國王黎暉差陪臣進  
貢之後至今二十餘年

貢使不通過路梗阻亂臣挾主私相讐殺故往者  
詔使不諭而逆其背逆

天道罪惡深重誠

王法所必誅者

皇上法

祖典師

命將討罪夫復何疑但用兵之道選將為先夫將  
者三軍之司命易曰長子帥師詩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是故不可不慎合無會推武取大臣  
一員充總兵官總督軍務佩印而行請

欽定名号下部鑄造

進呈候大將

陞辭

聖上面諭以隆推轂遣將之禮其次選左右副總  
兵二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悉聽大將節  
制調度分道進兵茲事在兵部舉行其文職大  
臣合推一員總督軍務九事與總兵官計議而  
行必素抱經濟奇才而為衆望所歸者但兩廣  
雲貴二司并所屬大小官員豈能盡賢宜速為  
訪察果有才識力量善濟者存畱在任其餘不  
堪者悉早更置以備任使茲事在吏部舉行且  
師行糧從勢不可緩合用總督軍而文職大臣



二員一在雲貴一在兩廣各帶屬官有才能者  
各三四員分投措辦錢糧以供軍餉茲事在戶  
部舉行臣等愚陋管見此其畧也恭惟

聖明天縱

神謀睿筭迺出帝王特賜宸斷

勅下各部早為處分以備征討臣等又以為兵貴  
先聲事宜預立查得永樂年間征進事例合用  
漢土官軍近在兩廣雲貴遠則四川福建湖廣  
江西其道理遠寫山川險阻移檄往逆動經三  
四月一時動調豈能齊集合無兵部請

勅各該地方一道馬上差人齎赴都御史會同巡  
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等官整搦兵馬鋒利器  
械悉總督調取如期啟行但貴州凱口見今用  
兵本處兵馬仍聽本處調用各官敢有遲違巡  
按指實叅奏治以重典則風聲遠及足以寒夷  
醜之心破姦人之膽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  
考之兵家十里餽糧士有飢色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糧餉不可不備合無咨行戶部徑自查照  
前項地方各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撫按等官督同三司掌印  
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糧草凡兵馬  
經住去處足數一二年支用庶足食則兵強兵

強則威震可以免臨敵缺乏之憂矣兵食既足  
緩急有濟安南可傳檄而定若武嚴威情節并  
前項備討事宜通候

勅使到彼着實查勘明白星夜馳奏臣等以憑上  
請定奪施行庶幾兵出有名而有備無患奉

聖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誅既會議停當俱依  
擬差官着實躡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

安南國世孫臣黎寧奏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  
初六日本國有逆賊陳嵩作亂臣祖考黎暲遇  
害無子本國頭目耆人黎垵并鄭江黎叔祐鄭  
邊黎愈黎公亮黎祐鄭熹鄭綏鄧鳴謙及黎整

武淦等暨國人以臣父黎諫係是前國王黎暲  
長兄故黎灝嫡長子原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  
嫡宗孤裔禮應承襲共推立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正德十三年正月內臣父謹差陪臣阮  
時雍阮正卿并阮儼黎整吳煥等欲於本年十  
月齋捧歲

貢奉事求封方物等禮被逆賊陳嵩父子竄在諒  
山地方阻截途路未得發行正德十三年四月  
臣父已移咨

欽差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煩為轉奏  
天朝已垂憐憫恕其罪愆臣父深慮敬

天事大之儀竟為梗阻欺君僭竊之賊豈縱憑陵  
臣父由是憤激于中獎率臣庶於正德十六年  
八月命行出兵聲罪致討逆賊陳嵩力屈計窮  
潰散走死其陳嵩子逆陳昇與餘徒遠竄道路  
稍通臣父以攝國既久未獲

恩封夙夜祇畏心無底寧復徵方物進貢求討等  
禮具

表命臣卜日發行豈期於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七  
日夜時本國復有逆臣莫登庸與同阮特雍等  
謀作不軌臣父知之問行得脫居于清華地方  
都城園寢皆為賊首本國頭目耆人黎垵鄭江  
黎叔祐鄭蓮黎念黎公亮并黎栢鄭熹鄭綏黎  
整武全鄧鳴謙等皆從臣父率本國人民共討  
逆臣莫登庸阮特雍等逆賊悞誅肆行奸計乃  
脅立親弟故黎顯庶出幼子假攝國事非國人  
所共立凡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之口  
本國益亂路途益阻使道不通貢儀久缺時蒙  
天朝差翰林院孫編脩承恩禮科俞給事中敷同齋  
詔勅綵段等物於嘉靖元年十一月抵龍州傳送  
牌文差人馳報諒山衛官論其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時遭本國干戈搶攘城邑丘  
墟驛路橋梁俱為燬圮仍被逆徒遮截不通至

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諒山衛官蔡景珥始具  
啟得聞見此深知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走不暇以仰拜  
天明之休

命奈何國家不幸以致訊醜阻其  
君命乃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人紀天常蔑然無有嘉靖二年

正月內臣父已備言本國事情上書欲差天使  
與其轉達

天朝伏望推

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如

皇帝既回遙請待罪謹差頭目譚俱齋至界首付  
土官開醴泉轉達路途遙遠浮沉罔知本年四  
月二十二日承見總督府委官督備龍州地方  
廣西南寧衛指揮使湯某抄奉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嶺鈞牌送下本國高平衛備查據龍州把隘  
頭目丁源等說稱訪得安南國王黎暕今已沒  
世七年後該國已立黎姓為王稱為王稱為光  
紹被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在於海邊舟住并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議照憑祥州備本國長慶府  
牒文互說前事一節參詳黎諲破脅不在逆臣

陳昇莫登庸等又無聲說曾否削平所據彼推  
黎應權攝國事亦難辯其真偽該國既沒承襲  
尚無定主

天朝詔勅禮物豈宜妄授於人况經會題暫令使  
臣回京雖未有

明旨必須另為奏

請擬令再行查勘為此除外仰本府着落當該官  
吏查照先令事理即便抄牌查勘該國黎王即  
今有無一定應承襲之人逆臣陳昇莫登庸等  
曾否削平惟復別無詐偽情由務要逐一備查  
明白該國果已平靖定有國主委係舊主黎暲

嫡派宗備查實姓名見今在於何處相應奏

請就便取具的確印信公文不扶重耳執結并該  
國印信明文連左保審官員及道路有無梗阻  
一一備查明白等詞承此仰以見

天朝委任得人正心明理洞烛机微姦偽情狀皆  
瞭然矣其接受之嚴議擬之明不外于此本月  
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鳩殺黎應偽立己子  
犹冒黎應姓名僭号統元吏民人等却制知初  
然逆臣莫登庸揣知國人去就之心終難必堅  
計其成敗之勢終難必就尚不托

天恩曷以協人望乃使逆黨阮文奉蒞廷左卸亮

既時敏陳裴并阮光論郭奕莫潤朗阮壽祺潘  
集等將偽本并迺年歲貢偽禮物圖欲欺罔  
天朝覬覦恩寵切為得志庶服衆心行至坡壘駟  
屯聚加請三年三月詠見

欽差整飭左江兵備兼管分巡提刑按察司僉事

揚上休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差委  
官大平甫通判鄭策到憑祥州公同土官李珠  
驅逐逆黨并偽禮物一切存回本國由是阻奸  
謀而奪賊氣矣并詠見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蕭

鈞差提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賜

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麒鈞牌送下本國查勘緣由事情臣父節次累

有書備事由差頭目人黃瑞陵黃伯宜等齎至界

首村土官阮永祥交付憑祥州土官李珠將書

傳遞通滯難知嘉靖四年六月內臣父謹差陪

臣黎炤阮正卿吳煥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方

物等禮圖欲間道通往度達寸忱至於山西地

方亦波逆臣莫登庸已先截路遮道不前臣父

皆已備書傳遞

欽差提鎮兩廣等官未知通否本年八月十九日臣

父再羞頭目者人既拔萃黎景珥朱塩等抱本  
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以存該國之宗祧而前所羞頭目  
者人途中不幸一病一死惟有朱埴行至南寧  
衛被兵借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仍接  
取本相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  
臣莫登庸益肆奸兇无所忌憚遂于加靖六年  
五月十七日明白篡立僭号明德廢壞該國之  
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父子相慮我祖宗自宣  
德六年祇荷

天恩幸討身土為戎義奪甚可痛心臣父常章本

國臣民腹背夾攻始無虛日逆臣莫登庸疑其  
左右恐效前尤不任他又統兵拒守乃於加靖  
九年正月十三日再偽立莫登庸之子逆莫登  
瀛僭号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尊稱為太上  
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臣服益縱兇  
殘擾亂邦畿國中大困臣父以國難未平旧邑  
未復上謝

天朝之典彙下負祖宗之重責一則畏

天朝罪譴一則思本國艱屯播遷日久憂憤成疾  
于本年九月十七日臣父身沒本國頭目者人  
黎埒鄭江黎念黎公亮并黎景璿鄭惟峻既有

嚴鄭伯遂從如壁何伯道阮仁建及武嚴臧阮  
春茂馮寔阮金阮元畏阮均范壯奇以臣係前  
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立臣為  
世孫叔管園事謹守

欽賜印信臣敢不勵已誓心恢復旧物加請十年  
九月有本國就胡州忠義日人阮合勳阮景山  
奇被逆臣莫登庸偽官授侶遂提走脫寓居憑  
祥州地方抄得牌文于嘉靖十年五月十六日  
欽差提督兩廣都御史林 鈞牌送下憑祥州查  
勘邊境以安國度案照正德八年以來俱不見

查訪而中間其偽難分七該國故稱爭亂之由  
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罔

全罪亦難容除会同

欽差提鎮西廣內官監太監張

欽差鎮守西廣提兵官咸寧侯仇 議照前事訪

得該國世子黎諲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  
莫登庸薊掌該國中聞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  
係鎮南大關隘路喉告之司理合移文行查為  
此除外牌仰本州著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  
理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兩州務查該國世



子黎聽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南護或倘該國俱已平定亦无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議參奏以安國度倘該國已有貢物欲來求封亦要明白申報以憑差官閱隘放入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已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切艱難之故矣臣仍有本條守本國先后事情緣由差前項國人既合 勸欵將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欵差摠領兩廣等官行至長慶府温州地方被逆臣莫登庸是元合力殺死而各處衛要途路

逆 益加把守凡有邊情消息不得通知且前所差鎮守諒山大原高平地方頭目張伯興并諒山衛官黃公顯高平衛官閉醴泉等亦皆病死若長慶府文淵州土官阮永祥被逆徒所杀其語曉邊情故事近處旧官及接邊土官等累已死亡殆尽 新官代鎮故事未諳况長慶府諸州接近憑祥州大關隘路皆被逆徒脅管道路逐絕音信難通自以以來雖有

天朝声教及

欵差摠領兩廣等官軍門号令莫爾莫聞二者因人數、時或聚泣被其劫制皆非獲已成謂吊

伐之師何其不至去逆就順之心人人有之加以逆賊性極兇殘猜妬左右暴虐臣民臣所以恃者由此國緒僅存而不至隊隳者亦由此也臣常累次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憲祥州大關隘衝要諸路逆徒皆已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徧行本國邊界各處由于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北安西等府地方沿邊隘口意欲徭徃達奏本國事情而沿邊州峒土官皆謂係非安南徃來之旧路如許通往不合前例恐被

天朝累並不許通關遠入臣切慮自臣始祖恭和奉

天朝正朔以永至于正德十一年歲貢吊賀諸儀未曾少缺已為

君臣之禮必當救難扶顛如前所見歷代數姓允其少有僭逆爭亂之萌不待奏

請先共問罪之師以救藩臣之急量當今

聖朝必不遣小國久困于逆臣之手矣但途路艱

難未獲傳通一信每欲叙陳寃憫安能上達

天朝如其謠言本國事情謹差陪臣抱本馳奏跋涉艱險万死一生沿途官吏雖云取本代表奏累經歲月俱無所聞繫柳于懷死門控訴反覆思

惟罔知所處幸有廣東商船漂海到于此處地  
方海口為此臣敢冒罪徭將本國前項先今事  
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專差頭目鄭惟燎朱顯等  
寄與商船隨風航海間道潛行抱藏本圖親奔赴  
闕謹具奏

聞

黎寧又奏為陳情首罪事自正德十一年以來  
本國不幸被逆臣僭切相繼作亂凡于近年例  
應歲

貢慶賀諸禮久缺臣甘受其罪乞將本國平定仍

乞

請增例辦納臣切慮凡前

天朝所頒体式累經患難之間皆已失落今依旧  
式抄錄本詞体樣不免辜愆且復長

天朝國諱或新体式雖已頒行天下而本國久遭  
危乱音問阻絕中間誤犯豈能保其死有越過  
關隘間道潛行抱將奏本宗圖赴京冀其陳奏  
道路險艰並無礼物有干常典亦難免其重咎  
以上等因于播迁危急之中仰遵前例多所失  
儀恐有干犯謬誤罪累為此臣徭將前項事由  
自先陳請首罪乞聖

聖德曲垂憐憫之仁鑒此艰危之故恕其罪謹幸甚

禮部尚書梁 兵部尚書張璘等會訊得鄭惟  
燎稱彼國因逆庸御亂世孫黎寧播遷清華累  
遣陪臣馳奏逆黨閉拒不得上達加請十三年  
四月十七日黎寧具本差惟燎等及朱顥等十  
人分為二行各潛入海船取道來京惟燎等六  
人被風漂至占城國至十五年七月內始得抵  
廣東西南馳附搭商舡直抵高郵由陸路入京  
情與奏同兵部覆奏安南國逆臣爭亂信使不  
通踰二十二年比因

朝廷問罪之師將與而彼國告變之奏奄至迹有  
了之或曰事青見畫官在皮查勘候

命下付原差錦衣衛官併勘黎寧竄伏少莽莫登  
庸雄據國城兵戈相尋臣主角立關隘不通鄭  
惟燎等輒難發歸本國合死暫留在館或伴送  
廣東所候均乞

聖裁奉

旨遣來情真偽你每既詳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  
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云南鎮守撫按衙門  
一併查勘明白設必傳留作急奏來定奪鄭惟  
燎等着錦衣衛拘晉度密處所听候不許與外  
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  
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禮部會議曰安南國

世孫黎寧奏稱本國先于正德十一年逆賊陳  
景作亂祖考黎暉遇害死子用人推位其父黎  
諲權管國事方擬修貢

請對值逆臣莫登庸與阮時雍等謀為不軌播邊  
靖華地方登庸播挑國城又復脅立黎諲庶弟  
黎慮假權國事凡等令一切悉出于登庸之口  
加靖二等年節次徭由申達兩廣鎮巡等官特引  
中國不能上達不期莫登庸僉肆猖厥謀殺黎廣  
陰立己子登瀛詐冒黎姓妄自尊稱為太上皇  
帝僭号明德莫方瀛僭位改元大正黎諲憂憤  
病故黎寧以嫡子自副立仍居清華地方潛遣  
鄭惟燦等赴京具奏前因懇乞

朝廷興師討罪以救彼國危難查得安南久不庭  
貢頃者禮官陳請

皇上赫然震怒亟下廷議欲興問罪之師已該差  
官行勘去後以黎寧遣使告變具莫登庸父子  
僭逆之由及知該國馴起亂階連結兵禍皆莫  
登庸父子與其逆黨之所釀成而朕貢不修非  
黎寧之罪矣切惟

皇帝之待夷狄當其臣服則有撫綏懷柔之恩若  
或背叛則有兵師討罪之法故大舜征有苗夏  
啟攻有扈氏商高宗伐鬼方周宣王北伐獫狁

南征荆蛮等之史冊昭然可鑒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因安南文化百嘸

特下詔諭謂春秋大義亂臣賊子王法必誅不以  
夷夏有間若本國不擇親賢命而立之時十萬  
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我

太宗文皇帝因李穉戕滅陳久僭号大虞則  
命將朱能張輔等出師声罪致討卒戮賊就擒是  
夷狄之有征伐自古帝王及我

祖

宗皆常奉行所不但己者為照安南為我  
朝世封之國遵我

王化奉我正朔莫登庸乃敢逼逐黎譔占據國城  
其罪一也以臣下而擊國母其罪二也鶴未黎  
慮僑立己子其罪三也逐黎寧遠窳其罪四也  
僭稱太上皇帝其罪五也改元明德大正其罪  
六也設矣闕陞以阻

詔使其罪七也大肆誅未荼毒生民其罪八也阻  
絕貢路其罪九也僭置官屬僭擬

中國之制其罪十也逆惡滔天神人共怒而亂  
臣賊子其何以進於

天誅又者得黎寧遠奏稱同人嗷々時或聚泣被其  
割制情非獲已成謂予伐之師何其不至而新

惟燎呈稱本國可憐哀痛迫切日甚

天災之至真可憐懇求解之思後自來蘇之望我  
皇上幸垂之至

天地之仁寧忍生視小國之困而弗之恤哉切懼

莫登庸之罪狀顯著法不容誅勢學之困皆皆

危義當極救今日吳師致討之舉所不容已也我

太宗之有心行而今

皇上之有繼承而立法者也仰惟

皇上智勇

天錫康謨神授伏望

大慈宸斷增崇中外選將刻兵起討子以勞

舒華夏之氣震怒四夷之心則我

皇上中興偉績卓冠百王高宗宣王不得專美于

前矣等因題奉

圣旨安南國及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

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号偽置官

屬罪狀顯著既會議明白使命將出師前去征

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的來着調度兵

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具奏

南京戶部左侍郎唐肅上疏曰臣聞府部等官

致此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諫黎應既非故土黎

嗣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高陳

畢既時雍杜溫潤却綏皆借冲孺諛慮因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遣差錦衣衛取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錄主奪國罪人名姓一面整兵待振而發臣歸而思事体重大再將会议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計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惟皆明切然明旨一則日便會官叔奏一則日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昭慎重不輕大舜述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使之修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勘官亦不須遣居必伐而乘隙于不貢則闕係頗大非但此未可幸雖有甚于此者亦未可輕率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為

陛下陳之星辰莫類于三垣列宿然皆麗于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于五嶽四瀆然皆會于中土而外則皆文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自然之分恨古先帝王于夷每不以中國之治之非但勢之不能亦理之不可不別也世至胡元入主中國天地間之大變極矣天生我聖祖一出而掃除之則其

神武豈三代以下所能及如嬴秦漢武之黷武開邊豈俱不能哉然于元夷則置之度外蓋契天



地界限之理帝王致治之道故安南不征者在  
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王殺使之  
惡大然兵已壓境猶違行人來劝許其金象贖  
眾以全之及不後而克即為陳氏求后不獲及  
不得已而群歸是于

聖祖之意亦俱有違者而我仁廟每以為恨至宣

德初黎利之叛車咸以作賣死方之人命而得  
此安可言棄惟楊榮楊士奇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即曰

皇考追憾此事性之形諸慨嘆朕聞之屢矣遂將  
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薄

聖祖之訓真如批玉奉盃

陛下所當守循者此不可伐子也若以為治統華  
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分爭  
中國之禍淺者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  
之而不得建至元庚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  
于爭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安南于前代  
寇者之欽之庶之連之邕之廣恃其盛使今日  
諸患之爭或角而兩或鼎而三建愈多而力愈  
少吾利愈大且向嘗去郡縣而自絕于我上何

必為之廢理以全其盛乎故自唐高駢後征交  
阯之後歷五代至宋其地厯劉絞吳丁黎李陳  
擿姓繼王而吾中國皆漠然視之第執其兄者  
寃之以名部執其主者授之以爵未有語寃之  
者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歿赤子以事犬  
羊漢人所謂割心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  
以不可伐三也若以為中國旧地今乘其亂而  
易以取之則建武中焉援南征保歷浪治死功  
居夙号為交阯日南九真旧郡皆瘴毒魑魅之  
境士卒死者幾半竟無所謂漢之一舍一民可  
寄且後者及炆立柱為漢之極界乃近在令廣  
西思明府之接境彼外皆荒壤待之及我張輔  
于永樂五年平之也明年簡定即僭号以叛八  
年陳李擴復大叛偏地響應所完者惟交州之  
城竟至十一年治就擒十三年陳月胡人叛宣  
德二年黎利又叛吾又士師收其地而陷之者  
忠竟如劉子輔何忠為先李任顧福輩不知其  
几而弃之矣以十餘年之勞傷僅得數年郡縣  
之虛名与漢何異則雖得之何益况取之而未  
必勝如宋太宗之討黎桓不遂諸將賈湜王僕  
孫金吳皆弃市神宗之征李軋德兵十七万迄  
無駿功而大將郭逵貶爵至元憲宗世祖二世

三季喪師不次而一面不接卒之鎮南王俱波  
三十萬之守閔過截遂散師避迹以歸我宣德  
初柳升再携添兵七万未抵而为伏兵陷沒是  
皆取之不得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  
若以一旦不庭可要則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  
以來不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漢武問侵我思  
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以  
討我

全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  
利一則以奉

正朔而或其鄰一則以買易厚饗以津其國如今  
爭亂之時昨尚奉

表芟方物束貢烏撫採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過之  
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貢因而不貢以此罪之亦  
行何以為辭乎以不可伐五也且師鑿木于財  
力永樂四年之奉數十將領統兩京湖閩浙廣  
巴蜀建昌云貴之兵八十万雲廣西終分追山  
海糧不絕道今勸議只欲取辯于附近曰省然  
川見有採木之役青見有凱口之師兩廣軍門  
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于日州岑猛之征七見  
僅餘四万部议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  
地自

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為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年所傳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七日盡皆解用加以前後

恩例蠲免及各處連年災傷減免見銀處補兵荒大變爭不倘來

太工浩用而恐有誤較之永樂之間日也而向可  
以之他費耶此不可裁也也然此特理勢有迹  
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于去  
宗之猖狂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于咸通之內  
海戎多兵連唐力困哀宗神宗欲取遼而新材

之法遼乘內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

兵燹既肇卒至白溝燕山之後宋遂多事今太

倉倉會天下之積昨歲六百萬今則僅餘四百万

工部見又取足所借七十万兵部又添繕造屢

工旗軍七万月支歲計大約四十餘万周叙德

督宣大又取去二十万再加時月恐四百萬亦

不能足矣且云邊屯政壞而田日荒墾法阻而

商日減直隸山東河南山陝邊疆之輸畜以災

傷歲多虧欠且北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

哈剌慎及吉囊諸種挺刃已有近又加以大同

叛卒向導凡我渾源大城朔和偏關朔州之地

無不深犯如蹈無人之境城隍堡閩鎮竟無能  
有一斬獲以創之者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  
之虞大不可剛放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  
七也夫諸臣所以酌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為全盛之累雖出于忠  
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如天下章奏  
議之

內閣而他無所與其奸累世總鎮罷於徧省而民  
得以舒其困隆功臣而久廢之爵復袁公戚畹  
自漢唐宋以來所不及者至於敬

之傳不可勝紀皆百餘年以來所未奉者又如  
內臣尽道莫不甘心奉職享無叔自禍之樂則

自漢唐宋以來所不及者至於敬  
天法祖重道勤民警銘歲而契精一之源崇祀樂  
而脩制作之盛是又追崇二帝三王而比隆之  
者純一不已自足以功光

祖宗業起曠代所謂于羽格苗文教降崇者皆此  
焉集則雖冰天瀚海重譯之夷將不日梯航而  
至矣區、安南小醜何足介念以勞吾師也哉  
伏願于已遣之官趁其未行取回

成命蓋此輩武人不一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彼

不服及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  
而弛間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  
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還差近邊素熟  
夷情人後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未育之意  
則彼將歡忭无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各省整身待報款之令一下人心驚  
動且奸雄乘之射利借簡集而行差級之私因  
兩派而肆侵凌之毒搔擾之害不可勝言則所  
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故  
該部差人馬上齋勅整備兵糧之議亦望停止則  
且以尊皇至心光大人心結固而治晏永保矣臣  
以事体重大一得之愚本敢隱默冒瀆

天威不勝待罪之至伏望

天恩俯賜寬宥鑒納

宗社幸甚

御史余光上疏曰臣聞之名將先勝而後戰智  
者不戰而屈人欲

謀多算應變如神計之豫也謀及採薪功乃有  
成慎之至也臣計之于安南若進首其朝貢此  
可不勞兵力惟先密諭兩廣儲蓄練兵可壓一  
面以為遠應備而勿用乃命一二使臣忠義能  
言之士齋

詔直詣其國諭以汝國首歸義我朝

祖宗戒勿輕征後以及獲听其自治終不忍如兵汝國向

朝貢如期茲不來庭者一十一年今

全天子在上明普日月威武如神先遣使者問汝國或有內難不能自達則可原今亦問其備立者為汝置君定難与威繼絕撫汝士民汝或兵力不足數臣永平汝能請

命

全天子念女昔附節以天兵如旣難或難平乃節不庭宜速悔村為福宜亟遣臣与使者偕至貢入朝

全天子寬仁將以旧禮待之宥其前過不然四面兵已集刻期分道進討彼時悔死及矣一中國豈無識者當以听命如正欲郡縣其地此則料理軍糧為急密諭兩廣云貴撫臣豫為處置必次兵力充足糧餉有餘自支一二年方能濟事耳乞命閩廣多造浮海大舟操練舟師及訪過洋商人悉知安南水道者以為舟工數者既備然後進師乃命大將軍統三副將將甲士甲馬一万騎分為三隊馳至師之其兩廣一軍則自

龍州趨分茅以攻其北其雲南一軍則自沅江  
趨老撾以衝其南其貴州一軍則自金流以入  
其西其閩廣十師則自海道以撫其腹內且号  
召國中原沒士族之豪傑者以為內應召彼仇  
殺懷怨之酋頑劫順者以為先驅如此則彼必  
備左則竅右備前則缺后死所不備則死所不  
寡將自故不暇不我自服矣且未宜遣官体  
問以致其凝未可張形而廣以堅其守夫後人  
先發人至神其机也始如處女後如脱兔秘其  
術也今不為進師克敵之策乃先遣官体問不  
為諸隍東兵之計乃遂與師万里是教叛者設  
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為遣官体問不  
便夫謀之數年而成于一旦者善謀者也軍不  
再籍糧不再輸善戰者也故謀事貴豫慮机肯  
速乃能成功今令卒卒動豈能万全恐師寡且  
老糧尽不继其害不可勝言矣况郡縣其地以  
華治夷終难于守且中國之士不習水土瘴癘  
之鄉不能久居臣愚以為郡縣其地不便不如  
青其朝貢以夷畜之可不勞兵為便也臣愚又  
有一策臣聞之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  
近者逸而有終故智者不獵狐而棄疑仁者救  
同室而舍隣昔者周方叔謀伐獫狁而未蠻荆



獲匪醜唐李逢計討准西而緩河北蔡功乃成  
往事可鑒急其重也今吉囊猖獗冠在門庭西  
擾北侵入我腹裏此其為患未易以息但暴殺  
生靈天實厭之胡運未復彼首值之彼曲我直  
且守且禦得天之道一勝也閉塞扼勢形便  
得地之利二勝也百姓嗟怨軍士成情得人之  
机三勝也我盛彼衰得運之旺四勝也以共四  
勝蓄威養氣推恩養士決于一戰可必破之以  
保百年無事既破吉囊然後宣威傳檄  
詔諭交趾朝貢即色蔑不從矣此先實後声誅儉  
克而百蠻送之驗也伏願

陛下採驛而行相將而動似亦效愚忠万一也且  
死任惶悚戰慄之至

武定侯郭勛奏為竭愚忠正

因休以明

天討事近該禮部題為安南國久不朝貢暫免遣  
使兵備肅之師虞

皇上珍念波國當

皇祖擴傳海宇之初首先歸附

天心赫然震怒命禮兵工部計議勿視為非要仰見  
皇上遵

祖恤下無間華夷之盛心即古帝王四征不庭奉

行天討之大典也臣雖至愚敢不仰求

皇上眷顧之隆力效涓埃之報况兵戎乃臣職黎  
少有知識豈思緘默然必預定于前方可貴効  
于後計之于內始可行之于外兵法有曰不戰  
而廟筭勝者乃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  
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于死筭半七咫尺  
天顏君不

請定廟筭而實行冒進于万里之外恐老師費財  
其何以仰副

皇上作主討逆之重託臣故敢披瀝肝胆少竭愚  
衷切念兵力財用實行軍之要又必委任得人

預必得法量時而進庶可成功今以兵力言之  
南征與北伐大有不同北伐之兵或分布于各  
邊或遣發京營朝令夕行亦不為難倘有不足  
即可會議具

奏區區事易集至于南征之兵被處衛所官軍  
僅能防守縱欲摘調亦若不多須要照依永樂  
年間征進旧規調用廣西四川湖廣雲貴四省  
狼兵土無物力乎等項方習水土方知道路方  
能涉險穿山以收全功但四省相去動經二三  
千里非一蹙可至各兵散處洞寨非一日可集  
必須先行進官商

勅前去督責各該地方撫兵副叅及都布按三司  
守巡守備文武大小官員整脩糧草調取送達  
土官等兵俱至臨境宣布

朝廷恩威大張聲罪致討之情相機進取若後梗  
拘不醒則大兵

天討度緩急得宜次第有序是亦兵貴先聲以破  
敵胆之策也以財用言之兵法有曰千里饋糧  
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奉矣况師不止于十萬蠻  
夷負固時日難以預期財用難以預料者乎若  
不先為計則糧餉不繼雖孫吳復生亦難乎

其為力矣後以得人言之撫兵及副叅撫皆以  
文武之臣必湖比照永樂年間事例採訪諸達  
戎務才力素著者請

上簡命庶得同心協力去成

王事又以時日言之南北地土不同寒暑預異安  
南僻居海島瘴毒炎蒸尤非他處可比或在典  
籍人所共知臣若叩字而廣蓋所祝後其行兵  
之期利于冬春不值于秋夏其中委曲不敢項  
瀆伏望

聖明乞

勅禮兵二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如有未盡仍令

各官及生長四省有熟知彼處事情者各畫一  
敷陳以

聖明采擇庶廟筭可廣教逆可平  
國體可正而大震

天討可以垂光於万万世之下矣

尋諭禮部曰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兵師問罪  
近據黎寧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  
審真偽且著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  
郎卞樞云南都御史并各撫兵官都另寫勅

毛伯溫著在阮管事督餉紀功等項官員俱暫  
停止

云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以安南武文淵既宏  
規守歸附從征莫氏狀并所獻地圖進干

朝且乞爵當以嘉撫之女淵狀畧曰前國王黎暲  
在位時莫登庸為都力士及逆暲作亂登庸從  
之暲擢為叅督暲遇害死子正德十一年頭目  
鄒綏鄒維產鄒惟伐暨國人共立暲兄黎灝之  
子黎禔即黎暲為王帥兵攻陳暲破之暲走死  
暲庸隆諱赦之封為武川伯娶諱毋灝妻專國  
政凡二年自封為大傅仁國公節制本國水步  
諸營登庸見威權日盛遂僭稱安吳王閏五月  
潛謀不執諱竟之出奔國中騷動人心不限逆

庸俱迎諲弟黎慮即黎椿二月立為主後黎諲出  
據清化城黎慮居龍編城而相角卒至加請六  
年間遂登庸廢慮為俱既而鳩殺之及其母是  
年六月十五日迎登庸使其黨先加謨假作禪  
位詔文篡位改元明德奉國頭目者人黎烟却  
江黎叔祐却蓮黎愈黎公亮黎栢却熹黎慈各  
出奔歲久不知存亡黎景瑁却惟驍阮有爨却  
逢阮仁達阮春嚴阮途阮文威阮晦范阮却隅  
却峴咸據地方為黎氏復仇却綏却鳴謙却如  
壁馮雲等各已繼故該國

欽賜印信時黎諲被逐幸而不落逆賊登庸之手

仍舊護收叔掌國事所生一子先名黎橙亦名  
黎寧嘉靖九年九月內諲病故頭目鄭惟駝阮  
助等及國人推三黎寧為主權管國事據清化  
境上而莫登庸獨擅其國今蒙

天朝皇帝陛下憐憫兩土臣民遭其塗炭欲後黎  
氏宗祀兵師問罪又開等弟姪并奉國 歿臣  
民無不感戴兵行之道諒山石瀧等道平易陸  
行且近與化之道陸行且遠少平易亦崎嶇宣  
光之道陸且遠亦平崎嶇然難逃

天朝版圖之內却惟燎亦係世孫黎寧所差之人  
阮拔萃皆其正頭日文淵兵馬數日文淵等弟

姪兵不滿萬及同弟姪武子陵武文灼武文密  
武金鏡男武文白等文淵等願整搦兵馬共  
開通路道于石龍關听候會合

天兵至日文淵等姪願為先鋒向導領兵進剿逆  
賊莫登庸莫方濂并脅從賊逢黨不敢虛詐懷二  
心甘當死罪又據阮宏規陳文泰等開稱兵進  
之路也自石龍下至程爛峒未明自程爛峒下  
水尾州四日自水尾州下至文盤州八日自文  
盤州下至鎮安縣五日自鎮安縣至夏葉縣亦  
五日自夏葉縣至清波縣三日自清波縣下至  
臨洮府三日自臨洮府至山園至吳化原司二  
日自吳化原司至白鶴神廟三岐江至白鶴  
縣四日自白鶴縣過大江至中都升龙城逆靡  
所居一日半此乃臨洮江右邊行程之道也一  
道河陽開日平均風下河陽開平日自河陽開  
下至平原州十日自平原下福安縣五日自福  
安縣至宣光路一日自宣光路至端雄府二日  
自端雄府至白鶴廟三岐江五日自三岐江至  
升龙城亦如此乃河陽關左邊大江行然其路  
斗崎嶇也一武文淵等所居家世在安平府收  
物州大同社自黎氏被逐奔播在外武文淵等  
有侍衛討賊功黎氏官之使受宣路兵以從黎

氏登庸常連年攻逐武文淵兄弟將平師少出  
據誼即守禦堡士有五年于加請十三年方羸  
名爲賄賂之計再追攻武文淵等幸有天佑避  
至數化地方乃免方瀛兵死功而退武夫淵兄  
弟還據水尾州玉琬峒接于雷江又隨而追之  
然旣能爲也日程則玉琬峒下至誼郭堡二日  
自誼即堡下至收物州不日自收物州至靖西  
嶺一日至靖西至雷口端雄府二日至端雄府  
而下一如前然此小路甚于險巖江水多於灘  
石因此武文淵所以得也其三河上流皆屬文  
淵兄弟則有平原州一半六安金州水尾州一  
半又盤一半及河陽開外及已歸之奔雷等縣  
多而精銳者寡幸頻

天朝兵進而武文淵兄弟爲先鋒嚮導則死所攻  
而不克也至若鄧惟曉等胞護推立黎寧據于  
清華境上接近老樞地界道路懸隔其兵馬家  
數宏規等未知他如鄧岬阮仁道阮塗車亮讓  
等皆各節之士各據藩鎮之兵據于本土其道  
路梯山涉水據險待時其兵數則宏規等未知  
又詔登庸乃海濱之子拋網之徒其父莫萍不  
知何人漂至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長名之  
日萍其莫萍寓居古齋社以打網捕魚爲業而

生莫登庸等頗有勇力共言登庸篡事吳武  
文淵固又云登庸篡位三年見臣民不服乃自  
稱太上皇退居古齋禪位其子方瀛房於升龍  
城改元大正八年于今矣逆庸父子稔惡已非  
一日父子相代為將東馳西騁更出迭入以致  
武文淵阮仁蓮鄭崑殆無虛日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南土之民若甚荼蓼嗷仰望

天朝吊伐兵來救已命向其遞表登庸積聚在于  
塗山而兵馬之數安南所在皆有之不知多少  
彼所恃者安南多水利于水戰也苟天兵四向  
奄至則安南名節之小並起響應歸附從征則  
彼何所恃耶

上以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加賜冠帶及武職  
四品服白金文綺併賜武子陵冠帶及趙光祖  
以下白金文綺有差文淵諸酋亦樂為用

加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文淵等上狀于  
云南委官趙大官云伏見公文查勘安南國事  
由仍示武文淵等福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武  
文淵不勝喜懼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陛下尊居五位君臨萬邦体乎天地之  
心正此綱常之道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有是  
行也其言登庸父子事与前同又言本國忠義



之士則有頭目關隘如鄭惟驍等共推戴光緒  
之子黎暉之姪黎樞以揖國事撥于清化路鄭  
曉據于大原阮塗等據于文安阮仁蓮等據廣  
南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心切報仇各擄兵衆割  
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殄仇人之惡克爭天理  
之常至累安南國二十一年咸矣藩臣之禮取  
此之故也至于進兵道路武文淵等切身諒山  
石龍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如  
若石滄關下至歸化府五百里少崎嶇自歸化  
府至左編城五百里頗平坦諒山至龍編城亦  
各也且長脊至左編千里崎嶇安邦海陽水  
道懸遠難行今武文淵等慮夫祖父疊荷國恩  
兄弟席承家蔭念國仇安可共戴暫逆賊難與  
俱生恐庸瀛父子之姦淫浮于莽惡而南土人  
民之若殆甚秦苛故臣慮之首不抵報主之心  
忍忽為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國國王命出領  
宣光路地方深有望

天朝德音恭惟

皇帝陛下德廣享屯量弘極渙奮周后伐罪吊民  
之奉戾人臣弒君篡國之誅正名分之華遠登  
生靈之荼毒使內寧外撫遐遐共仰于德威而  
大畏小懷雲豹咸露于声教為此具狀謹陳伏

蒙照鑒

雲南兵備副使却登高呈准都指揮僉事馮立  
手本開稱本賊于十一月十五日行至教化長  
官司據原差探事把事白俊男白遇春報稱前  
去交尚探得武文淵等弟兄領兵先將莫登庸  
守鎮營攻破莫登庸領兵數多于九月初八日  
前來攻杀武文淵等分為四哨夾攻拒殺得勝  
莫登庸隨後添兵相敵武文淵等見伊兵車掣  
兵回还本寨固守訖等因同將取到武文淵等  
回与千户吳璋印信文牒一紙送道倫由呈報  
到臣查得武文淵書內開稱文淵等奉三堂明  
文招抚各處義士素仰歸附從征逆虜父子建  
立事功南國騷動其逆虜父子見子於唯服束  
心登庸再謀不測於九月初八日逼攻文淵等  
文淵等分爲四道相夾与逆虜兵交戰我兵十  
遭俱利斬得賊將伪官美備侯莫邦佐泗阳侯  
范子宜二名并賊兵三百餘名收取文牒器械  
數多其逆虜兵衆文淵等設險拒守且守  
逆虜不利至十月初十日逆虜兵並已退回於  
初月二十三日承見奏古信到公事平安文淵  
等喜不自勝為此備言具陳事情伏惟高覽  
云向按察司呈准知司掌印按察使吳鑑開合

同都布三司等印左布政使土儀民部指揮僉  
事樊春會嘗得解到美人阮環生供稱阮環係  
安南國上改名原素縣扶衛社人偽任接阜州  
知州裴行儉係臨北平清波縣平魯社人前偽  
任亦州同知知州正德年間環生久以儒生環  
在亦州鄉試中四場裴行儉仰試中二場充吏  
失禮就將裴行儉偽除歸逐職至正德十一年  
古國王魯明投祭橋承繼將一瑞偽除海安裴行  
儉又偽除督理中真大夫中右衛指揮及將  
令歸附黃印誓的台莫益考允偽除記瑞首級  
偽除以素功臣賈迪輸回上將軍左副都指揮  
惠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直金光殿瑞伍呂以  
也環生與其相識逆賊莫登庸偽力士司計  
指揮亦因常有盜賊竊劫每年差莫登庸偽為  
都督制節水步諸營莫登庸時有兵旅回謀  
叛正德十六年春榜莫登庸成推只約瑞運  
在外病故所生二子年幼俱令逃竄莫登庸主  
張國子監主伊弟魯楷所教行偽偽除接阜州  
同知州伊不令白受到任本  
皆係黑脚夷人每年例納人丁稅戶一十五戶  
裴行儉一子親到部及徵收一連加諸文字莫  
登庸偽魯楷偽教為位借歸行偽係子裴行儉

各不合宜附莫登庸篡逆僭稱皇上統理國事  
曰是構成亂皆民臣不服莫登庸欲得取服人  
心自撰大誥一書由開云皇朝大誥法天撫運  
皇上大誥天下官員及妾以堯舜湯武王自  
比又僭号大越及稱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  
歸禪朕以大位朕不肖已受天明命等 間列  
五十九條通發本國受轄各衙門遵照莫登庸  
專一教戮無辜以張威勢自知得罪于天詐稱  
命運不好偽立伊男莫方瀛代位僭号大正莫  
登庸妄自僭称大上皇仍專國事加靖十四生  
以環謀論不明黜為綏阜州知州環不合偽以  
官職到任加靖十六年三月內莫登庸乃聞  
天朝因見本國久不進貢蒙要在討莫登庸欲以  
衆等官兵拒敵及將交趾布政司城壕開濬五  
層及積糧各肥人行委環與裴行儉同在官何  
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阮鷓劉福誌黃磊黃崗并  
環男阮稅與已脫逃何雅兒阮嶠阮陽阮敷果  
堯讓各不合依所同已格杀落永何文得武歷  
潘隊力諱阮光及跟來不知名買賣人十人共  
三十人跟同探听

天朝兵征討事情比環隨帶本州印信假以徵  
收本州人民稅糧為由同來朋輩等處打听消

息三月初五日前至本州黎花村住下探無物  
信至五月十二日人同起行又不令擅取

天朝納更山地蠻密五邦等寨要差原先本國管  
虜今歸附

天朝土舍刁鮮等起集兵夫把界不如刁鮮黃景  
譽寨長李孟元先行歸附

天朝与鮮會議要將環等擒解十六日預集兵夫  
三百余名刁鮮殺牛置酒伴請公宴環等下卦  
不吉隨即下船逃走被李孟元等領兵追上環  
与裴行儉并何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黃磊阮鷄  
川高誌黃芳何堆阮等各又不令拒捕皆被李

孟元等將何文得武歷潘隊刀諱阮光各射死  
身屍落水漂流無存何堆阮阮嶠阮陽阮敷果  
克讓同買賣十人俱上陸路脫走去訖將環戮  
傷二名同裴行儉阮稅及何子陵等七名并環  
隨帶州印一顆大誥一本擒獲解官審取口詞

越嶠書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廉州府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曰臣伏讀邸報見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衣衛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兩廣軍門牌仰所屬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者五六員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等因到州依蒙已選欽州千戶所百戶李濂送用去後臣按安南久闕職貢

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討此誠帝王統馭華

宜山李文鳳編次



夷之畧也而臣復有言者蓋兵難遙度事貴萬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故選能幹官及生長四省熟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州按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負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体勘節據  
崗長黃子璟生員黃洪等呈報安南自於正德  
十年黎暹通貢之後遂為其臣陳嵩所殺其臣  
莫登庸攻殺陳嵩嵩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  
暹之兄子諲為王登庸謀篡位黎諲奔據廣南  
登庸之其幼子冒姓黎氏權管國事已而自取  
之安南至是國分為三而莫氏特大黎氏播越  
南海阻於登庸敬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  
負篡逆敬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  
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  
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敬求貢乞封已定其  
位而莫為之主嘉靖五年以千金求通貢於本  
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  
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於兩廣軍門稱黎氏已  
亡國人推已見行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  
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詞以相欺  
勅使至彼所接所聞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

無由察因之而同奏

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適成其篡  
據之謀不可之大也臣觀諸臣會議要見見今  
篡主奪國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侍報而發臣  
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振雷霆不肯少假借於叛賊也  
今

勅使往勘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  
臣所以不容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  
命官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請以未盡  
者言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於  
安南若止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歆正  
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  
篡逆以來北難於陳氏南怨於殛黎身經百戰  
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  
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於彼  
彼之隄防於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  
禪位與子福海自居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  
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爾觀其所  
居宿兵萬人又攔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  
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万謀臣猛將皆請  
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



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刀孰若往時大將  
副參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  
誠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右之用兵安  
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  
風氣殊異瘴癘時興比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  
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之討陳  
日烜皆以是也今一馬錢糧皆為二年之計若  
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  
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功難成此當慮  
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  
臣方導之兵自所單准胡廣鈞刀手廣西糧兵  
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方今良將臣  
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  
浙江都司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良將  
或起於屠釣或拔於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  
有孫吳韓樂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  
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西廣東  
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或萬人亦可當八十  
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參遊擊橫海而下若多方  
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  
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之  
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

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  
攻其皆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  
之兵由海陽抵偽都以攻其南廣東之兵由海  
陽抵都齊以牽制其父彼四面受敵父子形隔  
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諲陳昇可傳檄而  
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  
土者亦可久駐而責其成功四州江西。今出  
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  
策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  
說者且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之  
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為證  
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  
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為証此一說也  
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瘦敵中國宜  
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之軌者  
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寇在門庭  
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  
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  
謂宜興兵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  
諲以主其國定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  
皆異於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厓同入職方漢晉  
隋唐皆為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姜公

輔生於愛州與典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為唐室  
名相則其風聲之物固不異於中國也趙宋始  
失之我

太宗皇帝收復故物至

宣廟後失之乃中國之陷於夷狄非夷狄也

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燿首先歸順當時未有  
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於徵則漢  
光武棄西域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  
見也二楊棄交之義本借漢棄珠厓為辭然珠  
厓卒為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  
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賊  
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尚  
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強國富  
而民附尚足以制莫今與登庸則置黎於何地  
万一黎諛效陳添平故諸闕請封何以待之洪  
武中處李成桂蓋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首至又其時王氏已絕非  
若今黎氏尚存故如與之其事不同難以例論  
且堂々

天朝豈利土物万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  
姦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  
之說非也既為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因治亂

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篡 邦國分崩既邊使臨  
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中

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  
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部善車師之於漢  
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鷄犬相聞其地  
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被於上國得  
其地正足以富國猶勝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  
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譬  
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言囊瘡疥之患也瘡疥  
之患時之可治屈指惟一過客能伸之只在一  
恃心專伸指而無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  
封者以陳氏

國朝之所封者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  
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而與之其事未  
明其罪未正其恨无其几尔今其強臣效尤黎  
氏失國天道好还事有其几乃欲取國以还黎  
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  
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  
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為表則也  
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  
以為重輕當討二也 國初棄交趾之時安南

因而侵本州如昔貼浪四崗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語言常有反本之思彼國執迷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改圖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也自分國以來驅我衣冠之民短髮跣足而為夷狄之俗管仲之所必匡孔聖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有人更五姓國祚雖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上天之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与為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國內人心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懼

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雖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失必然之勢也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混一之幾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民覬覦而動如趙盤常緣廣者四五起屢請興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上若得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嘉會難逢良時不再鶻蚌相持漁人之利天與不取反受

其殃今之安南所謂鷓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  
我以時也願

陛下與廷臣討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  
兼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  
勿謂登庸所欺則天時可乘大功可建一方之  
民可免於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祖宗而垂後世矣

御史余光巡按廣東時復上疏曰臣聞之機不  
應者謀不神勢不因者功不建故紆謀定策在  
朝廷相時定變在應機貴於勢相懸而心相協迺

能成功故權難預設事惟遙度自古知謀之事

必臨境測形圖上方畧以期在萬全也今我

皇上遠覽天畧近燭機宜迹者諫兵部題奉

明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是以緩兵為權聽

叛亂之來格以順為處容撫按之撫勦此真

帝王之洪猷陋霸者之功利豈惟

社稷生靈之休實四夷來王之會也然兵不可先  
處不可後昔勾踐謀吳二十年而後發者豫其  
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臣愚  
以為變謀為畧順機以狹此其時矣勢不容緩  
不然則赫舉而不應延緩而起侮復憤而謀伐

實非所以尊

中國重

朝廷也臣自入廣以來日聞安南事跡與往日在京不同在京云三支互爭形如鷓鴣蚌可收漁人今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會議別莫登庸權攝國事全有其地諸酋相與率服矣雖黎寧播越地分未明恐邊之奸人執為奇貨以求故要立於天朝待天兵誅莫賊以定其封其志亦欲為登庸終非黎寧之利且聞封印亦假傳者未真前此鄭惟燎之奏我

聖天子旨云不類外國文字且令該部辯印其明見万里洞知夷情今姑不辯其真偽若黎寧果實而復置之亦為未可臣揆厥顛末以論黎氏篡戮陳氏子孫已盡復給

天朝誘殺陳添平并使臣其罪滔天我

太宗文帝聲罪奮討凡三出師經營一十三年始克平定未幾十年黎氏又復叛亂以此觀之黎氏魚肉國王在陳氏為賊子屢取屢叛在我

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播逋或者天假乎於莫登庸報之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之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此皆近代故事是陳為李賊黎為陳賊此好還之道也

若復立黎是悖覆暴之義乃以恩酬怨且勢莫  
入夷狄之運一敗弗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能  
復興我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吐蕃此死灰  
不復燃而明驗也雖中國若分割如五季六朝  
畢竟不能中興其中興者必其始焉弔伐以奉  
天討其既大一統以承正運乃克享天命以延  
國祚若黎寧今頃力能置之終為他有何者傾  
木不能植餘燼不能噓茲天道也况興滅繼絕  
為帝王子孫封建諸侯而言非以施於夷狄臣  
愚以為今日若莫登庸徐臣入貢此在因授以安中  
明天討若莫登庸徐臣入貢此在因授以安中  
臣夫臣其不庭不問其為篡自古帝王畧遠夷  
之常道故今日於安南臣愚以為廣東欽州與  
彼接境已集三司會議先遣能幹官一員至此  
境上宣揚

天威議舉大伐今且聞爾不庭貴以稱臣納之脩  
貢彼若聽服因以授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勞兵  
經畧六上策也若必征則勢難窮追兵難久  
駐老師生變未見其使且畢竟來王亦為歸者  
是徒耗兵力損腹心以事四枝也臣愚以為不  
請則專其罪莫過待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  
去京師八千里去安南四千餘里若往復陳



請而後行之其將失時適機矣故臣愚以為事在  
邊疆苟利

朝廷取罪與嫌咸不可恤懼罪匪忠遠嫌匪直臣  
實不敏况戎

皇上聖明近日遼東事 俱聽巡按御史曾銑酌

處定變已有成效邊陲獲安故今日亦待

聖明遠照不咎臣妄臣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  
天威問罪不庭貴以稱臣入 貢一面差人馬上

齋 奏俯乞

聖明俞允聽彼自新以

土爰土民造福

兩廣提督府蔡 會議照征討安南係干重

務議處俱合周詳舉行應有次第庶幾事有條  
理民不告勞合行詳議應委官督理者上緊委  
官督理務要財不濫費事克就緒斯於軍務有  
資大功獲濟如或謀慮未周查處欠當致令臨  
用缺支當事告乏則法與具存罪不輕貸

一廣東漢達官軍一方七百六十四員名廣  
西一千二百二十員名及左右二江土兵  
田州二万名思恩府一萬二千名鎮安府  
一萬名泗城州一萬四千名歸德州二千  
名上林安隆二長官司共四千名都康州

二千名尚武州三千名岷順州陸千名湖  
潤寨巡司三千名奉議州一千陸百名思  
明府并所屬忠州上下右西州及遷隆峒  
共卷千名江州一千名思州四百名太平  
府所屬卷千卷百玖拾名武靖州貳千名  
東蘭南丹二州正調存留防守加調各卷  
千石那地州二千名通共玖萬六千卷百  
玖拾名內留壹萬七千六百一十名境內  
防勦堪調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名廣  
東廣州府所屬雇募慣熟海戰水兵共二  
萬名黃州番禺等守雇募更士二千名  
上官軍土兵募兵通共一十卷萬七百六  
十四名原議水六兵三十萬不足之數另  
行調募

一各官兵行糧諫本折米七十萬六千石雇夫  
犒賞等項諫銀柒十三萬七千兩合於廣  
東所屬改運完運共米十三萬五千石廣  
東布改司動支軍餉銀二十萬兩已解銀  
十萬兩再發拾萬兩買米二十萬石運積  
南寧等府聽支

一土兵例諫自備馬疋不計外監督領兵官  
員及漢達官舍共約用馬二千疋

一師由海道必用戰船相應委官打造  
一火藥約用硝磺伍萬斤硫磺一萬伍千斤  
一軍器廣東見在二萬伍千六百九十七件  
廣西見在七萬六千零四件梧州軍門見  
在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九件及查九龍  
龍大箭最利攻戰合行廣東都司添造弓  
五千張每張用箭四十枝共造箭二拾萬  
枝鉛彈一萬零二百伍拾箇再造九龍匣  
五九匣邊箭筒各一千箇估價行布政司  
支銀委官督造

一遣諜用間去家之奇訪得黎氏舊臣阮良阮  
純樸猶在崖州鄭峴鄭昂猶在七源石林州  
各地方潛住保又訪得鄭紀鄭文皆鄭惟燎  
族屬見為莫賊偽官皆可設討激發兵據  
地分擊黨類密擒首惡合選曉事人役潛  
行間諜聽虛實以酌機宜

兩廣提督府告諭安南榜文畧云據廣東布政  
使六杰等呈稱職等會同廣東布政司添註恭  
政奕暹按察司副使葉照添註副使鄒守愚僉  
事孫世祐左叅將高誼都司都指揮李時廣西  
副總兵張經布政司右叅政林士元按察司按  
察使况贊奉主判吏司員外建良與柔公台系奪

沈希儀都司都指揮梁 議照君臣之義道於  
天地蒙羞事虜必非人心安南雖號逆夷久被  
天朝聲教豈不聞犬馬之賤猶有恋主之心耶黎  
氏世受

封爵為國之長豈於國人無毫髮之恩耶賊庸起  
自漁釣恣生狂逆乘釁稱亂遂生篡國縱兵敷  
毒濫刑五威上逮天誅下斂民怨茲者軍門節  
奉

勅旨秉鉞專征調集廣東廣西湖廣浙江福建江  
西雲南貴州諸省漢兵達兵狼兵畬兵快兵海  
兵口書之節無慮百萬

天威震動義氣摧折破化建台勢執敢犯竊以征  
南之設本為黎民正名討逆俱為交人去危就  
安其中固有勢出脅從中懷悔悟欲乘機而應  
者固有忠義豪傑密倡義兵時時而動者固有  
簞食壺漿思解倒懸及驚駭逃竄自致失所者  
若不先行榜諭兵臨師會未免玉石俱焚深為  
未便合無通行曉諭安南國臣民知悉

大兵所向罪正元兇秋毫無犯各宜按堵如故毋  
自驚疑有能去逆就順仗義討賊許各明具文  
狀投首審實遵照

欽依事理全城歸附者即以全城與之管領率兵

鄉道者攻略地方給與典守用計擒斬首惡及  
黨逆者即係奇功另議優異陞賞用表忠良如  
敢執迷黨惡自絕生成盡行誅戮不遺噍類庶  
使禍福之機人所共曉仁義之道兼舉並行等  
因到院案查節准兵部咨開近因

大慶云云備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兩廣總  
兵官安遠侯柳 議者得華夷之地不同上下  
之分則一苟有干紀而犯分俱宜仗義而正名然  
聲罪致討惟在元兇行賞論功必加先附切照  
安南國黎民世受

天朝封爵實為中國藩屏脩貢稱臣為日已久故  
凡該國官民聽其管束則尊卑之位既定上下  
之分已明彼莫登庸父子起自賤微叨為臣屬  
乃敢因亂乘危篡主奪國暴虐一方荼毒百姓  
即之人心斷以大義凡為黎民臣民并忠貞之  
士智勇之人所宜暴白罪狀激揚氣節力為其  
主奮不顧身圖必報讐誓共討賊以殲僭逆之  
魁以正綱常之道今乃忍心忘主蒙恥事賊甚  
至反為督戰以拒義兵此豈盡喪本心自同獸  
類或亦為勢所壓而心實未安姑藏其用而時  
將有待茲者欽承

上命斥行

天討會同云南各省督同海外諸國召集官兵分  
布要害水陸並進腹背夾攻則藐爾小邦蠢茲  
醜虜不過金中之魚枕上之肉耳但念彼國人  
民亦皆赤子成

皇上博愛无間華夷並育實同天地若非先行榜  
諭非惟忠虜之人情難自達抑鋒鏑之下戮及  
非辜今據各官所呈正与該部咨行相同為此  
令行仰廣東布政司翻刊榜文發各邊關隘轉  
發安南曉諭臣民知悉今之聲罪致討惟在擒  
獲莫登庸父子全為爾國請難正名及為爾等

只為力屈外附莫賊一切俱置不問各宜按堵  
如故毋自驚疑凡有原為黎氏臣民拜忠貞之  
士智勇之人會逆就順願來投附或能相率全  
城歸附者俱許明具文狀親赴邊關軍前投首  
審無詐偽即准投附并以其原率全城與之管  
領仍各投戈伏陣聽候大勢軍兵至日用為鄉  
道前驅直搗殲厥元兇攻略地方給與典守及  
有被脅之人果能奮不顧身為主復讐潛行間  
諜設策出奇先將首惡莫登庸父子擒斬真正  
奇功解赴各邊投獻者軍門先即犒勞就行差  
人伴送赴京及加陞賞表勸忠良其餘黨從俱

不追坐敢有執迷不悟怙終不俊據險負固抗我

王師即係背主事讐黨逆棄順天地必所不容神人必所共怒定行痛加誅滅種類不遺身膏草莽之中以為祖父之辱各宜審擇毋貽噬臍黎寧復雲南書畧云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本國有逆臣陳嵩作亂先國王黎調遇害本國頭日耆人黎桐鄭江黎叔祐鄭造黎念黎公亮黎栢鄭意鄭綏黎轄武塗鄧鳴謙等固請世孫黎寧親父世子黎諲權管國事謹守

欵賜印信已差陪臣阮儼阮時雍阮正卿吳煥等謹齋奏本求封等礼物請

命于

天朝并通年歲貢方物

上進緣被逆賊陳嵩竄在諒山地方道路阻梗世子黎諲前已移咨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知會正德十六年八月本國發兵逮捕陳嵩其陳嵩走死若嵩子昇逃脫道路稍通陪臣黎懋阮正卿吳煥等欲於嘉靖元年十月進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時本國再有逆臣莫登庸并前所差陪臣阮時雍等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避難得脫居於清華地方本國頭日耆人黎調鄭注黎叔

鄭遙黎愈黎公亮黎栢鄭意鄭綏黎懋武塗鄧  
鳴謙等皆從世子率國人討莫登庸其莫登庸  
阮時雍等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應假攝國事非  
國人所共立凡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  
之口本國益亂路途阻梗使道不通嘉靖  
年正月十六日准諒山衛官黎景珥等具啓承見  
牌文

欽差天使翰林院編修孫 禮科右給事中俞 齊  
捧

詔勅彩段等件已於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龍州  
差人池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等詞唯此有以仰見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奔走不暇以仰  
拜

天朝休命柰何本國不幸以致訊醜阻  
君命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夙夜祇惧心無庇寧嘉靖二年  
正月內世子已備言本國事情差頭目譚慎上  
書

欽差天使翼其轉達

天朝惟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路途遙  
遠浮沉罔知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總督兩廣



軍務都御史張 鎮守太監張 總兵撫寧侯  
朱 行委督備湯指揮體勘送亂廢立之由有  
以仰見

欽差大人正心明理洞燭幾微其奸臣情狀已瞭  
然於胸中矣是月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鴆  
殺黎慮偽立己子猶冒黎慮姓名僭稱統元妄  
使逆黨阮文太潘廷佐鄭麁阮時敏陳柴阮光  
論郭璆莫閏朗郭文藻阮壽祺潘集等將偽本  
并近年歲 貢偽國禮物欺欺妄

天朝覬覦

是年承見整飭左江兵備僉事揚 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驅逐  
逆黨并偽禮物一切斥回本國奸謀由是而少  
沮并承見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蕭

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寧侯朱 鈞牌查

勘世子累有書備言本國事由差目人黃瑞陵  
黃伯宜等謹齋至界者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  
祥州土官李珠傳述未審的確果通到否嘉靖  
四年六月內世子謹差陪臣黎啟吳煥等齋捧  
歲 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礼行至山西地方被  
莫登庸遮道不前世子皆以備書傳述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道路遙遠阻滯難明本年八月十九日世子再差頭目耆人阮拔筆黎景珊朱填等抱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而前所呈頭目耆人一病一死惟朱填行至南軍衛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接取本詞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臣莫登庸益四奸兇無所忌憚遂於嘉靖六年伍月十七日逆臣莫登庸明白篡立搢稱明德隳壞詎國之社稷塗炭詎國之人民世子付慮黎氏祖宗自宣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攘奪世可痛心常率本國臣民共討逆臣莫登庸其莫登庸脅衆拒守乃於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逆臣莫登庸再僞立莫登庸之子莫登瀛僭稱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僭稱為太上皇帝每脅衆拒戰擾亂邦畿國中大因世子黎諲以國難未平舊邑未服上闕天朝之典彝下負祖宗之重責播遷日久憂憤成疾於本年九月十七日世子身沒本國頭目耆人黎垌鄭江黎愈黎公亮黎景瑄鄭惟峴阮有嚴鄭伯蓬黎如璧何伯造阮仁蓮武景威阮春巖馮需阮金阮昫阮元良范珪等以世孫黎寧係前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為

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世孫勵已誓心以圖恢復舊物嘉靖  
年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勸阮景  
山等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三月十六日提督  
兩廣軍務兼巡撫兵部都御史林 鈞牌送  
下憑祥州查勘邊情內開案照正德八年以來  
俱不見安南國歲 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下  
俱未差人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改稱  
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欺聖罪亦難容除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  
長 莫中兩廣總兵成寧侯仇 議照六

事訪得該國世子黎諫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  
外而莫登庸霸寧該國中間俱未准信惟照憑  
祥州原係鎮南大國隘理合移文行查為此碑  
仰本府官吏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  
查該國世子黎諫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  
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倘該國俱  
已平定亦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  
報以憑會議奏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以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  
矣世孫黎寧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  
差前頭目人阮合勸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行至長慶府温州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勸殺死道踞阻絕音信難通世孫黎寧常屢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諸路皆被逆徒脅管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偏行本國邊界沿邊隘口欲借道潛往達奏本國事情而亦被逆徒把截及沿邊土官閉拒無路可通自此以來雖有天朝声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帶爾無聞及覆恩圭目口介疑喜書卜之月四日十一日世孫黎寧備將本國前項先今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差頭目鄭惟燎等抱本圖潛行處料取道赴京謹具奏聞陳情代罪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庶以伸願天暴白之惋伏望

天朝曲垂憐愍鑒此艱危之故弘推拯恤之仁誅亂救民恭行

天討以正逆臣莫登庸父子篡逆之罪使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危跡遺孤得復存於宗祝夙夜曷勝願望經二年間未聞声息鬱仰于懷豈能自己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世孫黎寧再差忠義目人譚伯适阮蒙等間道潛行

欵託本國長慶府各州沿途關隘聽探前日所  
差奏事鄭惟燎音息及道路阻梗如何行至北  
江地方彼逆徒截道捉得譚伯迨阮蒙等殺死  
音信难道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承見臨安府  
牒文橫抄案奉巡撫云南右僉都御史王 案  
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 事仰府查照世孫黎  
寧是否黎諱親生嫡長男見住何處與光鑑等  
係何等称呼是否黎調子孫因何名字不同  
取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  
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篡逆其跟隨文武群  
臣見在若干逐一備細從實具由以憑申報并  
節承見云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  
說

# 越嶠書

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開報以憑具  
奏一節查催前去世孫黎寧處查勘武文淵等  
兄弟與彼相雜几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與黎  
寧奏內不同拜查有無黎椅黎椿黎樞係是何  
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差頭日前來回報以憑

欵託本國長慶府各州沿途關隘聽探前日所  
差奏事鄭惟燎音息及道路阻梗如何行至北  
江地方彼逆徒截道捉得譚伯适阮蒙等殺死  
音信难道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承見臨安府  
牒文橫抄案奉巡撫云南右僉都御史王 案  
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 事仰府查照世孫黎  
寧是否黎諲親生嫡長男見住何處與光鑑等  
係何等称呼是否黎暲子孫因何名字不同  
欵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  
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篡逆其跟隨文武群  
臣姓名及下屬一節由是實具由以憑申報并

節承見云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  
說前事查勘已故國主黎暲世孫黎寧處備將  
莫登庸占據地方并黎寧有几處衙門地方服  
其管束有何官員頭目輔佐兵馬見在若干黎  
諲所生儿子有无分居各處地方与光鑑等係  
何等称呼因何名字不同其路可以進兵及道  
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開報以憑具  
奏一節查確前去世孫黎寧處查勘武文淵等  
兄弟与彼相雜几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与黎  
寧奏內不同拜查有无黎椅黎椿黎樞係是何  
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差頭日前來回報以憑

轉報施行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朝委任得人燭微明理灼知小國被逆臣潛亂篡奪之由思救小國人民被塗炭毒之苦尤具辨真別偽以明宗派承襲之正者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尤為欣幸為此謹書備說本國前項先後事情差頭日耆人鄭但謹齋於巡撫云南地方右僉都御史江知會伏請許此事意懼世孫遭艰逆之故察世孫伸哀籲之忱具奏

天朝備言本國世孫黎寧係前本國世子黎諱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權管國事稱為元和謹守欽賜印信緣本國被逆臣莫登庸趕逐世子黎諱

世子回居清華地方率本國頭日耆人黎瑯鄭江黎叔祐等共討逆臣莫登庸其逆臣莫登庸乃脅五世子庶弟黎憲而逆臣莫登庸仍鴆殺黎憲并世子親母偽立己子猶冒黎憲姓名逆臣莫登庸仍明白篡立僭稱明德而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登庸之子莫方瀛僭稱大正其逆臣莫登庸妄自僭稱為太上皇帝劫制本國人民殘害本國忠良脅衆拒戰把截衝要各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阻絕前世子黎諱及世孫黎寧節次累有差昏臣并頭目忠義司人開道包太也

奏并謹書傳迤而皆被逆臣莫登庸并逆徒截道  
殺死信使不通歲貢慶賀諸禮久缺獲戾

天朝世孫黎寧已甘受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  
請增例辦納被稱為光證者查照本國前國王黎  
暲無子其黎暲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  
即是世子黎諲其庶出幼之子即是世子庶弟  
黎應則黎氏子孫宗派本末並係無光證名字  
矣焉有何等之可言哉為是名者無為奸人詐  
冒以圖欺妄而然耶若

欽賜印信前世子黎諲傳與世孫黎寧收掌豈有  
長可人父掌於其世係黎寧所差奏事使臣  
鄭惟燎父子兄弟世去輔佐黎氏其鄭惟燎真  
正本國頭目無疑矣如本國頭目耆民阮拔萃  
前世子黎諲差與同朱填等抱本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途中得病潛居峇北江地分被逆  
徒脅捉或存或沒道途往來阻絕音信難明若  
於姓駝者查實本國頭目并前世子黎諲手下  
並無有姓駝者如其奉省諭則道途梗阻省諭  
國難且遂臣莫登庸殘虐本國人民占據本國  
都城積威日脅其本國各站及若衛所地方皆  
被逆臣莫灯庸占據脅管把截各處衝要道途  
然其前項人民所被逆臣莫灯庸脅管者皆有



向護黎民去逆就順之心焉若本國各衙門地  
方忠義頭目所歸世孫黎寧晉屬者惟本國各  
未踏邊界及者衛所未處如阮仁蓮鄭子春等  
則分守子升華廣南末路何伯适阮春陵等則  
分守入安末踏却惟地則分守于太原末處武  
文淵武子陵等及據守于宣光踏邊陲其前項  
兵馬數亦可紀然但固本處逆臣莫灯庸每脅  
衆攻遂其道途間阻彼此救拔声息傳報難通  
世孫黎寧有差某人傳遞其事跋涉艱險万死  
一生若世孫黎寧所居清華本州為江老樹邊  
界其本國頭目皆一處同即江黎念黎公亮終  
景璿鄭惟嶢阮有嚴鄭伯達黎如慶武景威阮  
昫阮元良范珪等前從世子黎諶見今輔佐世  
孫黎寧并忠義頭目文武群臣范旦仁潘仁安  
阮珍范廷桂阮德慎黎文志鄧巴黎汝茂阮將  
稽裝危并阮夔松黎都鄭恒武界陶子烈黎壽  
雲杜亂即辦范宏陶仲耄黎迎鄭差范勞黎為  
改阮爛黎丁黎德密黎督阮福禎麻敢敦潘歷  
黎質等跟随世孫黎寧者其數五百於其兵馬  
殆三千餘及本州忠義土官車世富車之克讓  
等兵馬殆五千餘共捍護世孫黎寧凡本國臣  
民莫不歌吟愛戴以向護黎氏者焉所以國緒

僅存而不到墜墜者亦由此也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日夜惟望

天朝德意以慰後蘇之望君夫道里遠近山川水路險易一一詳在

天朝混一方輿版圖之內如其逐程險易可以進兵則安邦路是其水道可用船艘諒山高平宣光等路閔隘是其陸道可用兵馬若与化涎江下抵山西是通水陸並可用焉如前項忠義頭目阮仁蓮鄭惟忱何伯造武文淵等世孫已分差人潛行間道曉諭与他使之整搦兵馬通滯口可固惟區度且本國世孫黎寧自始祖黎利奉

天朝正朔以來其祖父子孫世々相繼嫡子并裔定有名稱無有訛舛如前國王黎暲無子其黎暲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名黎諱原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名字已定其庶幼之子即世子庶弟是名黎慮其於名字其正無疑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內世子黎諱已移咨總鎮兩廣等官知會嘉靖二年正月內世子黎諱再已謹備書差使翰林院編脩孫礼科右給事中俞 二位大人知會其世子名字為黎諱世子庶弟名字為黎慮甚明矣緣本國逆臣莫灯庸

作亂趕逐世子 恭讓脅立世子 庶弟黎慮以  
臣莫灯庸仍鳩殺黎慮并世子親母明白募本  
威脅人心始改世子名字黎諱為黎椅世子庶  
弟黎慮名字為黎椿停忌呼黎諱黎慮正名以  
誤駭人心耳彼武文淵等膏爾無稽因逆臣首  
登庸之誤駭改呼而開報世子黎諱名字為初  
椅庶弟黎慮名字為黎椿誤矣况武文淵等兄  
故武嚴威自止德十一年本國有逆賊陳暘作  
亂武嚴威奉出守備宣光路地分道途稍通楛  
或頗知本國事嘉靖元年本國再被逆臣豈  
丁膏作先武嚴 仍留本處守備逐年月日  
臣莫灯庸脅衆攻逐道路阻絕其武嚴威等雖  
忠義頭目而世子黎諱號令阻滯難通及武嚴  
威病故武文淵等代領衆逆臣莫登庸屢次攻  
逐阻絕宣光路邊六与世孫黎寧所居道程遙  
遠且被逆徒間截往來音信傳報難通相離殆  
十五年而所居武文淵等脩寫文書人皆新進  
故事未諸所以開報名字來歷謬誤職此之故  
審諸黃明誓執稱光紹元年生有二子於黃明  
哲相別之時長男年方三歲次男年方二歲尚  
未有改名字則其黃明哲所開報是的見其正  
之言也彼武文淵等兄弟相離已十五年而臆

慶世孫黎寧名字為黎樞是嘗說無根據之言也。以是查實黎氏宗派本末並無黎椅黎椿黎桎名字明矣。於其武文淵等群臣謬誤之罪願賜貸寬。且前世子黎諲止有二子其一子尚在。即世孫黎寧其一子年方四歲被疹痘病死。則世孫黎寧的世子黎諲親生長子尚何有。幾子分住之可說哉。若大前世子黎諲憂憤成疾而沒。而或有說為鳩毒者。蓋以原世子黎諲手下黎公淵被從逆臣莫登庸脅制於嘉靖九年八月十五日。黎公淵再告啓陳情首罪於世子黎惠世子許黎公淵曰。與世子居。世子親信初不之疑。自是公淵一偃一疾。又轉甚。世子身沒。或者臆疑謂蓋黎公淵聽逆臣莫登庸之姦計。陽為首罪。乞回。與世子居。陰為鳩毒。致世子成。是欣然而世子之身沒。緣憂憤成疾。而後其疾已先發於黎公淵。未回居之前。為是該者亦臆度無籍之言也。伏望

天朝廣字幼恤孤之德。推扶顛故。准之仁大發。天兵吊民伐罪。同時進出。安邦諒山高平。宣光婦化。水步各道。勦除逆臣。莫登庸。莫方瀛。父子以嚴亂賊之誅。以正綱常之道。極生民於塗炭。存該國之宗祧。世孫黎寧得以復還本國之旧城。

世孫黎寧得以表封祖宗之爵土藩方謹守職  
貢謹脩各分而尊卑陳人紀明而天常定遐陬  
荒裔均

恩霽屋窮圖共固安全之福則

天朝仁弘極渙量度亨屯与日月乾坤並聽矣世  
孫黎寧仍差陪臣

上表謝

恩霽 奏本方物等礼并通年歲 貢等礼物及  
歲 貢慶賀諸缺礼赴京奏

進以尽畏大事天之義仍候迎

天使來臨本國頒降天詔明見万里仁同一視世  
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得以重疊祇荷

洪恩尤為大幸而

欽差大人慶事之機燭微之智急人之仁成人之  
美益以兼及下國受賜多矣不宣謹書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上投降狀于云南畧云  
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六日被逆賊陳曷作  
亂逼犯本國國都因五黎調遇害無子本月方  
瀛父莫登庸并方瀛暨頭黎義昭黎珣等共  
推黎調長兄故黎灝長子黎諱權管國事方瀛  
父并方瀛及頭目阮弘裕等率領兵馬搜  
捕逆曷其逆曷竄死逆曷子逆昇逃竄在本

因諒山地方黎諲已差頭目阮時雍阮儼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并奏事求封表箋文奏啓本及方物請

內于朝緣被逆昇竊擾諒山衝要朝貢不通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姦人杜溫潤陰听逆臣鄭綏狡計誘遷黎諲于外逆綏因而脅遷黎諲于本國清華府源頭方瀛父并方瀛暨頭目黎瑯楊金鏡等以黎諲無子共推黎諲之弟黎慮權攝國事已差頭目阮文泰范敦理鄭虜等齎捧歲貢拜奏事求封

奏箋文奏啓本及方物請于朝嘉靖三年正

月八日阮文泰等已到訪山界首未見開陔嘉靖四年十月九日黎慮差登庸父子及頭目武護阮如桂裴堵等領兵往清都府源頭捕得逆綏徒黨逆公侃等正身并迎黎諲歸本國都緣黎諲原在源頭父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弗效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黎諲病篤而卒若逆綏已竄死其餘黨並已歸服國內稍安方瀛父請解所領兵袍婦于私邑嘉靖六年黎慮染被瘡瘵疾症不能管事本年六月八日黎慮自念身嬰重疾又無子孫一國事務無所統攝乃謀諸本國頭目黎睨黎義昭范嘉謨楊金鏡武護阮如

桂裴堵等及耆人鄭江范克終鄭儀魯又燦等  
謂方瀛有功于本國可委以國事其頭目耆人  
皆悅從黎憲乃召方瀛父赴本國、都以國事  
付方瀛父固辭本年十二月六日黎憲病篤再  
召方瀛父付以

天朝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才八日黎憲卒本國頭  
目范嘉謨等暨國人遵如黎憲所付訖合辭請  
方瀛父暫權國事方瀛父不得已於本國、都  
謹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仍差阮文恭等齎捧 奏事求封  
表箋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恭等仍在諒山界首未見開闕進程嘉  
靖八年本國又有逆淵逆德等嘯聚徒黨竊發  
於清都府源頭方瀛父差方瀛及頭目莫概揚  
金鏡金武護阮如桂裴堵等統領兵馬分道搜  
捕本年逐月日捕得逆淵逆德并往諒山地方  
捕得逆昇等正身並冥諸國法嘉靖九年方瀛  
父以國內既平年且漸老國事繁多而方瀛係  
嫡子長可代任國事務謀諸國人其國人皆從

方瀛父乃付方瀛以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方瀛已於本國：都謹  
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再仍差阮文泰并差陳允亮等齎捧 奏事

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住坐諒山界首經十年餘方物頗

已舊未得開闕進程方瀛前已有文書并本國

諒山長度等府衛累有牌文俱結隨欠遞与憑

祥轉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衙門並未見准行嘉靖十六年

正月十二日阮文泰等見廣西布政司分守左

江道叅議何 牌差舍人趙成到憑祥州督併管

孫李珍責差頭目前往鎮南大園曉諭本國通

事之人作急取具有無平定并應該何人管承

國事婦一真正印信重甘結狀仍帶通事之人

随同回報以憑轉報軍門議處施行等因其阮

文泰等即備抄前項紙牌轉遞本國仍差行人

陳必聞范光佐陳場通事阮顯陳密等同舍人



趙成等往候查勘今方瀛再見來文備言前事  
方瀛不勝喜懼之至竊慮天地間一實理而已  
本國前後文書迥與憑祥州及太平府廣西三  
司固廣三府并今所具奏本及書內所備本國事  
情顛末皆是的確實事若逆黨鄭惟燦所奏稱  
黎寧之事係是假冒黎姓摹寫印文姦偽情狀  
終不可捨然能察是非辨真偽其情惟明決君  
子于茲用猪章達于鈞座文書到日煩為倍將  
方瀛所具 奏本轉達于

朝庭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則大人燭理之智達人  
之仁兩得之矣區區

之堪策涉冀望不宣

安南國頭目裝堵等三百四十九名耆人黎文  
決等六十四名聯名申稱裝堵等竊慮一國之  
臣民必有一國之君長比者本國黎王之嗣國  
內無主大頭目莫氏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蓋  
受黎氏之付托順一國之人心故境內晏然悉歸  
統屬如其僭竊自立則一國豪傑安肯屈服為  
之下况其氏乃累世舊臣素稱忠義設使黎  
氏猶有子孫則莫氏豈無存孤之心乎彼黎寧  
顯是逃罪人阮塗之子詐冒黎氏摹寫印文妄  
訴于

天朝其奸偽情狀不辯自明若本國所屬地里已  
具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為此備由具申乞備將  
本國 奏本轉達

天朝使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斯一國生靈之幸

莫方瀛遣使范正毅等乞降於云南提兵官黔  
國公沐朝輔等歷疏其經理之績上之于朝畧  
云先該尚書等官夏言等議擬備討安南事宜  
題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体面又  
久不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  
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使會  
官議奏欽此人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  
勛奏為 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奉

聖旨這所奏兵部便會官一併議處欽此又該本  
議擬題奉

聖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討你每既會議停  
當都依擬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星夜奏來定  
奪施行欽此該臣會案行都布按三司行都指  
揮馮立離任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差委緣

事都指揮王守中指揮魏忠趙光祖大恩徐相  
千百戶具璋馮忠分投一往教化八寨長官司  
着落土舍張澤責差通把白俊孝者來土舍儂  
僖與同前去武巖威成子陵武文淵等營內宣  
諭

朝廷德意威令其革面向化婦附從軍一往元江  
府着落土舍那鈺同往老撾宣慰司查光紹在  
彼就令該司照舊慰留居住令其備將本國作  
亂之人并始末緣由開報土舍那鈺等仍鼓舞  
忠義倡率勇敢會同老撾八百車里各該衙門  
整點精兵象馬听候調用一往逮水州地名五  
邦着落原先避往交人刀筒刀鮮查有精兵若  
干伊亦備知本國作亂來歷開報听調一行廣南府  
及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等八寨土舍瓏鳳  
翔等查照與張澤等各操練人馬固守边疆該  
道兵備官督同守備官往來提調將運花淮一  
帶沿邊去處嚴謹隄備毋容奸細人等潛入

中國探聽消息行臨安曲靖瀾滄金騰各兵備官  
查理兵夫布政司查理錢糧及具本題  
知去後又該

安南國世孫黎寧具本差使臣鄭惟燦奏為陳  
情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覆題奉

聖旨這夷情真為你每既課審不出依擬兵部便  
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云南鎮守撫按衙  
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來定奪鄭  
惟燎等着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候不許與  
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欽此  
又經查勘去後又該安南國臣鄭惟燎具呈本  
國事情該兵部議擬覆題奉

聖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同罪今本國奏稱逆  
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  
屬罪大惡著爾每先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  
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推素有才望日來看調度  
兵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欽  
此備咨前來會行三司各道通行大小土流衙  
門上緊設法備運糧餉及行各該兵備官嚴督  
各屬應調官兵衙門官舍人等令其精選軍兵  
象馬整正擗鋒利器械操練演習听候總督軍門  
調遣即時起行臣等及查得安南管下迤西一  
帶地方俱與蒙自縣蓮花灘切近師旅一與先  
經彼地若能一體招來以為我用一則撤其藩  
籬一則用為鄉道其於彼國山川道里險易  
在日中進取諸事未必無賴又委都指揮王守

中指揮高械等前性五邦等處多方招諭各該  
土官舍人等各傾心歸附續援兵備副使鄭灯  
高公分守右叅政葉行公巡僉事郭由都指揮馮  
立各將督據臨安府知府姜恩都指揮王守中  
指揮趙光祖萬械徐相等陸續招撫得安南國  
夷人武文淵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文謙武  
文白黃明哲程爛峒土官陶仙綏阜州土舍刀  
鮮王官猛來猛索猛真猛喇猛求猛鋒萬了猛  
鮮猛令廣陵州土官刀雷整美孟陵孟收等処  
土官刀整美刀陵刀收昭晉黃巖崖萊州謙州  
土官刀禱刀琬刀林刀明刀堅与寧遠州地方  
紅木寨火頭刀泮等各情願歸附點選夷兵從  
軍征進緣由節咨呈報及據餒阜州土舍刀鮮  
同黃明哲等將逆賊莫灯庸差來探听消息姦  
細偽官阮璟裴行儉并隨從交人何子陵等八  
名擒獲与原帶偽印一顆大誥一冊解送前未  
但經會議一面具奏一面行令武文淵操練人  
馬各守境土听候調用如遇莫登庸等賊兵過  
界即便相機併力截殺一面催促所屬操練兵  
馬听調一面先令布政司置買銀牌綵段賞勞  
刀鮮等以勵其餘去後又查得蓮花滩五邦等  
處地方切隣交趾而蓮花滩又係進兵水陸通

懼若不速行擄守乃一賊人乘隙先至我兵又有攻取之勞必須調集漢土官兵於蓮花難結五營寨添設守備官一員彈壓邊徼遙振軍威般運糧米打造船隻整理器械分邊間謀盤詰奸細非但堅彼一方歸附之心亦因以去各夷憑藉之勢廣南府并常州僻處我邊亦隣交壤九江府又与紅衣寨迤西一帶相近俱屬唇齒喉襟通合防守捍禦一面會本具題一面先行調撥雲南等六衛漢土馬步軍兵一千名添委指揮二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与原在臨安協守官軍七百五十員各并調附近寧州新化唱峨州縣及納拔茶甸等九長官司土兵共四千九百名通共漢土軍兵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責令各設土官土舍整點刻期前去俱听馮立王守中調撥防守又調曲靖六涼二衛官軍二百五十員名行委曲靖衛指揮梅奎管領會同廣南府知府趙時督率原帶協守官軍五百五十員名在彼住劄相機防禦有警調取廣南府并富州土舍儂承思沈文秀下土兵各一千名沈寶不五百名隨軍征剿其元江府切近紅衣寨一帶地方專委守備魏忠協同土舍那鈺督率該府兵馬并紅衣寨火頭刀泔等併刀防

守及行老過車里八百各宣慰司一體整棚人馬俱屬魏忠那鈺管理各該將領俱听馮五分布調用運花唯結為大營築整濬壕練兵設備梅奎之兵在其東魏忠那鈺之兵在其西陶仙之兵在其南武文淵之兵在其東南刁雷等之兵在其西南那令嚴明官軍整肅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無事則同守边疆有警則互相策應仍令武文淵刁鮮等宣諭安南各府州縣官夷有能以全城歸附者即以其城許令管領其江北伯夷願歸附者一体安插原有基止務使安者如故不知有兵戒諭防守官兵不許分毫擾害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

聞今莫方瀛既降伏罪其奏陳情雖皆文飾之詞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灘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處其乞罪奏文相應轉達與熬莫二代占據土地均請

上裁及照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其一真偽莫辨相奏且奏辨驗偽首令其自行銷燬俟賊有定分另行

請給黃明哲等一其人歸力鮮等以其地歸既蒙恩賞矣相應隨其所居而安插之使之各自管令

莫方瀛等既恭候

天命不許仍前互相吞噬以取誅戮其寧遠州等處地方原係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換久沒于夷相應復歸臨安管下優恤二年之後令其比照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發再照蓮花灘結營防守官兵一以遙振軍威一以招納未降今莫方瀛既以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起疑心相應併行兵備道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照舊在於臨安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鄭登高分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臨安府知府姜恩整飭邊備計慮周詳招撫上酋接以絕其將來歸附之心遠者許以軍法從事及行老耄宣尉司冠帶土舍柏雅罕聞令其多撥兵夫象馬把守關隘仍倡率忠義鼓舞人心會同車里八百孟良等處土舍刁攬那攻刁交等多起憤戰夷兵象馬整擗鋒利器械會合進剿續撥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交人武文淵等呈稱文淵等差人潛往本國招得同列之人侯伯陳棕蘇岳阮文林副將杜繼紹贊理黃公幹土官阮仁祐陶公等并隣境土官情已歸附仍有入就武文淵等營內抄取明文將回本貫陰諭該內兵民整擗器械待



天兵至日願為向引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功等  
因到臣行令各整點部下兵馬會合武文淵等  
一而相機協力勦殺一而令其逆相傳諭原先  
不肯從逆見今割處地方忠義之士一體響應  
互相應援內攻并令轉諭被逆庸父子脅從之  
人有能察知順逆先期解散與免本罪若能計  
擒首惡者一體具奏陞賞及行都指揮王守中  
知府姜恩等選差平覓人役或情願報効人員  
徑往安南面諭莫方瀛父子趨時歸附當今  
天子聖明莫武神人助順將士忠勇甲兵數百萬  
犬義南正氣山之壘累卵爾方瀛父子欲逞鱷  
臂以當車輪其可得哉不遑窺身海島偷生旦  
夕金中之魚豈能久活反覆言之非為方瀛父  
子惜蓋以安南

中國之郡縣也其人民

中國之赤子也但恐

天兵一至玉石俱焚罪止方瀛父子彼郡縣赤子  
何辜而乃與之同死哉尔方瀛父子早為之所  
毋貽噬臍之悔如能轉禍為福傾心歸附急具  
降

表并所領州縣土地數目土流官吏姓名作急差  
人呈報以憑轉奏取自

上裁若怡終不悛執迷自是則方瀛等面縛轅門  
生擒麾下款求一生已無及矣作速具由回報  
去後又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儀當與師問罪近據黎寧  
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  
看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云  
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欽此又  
准本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該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兩廣云南撫鎮等官先將刁鮮黃  
明哲李孟元給與冠帶量加賞賚以勵彼國歸  
附之人仍出給榜文曉諭彼國官民人等凡以  
全城背逆就順先行投首者審無詐偽即以全  
城與之管領仍善加撫恤有能擒斬賊首及逆  
黨者一體陞賞其脅從者聽撫按查明罔治偽  
官知州阮璟等仍行云南撫按會審無異即臬  
首示衆等因題奉

聖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  
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下赦便勅云南兩廣鎮巡  
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勦務得  
罪人以安南土刀鮮黃明哲等孟元都給與冠  
帶仍各負賞銀叁拾兩紵絲二表裏阮璟等且  
都牢固監候沐朝輔江文盛寫勅獎勵其餘依

擬欽此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除欽遵外又准兵部咨該臣等  
會題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着給與冠帶仍  
賜武職四品服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武  
于陵等也給與冠帶趙光祖等且各賞銀十兩  
紵絲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又經會  
同出給榜文齎去臨安府兵備官處督同知府  
姜恩都指揮王守中徐相 差的當人員齎付  
世孫黎寧及先已歸附交人武文淵等各五道  
刁鮮李孟元黃明哲陶合刁雷刁整美刁陵刁  
收刁楨刁琿刁林刁明刁堅猛來猛寧猛真猛  
喇猛來猛鋒萬了猛鮮猛冷陳棕蘇岳杜繼紹  
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合等各一道令其曉  
諭安南國地方人民使知 累朝恩意優待亦  
一方之人安生樂業豐殖子孫有幾十年並育  
之仁亦已至矣茲者逆庸父子弑主篡國自造  
妖孽得罪于

天神人共怒世孫黎寧告變戒

聖天子君王華夷恭行

天討蓋憫黎民封國之陷危於世孫奏詞之懇切  
伐罪弔民正名定難興滅繼絕去暴除殘以故

尔一方之人我 國家繼天立極為萬國主際  
地所載環海內外罔不歡呼教化服承正朔號  
召兵馬百蠻響應願我疆場自有節制而餘聞  
士馬動方：計猛將悍卒謀臣智士在：方也  
干戈如林穀粟如山師出有名人：發憤若縱  
天威順人力恐南土之人無復遺類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傳愛兼懷謂天子之所覆皆吾  
赤子孽有自來人則何罪俾曉諭安南土流官  
員頭目地方人等各宜安堵如故首先全城歸  
附者遠赴軍前投告即與全城照舊管理仍加  
賞無血色其良差有店禽亦戎首及逆黨者一  
躡陞賞脅從者一切罔治其逆庸父子亦宜識  
順逆之理見去就之機改圖及轍因禍為福不  
待

天兵之至望其土地歸命

天朝即與會議奏

請定奪然師不留行見機惟速有萬貔貅將壓境  
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無餘一詞後至先誅續  
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呈稱  
十月十七日申時據李孟元手下探事夷人阿  
烟報稱有蠻浩塞自法言稱十六日莫方瀛差  
人領兵駕舡三隻已到運花灘將陶土官并各

處軍兵調去程爛峒取齊堆上俱是交兵守犯  
陶土官差人來說近有莫方瀛手下大總兵官  
兩寧侯阮敬聞知

朝幸兵及光酋子孫見在阮敬領兵不知及去  
何處去了莫登庸所殺難以托人父子分投擔  
抵各處軍馬莫方瀛親領大軍已到又犇州言  
說左右是死要來綏阜并交置地方大殺一遭  
跟隨軍兵逃的也有千萬稟報本賊若有軍多  
在此營坐若是軍少莫要在此且回去罷陶土  
官真心歸順他兵多只得屈從

天兵到未土官自有分曉等語到賊尤恐不的又  
差蠻密寨民官慣前去蠻浩寨復查白法回說  
委有多兵到於堆上要來攻打本營并令墩互  
邦已將隔江沿河山上各寨水旱伯夷俱調去  
了白法寨牛隻俱趕在山菁藏放今他在寨答  
應慙哄莫走消息白法又言我不實說交趾一  
時上來傷了

天兵我的寨于性命都保不得如今人心反他的  
多上來贏也是這遭輸也是這遭輸千萬稟本  
職多着軍馬防守伺候攔路殺他統好等語李  
孟元再四譯問無異隨喚黃明哲寫說相同除  
嚴督官兵申明軍令防守截殺外伏望連賜發

兵應援以壯威武等因前來隨即批行兵備副使鄭登高行委新陞署都指揮僉事徐相帶領軍兵前去應援審度事勢緩急相機施行去後十月二十五日又據本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徐相帖帖報稱本月十五日午時據刀鮮李孟元入營稟稱陶仙差把事梁金玉陶勉等傳訖九月到今十月內有武文淵率兵將莫方瀛守鎮營攻破生擒巡檢堡官莫方瀛殺他不瀛者軍馬暗往後路去攻間武文淵住寨將他妻子人口虜去飛報武文淵發兵給路將莫方瀛軍馬殺敗人口奪回如今武文淵在同象寨下營莫方瀛亦在明先衛小三江下營各職又問莫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廣西或交趾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憚者惟武文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誠恐賊兵大集四面夾攻挫其說氣未免寡不敵衆內所附諸夷望風而解伏乞籌奪等因到臣首得所報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亦不虛被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勢益窮促可知但我

大朝兵馬固不可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治邊關隘尤當嚴謹以防其奔突隨行臨安兵備行武文

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交官陳棕蘇岳杜繼  
紹黃公翰阮仁祐阮文林陶公等各督馬前來  
會合相機攻襲并差人通會黎寧約會老過宣  
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並起  
響應四面夾攻及今都指揮趙光祖万械等嚴  
督土舍張澤龍鳳翔通把白俊李者來及王弄  
山長官司兵夫在於八寨切近武大淵地方駐  
扎遙振軍威使武文淵等藉勢追聚仍令王等  
中嚴督刀鮮等整棚五邦等處兵夫與李孟元  
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晉黃岩萊州譙州  
雙匡整美孟陵孟收等巡內附土官刀積刀明

琫刀林刀堅刀輕羨刀陵刀收等各部下兵馬  
傳報世孫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應援併力戮  
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呈到前項奏本降書結  
狀緣係外夷乞罪來文事体重大會同巡撫都  
御史汪 巡按御史陰汝登行據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  
咨奉 臣等案驗前事依奉會同本司右布政使  
李昱雲南都按二司署印副使末方都指揮禽  
事樊泰分守臨元帶管督理鹽法右叅政車純  
議照

帝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

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比所謂治之以不治之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

中國與圖納貢稱臣其來已遠自倡亂於陳嵩之叛逆而黎暲遇害繼亂于莫登庸之奸雄而黎諲播遷貢賦不修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所奏莫登庸謀為不軌黎諲間道竄于清華地方莫方瀛書內執稱黎諲听奸人鄭綏等誘遷清都暨國頭日以黎諲无子共推伊弟黎應權攝國事復迎黎諲歸還國都病篤而卒黎應權被癆疾不能管事又无子孫乃謀本國頭目人等召父莫登庸付以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黎應權卒登庸不得已於本國國都以謹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後因內難既平方瀛年長可代本國事務父乃謀諸國人皆從乃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臣民已經差人奏事求封未得開闕進往及稱鄭惟燎所奏稱黎寧係是阮淦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及據暨國耆人中狀共本方瀛等論以大義土地人民受之

天朝黎諲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登庸父子



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

上聞其間互相魚肉塗炭生灵阻絕貢路法亦  
唯違今當聲罪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卒  
是蓋

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彼之勍敵也招之  
首先歸附而願為先鋒寧遠緩阜水尾等州各  
土酋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順而願為響道  
阮璟裴行儉彼之偽官也彼土舍刁鮮以奸細  
擒獲解報固知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自  
不容已况奉

欠衣筮且無引及逆戍是貳袁德悔罪向化繫頸  
踵投順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統領兵營不避艱  
險善用牙爪致招方瀛其餘從事官員如署都  
指揮僉事徐相指揮趙光祖萬械魏忠千戶馮  
忠吳璋推官郭鼎知縣張澤與各起探報声息  
承委招撫隨營報效漢土官舍旗軍目把人等  
俱有冒險之功防禦之力為王守中尤其尽心  
效勞於所事者俱應通查奏

聞以俟該部議擬施行

莫方瀛乞降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  
史陰汝登具以

聞且乞論功行賞疏云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就坤之覆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夷狄之憑陵參照莫方瀛與  
其父莫登庸蠢爾蠻夷罪之魁首乘危而竟奪  
人之國恃險而自養土之毛夷狄相攻固不足  
較然安南為

朝廷封土非或狄比是莫方瀛等雖多方之飾然  
僭逆之罪已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論法合當誅剿但問罪之師將臨  
而乞罪之請遽至蓋深思既往之愆不敢冒昧  
以入貢啟新將來之善相率旬：以來降夫改  
過者聖門所予首罪者

王法不誅况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又古帝王待夷  
狄之道也既該三司等官查議前來所據莫方  
瀛請罪奏文正副一本係干外夷乞降臣等不  
敢輕擅議擬理合封

進取白

上裁伏乞早賜

宸斷仰惟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

至仁馭極群生悉圖於甄陶

盛德配天萬國尽掃於統御乃今莫方瀛等不勞  
一矢之遺而自繫頭以待

命徒持片言之信而乃率衆以投除夷心亦有人  
心醜類乃同人類

天涵春育

圣人廓無外之仁近悅遠來王者溥維新之化

蹟隆徃古德洽殊方蓋

帷幄獻心腹之謀本兵籌安邊之計始因礼部尚  
書夏言等之奏

命臣等招撫武文淵等以為嚮道繼因武定侯郭  
勛之言

命臣等整棚兵馬以振威聲又因右都御史毛

二命

命臣等計處兵糧聽候調度又因尚書張等之  
請

命臣等地方官員得宜撫勦又因礼部尚書嚴  
等多官之议

命臣等分別逆順相机行事恩威並著

仁義魚行

睿謀之出如神兵事不專通制以此官將用命漢  
土官協心都指揮主守中等提兵冒險威日以  
揚土官及鮮等集兵固守招之不去又因擒獲  
奸細黨與寒心陶仙刁雷等土官多人望風內  
附出兵從征解其藩籬莫方瀛又与武文淵等

連營交戰被武文淵斬獲數多及兵部題奉  
欵依令臣等出榜招諭而安南郡縣大半動搖草  
方瀛等身離巢穴人萌異圖勢益孤懸自相啗  
刺欵進則恐廣兵陷其城欲退則恐我兵躡其  
後一聞招撫如獲更新約欵投降輸誠悔罪乃  
其度德量力審勢達時因禍為福之機也如  
特

勅庭臣從長計議少霽

天威斷自

天心將莫方瀛父子曲

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許與世孫黎寧及武文  
淵等互相讐殺遺患地方其

欵賜印信兩家俱有係偽者合當令其銷燬候取  
有定分另行

請給度幾少杜僭妄惟復別賜定奪蓋莫方瀛

之乞罪固有可原而黎寧之宗祀亦不可絕緣  
前項事体關係重大非臣等愚陋膚淺之見所

敢擅擬均乞

聖鑒

全明裁處及照莫方瀛赦宥若故違成命仍前與

黎寧武文淵等讐殺或侵犯邊民與臨安原屬

寧遠州等處一應歸附人員即是背逆

天道聽臣等與兩廣撫鎮官分別順逆指實奏

大調兵馬進剿一鼓而擒亦未為晚如此則罪  
人有改過之階夷方獲再生之賜矣再照原先  
歸附官舍武文淵陶仙刁鮮李孟元黃明哲刀  
雷等亦舍隨其所居宜從安插原係寧遠州地  
方分拆者照舊仍屬臨安府管轄紅衣寨頭目  
刁湃等亦聽隸屬元江府俱各寬免徭稅加意  
撫恤所改掣回蓮花難防守官軍相應依擬及  
照臣等待罪地方不過奉行文字而已未能仰  
體

聖心早收安攘之功適罪人乞降輒為祈請罪當

万无如臨安兵備帶管分巡副使鄭登高先分  
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王守  
中徐相臨安府知府姜思指揮趙光祖方械魏  
忠千戶馮忠吳璋推官郭昇知縣張澤等圖事  
效法雖有差等然皆協謀伏議共圖成功其間  
若王守中身先士卒茂著謀猷諸夷納降交人  
畏懼其功居首者也鄭登高姜思、信素守兵  
糧充裕有警調度克中機宜其內居多者也馮  
立招撫刁鮮武文淵等擒獲奸細有功者也徐  
相趙光祖方械魏忠吳璋馮忠推官郭昇知縣  
張澤皆不避艱險隨委輒效以贊其成內趙光  
祖馮忠方械吳璋則又前項招撫有功者也以

上各官雖非塞旗斬將之功然招撫外夷輯安  
邊境賢於用教丁甲兵似亦俱當甄錄優示激  
勸以勵將來其整理糧餉協贊謀議并隨營效  
勞與承安招撫深入巢穴探根聲息有功漢土  
官舍旗軍目把人等及伏羲率兵首剽賊鋒有  
功武文淵刀鮮等通候查行議奏臣等除三司  
轉行臨安兵備官行令莫方瀛及差來頭目人  
等暫回地方恭候

天命及防守蓮花灘官兵查果地方無事 即便掣  
回

越嶠書卷之十四

書疏移文

武定侯郭勛奏為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近日得知雲南鎮巡  
等官奏報安南國差頭目范正毅等行人鄧叟  
通事阮鐵突等齎逆莫方瀛投降奏本申遞三  
堂衙門降本拜頭目耆人三百六名申結會同  
審據范正毅等衆口一詞執稱莫方瀛悔罪投  
降及稱黎諱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莫登  
庸父子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上聞雖由阻

宜山李文鳳編次

絕貢路皆出一面法亦難追又稱鄭惟燎所  
奏稱黎寧是阮塗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  
訴于

天朝方瀛又不將彼國所屬地里畫圖投款只云  
具載

大明一統誌內不必圖獻等因臣連日看得投降  
文本內五心不善意欲求封方瀛為安南國王  
亦不見黎氏子孫在在何處存亡下落不見武  
文淵申奏之文縱是國人耆老之言皆方瀛一  
邊之說難以信憑當駁再行備查要見黎氏莫  
氏武氏三家誰是誰非的確實情回奏上

定奪此其大公至正之法但彼國雖稱好礼其  
狡獨奸回莫可深測縱是復行查報必不能盡  
知其实况莫登庸父子兩傳守國未奉

天朝明命豈不是篡奪也又稱黎氏子孫孱弱豈  
能復振家邦顯是門衰祚薄不言可知為今之  
計欲破其志散其衆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明出黃榜昭示人民削去安南名  
號就將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照雲南兩  
廣所屬府官事例許其用款納貢將彼所管  
地上人民編成里甲行伍亦照兩廣土官衙門  
事例呈報兩鎮所司效順



天朝奏請 朝廷請給印信

誥命永享太平之世勉圖後効若執迷不肯堅枕  
與莫賊員固許其兩鎮相近土官整備兵糧收  
取臨近地土人民就充各該土官所轄兵民仍  
將所得人民地土山場開報勿得隱匿其彼地  
之人未必不懷效順向化之心以免執奪分爭  
之患只要必之善分之均使彼得宜孰不悅從  
安土樂業人之常情雖莫登庸假以退閑使莫  
方瀛出頭未降現其未詞類多悖謬實非真降  
也莫方瀛父子實乃篡奪之賊在春秋所當必  
誅無赦之人豈敢未假黎氏推讓權目之謀即  
今黎氏子孫既被莫賊所吞想是不能稱其所  
封宜當革降方得保終繼後只可與一府之地  
以承其宗祀耳其武文淵父子雖是本土忠義  
之臣但國亡家失望我

天朝求赦其忠義可嘉亦可與一知府之職以褒  
其忠其餘隨順之人令各官分別等第任使并  
鄭惟燦等不隨叛逆而據忠赴京奏訴莫賊始  
末其情尤可嘉尚亦可量與賊事其方瀛父子  
之罪固不可宥若能改過自新輸心受首亦當  
待之以下死仍授 賊事量與他地上使之安  
享富貴還着兩處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親

詣地方尽心區畫奏

請定奪其餘彼中未及事情一時不能悉知均乞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從長計議務期言金若臣所  
奏有可取者俯賜採擇施行少補於地方万分  
之一庶幾夷情可服 國制可定邊疆可寧地  
方不戰而自安矣

武定侯郭勛奏為再陳安南事宜以破猶  
豫疑慮事臣先因云南鎮巡等官具奏安南國  
被莫登庸父子假稱權國既而故設投降等詞  
臣參詳未文悖謬條陳 夷情復 國制分土  
設官亦圖治安事奉

旨該禮兵二部會同看議覆題將臣所奏不欲出  
給 黃榜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安南府州縣衙門若能  
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 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置黎氏子孫及武之淵  
父子功勞等項事宜俱憑被巡鎮巡官計議具  
奏 詣

聖明裁處施行等因臣見得禮兵二部所覆不用  
黃榜只着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  
奏

朝廷授以土官戎事臣思得各官所論安南之議不用黃榜而用鎮巡官榜不知何謂又將臣奏內所處之事多是含糊具覆臣又聞人言大同叛軍不容黃榜進城等語臣又思夫同叛軍先是不容黃榜進城後亦

皇上天威所敷有從之徒俱各解散復獲首惡方靖地方寔黃榜之徵驗矣今安南地方遠在万里之餘難以遠度縱使鎮巡官出榜招諭亦恐難以宣示

皇上恩威卒難成功若待彼投降之後用黃榜安甯土夷恐无是理比乃爪哇暹羅之治亦恐不能厭服遠夷之信心也且如安南之地只可分做土官衙門俱屬兩鎮調征地方因屯與文官无分不得吞食其人民地土以屯不肯承當其事耳如兩廣土官三四處皆因土官桀驁驕橫遂致亡身破業後有文官多務虛名而先實惠於生民設詭而啗哄上司用夷變夏之率不顧經常之計且又貽患地方將前土官改作流官衙門選去文官皆是老耄不過養身蠶食地方之人却將兩廣軍前土官兵械大半即令地方十分不堪凡過征進地方無土兵調遣合先仍將兩廣土官查取應繼能幹官男照舊用

設土官俱听调遣将所設流官吏後人等尽行革代以安南官以便调遣今安南地方不采機议处計出万全冒行彼处尤恐各官智識有長短才思有淺深或一时不能周悉不無有失機會豈能永圖治安如蒙伏望

聖明大奮軋綱

勅下在庭文武群臣通將西廣土官查復并安南合行事且從長会议亦要各官自出已見作何施行勿得以前含糊欠玃務要吐露報國忠情明白可否衆口一詞僉同會議開款覆奏方可施行度死甲丁乙否之論務期遠夷可報治安可永

莫方瀛差頭目范正毅等齎表及去赴云南乞降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為之具奏且論該省諸臣之功疏下兵部议尚書張瓚復會廷臣议畧云莫登庸父子蠢茲夷醜欺人孤寡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夫誥以頭目而擅用玉印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始因礼卿之請繼因黎寧告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徃正其罪兵動有名夷夏爭奮則叢尔小夷將殲類矣

皇上好生之德上通於

天以篡逆之罪上在莫登庸父子其餘夷種或有

脅於殺戮以聽從者或有脫於逆命而潛逃

或有心懷忠義而不能以自奮者

天兵一臨不分玉石改

勅行兩廣撫鎮等官從宜撫剿以安南土今登庸

父子乃敢文飾繁辭以瀆

天聽雖云投降而尚據固土雖云納款又謂本國

地土載在

大明一統忠內不必圖獻雖據頭日者人結稱國

內先主莫氏受黎氏付託權管國事觀其辭皆

詭詐意在邀求所據云南撫鎮等官沐朝輔等

要將莫登庸父子曲 賜寬宥及論功行賞掣

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等項事宜俱難輕以武定

侯郭勛奏稱明出 黃榜昭示彼土人民比照

土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及令兩鎮相近土官

收取臨近地土人民管轄無非以夷攻夷之策

拜議處黎氏子孫武文淵父子莫方瀛父子及

兩廣役設土官衙門等項事宜亦係安插夷人

之計拜黎寧書內備陳篡逆播遷緣由開報兵

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等項事情與先差鄭惟

燎齋奏大畧相同臣等及覆 計逐一以疑竊

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帝王誅亂討逆仁  
義兼盡不易之常道也名其為賊罪人斯得與  
衆同歆事死不濟安南如陳氏黎氏所以能有  
國而民俯伏聽從者以有

天朝爵命為之重也今登庸父子墓主雪民名義  
不正彼雖夷國亦有人心寧无忠臣奮吳義旅  
及我附近土官又沐 王化放下助順驅除兇  
殘 天威一臨百蠻響應義勇林立壤地瓜分  
獨夫父子滅亡无日矣但兵律貴專事難遙制  
前項事宜子係兩廣雲南二鎮各該撫鎮等官  
或意見不同未免牽制途路寫遠不无遲延頃  
用總督叅贊文武大臣督同節制庶便於行事  
易於成功伏望

皇上簡命將原推總督軍務總兵官今推鎮守寧  
夏威寧侯仇 行取來京原推叅贊軍務右都  
御史今陞兵部尚書 毛 量改部劄仍兼憲  
職各請給

勅 鑄給國防并

符驗護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通中去 處督同撫  
鎮等官相機行事凡軍務等項事情悉聽便宜  
施行敢有違犯查照軍法處治仍將莫登庸父  
子前項原议罪惡 請降黃榜齎至彼處宣布

恩威明諭

天討所加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土官人等一切不問有能陰斬登庸父子投獻者授以世襲土官給以重賞若能以一城降者即以一城與之以一府降者即以一府與之世為土官以沐王化若莫登庸父子能悔罪乞降束身聽戮該國地土人民悉聽

天朝处分且侍以不死星夜奏聞請自上裁若榜示之後莫登庸父子執迷不悟仍前占據國土干紀

天憲合無總督叅贊等官督同南廣鎮撫等官

從長計議調遣兩廣雲南鄰近土官土兵并都御史汪文盛用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刀交等兵象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土官刀禎萊州土官刀琳黃巖州土官刀玩樵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及歸附武文淵父子等分道進攻內外夾擊潰其心腹搗其巢穴則逆庸父子指日授首而南土獲安合用錢糧徑自查處各該臨近土官人等并老撾等土舍攻取過安南地方查照功次多寡分別等

第奏

請施行再照兩廣原係土官衙門後改設流官者  
今議復設土官將流官革去但事在彼中其革  
降黎氏子孫并武文淵鄭惟燦等董授土官職  
事又事干議處合無通行總督叅贊等官一併  
查處施行其餘未盡事情俱聽各官應便宜者  
便宜舉行應奏

請者奏

請定奪臣等廣集衆見如前議處恭候

宸斷

勅下外司遵行

廣西按察司添註副使翁萬達等會議得前項  
表文詞意俱順比之先次本狀委的不同似有  
畏威懷德服罪向化之情但首稱權管國事字  
樣恐於事体有碍及表文通篇皆首罪之  
詞內又遽稱謝謝之一字亦於体式文合應否  
省令再行改正方終与彼接納及阮文泰等處  
否用圓放進事体重太相應議處等因連將莫  
方瀛印信降未稿文揭帖繳報前來已經會批  
依擬省令改正接遞阮文泰等暫令回彼處近  
地聽候用圓外及看得繳到降表藁文揭帖內  
稱首罪并将該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一節此固頑夷仰畏 朝廷威德悔罪  
向化輸情投順與兵部題稱事理相同但其間  
事體關係甚重相應先行議處又經通行案仰  
兩廣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并守巡兵備海道  
叅將等官會同從長議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  
奏

請

本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扶萃  
等齎遞大頭目莫方瀛

表文內言大頭目臣莫方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嘉靖十六年十七年逐月日臣奉見所抄  
奉

天朝宣諭文臣捧讀再三臣不勝畏威懷德省過  
悔罪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者伏以赦過宥罪  
聖人之仁也畏

天聽命小國之共也臣竊念臣本國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自陳氏既絕黎氏承之一聽

天朝所命向者臣先國王黎暲遇害無子國人共  
推其姪黎諱權管國事黎諱病卒无子國人共  
推其弟黎憲權管國事黎憲以年幼居攝經文

載間國內乖亂道途梗阻未及靖

命于朝黎慮又不幸嬰變无有子孫宗祧苗裔

絕无可嗣立者以臣父臣莫登庸係舊臣預有

微勞召委國事臣父上承黎民付托下為國人

請逼倉卒之間苟從夷俗固知得罪於

天朝然終於辭避則本國臣民无所統攝臣父不

得已謹奉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撫集臣民又付于臣臣慮夫臣故主黎

慮未得請于朝而授之臣父臣父未得稟于

朝而受之黎慮又付之臣其授者受之者皆非也

臣父子已甘受專輒之罪累差本國頭目范正

毅阮文泰阮慶等齎捧奏事并陳情首罪本通

奏而

天朝閉禁甚嚴累經年久一使未通臣父子夙夜

思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已甘受稽緩之罪然

改過者

聖門所占首罪者王法所寬欽惟

皇帝陛下編覆無私包含周外特差兩廣雲南

鎮巡官宣諭朝廷威德查勘臣本國事情使

臣父子得有所申辯有所依歸臣謹具臣本國

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為臣本國臣民立命庶臣父子獲釋丘山之罪而臣一國人民咸圖

天地生成之化臣除本國事情已具前後奏書并方物猶另差頭目候賫赴京外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奉

衣陳情首罪以

刑計開一臣本國土地并人民實數一土地界限東至海南至占城國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北至廣西邊祥州府五十有三縣一百七十有六

州四十一百一都三十一方三十一百六十五五百有九村二百八十有二庄五百九十有五洲四十有五冊四百三十有七嶺三百六十有五源七場二一人民戶口三十万五千二百七十有一口一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餘今阮文

泰等與本府竊慮前項

表文本不敢括用

天朝欽賜印信緣不用印信則无以取信於天朝而本國悔罪向化之城亦難

士達故不得已乞

恩暫且權用莫氏父子无任悚惧今阮文泰等捧

齋前項正副

表文於山界首伏乞差官就南交國接受并乞開  
閔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陳首轉達  
天朝則一國生靈不勝有幸

治權論

湛若水

或問治天下孰為大曰權為大權曷為大曰權  
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聖人  
之大用也惟聖人為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  
重輕乎天下之事以舍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  
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  
者也曰權孰為大曰禮樂征伐為大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今

天子一制一作釐正百王是謂禮樂自天  
子出矣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

天子聰明睿智古之神聖者其孰能與於此曰  
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矣則應之者  
曰天子有征豈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  
令以聲其罪於天下而已不伐之而身之交戰  
也征者正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  
民有暴亂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隣國連帥與其司寇自  
誅伐之則已也而我中朝

聖人生治之而已也如外國者篡逆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國人与其臣民自合政  
之誅之則已也而函中國

圣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  
者之非是之謂也如北虜犯我北邊則北邊守  
臣比伐之西寇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  
而禦之而使之遠遁則已矣不好大喜功而遠  
逐其利也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  
則來有朝貢我則往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  
應之者曰然屬者安南國主与其後裔为其臣  
陳暲及莫登庸父子後先篡害秘而奪之國拒  
其餘裔於南海之濱絕其臣道黎氏遣其臣出  
万死航海而來告變矣

圣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矣

發大号令大臣將往征之矣其時内外之臣有或  
言不宜伐若問之則曰古者明王不治夷狄羈  
縻之而已以不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  
之謂也古者天子不伐夷狄征討之而已以不  
伐之而已曰曷謂以不伐之之征討之而已  
則應之者曰征也者正也討也者討也問也討  
問其罪於其國使人得而誅之是謂以夷狄  
攻夷狄以不伐之也以不伐之之者是謂不  
伐之伐也軍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

戰也。以我討，詞宜也。故討，詞為上。伐，次之。戰，又次之。討者，坐定之道也。且天

上天之生

聖人也，將代也

天以理万国也。故稱之曰

天之子，謂當伐

天以理天下万国之不理者，如子之幹父之蠱，然

也。代

天以理華夷万国而平其暴，亂奉天之道者也。如

之何弗討弗正，或曰是則然矣。曷謂不治夷狄

以不治治之者，則應之者曰：謂其土俗不同，不

可以中匡之禮樂政教治之，因其俗而治之，以

不治，羈縻之而已。如是也。今二國既通，朝貢封

詔之禮矣。安南既聞其叛亂矣，猶听其篡奪而

不之正也，可乎？若夫有所不之治者，非是之謂

也。謂非禮義之國也，所不以告者也，所不可知

者也。如北虜西羌之類是也。焉得而知之乎？焉

得而治之乎？或曰我

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矣，是不宜伐也。則應之

者曰：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

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燧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

罪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郡縣之，將隨征隨下

隨叛无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其子  
孫黎庶者為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行篡  
逆拯我

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  
氏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

先朝恤人民之糜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  
一間耳以逆篡遂可不忍伐也則應之者曰黎  
氏篡陳氏已經

先朝一時權宜恩宥之矣累封之矣累封之則名  
義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曰不治之又追咎之  
何以異於既入其室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

以教華夷也是使四夷化之篡之无已也其可  
乎或曰其國崎嶇有山山風之翳有富良江之險  
有懸兵深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  
征之矣則應之者曰

先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郡縣之矣且今非必  
伐之謂也但討之謂已也正之謂已也使彼不  
得以自安不能以一日自立於華夷而已也使  
其國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我兵不深入為失何  
虞以逸待勞矣何崎嶇我獲平曷矣何險我不  
費斗糧天何饋餉之慮或曰漢棄珠厓後人高  
之向必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

等之如北虜西羌可也今安南禮义之國也朝貢封誥之通也而可棄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黎氏貢道已久見阻絕於莫氏航海而來告變矣

圣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頌可如是乎且設使朝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來告來聞焉固亦可以如是度之乎可以為常乎臣有以知

圣天子高天下之見独觀乎万化之原未必如是也

圣天子恭行

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此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与陽立地之道曰柔与剛立人之道曰仁与義仁義者

天子之所以行大權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也故前者

圣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斯怒命往伐之者義也繼而念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往伐而先為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伐者古

天子之礼也是以遲、馬今也因頌尊

天之詔于天下且

命天臣文臣捧



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諭其故豈不曰彼猶司  
在 上天覆幬之內者也曷忍棄之使知

皇天上帝之為尊而不可犯也猶異其十一百一  
千一萬一有悔改焉或有不終自外於天地而  
反正焉以毋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有万全  
之策所謂以言悟代斧鉞者以行焉亦十一百  
一千一萬一而无遺算不費我中国斗糧不折我  
中国一兵不疲我中国一卒而可以一幸而永  
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於无窮者焉是又  
全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将

勅諭捧

詔天臣文臣往諭之若曰尔莫氏父子篡放我  
天朝封裔犯我紀綱脅我人民掘我土地盜我府  
庫窺我名器我

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尔之罪命諸侯臣會兵  
代尔以征尔篡尔逆以告于

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猶緩兵  
以需尔度尔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  
國之人民乎或曰尔莫氏度戎有卑詞以歸順  
矣其意若曰黎氏衰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  
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  
土地以歸

天朝天朝其斷馬鳴呼旬以順矣其信乎其詭乎  
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无上表  
乎若有之知果黎氏為之手抑莫氏詭為之手  
永樂宣德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今我

圣天子至明至誠不逞尔詐不億尔不信命我天  
臣文臣捧

詔以諭黎氏之困聞黎氏被尔莫氏逐之于海外  
矣今尔莫氏誠自悔罪宜銜壁與櫬面縛繫頸而  
来必自頌求爾舊主之嫡裔與餘裔奉之以来  
俯伏受

詔復其舊位返我封圉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  
土地完我府庫明我名器如是者尔乃真悔禍  
矣信矣非詐矣我

圣天子必将恤我人民取尔悔悟必将命我天臣  
受尔銜壁解尔面縛去尔頸維焚尔具櫬待尔  
父子以不死置尔于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  
之世以禦魑魅尔身尔子尔孫得生已多矣  
况有无窮之食乎於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  
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国社稷之罪削降為土府  
州存與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倍臣之有功  
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各酌其輕  
重大小而分之以上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

三百里使世；守之世；貴富以君長于茲土  
天子不有尔十土不利尔匹民不賦尔稅而馬如  
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亦  
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

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  
以安尔人民俾不相篡奪不已毒痛尔生民以  
遠我中國之化也此又

圣天子体天地好生之至仁也若莫氏猶不能然  
而徒虛飾卑詞是詐也偽也非信也非真悔禍  
也蓋將飾尔作偽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  
因而授封于尔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  
我人民怨我

上帝蔑視我 因体陰弛我大權往者尔既負滔  
天之罪矣今又愈益倍尔之罪遂大不可追  
矣尔其思之一出于天一入于淵出入之間不  
能以變尔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烽  
警耀我武備威臨于其地焉則已勿伐焉以待  
其變焉則已或曰請聞分地之义何謂也則應  
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連諸侯以  
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小則易制  
永：不能生大變焉此万世惠民之利也夫何  
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

圣天子必将如初命之将出師而伐之手抑已乎  
則將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  
我將士故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  
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  
我

圣天子神武不杀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  
天子出者非謂

天子自伐之也

天子之兵有征无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氏若欲詭  
詞以攘其國若不悔罪如前之為則二臣者必  
將完璧以歸報乎

圣天子

圣天子必将款莫氏十惡嘉靖十六年之武大臣  
會請欽奉

成命者如永樂間數陳叔明一十惡而榜暴之者  
以声罪于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黎  
氏尔世王也莫氏尔世仇也我

天朝圣天子尔之夫君也尔之大父母也

上天命之此内外君長有罪必討而正之无赦天  
之道也尔宜体

上天不外尔蛮夷之心体我

圣天子不忍棄尔人民之心不忍糜爛尔赤子之

心不忍使尔人民赤子為魚肉而我為刀俎之心前年命狩狩命出師以討尔莫氏之眾矣將由云南之蒙化自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及閩廣之海舶四路並入滅尔无難矣復軫念之出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福者一莫氏也大兵四路而入必有腹背受戮先當其禍者竺国億万之人民也人民天之人民也

予子之赤子也故徐々然後兵以需焉今莫氏又為卑詞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殺之封以定其篡焉其大詐大不悛如此蓋自惜慣習之矣於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將

無遺類矣春秋之法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弑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天吏也今

詔爾通國之陪臣若爾夷民各以上天之心為心各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有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先脅從後悔過以全身家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黎氏之舊臣擁黎氏之餘裔糾占城之民眾各設計以夾攻而擒滅之者我

聖天子必錄爾功分爾土凡一國之地裂數十府州以各畀于爾以褒爾功爾子孫世世承襲享

于無窮焉爾等既獲全爾身保爾家又廢爾子  
孫去禍就福享于無窮焉爾何憚而不為乎夫如  
是則一國之人皆謀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  
欲滅莫氏而分其地者也莫氏孑然孤立將安  
施其詐乎不數月之間莫氏父子之頭可懸於  
長安矣雖以此待之三年五年十年可也我無  
因逆封之之理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討詞  
而彼無憑恃其機在我而不在彼彼忙而我不  
忙我無患而彼有患我長逸而彼長勞如是者  
則我國體日昌黎氏之氣亦日張而其兵力曰  
焦國人皆曰

天子言言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如是者則莫氏  
之氣日衰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授之戈也  
特假手于彼人民也如是者持之以歲月之久  
通國將自生變也是我坐制其定也是故君子  
惟大居正而已矣毋逐小利而已矣天下之變  
貞夫一而已矣前所謂不費斗糧不折寸兵不  
疲一人而可成萬全之功者此也此討而不伐  
之大效也此

天地之大道也此

天子之大權也此以夷狄攻夷狄而中國坐制其  
斃以收成功者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也此紀綱

所以未振國勢所以求昌四夷聞知所以無怠  
無荒來王之道也或曰有徵乎應之者曰有之  
雖以我

聖祖之勇智神武封安南王陳日燿及日燿以後  
叔明篡逆

下詔數之諭以春秋誅亂賊之大義而卻其豐貢  
馬歷曰燿日焜二世之擅立而不請封終不加  
兵繼而天果假手于黎季犛以滅之此

聖祖討罪不伐而夷狄伐夷狄之大驗也然而其  
時猶未懸賞以地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  
之令耳且感應於默默之中如此况今明示以

春秋人人得誅亂賊之法有不翕然響應去禍就  
福者乎抑季犛猶為非善耳特天假之手不可  
誣也縱使一時罪人未即就擒彼已負

天討之罪名於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  
立中國之大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聽其  
詭詞而因以授之封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  
之大權自假與人彼將得以自齒於諸夷之間  
是猶借寇以兵齎盜以糧矣我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舛也是故一陰一陽  
殺生弛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翕昭章地之  
道也一仁一義思威偕行聖人之道也陰陽剛

柔合德仁義中正變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  
詞也將焉達諸其國之臣民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之道由廣西之憑祥廣東  
之欽州雲南之蒙化自諸路而進之其國之有  
司其國之有司以達于逆莫氏必將傳達于黎  
氏暨其遺臣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  
不聞魯仲連聊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騰黃  
萬數繫矢而射之其境其境人得之必欣欣然  
以相告焉皆將以莫氏為其奇貨矣莫氏回顧  
左右之偽臣與國人皆其敵國矣由是一國皆  
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有卑詞因而授之順  
其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君曰吁是患之大者  
也是不可之大者也且莫氏詭詞也詐討也詭  
詞詐討以欺我也欲欺我

皇天上帝也欲欺我

堂：天朝也欲以欺詐攘而有之也使我一墮其  
計焉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夷狄也我則  
大權因以日弛如火之銷膏不自覺其日損也  
四夷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  
可長也唐藩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  
之基陳氏也宣德之間亦曾宥之矣因封之矣  
今循行 國家故事何為不可則將應之者曰



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事地察以追蹤二帝三  
王之道也若

祖宗一時權變故事寧肯以為常法乎如天命天  
討何我

聖天子肇正百王之謬多矣宜不其然夫仁至義  
盡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

鳳按甘泉此  
論諄：然出

老成之語以為商書告真若  
耳提面命者可以為文矣

十八年八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翊國公郭勛  
吏部尚書許讚及諸廷臣議曰安南為國地木  
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其酋長陳日燧首來歸附  
得錫封爵比黎季犛設詐作逆我

成祖文皇帝震怒命將討平廣求陳氏遺裔無存  
乃從而郡縣之其後簡定季擴相繼狂悖久屢  
干戈卒就戡定曾未幾何黎利變作禍危南土

我

宣宗章皇帝仰念先皇遺訓謂不足煩兵遂以  
授之恩至曠也自是繼世襲封受

命惟恪因時脩貢效順恐後蓋所以仰報我  
天朝者曰夕競業當求弗替而乃至於黎暲荒縱

在位致為陳暲陳昇所圖雖有黎諲嘗繼嗣自立竟於播遷以死於是其臣莫登庸暨子方瀛緣討暲昇漸盛威權私擁黎憲假名授受父子相繼遂成僭竊伏惟

皇上為華夷萬國之主始因禮部之請繼因黎寧告變屢

勅廷臣會議徂征而神武之威尤藏不殺近因恭薦

皇天大號簡任尚書黃綰克使往 詔諭尋以別故奉

命革間茲者伏蒙

聖德兼聽復以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下多官詳議臣等以為黎利之罪既為

宣皇帝所赦而其奕世稟職固我臣妾揆以大一統之義未敢棄絕無容議矣其莫登庸暨子方瀛不顧黎氏土地人民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濟奸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拉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聖明所謂討罪茲 朝廷之正法而天下之大義也近節據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已恭聞

天聲恐懼者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仰惟

皇上春生秋殺仁義並行苟可文告之脩自當兵  
革不試况禦夷之道曰治以不治王者之師曰  
降則勿殺乾坤覆載豈有容心但夷情叵測詞  
雖卑懇意或詭秘一涉於偽即為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  
不彰且往正其罪止於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  
問臣等會查得原擬

欽命咸寧侯仇總督軍務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毛

泰贊軍務各請給

勅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兩  
廣提督及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  
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并歸順武文淵  
等及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拍  
雅罕開八伯宣慰司土舍刁攬那車里宣慰司  
土舍刁坎孟良府土舍刁交等及招諭安南歸  
附廣陵州土官刁雷昭晉州土官刁禎萊州土  
官刁林黃巖州土官刁琰譙州土官刁堅瓊崖  
州土官刁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前項各處  
兵馬通行整飭及將合用錢糧漸次從宜會計

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宜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末身待命前項  
上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辭朝廷  
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將其乞降聽  
處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臣等竊惟前項事關係重大今會廷臣集議  
衆志僉同各竭愚慮徒切汗漸深念機宜猶多  
迷昧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英謀睿筭迥遇帝王恭候  
宸斷

知欽州林希元又上疏曰臣見禮兵二部會議  
征討安南已將未盡事情陳奏外其國君臣喪  
亂位祚更易土宇分裂緣由與其土地城郭士  
馬甲兵糧食等項臣備細采訪頗得一二逐一  
開具凡四條并畫圖二幅連前本一同上進如  
蒙

聖覽則荒服萬里之外可得之離照之下矣

一安南國王黎暉乃故安南國王黎灝第五子  
黎琚之第三子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受

詔龍衣封安南國仍僭號瑞慶在位四年無子以長  
兄之子諛為嗣大臣莫登庸娶黎諛之母為妻

黎暹不道國人嗟怨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社堂燒香官陳曷與子陳昇陳昇與兵作亂殺  
黎暹而自立僭號天應莫登庸與大臣阮弘裕  
起兵攻陳曷、走死獲陳曷及其臣陳璡等殺  
之陳昇奔諒山地方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  
莫登庸與群臣立黎諲為王時年十歲僭號先  
紹差陪臣阮時雍上表請封及貢方物道出  
諒山為陳昇所阻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其  
臣鄭綏作亂立酉榜為主逼犯都邑黎諲出奔  
于外莫登庸起兵攻走鄭綏捕酉榜殺之迎黎  
諲歸國莫登庸厚施得民謀篡黎諲在位七年

登庸娶諲母生幼子稱諲父遺腹冒姓黎氏立  
名曰魔將害黎諲以其子代之母知其志陰使  
人以告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黎諲與其  
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  
四府莫登庸遂以魔權國事僭號統元嘉靖元  
年朝命翰林院編脩孫承恩給事中愈敷齋  
詔前往安南又為陳昇所阻不得達嘉靖五年莫  
登庸餽象牙犀角南沉諸香并銀約一千兩黎  
魔為名求通貢於欽州署印判官唐清為申兩  
廣軍門兩廣提督軍務都御史張獲送廣東  
按察司問罪其事遂寢唐清竟斃于獄嘉靖六

年黎廣故莫登庸遂自立僭號明德遣其頭目  
駕船一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崗長  
黃子璟禡天禱求通貢於本州時署印廣州府  
推官趙佐不敢主遂去登庸既篡位黎陳二氏  
交攻歲無寧居又懼中國討之在位方三年嘉  
靖九年禪位與子福海改名登瀛僭號大正登  
庸退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所生之地仁海東府  
橫浦縣去其國七日程去欽州五日程莫登庸  
居此為其子外援且備我爾陳嵩之起自以故  
陳氏之後冒名曰嵩又曰玄孫故國人有附之  
者據有清都太原長慶三府又連結廣西諸土  
官為之援故能自立以抗莫氏今聞其民一半  
已服於莫未知是否黎諱據廣南雖云四府然  
其地最廣又產象牙南沉丁乳排草諸香藥視  
安南諸府獨為饒沃故其民富而兵強足以制  
莫氏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莫登庸父子以兵五  
千分水陸兩路攻之黎諱與戰斬首五百天敗  
而還自是不敢復圖廣南但地隔南海登庸據  
其上流其勢入強故不能恢復爾

一其國地土分十六府國王所居曰東京為奉  
先府亦循兩京之順天應天也其外十五府倣  
中國之制一府為一布政司曰京北曰清都曰

太源曰諒山曰山西曰興化曰海陽曰海東曰  
山南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府名與司  
名間有異同又且多非永樂中郡縣之舊蓋復  
國以後已更易矣每府設一衛亦設都布按三  
司府衛正官首領官各二員地方廣袤以道里  
計之猶不及吾廣東一省自京而西則由山西  
興化光明宣化以次而西接乎雲南由老撾以  
入臨安府自京而北則猶京北清都太源諒山  
以次而北接乎廣西自憑祥州以入思明府自  
京而南則由山南清華義安順化廣南以次而  
南接乎占城自京而東則由海陽海東以次而  
東接乎廣東由永安州以入欽州自東京至雲  
南可五六日至廣西可十日至欽州可十二日  
至其國廣南府水路各十五日清華義安順化  
廣南四府負山襟海自為一封域廣南乃其極  
南黎護所居與占城隔界水程可一日欽州時  
羅貼浪如昔三都與安南永安萬寧二州接壤  
宣德間棄交趾州民黃金廣率四崗之民叛降  
安南本州遂如昔一都貼浪半都安南以其地  
置新安州復陟永安州以治之正統五年廣東  
巡按御史朱鑑奉 聖書招撫叛人竟為安南  
所阻安南既亂嘉靖十年黃金廣遠孫黃伯銀

率旧民九十四人來歸兩廣軍門給与廩食议  
安插後聞交人歌奪伯銀惧遂遣还安南之法  
推若長得束髮穿屨古民皆短髮齊眉跣足无  
屨聞吾民之陷於安南者入国则服夷服至家  
则仍華衣當古則称海東府新安州歲时祭報  
則称

大明廣東廉州欽州如昔貼浪都云盖未嘗一日  
忘中国也

一其国城池惟王所居之都则有城垣用石及  
磚合砌高可五六丈廣袤五六里城外有濠亦  
犹中国各布政司城池盖永樂中布政司之旧  
城也倣吾京城之制增築内城以屋與外城凡  
三重在外州縣俱無城郭以竹木為欄柵莫登  
庸居都齋以鐵力木為城平居籍民為三等中  
等給役遇有征行則徵其土等為兵父子兄弟  
偕行雖設軍衛所管皆民衛所之權重於府縣  
征行糧餉皆民自備器械以鏢鎗射遠短刀接  
戰藤牌自衛鏢削木為之而銳其首疾利如箭  
遠可至首步不閑弓矢戈戟無甲冑臨戰以布  
裹首夏月裸身冬月以綃著綿為甲不慣馬戰步  
走輕疾能方馬戰船高廣不過六七尺長五六  
丈兩傍各十五六人以木槳盪之甚疾名蜈蚣



船然不用釘以藤束綁故易壞歲一脩以吾海  
舟衝之無不碎者畜象以備不虞遇大兵則驅  
以戰故國初征安南製御子皮蒙馬以制之其  
州縣之兵甚弱可用者惟國都及登庸都齊之  
兵爾然大約各不能過萬人

一安南既亂邊民之不逞者每生覬覦邊吏憚  
生事輒取而杖殺之弗能禁也嘉靖拾年廣西  
思明府土目黃方生自称母諸州土官之後請  
招兵復收故地以還

天朝海北道兵備愈事誘送兩廣軍門秋殺之黃  
金廣之後有曰伯銀者因其國亂謀來歸州黃  
康鎮糾合廣西土目趙盤等起兵接管官府弗  
聽自以七十人往交人追之者數十路殺數十  
人交人不敢追遂接伯銀等男婦九十四人以  
歸軍門檄州給與廩食議安插風聞交人欲奪  
伯銀懼遂歸伯銀殺趙盤等六十餘人嘉靖十  
三年廣西徭人覃善輝復稱思明府土官之後  
約結黎譚假以奉

昔各處招兵州民吳明輝等從之者數十人俱被  
官軍捉獲杖死嘉靖拾四年廣西徭人韋銀廣  
復稱覃善輝故智興兵進取被南寧府捉獲杖  
死嘉靖十五年四月州民黃邦相復稱韋銀廣

故智興兵進取亦被廣州府捉獲杖死至十一月  
軍善輝之弟善通又請兵取復故地其告廣  
西左江道移文本州各府查勘未報邊民覬覦  
動結黎陳屢請興兵進取官府莫之聽乃假軍  
門上司指揮各處招兵官府覺而持之兵未集  
而身莫容輕率以進故輒為交人所敗然韋緣  
廣僅三百人交人逐之者數千不能勝至勅三  
司傾海東一府之兵攻之然後克韋緣廣猶脫  
其身以餘衆五十人還則安南外兵之弱可見  
也黃美生等舉事惟趙盤趙源係生員接白銀  
財物無所掠又以十七人擊其數千而獲濟事  
擅興師旅固為首罪奪回歸人亦為有功其雄  
勇之足稱也乃誘而殺之情似可憫韋緣廣市  
井庸流有勇無知多假恢復之名以濟盜竊之  
私輕舉妄動以殺其身殆不足恤然黃邦相之  
血未乾軍善通之謀遽起則登庸處非其據而  
來奸雄覬覦之心中國之民猶如安南為我故  
地亦可見也諸姦之起皆假 朝命聞交人畏  
縮不敢拒必多方伺探的聞非是乃敢出擊則  
彼國人心危疑屬在 本朝天道好還此殆其  
時

希元又上疏曰臣伏見兵部會議征討安南於

而廣湖廣福建等處調兵又差官各處措辦錢糧以給軍餉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安南之兵兵計不下十萬以千金之費計之良亦鉅矣必欲取之官與民不亦費且難乎臣有愚見不待取之官民可以足兵食之費者請陳之湖廣廣西雲南各省調募土軍自有常法臣不容贅以聞廣二省言之安南俱要習水戰者福建則募諸漳州五湧及泉州沿海廣東則募諸東莞南頭與海南沿邊所募之兵皆須願直一兵月願銀一兩一年該銀一千二兩兩省之兵若各二萬一年該銀二十四萬一兵每月行糧四斗二萬之兵月該糧八千石一年該糧九萬六千石臣按今各州縣編設民壯民快机兵農民不能應役皆願人代當所願之人多市井游手素不習水戰若州縣民兵月錢以為募兵之費民亦樂輸而官又得用福建五十六州縣除固守地方各處只徵其半計可得一萬兵之願直尚有一萬之兵則徵諸江西以足之廣東亦依此法不足則取足於四川如是則募兵之願直可辦矣今各衛所之軍多老幼孱弱不能得用又鬻鬻月糧以應軍官之費故可一軍月取米二斗以為行糧計取四萬官軍月糧可足二萬兵之行

糧不足福建則取足於江西廣東則取足於四川軍人免其征行取之又少彼自樂輸如是則行兵之糧餉可辦矣若夫衣甲器械賞予造船等項所費亦多臣謂各省查出廢寺田土可以變賣各僧寺租穀數目可以借收不足則官為處治如此則軍中之雜費可辦矣湖廣、西、南三省未知彼中事例宜以是法通行俾更相潤澤如臣之策倘有不敷然後取之官與民雖有所費計亦不多如蒙允臣所奏勅下該部詳議奉行則兵食可足官民兩免獻征代可率而大功可成矣

安南論上

錢塘田汝成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主教也不一其施不可一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其廢也莫逆於篡弑聖人之別為君臣也大自賞罰之權而細慕等威之力其戒篡弑也輕自齒馬馱芻之罰而顯篡弑將之誅屠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耳至於夷狄則不然是故

達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美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耳不為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使上下輯聿以衛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責讓之而已耳不為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懋以禍福憫其无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耳不受其乞憐之求諂巧之貢因而与之也則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夫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於也各人之治與牛也加以羈的服以箱軛制其器以弼其才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同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山林禦之罟獲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因赴告而策之足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桓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因與吳楚異視也乃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议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楚之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亦憂吾之不能征也謂

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廢於內而眩於名者陷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禮習樂以後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名之曰荒也者因其俗以為治而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况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者也湯之滅葛也為其讐餽也使葛伯无讐餽之害則東征之師必不与宣王之伐玁狁也為其侵鎬及涇也使玁狁无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无樂乎用兵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是故困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而寧必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舉遠之名莫氏不道弑其君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之臣民咸怙然歸伏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遠道千譽以享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讐餽之害也怯義惧討憚然不敢通名入貢者幾三十年迨乎

天朝以大義誥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北

干縲綆之徒是非有獫狁侵鎬及淫之侮也二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取勝為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能殲一隅損

皇稜而貶國軀其見為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勦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欲而忽遠猷其勝也為不武昔者主父偃之諫代南粵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曰不以鱗介易我冠裳二子之言庶幾近之矣吾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者謂彼之不足征也

###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為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斯言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後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遂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為之宰割疆界世設官吏與內郡比隆

斯亦振古无前之绩也可不谓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乱负險跋扈規為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具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顾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未貢而即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暴侮時以入寇雖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谓弱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耽縱殺戮嘗鳩數十万衆統以愛子躡蹠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雉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以章格敗法敢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谓鄙乎我

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止不伐之言垂之

祖訓柔遠能速一周公之懿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林場水大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使龍編鸞壤再見官儀嚇乎漢武之烈也雖嚶咻稍疎約束大驟為夷醜所弗堪而風以李校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及乎季弊称逆哀兇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

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損其故宇以安友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无斥候之警不可谓无大造



於南土也惜乎當時无有倡棄絕之說以稍示  
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耳頃者黎  
氏失國之由與莫氏得衆之故今皆未之詳也  
在黎氏必謠指自恣故衆叛而親離在莫氏必  
陰施以市恩故能潛移而默奪不然豈以一國  
之主累世之威而忽然易姓更無倡義於其間  
者哉莊伯之入晉也晉人啟之也於是乎有椒  
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  
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  
矣其自衛固矣當是時而欲征之則失春秋詳  
內畧外之體因而身之則非先王正名定分之  
心故不若先之以文告之詞詰其篡弒之由曉  
其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為之  
所如其真然矯虔不可間謀也為之申固閔隘  
却其貢獻絕不為臣則莫氏者必且皇々然曰  
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國之  
臣民亦將曰莫氏為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  
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  
義綱常固凜然外域也吾固曰征之不若棄絕  
之為愈也

客有頌予安南論者曰子言棄絕之策於華夷之義則正矣猶恐未能撫事而詮情也吾聞智者不懸斷以決事辯者必明徵以定辭故是非不淆而利害可觀也夫安南擔爵膺符保翰炎裔焉

天子命吏而莫氏陪臣也以陪臣戕命吏而弗討也無乃逸賊而宣尤乎應之曰不然安南固天子之命吏也然比之內郡則有間矣內郡之吏課其殿最而黜陟之生死惟命猶有肆螫以殘民者內郡之民皆聖賢之胤也禮義之教朝作而暮提之猶有作慝以犯上者况於徼外之夷哉夫安南要會不課於天府賦稅不入於司徒其用人行政

天朝未嘗專制於其間也則其禍福興廢皆自作而自取之亦非

天朝所能究詰也况乎環海以南擔爵膺符達名納貢與安南比肩者星列而履其繼及募禪

天朝未嘗一一致詰也而何獨駭於安南也客曰非是之謂也子以為吳滅繼絕者聖人之心也鉏強扶弱者王者之政也小國之君不保社稷竄越以死而弗救也先乃非樂天子小之心乎曰不然客徒知莫氏之當誅而未知黎氏之有

罪也夫黎氏之先抗王師子天憲陸梁无冰挾  
詐以求封此滔天之惡也

宣廟不忍生民之荼毒因而与之恩莫厚焉其子  
孫不能布宣明命以和輯其民自用荆殪若以  
中國之法當蒙失職之誅而何絕滅之可憫也  
夫吳滅國繼絕世先王所以存賢聖之裔也非  
所以施於黎氏也故論安南之事者若以其地  
本

天朝故宇也黎氏受之而不能保及是時而取之  
以完景員之缺則信有詞矣如徒致詰於黎莫  
負君之間誠客所謂未能撫事而詮情也客曰  
如子之言則安南信可取矣而前言不當征者  
何也曰天下之事論之易而行之難故蕩舟和  
鼎不可謂无是力也非其人則難矣冬發葶而  
复造冰不可謂无是理也非其時則難矣是以  
聖人不違時以動中不強人以圖艰况乎兵者  
呼吸存亡又非可以筆札口舌弄也故安南之  
征有大難者四矣一曰兵二曰將三曰餉四曰  
守而凡百瑣碎不与焉夫以天下之大不患無  
地然南中地理隴塞非土兵莫得要領故嘗先  
鋒然土兵狼虎也所過殘破荆棘生焉故必毀  
廬舍擄子女焚積聚發丘陵然後快於其心以

聘其力若是者以之剿賊猶可以之伐國非所  
宜也夫伐國者東面而西怨北面而南怨曰奚  
為後我然後為王者之師也若土兵者胡可用  
也故曰兵難以天下之大不患无將也乃者承  
平日久豢養日深建牙而分閫者率膏粱之子  
而純綺之習也即有謀勇之才亦未嘗屬韃  
橐涉行陣与士卒同苦如 國初諸名將一旦  
牽而授之斧鉞之司不宿粟而驚或輕佻而取  
矣故曰將難以天下之大不患无財也然安南  
關隔山海鳥道盤鬱車不得方軌而人不得比  
肩縱有百万之師必魚貫而進故輜重芻糗勢  
難追隨畧計一人之荷米不過四斗草不過一  
鈞而饔飧囊橐猶纒帶其中其所資給者鮮矣  
若海運則風波阻厄期會難必元嘗以三万户  
輸糧十七万三月而不建此其明鑑也故曰餉  
難就使兵強矣食足矣將才選矣長驅而搗之  
何憂不克然寄寓之卒不便耕作則屯田之策  
不可行草莽蒼蒼膏瘴癘薰蒸則防戍之兵不可  
久也故曰守難犯此四難以求一逞亦何利而  
為之哉况乎兵可以久練而精也餉可以漸積  
而積也守可以多方而固也至於將則天產而  
地成之不可以強而致也故漢武无衛青霍去

病必不比伐元揚僕路博德必不南征今之武  
弁可謂四子同科者誰歟吾故以為安南不當  
征者時不逢机而人不任事也客曰內應者机  
事之會也多助者兵家之利也聞安南之臣有  
鄭惟燿武嚴威者擁兵以望救黎寧老搃之婿  
也延頸而願為先鋒以此乘之宜元難者曰噫  
惟其數說之紛任是以國議之眩惑也夫鄭惟  
燿之避難鄭順武嚴威之擁兵清葉黎寧之贅  
寄老搃皆莫登庸倡亂之始也今且三十年矣  
其存亡未可知也即有妄一男子出而倡曰我  
黎寧也其真偽又未可知也且老搃猶首也彼

以安南為奇貨歟假中國之力以攫之勝則彼  
如其利不勝則中國罹其殃是挑釁之媒焉可  
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我之信非利矣今有為  
善處之策者三或歆責之割地以贖罪或歆要  
之入朝以待命或歆令其郡縣歲進表章一倣  
朝鮮之制三者何策為優也曰皆未也夫割地  
以贖罪是利其所有也金元之於趙宋嘗行之  
矣

天子以雷霆之威將止名定罪而利其所有是狄  
道也胡可行也入朝以待命是懼之以所難也  
元之於安南嘗行矣

天子以天地為量將宇弱扶衰而攝之以所難是  
伯道也胡可行也獨每歲類進表章若朝鮮之  
制度可行者然荒服遼遠夷情叵測万一期會  
有愆則他日之兵端各自今日作備也是三策  
者皆不可行不若棄絕之為愈也故子嘗謂安  
南之亡不在宣德而亡於永樂之末安南之失  
治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何者黎氏初平  
人心詭極當是時而做

太祖起云南之制統以上首因俗而治俟數十年  
之後而漸加約束庶可馴化失此不務而驟然  
蒞以流官律以王法鳥獸之民何以堪此此變  
之所由起也及乎季弊倡亂勢若土崩不得不  
捐其窟巢以安反側當是時而做

太祖處湖蜀諸夷之制授以招討宣慰之官猶可  
駕馭失此不務而仍以王爵賓為外藩百年以  
來縱橫自四忘

天朝之恩久矣延至今日安可制也吾故曰安南  
之亡不在宣德而在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也  
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也

兵部尚書

毛

咸寧侯仇

至西廣會議畧

云帝王為華夷之主苟一物失所必同一視之  
仁慕逆者春秋之誅况四夷不庭必彰天討之

義南交為地堯典肇也自秦漢以來皆屬內附  
至宋元以後始有爵封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矣南王陳日燿首先納款  
嘉其效順仍以故封日焜衰微季鞏詐逆我

成祖文皇帝赫然震怒大興問罪之師特命總兵  
官張輔允矣全才屢報生擒之捷因陳氏之无  
後遂郡縣而設官夫何黎利恃頑復繼定擴稱  
亂我

宣宗章皇帝因其首罪不欲窮兵為之子孫正宜  
保守乃黎凋荒縱黎諛播遷是亂賊之遺不能  
延其慶澤之久然上下之分无所逃於天地之  
間莫登庸莫方瀛既已屢世為臣乃敢操戈弑  
主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拠國城阻絕貢絡擅  
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結兵禍生灵荼  
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款求  
其故徒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賊臣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  
向化擬其哀情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犹未可測  
維云獻圖以處未見委國輸誠維云上表乞降

未見東身待罪陽為婦順陰實悖狂若不張皇  
六師恭行天罰何以立彞倫於無斃何以示夷  
狄之有君擬合統行為此仰司即行掌印官會  
同守巡兵備海道管糧管屯提學添注叅政付  
使及付總兵叅將等官作速會議傳旨要見某  
處調集漢兵若干某處調集達兵若干某處調  
集土兵若干某處調集狼兵若干某處調集目  
兵若干某處調集打手若干某處調集殺手若  
干某處調集海兵若干以上通計兵若干某府  
某倉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州某倉積糧  
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縣積糧若干某庫積銀  
若干以上通計糧若干銀若干某處造船若干  
通計若干某處買馬若干通計若干廣東分作  
我路進兵廣西分作我路進兵雲南分作我路  
進兵某路用某處某處兵共若干領兵將官某  
人文官兵備某人或守巡某人供應用某處某  
處錢糧共若干部糧官某人何時可至境上何  
時可以進兵其接境要害地方若廣西之憑祥  
歸順龍州若廣東之廉州欽州若雲南之老撾  
蒙自即今應該分委將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  
領兵前去守把及體探虛實用兵之際有功者  
分別等第作何陞賞有罪者應否分別俱從軍



法若賊臣父子如果實心歸附亦要明白聲說  
要見地土人民作何處分乞降聽處情由何以  
表見真實條列備開呈馳先報再照與師大計  
宜出萬全臨事好謀必採群議仍通行所屬大  
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奇謀長策俱要  
明白開陳密切封緘責報當職別先他長惟不  
敢自用樂於從善乃平生實心其言有功仍明

白奏聞

朝廷一體陞賞不敢隱沒

兵部尚書毛

會同移檄云莫登庸莫方瀛

乘危肆兇篡主奪位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據

國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  
連結兵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  
唯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命將出師  
聲罪致討登庸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  
其哀請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敵  
圖聽處未見委因輸誠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  
身待罪合行檄問為此仰司備行各該守巡等

官轉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  
心實情有无別項詐偽如果真實何以表見必  
須逐一聲說真實緣由其稱願以上地人民悉  
聽

天朝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說悉  
聽處分緣由務吐由中實語勿了紙上虛文我  
圣天子穆、在上至誠至明大小臣工明、在下  
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質諸鬼神  
豈但行於蠻貊戎毋作偽徒取日拙之勞急宜  
自新早聽

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  
師弘宣弔民之意尔身就戮甘為獻馘之俘我  
伐用張丕闡

文皇之烈其黎民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  
隱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民如綫  
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  
誠之終不可掩者也

五月廣西太平府及憑祥州各申報安南莫方  
瀛死於是軍門議檄總兵安遠侯柳 等整刷  
兵馬以聽征討大要謂原議進兵之期宜在九

月今仲夏將盡入秋伊迺節據謀報安南近有  
內變人皆倡義討賊日望 天兵早至果如所  
言一有幾會即當興師原議各處應調官兵尚  
未齊備宜申明議 處度不臨期誤事所據左江  
官兵行恭將余恩右江官兵行恭將李榮各整  
棚聽調參政翁万達所守太平尤憑諸州密迤  
安南要害再檄副總兵張繼會同防守隨棧用  
兵調發總兵官安遠侯柳 行令往南寧駐劄  
以振軍容宣布 朝廷息威軍門號令起原任  
叅將沈希儀以備任使取食可林希元所召東  
莞新會順德打手以備調用申飭都指揮武鸞  
原守烏雷海灣嚴行防禦後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督發總兵官安遠侯柳 往南寧  
調度并督廣西左右兩江叅將余恩李榮付總  
兵此經叅政翁万達至各該地方整兵防備仍  
審進止机宜

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毛

會同總兵官咸寧

侯仇 提督兩廣兵部左侍郎都御史蔡 兩

廣總兵官安遠侯柳

云南都御史汪

雲

南總兵黔國公沐

文舉

天子為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

聖人為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惟欽崇

乎 天道所以允協乎輿情今黎氏之遺裔未  
泯而莫氏之惡貫已盈天理人心昭々不可掩  
也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爾安南雖僻在炎  
荒然素被

天朝声教中間豈无抱忠仗义之士撥亂反正之  
才必能共率义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  
速成功為此仰移檄省諭長慶諒山等府衛永  
安等州各父老士民知悉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福淫覆暴之心仰体我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為汝之旧主惡莫氏  
為尔之世仇各宜奮勇摠忠建謀設策一倡群

和不分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  
义旅殲厥渠魁弘宣緝衆之仁声安其田里有  
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万兩仍  
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

以其府与之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  
州縣与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  
齋為自防之计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夫九公  
府豈无良心哉不過畏其勢脅之從耳今九公  
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体賞銀  
二万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  
歸附者亦即以其地与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

則安南无辜之民得免杀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义之名 天道以顺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则 天兵四集之時难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时虽有忠义之士无以自见亦将駢首就戮噬脐之悔殆无及矣汝父老士民其速圖之

廣東廣州府合浦縣义民文通訪過安南事宜呈報云嘉靖十八年九月内莫方瀛親征巴廣名即阮仁連未獲得病退回因城有巴廣聞知莫方瀛官軍退說帶領手下精兵來清華府原莫方瀛设计領兵太監埋伏半路待巴廣兵出

清華太監徑到住居將巴廣妻小尽行擄掠復回截路殺死巴廣本年十月内莫方瀛病中地大震三日又聞莫方瀛坐馬吃羊一隻莫方瀛驚惧召文武官負詳解凶吉衆人俱不肯答内有年少新進士对答地大震動者因各处闹掘濠塹傷損軍民墳墓龙脉不安有此之兆也馬吃羊者北馬南舟馬強以主北勝兼且明年庚子年逢庚我國必有变也决是

天朝来取前数事俱是永安州黎迪说十一月内方瀛身死内有奸谋趕報伊父回京将老内古二人殺死正月初八日哀书已到永安州見係

莫福源嗣位立為光華年号三月二十二日連  
日大雨水漲有欽州地名貼浪瀨思牙村邊山  
江衝出銅鼓一面上有蝦蟆六个貼浪都峒長  
黃文爰送赴欽州收貯

越嶠書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十五

書表

南越王趙陀上漢文帝書曰蠻夷大長老夫臣  
陀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陀璽以為南越王孝惠即位義不  
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則吳蠻夷  
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甲牛羊即與牡毋與  
牝老夫處越牛馬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  
罪使內史藩中符高御史平凡三上書謝過皆  
不返及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宜山李文鳳編次

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由不得振漢於外亡以  
自高吳故更號為帝聊竊自娛惟自帝其國非  
敢有害於天下高后聞知大怒削去南越之籍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讒臣故發兵以代其邊  
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馬夙興夜寐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  
鼓之音以不得侍漢也今陛下哀憐復故號通  
漢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

宋太平興國五年交趾丁璉死弟璿立太校黎  
桓篡之太宗舉兵伐桓桓詐作璿上表曰世膺朝  
獎僻居海隅假節制於蠻陬脩貢職於族宰悲

松門之薄祐值先世之淪亡玉帛駸奔敢稽於  
助祭上茅世及未預於守藩臣父部領兄璉俱  
荷國恩恭分閩寄謹保封命詎敢怠遑汗馬之勞  
未施朝露之悲俄至臣堂構將壞衰裳未除管  
內軍民將吏藩裔耆耄等共詣苦塊之中俾權  
軍旅之事臣懇辭數四請逼愈堅以及奏陳又  
慮稽緩山野曠惡之俗洞壑狡猾之民倘不循  
其情恐因生乎變臣謹以攝節度行軍司馬權  
領州軍事伏望賜以真命令備列藩慰微臣盡  
忠之心舉聖代賞延之典克治遺業因撫遠夷  
銅柱之墟庶宣扞禦之力象闕之下來歎猷琛



之誠惟陛下俯憐其過未忍加罪

宋寶祐六年安南陳日熒授伍子威冕上表曰  
臣聞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子旣克家纘紹  
乃無墜祀乃天道古今之常理實人情上下之  
同然敢陳內授之辭輒瀆居高之聽伏念臣功  
無帝賚爵祿俟封受命于朝復阻來朝之禮納  
忠于國未酌報國之心茲惟難哉無甚懼也顧  
蒲柳未秋之質敢釋負重以偷安葵藿向陽之  
心思近清光而罔念特恐稽於請命奏敢浚於  
封章終日戰兢省躬踴躅謹奉苞茅之貢薄寓  
獻芹之忱少克庭實用伸述職伏望陛下散皇  
明於幽燭運元德於昭回察臣愚蠢之秉憐臣  
感戴之重容民畜衆明季柔之可傳窮機調微  
寓折薪之克負光賜袞衣之寵使同帶礪之盟  
臣所願求天必從欲錫太上國主之號異十行  
詔旨之頒苟稱塞於鄙懷實寵光於敝邑臣敢  
不終身正行抗節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  
德涓埃其報仰酬海嶽之恩

占城國脩貢于宋表

占城本日南象林郡也漢末邑人叛國號林邑凌世

因亂遂遷于占

各占城國表云

臣僻處海隅久被王靈之寵遠馳

方物聿脩臣職之供輒轉奏封二千典屬切以

越裳重譯開盛德而歸周槃木獻歌懷至仁

而頌漢惟一人篤迹而舉遠故百蠻慕義而嚮  
風况小邦雖曰遐陬昔日蓋為列郡象林畫邑  
常歸粵地之圖銅柱分疆尚有伏波之迹適樂  
推中土多有歷年方藝祖開基首俊奔而來賀  
迨累朝繼紹亦踵至而貢脩嘉種助於豐年珍  
奇獻於上苑每荷蓼蕭之澤著知葵藿之心頌  
詔綉以丁寧錫菜黃而蕃庶臣幸逢興運切撫  
故封文詔公輝聊偷安於蟻垤堯天在望阻趨  
賀於龍庭敢陳任仕之儀少效苞茅之貢恭惟  
皇帝陛下仁同一視道合三王舜干羽於兩階  
廣敷帝德執玉帛者萬國咸造玉度豈止綏寰  
宇而開求昌方將發西域而撫交趾容光必照  
不忘僻庸之區岐道有夷執在要荒之服臣占  
風服化就日馳誠涉万里之瀛波第勤輸畫夢  
九重之鈞奏徒悵戴盆誓殫綿薄之忠永荅洪  
龐之施

陳光弼請罷達魯花赤上世祖表曰微臣僻在  
海隅得霑聖化俾與涵生懽忻鼓舞乞念臣自  
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  
臣疲於徃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  
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  
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

且建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  
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建魯花赤以監臨之寧  
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脩貢獻  
若中心悅而脩貢獻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  
恩霽霽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  
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闐奉納一詣中  
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使庶免達  
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  
也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累召不赴許孤臣陳日垣上  
言于上天春命皇帝陛下臣父歸順奉化二十

餘年仁恩煦煦德天地也荒穢包含量山數也  
臣父一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臣父不  
祿將薨之日謂孤臣曰陛下寬仁大度不遺小國  
諒尔必蒙世及之恩吾今但以天不假我之年  
使不得久事天朝為恨耳臣方丁父喪之初年  
貢之期適滿臣不敢以憂難之累以其前使黎  
克復等幸特未達而稽其年貢續差中侍大夫  
周仲彥中亮大夫若德郡守一行人使奉齋表  
章及方物詣闕進獻遵父職業罔敢失墜教子  
以忠之訓小國生靈皆謂臣父歿後臣能繼父  
志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愍忠直必加褒獎

則臣日烜不幸中實有幸自後延頃北望日月奠  
沐恩光迨至元十五年周仲彥等未還惟天使  
尚書等齎詔書與前黎克復等同來小國臣率  
百官具禮奉迎焚香拜讀伏見詔書以諭入朝  
臣不勝驚懼而舉國生靈溥聞斯語嗷然失  
其求蓋緣臣生長越裳稟氣孱弱水土不諳暑  
潤不虞雖觀上國之光克王庭之賓恐道上有  
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傷之耳而無  
益於天朝之万一也陛下與天同休臣事陛下  
其如事天雖云蒼天九重深遠然天威未嘗敢  
違顏咫尺君恩未嘗不銘心方寸也其在周成  
之臣重譯來貢武帝特置之度外以其哀小國  
道路悠遠山川險深之故方今陛下舟車所至  
霜露所墜並屬照臨莫不臣服比之周漢則世  
相萬々不可同日而語天地開闢以來未有如  
今日天下一統之大陛下施仁行政必先於鯁  
寡孤獨之人至於昆蟲草木之微各遂其性臣  
獲罪於天下惟不獲被是懼陛下治隆於周仁  
深於漢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孱弱憐小國之遼  
遠令臣得與鯁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  
此孤臣之至幸亦抑小國生靈之大福也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陳日燭陳情表云臣

六尺微孤夙蒙父訓其於臣事天朝毋廢歲貢一事切々然常在懷也所以懼獲僭罪特遣中亮大夫嚴仲羅右武大夫陳子長等以至元十七年九月奉齋網貢信物詣闕進上克盡事天之誠下克紹先人之志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議大夫張顯卿奉順大夫等奉齋天使及物同嚴仲羅等回來小國宗族官吏百姓耆老舉國欣然相告曰圣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其必脫我生灵於塗炭之中臣與小國百姓豈勝驚懼其事臣父在日已嘗遣奏當臣未預政素所不知非獨敢歸咎於父又以求自免于罪萬罪万在臣也萬一天朝曲垂寬宥是臣之幸否則臣之罪不勝誅矣至諭以親來赴闕圣天子不惜王爵符印復封上如故事則臣與小國宗族官吏等驚魂稍甦死魂復定以謂天朝若不存念豈能諭及此耶臣祖父在時天朝嘉其忠勤憫其遼遠置之度外故中統二年詔封王爵賜以符印別勅我兵不入宋境不冠禮樂不改舊俗臣祖父賴此得保首領以歿生灵至今受賜不淺在臣父之臣不幸邊方構禍然事上一節終始不

渝迄於臣身替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  
臣之心又可知臣生長遐陬水土不服寒  
暑不諳小國諸使往來為瘴死常六七設  
不能自量徒死於道路終無益於事且小國一  
蠻夷爾風俗詭惡一日無生離昆弟不能相容  
圣天子育物為心字孤為念小國之臣尚不忍  
遺况臣之祖父世世事君而處一日忍使骸骨  
暴露社稷丘墟者乎兼夫世之人苟有得面圣  
者在佛書云為生大福儒書千載一遇臣豈不  
欲觀光上國躬沐圣恩而遽乃違命以速禍者  
哉天日在上誠以常情貪生畏死臣去天遼遠  
得罪一隅其幸獲寬容者恃有陛下日月其明  
天地其量否則翻四海之波猶不足以洗臣之  
罪也臣言及茲肺肝若割伏惟陛下哀此乾獨  
念其困窮察微臣之孤忠原微臣之重罪俾微  
臣得以延殘喘以竭事天之誠百姓各保性命  
以享好生之德豈惟微臣碎骨粉身不可圖報  
圣功之万一兼抑普天之下万口一辭同祝圣  
壽之萬億也

至元三十年三月安南陳日燭表數十年父子  
滔天之罪迨合日冰釋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  
父母更生之賜中國諭以有生之類寧有長久

安全者乎臣與一國生靈驚懼失望莫知所措  
臣聞知古今無不死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  
天聖天子以天為心恤孤自少同仁則可以長  
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則何往非死地也天  
詔曰徒以歲弊虛文飾詐見欺於義安在臣讀  
此段凜然肝膽隨落雖聞此一身不幸莫大既  
不得生於天子之庭其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  
臣豈不知聖朝天覆梯航萬々奇貨珍寶靡所  
不有何以臣小國進獻為哉然臣猶不顧其罪  
而復冒昧者誠以事君之義不可廢也在天詔  
雖以義安在臣下安敢失職耶伏望皇帝陛下  
父母其心軋坤其量包荒含穢曲腸矜存  
臣亦順天欣受封冊俾臣襲恩獲供職貢  
如故上以盡事天之誠下以克光裕之志豈  
惟微臣一介獲保延殘喘抑亦百姓生靈同享  
天地好生之大德臣犬馬寸情區々自謂雖千生  
万死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圖報聖恩於一也  
万壽頌

天賜皇帝下錫庶民臣祝聖壽萬億千春伏以帝齡  
億万正八千歲春秋之初華祝再三况七百里  
要荒之外普天交慶曠古未聞臣誠惟誠忤頓  
首稽首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日躋智勇天錫

以一怒而安天下應五福而澤庶民奄有四方  
自漢唐所無之事不遺小國即堯舜所用之心  
惟有執而有容必得名而得壽臣南荒坐井北  
面拱辰三十餘年大馬拳一寸忠心天日浩  
浩俯陳金鑒徒懷金闕之瞻遙奉玉瓶遠望玉  
門之閉臣謹齋沐親自撰寫頌一章填以金冊  
封以金函差陪臣陶子奇等奉表稱賀以聞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日燭表云臣  
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於今年二月十四日恭  
覩天使吏部尚書梁魯禮部郎中陳孚奉齋天  
詔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

迎迓及至禱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讀天詔謂曰  
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至天子涵洪寬  
大如此臣等不勝欣喜踊躍之至莫報聖恩之  
万一也

貞元二年安南世子陳日燭表賀武宗皇帝即  
位云龍飛九五回生意於龍躔象譯重三馳賀  
忱於象魏一人有慶万国咸寧中賀欽惟皇帝  
陛下大據域中仁翔海表柔遠能迓守常道以  
為心偃武脩文屈仁兵而不戰克廣穆、宜君之  
善有光明、我祖之功霽雷霆而施雨露之  
恩割封畛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隨物皆春



臣等幸際離明歡聞渙號瞻天比關心傾北極  
之尊居守土南荒預祝南山之上壽

安南陳日燭求大藏經表云臣僻處炎荒夙依  
皇覺網懷大法傳自中華唐宋在時曾馱來於  
軍馬大兵至日已化作於死灰嗟莫覩於秘文  
竟難尋於粵旨如入暗室而無慧炬如濟苦海  
而失慈航念此小邦闕於大藏若不請求於上  
因曷以開導於郡生欽惟皇帝陛下虞舜為君  
釋迦生世以濟物度人為念以博施濟眾為心  
幸不秘於玉音莫大開於寶藏自天而下揚萬  
五千餘卷之經遵海而南枚什百憶兆民之苦

此功德勝前功德廣大無邊今圣人即古圣人  
流傳有此特中書奉  
詔賜之

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陳日燭表賀武宗即位云  
伏以乾龍初造上天之景命有婦澤鴈安眠中  
因之至仁遠被懽騰海宇望協葉夷恭惟皇帝  
陛下聖德日新智勇天錫削平禍亂皇恩震懾  
於遐方坐致雍熙聲教暨漸於南徼復古之規  
模宏遠昂新之治化更張混文軌於寰瀛壯基  
圖於盤石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臣世守龍編誠  
馳魏闕景仰月中離照思竭精忠嘉與海隅蒼  
生共陶至化

至順元年安南世子陳日昫表賀文宗即位云  
伏以聖神廣運智勇兼資德意仁聲因際天南  
蟠地化行澤被蓋自北而及南名振于今切高  
于古遠懷迩服有世祖之經綸武偃文脩恢至  
元之襟度生今華夏同底雍熙臣世守外蕃心  
傾北闕望雲霄於星拱路雖隅於八千拜日表  
於海隅顏不遠於咫尺

至元三十一年內附安南王陳益稷表賀元旦  
節云伏以正月始和使萬民之觀始皇天眷今  
奄四海以為君朔日在壬而東郊迎春太歲居  
午而南面聽政陰陽交泰文軌混同中賀皇帝

陛下克己克仁乃神乃聖宜乎在位之久致斯  
有道之長八百餘國之朝功烈上加於周武三  
十五年之治規模遠邁於漢光壽域重開熙臺  
同樂臣益稷茅分服外葵向日邊以忠誠報滄  
海之恩俾遐迩歸聖朝之化備膺五福願如箕  
子陳皇極之言遙拜三辭敢效齊侯奉天子之命  
主元三十一年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成宗皇  
帝即位云伏以夙稟睿聰表彰彰仁孝春秋方盛  
符舜生三十之年丕昌重明延周過八百之祚  
付神孫以承神器人望久歸尊親號以報親恩天  
下至養當持盈守成之際存繼志述事之心龍

御靈從鷄竿澤沛臣歸身天北封爵日南恩深  
感於皇朝報未酬於素志初即帝位嘉同漢臣  
推戴之誠願近天威庶效齊侯下拜之禮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宗即位安南王陳益稷  
賀表云伏以昌運啟聖肇以室位之初春命為  
君光紹瑤圖之永兩間欣贊万国謳歌欽惟皇  
帝陛下曰聖曰聰有功有德雷電震赫夙揚衛  
社稷之威雨露沾濡新溥育人民之澤徽號重  
慈宮之進舊章嚴祖武之繩臣叨爵茅分引誠  
葵向朝來皇帝鸞班遠阻於臣工尊拱冕旒虎  
拜遙伸於江漢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即位安南國王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昌運啟聖肇登寶位之初春命為  
君光紹瑤圖之永福延社稷喜溢臣隣欽惟皇  
帝陛下天運神功日新睿聖重華協帝允符朝  
野之謳歌全付有家夙荷祖宗之顧託敷領渙  
號式迎太平叨爵南方馳情北闕風雲慶會幸  
快觀於龍居江漢對揚欽遙伸於虎拜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位安南國王臣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天臨丹宸龍飛九五位之皇陽統  
紫宸虎拜億万年之壽治新景運緒衍丕基欽  
惟皇帝陛下握符闡珍受圖膺真尊親報本加

教后之微稱肆赦恤刑溥民生之厚澤奉先世  
繼傳之志膺寰宇侯屬之情臣爵錫舊封光依  
上國身居南紀順同江漢之朝宗心向北宸遙  
叩闕庭而慶賀

永樂元年夏四月安南黎季犛詭稱前陳王外  
孫胡奩具奏請封畧曰昔天朝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土陳日

燧率先諸夷輔誠奉貢蒙恩賜爵俾王其地不

幸日燧喪亡宗嗣繼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

陳氏之甥為衆所推權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  
四年荷蒙聖德境內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

下拜表陳詞無所稱謂伏望天恩錫臣封爵使

廢國更興荒夷有統臣奉命效貢有死無二朝

廷遣使庶察之冬十月復遣陪臣隨行人入朝

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曰前安南國王陳日燧自

洪武二年率先內屬上表奉貢天朝錫之封爵

王此一方亦欲傳之子孫長為外服不幸寡祐

日燧即世嗣王短命支庶諸孫日就喪亡三十

餘年遂至絕祀國內之人誠所傷心胡奩實其

外孫少依王所亦能恭順小心勤于事上是以

衆人誠心推奩權理國事以主陳氏宗廟今已

四年小大咸安天使下臨詢及微賤臣等愚昧

收以實奏伏望天恩俯從衆志賜之爵命俾守  
此邦庶海宇蒼生咸得其所敢昧死以聞

英國公張輔復平交趾殺賊陳季擴守臣黃福  
等上表賀曰伏以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  
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秦戢而海宇  
清平禮樂脩明而神人懼虔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  
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  
加惟遐迩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  
書同文夫何交征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  
稽厥土寔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在宋元尤

為叛服建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之見而自  
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  
前尤繼而李擴之狡童再脩覆轍逞狐鼠之威  
而深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弥  
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鷄鳴犬吠之不  
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戒  
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睿  
筭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  
而鯨濤頻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極救之  
勤式慰後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  
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

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舊物。予以光復。山川精彩。予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真。化均万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由懋先之盛德。建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闡惡。哲激濁以揚清。遠慕臯夔之良。向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霖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事。冠冕增輝。咸歆觀照臨之清光。予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万年。

宣德二年十二月

日。蔡利偽為陳暲謝罪

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陳暲。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覩永樂四年。大軍克平交趾之後。國人尋復擾亂。臣竄身老嫗。以延殘息。不意國人逼臣還國。以至於此。臣自知罪在万死。謹奉依陳情謝罪者。伏以代罪弔民。乃聖人之大義。興

滅繼絕。斯王者之至仁。粵稽古初。蓋有常典。臣竊惟南交之地。實為治外之邦。漢唐雖置郡縣。而實則羈縻。宋元亦已征伐。而尋加爵命。迨我太祖高皇帝之啓運。而臣祖父先諸國以來朝。逐年入貢於闕庭。累世襲封於王爵。頃因胡氏之失德。致勞天討之遠加。朝廷寬仁。詔永陳後以承宗祀。邊臣妄議。奉置郡縣以設治官。雖聖朝務在於董陶。奈夷俗未能於丕變。帝相梗化。屢與為非。民庶流離。比歲喪亡者。何可勝數。士卒征伐。連年困斃者。殆所堪憐。臣始以倉卒之際。而徇衆情。終以昏愚之見。而干天紀。自知申已之作孽。每懷無地以措身。有痛則呼。乃常情之必至。知過必改。諒聖人之所容。瀝血陳辭。願天請命。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春育海涵。大示包荒之量。雲行雨施。廣覃解作之恩。念臣光世盡忠。而不遠梯航。矜臣赤子無辜。而久罹塗炭。赦過宥罪。誕推好生之仁。休兵息民。尚講止戈之武。臣敢不銘以刻骨。效順輸忠。奉表稱臣。願述南藩之職。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臣下情云云

宣德三年大赦交趾黎利偕其國臣民謝表云

安南国大頭目臣黎利頭目臣黎扞臣黎問臣  
黎察臣范文巧臣黎仁澍臣黎銀臣黎理并者  
人臣黎文灵臣裴国興臣黎隻臣黎備臣阮  
文安臣阮磊臣阮景壽臣阮鴈等誠歡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宣德三年三月初八日伏觀

詔勅大赦交趾及諭臣自今直安民保境朝貢仍  
遵如洪武舊制謹具表稱謝者伏以雲行雨施  
濡聖澤於九天鳳翥鸞翔貴寵光於遐裔歡騰  
嶺海喜溢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聰明聖神文武興滅繼絕祇紹述於  
祖宗罷兵息民用棘寧於夷夏大溥乾坤之  
量廣覃雨露之恩軫臣荒服之氓置之不問赦臣立  
山之罪咸與維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懷遠  
人而安中國是以宝祚延長而永致太平之福也  
臣棲身外嶠待命闕庭奉大國以敬天謹守一  
隅之地望紫宸而祝圣遙馳万里之誠臣下情  
云云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用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  
伏觀

欽差天使礼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使徐琦齎捧



詔書一道印信一顆權命署安南國事臣與一國  
之人莫不惟忻踴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詔渙  
頒春滿龍編之地印章寵錫光生象邑之區喜  
溢臣民歡騰崩嶠切念臣僻居荒裔復隔中華  
當流離失所之特竄身無地而倉卒求生之際  
得罪于天鑄錯有由噬臍何及乾坤至大獨怵  
無路以自新日月並明常恐覆盆之難照每披  
肝而哀籲終躋地以懷慙海島偷生已分苟延  
於殘喘朝廷柔遠豈圖更荷於洪恩非維感湯  
網之寬仁又幸沐克天之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剛捷中正徽柔懿恭守成以文遵太祖之  
遺訓止戈以武体上帝之好生憐臣一方凋瘵  
之民赦臣積年深重之罪特垂寬宥曲賜保全  
臣敢不思蓋前愆勉圖後效敬天事大惟殫小  
國之誠保境安民恪守藩臣之職仰紫宸而三  
祝祈聖壽於萬年臣下情無任云々所有進貢  
方物財本差陪臣阮文絢等齎捧赴京謝恩  
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國事謝表  
云安南國頭目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伏覩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利用權署安南國事以  
撫國人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摧折踴躍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敷文德以懷遠人詔語  
春溫順民心而宣德澤昆蟲知感草木生光恭  
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憲萬物並育心天地  
以為心四海蒙恩治夷狄以不治弘至仁而柔  
遠歛五福以錫民念臣小邦周喪之餘俯垂矜  
恤憐臣黎心哀籲之功由賜允俞一方之命脈  
以蘇萬世之規模益遠凡蒙憲覆莫不尊親臣  
等欽戴克天遙瞻舜日扶蒸聽詔深感荷於君  
恩鑿井耕田喜均蒙於帝力仰紫宸而三祝祈  
聖壽於万年臣等下情云々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權署國事臣黎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北闕流思新受九天之命南交脩貢遙馳  
万里之誠報篋毫分感深骨髓恭推

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月並明德五帝而功三年  
無思不服子庶民而家四海一視同仁致使遠  
方預沾聖澤臣僻居炎徼仰慕中華一朵紅雲  
雖隅九重之遠万年聖壽曷勝三祀之勤臣下  
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本差陪臣程舜俞齎

捧陳奏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九年五月十四日黎麟嗣位陳奏表云安  
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尋遠視四海以為  
家下國祈封籲九天而請命共願後志佇聽俞  
音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知人則哲帝光致  
萬邦於變之風御衆以寬大舜有四夷來王之  
效德無遠而弗屆民有歆而必從臣僻處遐荒  
屢蒙聖化海涵春育均沾罔外之恩雨施雲行  
願布維新之澤仰紫宸而三祀祈聖壽於百年  
臣下情云々謹差陪臣戴良弼奉表陳奏以聞  
宣德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黎麟謝 欽賜祭物  
表云安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九年十一月初  
一日伏覩

欽差行人高濟未弼齋到

勅諭祭文并欽賜祭物除臣已祇受國賜外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降卹典於九重聖諭春  
溫慰群心於下國恩均存歿禮盡哀榮恭惟

皇帝陛下憲天聰明作民父母君臨四海李治始  
于家邦于惠万方仁政先於孤獨致令冲幼亦

荷撫存臣苦塊御哀雲霄在望日生日養思欲  
報君父之恩惟孝忠誓益堅臣子之節臣下情  
云々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柄等齎  
捧赴京謝恩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  
覲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行人侯璉齎到

勅諭欽蒙聖恩命臣權署國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 聖朝柔遠華夷同一視之

在藩回襲封咫尺拜九重之命歡騰嶺海度洽

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作后誕敷文德恭己而垂  
衣裳懷保小民發政必先孤獨惟皇建極其  
仁如天臣仰荷洪私欽承聖訓慎終如始惟罄  
竭於誠心保境安民尚恪遵於侯度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謝  
恩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國事臣民  
謝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覲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行人侯璉齋到

勅諭命臣黎麟權署安南國事諭本國官員耆老軍

民臣等一國之人不勝踴躍感戴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恩綽遙頒玉陛下九重之命皇仁遠

被炎邦回万里之春草木生光旒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欽福錫民協帝舜之重華賞

延于世懋成湯之大德功加于時廣孝治以推

恩開誠心而待物無思不服其命維新臣等逖

處遐荒欣逢盛世波不揚風不烈皆賴聖恩井

而鑿田而耕咸蒙帝力臣等下情云々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賀英廟嗣位表云安

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欽蒙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伏覩

皇上新登宝座謹奉表稱賀者伏以泰運重開四海

仰中天之日月春王<sub>乙</sub>始萬邦為一統之山河

宗社奠安華夷悅服恭惟

皇帝陛下躬軋行健如日方升敬所尊而愛所親

孝光天下御以寬而臨以簡德及遠人凡屬

照臨舉皆忭臣僻居遐壤久沐深恩望天闕於

九重威顏咫尺效華封之三祝聖壽万年臣下

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  
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  
一日伏覲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佐三朝之  
內政德冠宮闈極太上之徽稱功光典冊神人  
協慶海宇均歡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周室姜妊女中先舜翊扶社稷恢  
萬世之宏規保佑邦家開九州之壽域凡蒙生  
育莫不尊親臣幸際明時欣逢盛事南交守土  
遙馳万里之誠長樂傾心敬祝齊天之壽臣下  
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黎麟賀詔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伏覲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尊

聖母為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尊親禮重九

州極至養之榮特載恩深万物仰資生之德歡騰嶺海喜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靜懿恭聰明淑哲為天下母施實惠以子群方居域中尊弘至仁而家四海風化所及愛戴攸同臣側聽綸音遙伸下悃海天万里阻趨北闕之班嵩嶽三呼敬祝東朝之壽臣下情云云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三年堂貢尊

聖祖之條章万国同心仰中天之日月梯山路遠望

關情深恭惟

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聰明作后九州任土而作貢惟正之供万方稽顙以稱臣無思不服照臨所及愛戴攸同臣逖處炎荒躬逢盛治乾坤宏大文蒙生育之恩海岳高深愧篋涓埃之報望紫宸而三祝祈聖壽於万年臣下情云、所有進貢方物具另本差陪臣陶公僕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榮享九州

之義大庭脩貢遙馳下國之誠葵藿傾心雲霄  
在目恭惟

皇太后陛下貞明欽哲淵靜懿恭薄海施仁率土均  
蒙於子育中朝聽政普天共仰於母儀凡圓生  
成悉歸煦姬臣逖居遐壤久慕王風漸被仁恩幸  
沐二南之化含宏德大願膺萬壽之祺臣下  
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為安南國王謝  
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二日伏觀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亨持節  
齎捧

詔勅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鳳翥鸞翔降金章於天闕雲行雨  
施沾聖澤於遐方簡自宸衷喜踰望外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出治如日方升合四海以為家小懷大  
畏法九經而治國厚往薄來致茲荒遠之  
臣屢荷使蕃之寵臣幸逢盛代祇佩恩光就日  
望雲雖隔九重之遠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  
臣下情云、謹差陪臣蔡士明齎捧赴京外謹  
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封黎麟為安南國王上  
皇太后謝表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伏觀

天使兵部右侍郎李郁通政使司左通政蔡亨持節  
齎捧

詔勅金印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為天下母佐机政於內朝居域中  
尊錫龍光於遐壤春回嶺嶠喜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穆貞明含宏光大協扶景運延室  
祚於萬年煦育群生施至仁於四海致令荒服  
亦荷洪恩跡隔南交心馳北闕生成德大敢忘  
天地之恩頌禱情深敬祝岡陵之壽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昇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  
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主當陽萬  
國仰如天之德侯藩述職三年共任土之儀鳳闕  
雲高象林路遠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特憲睿知有臨合四海以為家誕  
敷文德法九經而治國柔懷遠人至使炎荒悉  
同春育臣屢承恩寵倍切瞻依日月重明幸際  
亨嘉之會絲毫未報徒深愛戴之誠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齋捧赴京外  
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尊臨光轉三朝  
之政中黃厚載弘施一視之仁芹曝誠微雲霄  
望遠恭惟

大皇太后陛下功高宗社德邁彛任長樂怡神享九  
州之至養僊源衍慶啟萬世之洪圖凡圖生成  
咸蒙煦育臣僻居荒裔遙仰宸闈海岳深恩愧  
乏涓埃之報罔陵至祝惟殫臣子之誠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齋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端臨萬國篤尊親  
之念小邦事一心殫敬畏之誠載飭貢苞遙  
瞻宸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欽明淵穆端莊懿恭協相聖謨繼塗  
光之與夏光扶室祚同文母之佐周凡被王風  
悉歸子育臣僻居遐壤久沐至仁望極雲霄雖  
隔九重之遠仰齊箕翼永膺萬壽之祺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禹錫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六年十月初七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海波不揚又被聖人之化貢苞載飾遙馳下國  
之誠復闕九重寸心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紹堯致治繼舜重華文軌大同混華夷之  
一統東西漸被達聲教於八荒天命維新鴻  
圖益永臣遐居遐壤幸際明時春育海涵喜皇  
仁 罔外山增川至祝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田齋捧赴  
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奄四海以宅尊功歸太  
上遵三年之常貢享在至誠任士物微瞻天情  
切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文母德邁姜嫄光輔三朝莫  
邦家於磐石惠養萬姓躋民物於春臺凡園生  
成舉同欣戴臣僻居荒遠念篤尊親大德好生  
曲被至仁之造後天難老永深善順之情臣下  
情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有光

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位居尊正母儀於四  
海南交脩貢望天闕於九重葵藿情深蘆苞物  
薄恭惟

皇太后陛下博厚載物高明配天協佐中朝衍璠  
圖於有永光扶聖嗣綿寶祚於無窮凡屬照臨  
悉蒙覆憐臣父帝王化遠慕華風望日傾心萬  
里阻趨於北闕與天齊壽千秋敬祝於東朝臣  
下情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陶孟

拱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黎麟謝賜服弁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  
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使臣阮田黎眷等回還  
順齋

勅書一道并皮弁完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  
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帝德誕敷海徼沐同  
仁之化皇恩錫寵王章照倫物之華草木生光  
山川出色恭惟

皇帝陛下首出庶物表正万邦端冕臨朝大春秋  
之一統垂衣致治為下國之綴旒凡屬甄陶悉

蒙衣被臣僻居遐壤曲荷洪私帶則有餘誓終  
身於感佩服之無斁常什襲以珍藏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叔惠齋捧赴  
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太皇太后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  
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齋

勅書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懿極尊臨四海被王  
風之化皇恩遠及九重頒命服之華螻蟻身微  
乾坤德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太上功著三朝子育群方施  
至仁之罔外弥綸大化衍聖緒於無窮致使遐  
方亦叨賁飾臣珍藏惟謹佩服不忘望長信以  
傾心誓堅一節指南山而上壽敬祝方年臣下  
情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杜輝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謝賜服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使  
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齋

勅書二道并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皇仁育物弘施罔煦之恩  
命服自天特降便番之賜生光嶺嶠慶給施倪  
恭惟

皇太后陛下政式中闈風行八表綜萬機而輔聖  
道副輕綸鍊五色而補天功參造化致使要荒  
之外咸歸覆幬之中臣等職守南交心傾長  
樂絲毫未報濫承宸衷之榮咫尺送瞻敬上齊  
天之祝臣下情云々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趙泰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黎濬請

封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孟臣黎文靈臣黎慎  
臣黎札臣黎大臣黎可臣黎拙臣黎薑臣黎克  
復臣黎秘臣黎梯臣黎榴臣黎弄臣黎忠臣黎  
蘭臣黎麥臣黎康臣黎圖臣黎慎臣黎抄臣黎  
魁臣黎內臣黎德麟臣黎仕明臣黎汝札臣潘  
于日臣阮公尹臣阮廷需臣阮伯奇臣黎陵臣  
黎戰臣黎鄰臣黎德明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  
武夢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俞  
臣陶公傑臣阮夢荀臣李于晉臣何甫臣阮汝  
撰臣裴擒虎臣阮久恭臣黎少穎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十一月初一日臣本

因正臣黎麟病薨臣等嫡子臣黎濬暫管國  
事謹守

欽賜印信謹請

命于朝臣等除遵依嗚言外謹奉表陳奏者伏以  
皇仁溥博赫天地以為心藩固襲封望雲霄而  
請命共伸衆志佇聽俞言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洪圖獎昭大德君臨四海弘惟柔遠  
之仁子育萬邦曲盡恤孤之道顧茲幼稚仰冀  
撫存臣等獲戴情深懇祈念切代先繼世庶  
免叶於群心事上敬天誓恪遵於候度臣等下  
情云云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黎濬謝

賜祭表云

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麟嫡子臣黎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伏覲  
欽差行人程敬齋到祭文并

恩賜祭臣已照數祗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自天  
郵典降漏澤於九原守土藩臣望清光於雙闕  
俯據蟻悃仰荷鴻恩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躬行心德崇孝治以  
為先日照月臨播皇風於國外致命勿小示被孤  
憐臣報德無由撫心增感仁露存歿禮既備於  
哀榮義重君臣誓永堅於忠孝臣下情無任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甫齋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黎濟謝 賜封表云  
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  
統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齋捧  
詔勅封臣為安南國王臣已伏拜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皇仁遠被降恩絳於九重王爵襲封  
拜風顏於咫尺先生海嶠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濟智有臨聖神廣運誕敷天德聲教暨  
于粵南懷保小民王政先於孤獨迹遶周間品  
物俱新臣丹關阻趨紅雲遙望乾坤大造恩敬  
報以無階臣子至誠誓益勤於厥職臣下情無  
任云々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呈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南臣民謝封黎濟  
表云安南國陪臣黎烈臣黎孟臣黎文靈臣黎  
慎臣黎礼臣黎服臣黎可臣黎焯臣黎克復臣  
黎秘臣黎梯臣黎榴臣黎弄臣黎忠臣黎圖臣  
黎蘭臣黎隻臣黎康臣黎禎臣黎抄臣黎魁臣  
黎內臣黎德麟臣黎子礼臣范伯奇臣黎陵臣  
黎戰臣黎綏臣武世興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



阮子晉臣阮夢荀臣李子晉臣阮汝撰臣武夢  
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俞臣陶  
公僕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伏覲

天使光祿寺少卿朱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齊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濬為安南國王臣等一國  
之人莫不懽忻感戴奉表稱謝者伏以詔語春  
溫仰荷九重之命皇仁天大普施一國之恩海  
岱生光旄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歛五福以錫民用敷  
彛訓法九經而為治柔懷遠人凡國薰陶率皆  
彭舞臣等尊親在念報德無增舜日先天情曷  
勝於愛戴同原禹甸樂得遂杯生成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

皇后進謝恩 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  
首

上言伏以母儀四海位禪正於中闈子惠萬方  
遠覃於下國春回嶺嶠澤及昆蟲敬惟

皇后殿下光大含章高明儷聖躬行勤儉嗣大妣之  
徽音化始邦家輔周王之內治凡居晉率悉周  
帡幪臣猥以幼終恭承嘉惠德弘特載仰蒙  
生育之恩念重尊親敬上齊天之壽臣下情無

任去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克孝  
齋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上言  
伏以宸闈內治昭天下之母儀貢薩正供述藩  
方之臣職誠摠芹曝報篋涓埃敬惟

皇后殿下道配乾剛仁同春育玉風正始化以被於  
家邦慈誨躬行德有光於闔壺德音克嗣懿範  
永彰臣僻處炎荒欣逢聖世生成罔外荷天地  
之深恩祝頌至清以罔陵而獻壽臣下情無任  
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程馭齋捧  
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  
罔外合四海以為家職貢有常望九重而稽顙  
梯航路遠葵藿心傾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大庭玉帛光漢室  
之威儀万国衣冠聚周家之禧與凡蒙覆幬莫  
不尊親臣僻處天荒恪遵侯度尺天寸地悉歸  
一統之輿圖東岳南山敬祝万年之聖壽臣下  
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有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願神永保坤元之德南交脩貢遙瞻慈極之尊筐篚將誠雲霄在望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光文母德邁塗山協相聖謨措生民於衽席翊扶室祚奠宗社於泰磐凡圃生成悉蒙煦育臣逖居外服夙隔中葉念切瞻依傾葵心而向日情深祝頌祈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蘭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越嶠書卷之十五

越嶠書卷之十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表箋

景泰元年賀

景皇帝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覩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伏以聖主膺圖光啟亨嘉之運遐方慕義遙伸愛戴之誠海岳清寧葉夫輯睦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允濬智有嚴天與人歸小邦依大邦畏東漸西被近者說遠者未其命維新無思不服逖居炎徼幸際盛時閭闔九重覆隔雲

越嶠書卷之十六

表箋

景泰元年賀

景皇帝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上言伏覩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  
伏以聖主膺圖光啟亨嘉之運遐方慕義遙伸  
愛戴之誠海岳清寧葉夫輯睦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允濬智有嚴天與人歸小邦依  
大邦畏東漸西被近者說遠者未其命維新無  
思不服遜居炎徼幸際盛時閭闔九重覆隔雲

宜山李文鳳編次

霄之遠威顏咫尺益勅天日之瞻臣下情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差陪臣謹奉表款賀  
以聞

景泰元年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樂順神榮享九州之養  
天庭奉貢遙馳万里之誠苞篚物微雲霄望遠  
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隆文母德媿塗山聖子神孫綿戢  
戢繩々之盛深恩厚澤施生生化々之仁九在  
照臨悉蒙照育臣身居南土職效藩臣望慈極  
之至尊瞻依念切上万年之聖壽祝頌情深臣  
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覲齋捧赴京外謹奉表  
以聞

景泰元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慈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位正中宮始自闔門之化神馳北闕遙  
傾葵藿之忱感德情深尊親念切敬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大淵穆柔嘉春育群方既博馳  
其厚德風行四海復永嗣於徽音凡在生成悉  
蒙嫗煦臣僻居夷徼久被仁風奉苞篚以將誠惟

虔任土極雲霄之在目敬祝齊天臣下情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謹奉箋進以聞  
景泰三年賀立

懷愍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懼誠忤稽首頓  
首上言伏覩天使賫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作元后以綏兆民允協群心之望建儲君以固  
大本式弘万世之規慶叶穹天驩騰嶺海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整頓乾坤膺鴻圖  
而撫運奠安宗社思燕翼以貽謀天命用申人  
心攸屬臣僻居炎徼幸際明時詠重輝重潤之  
歌遙伸賀悃上如岡如陵之祝茂介蕃禧臣下  
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差陪臣謹奉  
表稱賀以聞  
景泰三年上

皇后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伏覩賫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坤元厚載允符太極之尊聖嗣篤生早正少  
陽之位中闈溢慶率土騰歡敬惟

皇后殿下淑德含章至仁育物覃二南之風化始

自國門茂百世之本支福綿宗社有光懿範成  
愜群情臣逃處炎方幸逢盛事明同離照喜景  
運之求昌壽與天齊望長秋之祝聖臣下情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三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  
覲賈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  
以元良正位知震器之有歸兆姓傾心仰離明  
之繼照宗祧承重遐迩均歡敬惟

皇太子殿下性稟聰明天資仁孝令聞令望素隆三  
善之稱宜君且王允協重華之德凡在普率莫  
不謳歌臣迹阻象林詠馳鶴禁望五星之瑞  
彩倍切瞻依沐少陽之恩波深感戴臣下情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毓德春宮早正元良之位儼尊宸極歡騰海

表之區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仁義自彰主宅承祧慶益  
延乎宗社撫軍監國望已聳於華夷凡屬照臨  
舉皆愛戴臣欣承渙汗倍切恒情重潤重暉莫  
身形容之妙俾昌俾壽遙伸祝頌之忱臣下情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英廟復登寶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懼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昌運重門大華夷之一統皇  
網復正延宗社於万年慶洽敷天懽騰薄海恭

惟

皇帝陛下道隆孝敬政本寬仁邦雖舊而命維新  
聰明作后天無親而德是輔曆數在躬國勢以  
尊群心允屬臣僻居炎徼久沐恩波輒轉坤旋  
喜洪圖之有永山增川至祝聖壽以無疆臣下  
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差陪臣阮原  
僑謹奉表稱賀以聞

天順四年安南臣民為黎顯請封表云安南國  
陪臣黎熾臣黎列臣黎榴臣黎康臣黎弄臣黎  
念臣黎執中臣黎希尊臣黎賴臣黎壽域臣黎  
內臣黎師回臣黎會臣黎歌臣黎文正臣黎定





臣黎柄臣黎造臣黎舌臣黎練臣黎多美臣黎  
 連臣黎悔臣黎燕臣黎村臣黎饋臣黎江臣利  
 鄧臣黎德忠臣黎師路臣黎景徵臣黎弘毓臣  
 黎景俞臣黎遇臣黎隴臣黎永長臣黎魯臣黎  
 檀臣黎蒲臣黎考臣黎特臣黎僚臣黎顛臣黎  
 无臣黎達臣黎公毅臣陳旦臣黎礪臣阮有光  
 臣黎文顯臣阮堵臣黎伯壽臣黎獻臣黎曾臣  
 憑文達臣阮直臣阮永錫臣黎仁路臣范瑜耆  
 人臣黎耒臣黎六臣阮剛毅臣阮了臣阮瓢臣  
 胡輦臣陶朗臣阮喝臣阮武臣黎昊臣阮渭川  
 臣范熊臣裴毅臣范維孝臣程侃臣阮霖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三年十月初三日  
 臣本國王臣黎濬被庶兄黎琮所弑而臣黎灝  
 黎麟之子黎濬之弟因請謹守

欽賜印信管攝國事稟受于朝謹奉表陳奏者伏  
 以中夏宅尊大廓包荒之量南交錫履仰祈繼  
 世之封俯罄忱恂仰祈俞允恭惟

皇帝陛下聰以作后寬裕有容近者悅遠者未乾  
 坤一統波不揚風不烈海宇同春凡在有生皆  
 得其所微臣僻居炎徼久沐深恩望闕陳辭共  
 歷由衷之懇自天錫命願推從欲之仁臣下情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奏以

聞

天順六年黎灝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子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六年三月十三日伏覲

欽差行人劉秩齋到祭文并欽賜祭物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陳謝者伏以道大域中率土仰雍熙之治恩覃嶺表自天施矜恤之仁存沒蒙休旒倪胥感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勇智正邦開萬國之文明功光前烈廣四方之聲教德及遠人惻念遐方俯加漏澤臣久陶聖化祇荷鴻恩軼盡哀榮唯恐要荒悉蒙煦育臣僻居炎徼新襲王封苞蘆是將唯蒼生成之賜乾坤齊壽敢忘祝頌之勤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黃文并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賀

憲廟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覲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正邵震齋到

皇上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除已用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乘時  
御極屬春運之宏開率土傾心仰離光之繼照  
華夷胥悅寰宇皆春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文武維后膺帝王之天曆得位  
得名會玉帛於諸侯未享未辟際鑪之內爰戴  
欣同臣僻處炎方欣逢聖作春秋一統慶寶祚  
之方隆天子万年仰戴宸而敬祝臣下情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黎文直貢捧赴京外謹具表稱賀以

聞

乾坤之造義全終始永堅臣子之心臣下情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阮茂奇齎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稱  
謝以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二躰重華咸養儲宮之德三年常貢  
遙馳下國之忱目極前程情馳遐壤敬惟

皇太子殿下資兼仁孝器合溫文曆數在躬允叶  
宜君之望垂夷率服咸推以長之尊承德不遠  
輸忠敬後臣恩榮襲爵念切歸心八十里外世

奉藩遠貢琛於嶺表九五福中一日壽勅致祝  
於天東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歲貢  
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謝子顛齋捧赴京外謹奉  
箋上進以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黎顯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顯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願神夙仰徽音之  
盛遐方效職處脩任土之供日徹層霄心依樞  
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含弘光大淵穆端莊德本儉勤覃天  
下國家之化功多采護隆女中堯舜之名凡在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后賜王并妃冠服謝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顯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  
日伏觀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正邵震  
齋到

勅諭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及綵幣賜  
臣并臣妃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東  
朝正位群方蒙子育之恩下國承休備物煥身  
章之美寵褒所迨世襲增華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大補天祥隆啓聖綿無躬之統緒

實賴維新整有截之幅員同歸瞻冒致令遐壤  
亦被忻懽稽首拜嘉永言佩服子具王母敢忘  
受福之由至哉坤元共仰資生之德臣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瑤贊捧赴  
京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聖主御  
圖修述先主之政遐方作貢依歸上國之仁芹  
曝寸心梯航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泰道方亨奉溫清於東朝四  
方其訓垂衣裳於南面百祿是宜永與于休無  
遠弗届臣世承明命爵列王封任土物於日南  
式供歲貢阻慶雲於屬外如對威靈臣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賈捧赴京外  
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化行人表欽懿範於東  
朝貢率三年率常儀於南服驛馳地遠僊關雲  
高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配先皇功扶嗣聖兩宮有慶熙々  
慈孝之天四海皆春蕩々泰和之澤凡蒙保養

齊駕尊親臣僻處遐方偷瞻邃殿生成有日恒  
省嫗煦之仁壽考無疆永享怡愉之樂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藍賈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顯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  
治憲大廣示無私之覆後侯藩任土虔脩不腆之  
儀驛傳初馳鈞韶入夢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行健恒久化成惟懷永圖誕保文  
武受命勤用明德安勸小大庶邦凡固春生悉  
歸夏貢臣茅分龍舊墊壤慚微真厥致居遙沐

暨南之教會其有極第存拱北之心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日良賈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顯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教始月邦遐邇仰推恩之美  
職脩禹貢萑苞將來享之誠迢迢關河喜徵宮  
殿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禪少廣德妃太中萬物化育功弗  
居而業弗恃九州榮養形至佚而心至愉允蒙  
孝治之孚皆想慈宸之訓臣折圭南壤極日東

朝本有本水有源第切尊親之念天與長地與  
又曷勝祝頌之情臣下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覽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  
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  
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克相上帝寵  
綏仰沐於皇仁成賦中邦底慎咸遵於侯度用  
行遲迫漢殿竇堯恭惟

皇帝陛下不息體乾無私若日相承前聖後聖百  
世可知翕受大球小球萬邦惟慶允居率土咸  
帝先天臣龍衣守所圭思勤奉幣放諸南海化人  
被於風行譬如北辰心第勤於星拱臣下情云  
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弘毓賈捧  
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黎灝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伏以天子有親孝治廣字於率土廣  
邦丕享正供戴飭於苞茅桂海路遙蓬雲晝永  
恭惟

皇太后陛下神願恬淡德茂含弘化默運於不言  
四方其訓慶益隆於至養百祿是宜允叙彝倫  
悉歸懿範臣久蒙賜履偷仰恩齊示以太冲莫

測資生之妙受茲介福曷勝善頌之情臣下情  
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敦復賚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賚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用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乾大統天普施正中之德震亨玉器弘懷保  
定之規百祿是宜萬邦維慶恭惟

皇帝陛下克以履任說順臨民脩文德以柔遠人  
無思不服紹孫謀以燕翼子有道之長允開啟  
副之昌棊篤周家之祜臣跡安鸞徵夢遠龍樓  
放諸北放諸南丕仰咸和之治錫其祚錫其胤  
願貞怕久之休臣下情云々所有欽進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裴山賚捧赴京朝賀外謹奉表稱  
賀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謝賜綵幣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成化十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賈到

敕書一道頒賜臣及臣妃綵幣臣已祇拜受訖奉  
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建極德年弘無翼之謀藩  
國承休五綵絢龍光之賜絲毫帝力咫尺天顏  
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晉以文觀賁飭本支百世綿歷服  
於無窮綱紀四方廣幅員之有截寵綏所迄慶  
賀惟均臣仰荷匪頒永懷丕冒克舜垂衣而治  
又陶漸被之仁敷周受命以興迨致溥脩之祝  
臣下情云々差陪臣黎暗翁義達稱謝以

聞

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伏覩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賈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用讀外奉表稱賀者伏以  
長樂闕神運玄功於不宰少陽嚴正施帝載於  
無疆慶萃三宮懽騰八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至虛現後厚載重坤成周德之昭以  
道光文母啓商家之濟哲福祿陽孫於皇前耀  
之輝丕顯太冲之化臣昨叨銅柱宴想瑤池品  
物咸遂咸章莫測施仁之妙百世以似以續願  
膺福祿之綏臣下情云々所有欽進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王見述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  
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無遠弗届教咸暨於朔南惟正之供禮第勤  
於筐篚尋常方物咫尺威顏恭惟

皇帝陛下道叶舜華業弘湯裕仁厚相傳於列聖  
不顯其光懷樂丕式於九重既勤用德析圭所  
迨奉幣咸同臣夙祚炎封久陶至化歸職事於  
宰旅雖率舊章聆帝所之鈞韶第馳清夢臣下  
情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中三  
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萬物並育咸歸太始之  
仁九州攸同載飭多儀之享知風之自丕命其  
承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保湯孫道光文母樂億載怡愉之  
養百祿是宜藹三宮慈孝之春四方其訓無不  
遠邇莫不尊親臣世守遐邦夙聞懿範詩歌綿  
綏慶祚胤之無窮壽祝蟠桃等乾坤之不老臣  
下情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中三

俊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惟皇上帝命純一統之休成賦中邦禮效五官之享巍々當辰肅々旅庭恭惟

皇帝陛下時撫乎康道隆惠篤照有副而高朗如日之升慎厥震以靈承配天其澤悠久既享於怕化邇遐允屬於觀顯臣土錫宅南星環拱北四海咸迪粵微夏貢之文萬年永康終仰國家之祐臣下情云々差陪臣賈捧赴京外謹奉表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一人有慶蕃孝治於東朝四海會同謹正供於南服尊推所自享在多儀恭惟

皇太后陛下豐々徽音魏々至養神怡冲漠妙不居不宰之功德大含弘廣資始資生之化知遠知近無為而成臣世襲分茅禮恭奉幣送迓桂莞攸寧禹甸之山川縹緲蓬宮莫狀僊家之日月臣下情云々謹差陪臣宏濬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建用皇極教普羣於萬邦共惟帝臣儀恪脩於九貢逶迤海嶠彷彿韶鈞恭惟

皇帝陛下由仁義行以天地準重熙累洽揚丕承丕顯之休外撫內寧敷不競不求之政廣輪所囿恬冒攸同臣叨袞世封久安時叙舜治無為之盛莫罄名言周家有道之長曷勝祝頌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德慶賁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化行八表普天瞻慈極之光貢率三年任土謹候邦之慶迢遙桂海懇款葵心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始有名功參無朕長不宰為不恃輿元氣游耆而艾壽而臧介王母福允囿施生之造均蒙照育之仁臣僻處遐陬夙欽懿範際虞夏殷周之盛至治方隆頌高曹向孟之賢繳音未已臣下情云云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配天

其澤化承底於咸和率上之瀆心同歸於北順  
勤包茅匭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粹精不息盈先王迪高后道  
叶允升紹上帝誠小民德弘丕冒允囿日臨之  
下悉陶風動之中臣久裒茅封彌敷葵向殷邦  
肇域若稽耒享之文周命歷年敬致揚休之祝  
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能讓賈捧赴京外謹  
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子尊親崇九州之至  
養海邦仕土恪三歲之常供耒假遲々含弘蕩  
蕩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太始德闡廣生化而裁然而成  
有開介福風之自遠之近不已德音壽康誕降  
於怡愉普率同歸於姬煦臣世叨豫建情篤見  
顛梅驛煙馳遙旅昕廷之實蓬宮日暖長瞻慈  
極之光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范昭福

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孝廟登極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敬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賈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  
賀者伏以當陽繼照丕宣日月之光溥海歸仁  
大會乾坤之統系隆宗社慶洽坻垓恭惟

皇帝陛下中正粹精聖神廣運重華而叶子帝曆  
數在躬受命而嗣若功皇王惟辟義聞昭乎於  
上下文風遠暨於朔南臣恪奉南藩登瞻紫極  
三千衛執壤奠齊伸繫國之恭億萬年敬天休  
永祝蘿圖之固臣下情云々所有欵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鞏文禮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  
賀以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謝

賜彩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賈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絲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遠筵瑞拱闕新輯瑞之朝絲色彰施  
責及析圭之壤仰惟覆冒深感裁成恭惟

皇帝陛下純粹體元緝熙敬德纂聖繼神傳之緒  
歷服無疆弘東漸西被之仁幅員有截几席紅  
雲之下均陶化日之中臣幸際以昌叨蒙粉飾

春秋一統方未喜屬於綿流天子萬年歲聘惟  
恭於奉幣臣下情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黃德良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伏  
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戩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獻齊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皇祖母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謳歌朝覲萬方咸仰於重以富貴崇高三極益  
尊於大始昭融孝治洋溢歡聲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靜壽敦仁含弘亨化維行懿德光  
承神后之休不已徽音茂衍文孫之慶知風所  
自就日攸同臣宿荷宸慈久安藩弱山魏魏漢殿  
阻陪長樂之儀翼、周京願播思齊之詠臣下  
情云：謹差陪臣王克遵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待講劉戡副使給事中呂獻可  
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聖母皇后為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君臨南  
面皇皇太寶之尊燕及東朝穆穆隆安之奏寧  
示錫美溥率騰懽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侔金匱道光如任奉九廟神靈之  
統丕迓邦休延億年祚胤之傳茂膺帝祉玉殿  
永綏於孝養蒼生欣戴於慈元臣叨襲世封久  
蒙子育逶迤桂海久聞樛木之恩隱約璣池願  
上蟠桃之祝臣下情云々所有欽進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范勉驛費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歲貢方物表云伏以運  
撫大同薄海沐無私之化禮徵五享旅庭修不  
腆之恭運迓同行若堯魏副恭惟

皇帝陛下建中建極貞觀貞以崇弘仁厚之傳紹  
休聖緒廣蕩懷柔之德安勸庶邦蒼生成感仰於  
帝功遐邇悉歸於王會臣裒封惟舊覲治方新  
高服方川均圓真寧之域堯文霽日第勤就望



之心臣下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克恭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東朝衍慶洽萬國之歡心南  
極承休謹三年之常服禮勤享上信需由中恭  
惟

皇太后陛下德叶安貞功弘保人躬儉慈而享化  
德厚流光膺福祿以順冲崇高其貴至于大小  
莫不尊親臣遐被光風久欽懿範太初湯之難  
名育物之仁少廣魏之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  
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漢廷賈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自  
天祐命弘開至治之休溥海迪功丕奉多儀之  
享勒勩專介肅將歸恭惟

皇帝陛下運撫豐中道符乾始聖畫倫王盡制表  
正萬邦車同軌書同文係隆一統于江淮于汶  
濟恪遵夏貢之常如日月如山川長播周詩之  
雅臣下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黎俞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圖允副臣民之望臣爵叨錫土情篤瞻天重光  
重輪重輝莫罄形容之美得祿得名得壽愉伸  
祝頌之忱臣下情云々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弘碩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覲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序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皇王正位慶祚胤之無窮帝命用申邇本原  
之有自孝慈化令遐邇歡騰恭惟

皇太后陛下廣蕩太冲怡愉長樂迪塗聖之明訓  
躬履儉勤播妊如之德音統綿嗣續培翼英益隆  
於子保登罔丕闡於孫謀臣逖奉南藩澄瞻西  
極百世克昌厥後難名撫育之仁萬年俾壽而  
臧願介崇隆之福臣下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杜綱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  
以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謝頌綵幣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覲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序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齎到

詔書一道頒賜臣絲幣臣已祗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元后詒謀丕衍震亨之慶遐邦承寵叨  
陪賁飭之榮思出宸旒昭回藩服恭惟

皇帝陛下經綸大化覆育群生懋德以裕後昆繩  
繩湯緒配命以式下土秩秩周綱章享嫡統之  
傳均布衮衮之惠臣夙安懷夾祇荷忭懽垂衣  
取諸乾坤景仰無為之盛受祉施于孫子永見  
有道之長臣下情云々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范贇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世子黎  
鍾暉請封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永臣黎能讓  
臣黎達昭臣陳清海臣阮墩和臣阮貞臣阮道  
鐸臣范德徽臣黎以珽臣黎辣銜臣阮智峭臣  
阮爛臣阮瑞臣黎廣度臣黎凋臣鄭季述臣鄭  
侑臣覃文禮臣黎光儉臣吳袂臣范宗賀臣范  
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郭有嚴臣  
阮德林臣丁靚臣吳柄臣吳文明臣丁道憲臣

既湏臣陳寶臣吳樞臣丁公傑臣鄭德武臣陶  
進康臣阮雅諒臣阮仁夾臣阮免恭臣阮保臣  
阮寬賀臣范敦禮臣阮紹知臣陳宗穎臣陳瑾  
臣刘興亨臣黎覲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仲  
慙臣范尊亮臣鄭擢臣黎榮老日人臣阮如堵臣  
鄭公吳臣申仁忠臣黎琰臣武有臣莫德濟臣  
阮弘碩臣吳鷹臣吳克讓臣何仁保臣范寬臣  
陶舉臣阮如淵臣何公程臣楊德威臣梁海臣  
丁約臣阮文臣韓貞臣吳孝臣李守讓臣潘董  
臣裴宗道臣武必竟臣丁通剛臣范瀛臣陶啟  
臣阮必勅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國王臣黎灝病薨遺  
囑臣等以世子孫黎鍾暉主國事謹守欽賜印  
信稟命于朝乞表王節臣謹奉表陳情者伏以  
元后寤綏誕溥同仁文化遐濟祐冒仰祈維世  
之封侯志齊神俞音佇聽臣等竊念本世子臣  
黎鍾暉潯瑜夙謹守端彌恭以嫡以年夙命素  
勤於付託可愛可度邦人胥協於樂推雖在孝  
衰敢忘忠教末節而承其國恪遵儀禮文文專  
介而友于庭茲率春秋之義有民有土惟聖惟  
天恭惟

皇帝陛下業廣紹休道隆建極乘乾而行回德疊

和寧顯比而親諸侯以安勸凡屬照臨之下  
悉蒙煦育之中臣求等伏望俯狗輿情由乘  
霄眷山川錫履增光古昔之傳江漢合流永篤  
朝宗之念臣下情無任云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安南世子黎鍾暉  
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因故國王臣黎灝世子黎  
鍾暉誠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乾天出治  
弘施柔遠之仁繼世稱藩虔致正供之禮逶迤  
周道縹緲克雲欽惟

皇帝陛下博厚高明聖神廣運推恩而保四海永  
孚於休新德以懷萬邦無思不服執瑁丕照於  
王會奉琛咸旅於帝庭臣攝守交南遙瞻宸極  
一心事大敢忘考翼之恭九貢平常唯謹侯方  
之度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觀賢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鍾暉嗣

封安南國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黎鍾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伏覲

天使行人司行人徐鈺賈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  
謹奉表稱謝者伏臣仁厚推心眷慰避方之望

尊親在念遙觀上國之光仰載惟勤被陳敢後  
欽惟

皇帝陛下道洽安勸德廣懷柔立愛敬而始家邦  
晉覃身教觀會通而行典禮參酌情文哀崇用  
間於初終蟠際同歸於撫育臣奠居南海密拱  
北辰祇若先猷彌篤嗣先之孝恪遵侯度益敦  
事大之恭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維禎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鑑輝嗣封謝表  
云安南國王臣黎鑑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卜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伏觀

天使司經局洗馬魯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

中王縝持劄齎捧

詔書封臣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宸極若尊表仁聲於八表侯藩表魯荷  
恩詔於九重感戴難勝瞻依孔邇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純粹休元以俊德以協和親  
光治勸庶邦而恠夾秩秩肉彜肆及遠臣猥  
承先祖臣守圭雖舊服命維新保境安民勉迪  
皇王之訓繼志述事益光祖父之傳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劉興孝齎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安南臣民為黎鐸  
暉嗣封謝表云安南國王陪臣黎永臣黎能  
讓臣黎達昭臣阮璪和臣阮湏臣黎道繹臣黎  
明璉臣黎珠銓臣阮智峭臣黎峒臣黎廣度臣  
鄭李述臣黎瑞臣鄭侑臣覃文禮臣吳襖臣壯  
公度臣范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  
郭有嚴臣阮德林臣下覲臣具柄臣吳文以臣  
吳樞臣丁公保臣鄭德武臣陶進康臣阮雅諒  
臣阮仁俠臣阮克恭臣阮保臣阮紹知臣陳宗穎  
臣陳瑾臣陳具孝臣裴昌澤臣丁公哭臣阮冲  
慤臣范尚亮臣鄭幹臣珍榮老人臣鄭公吳臣  
武有臣阮弘碩臣吳鷹臣具允讓臣何仁保臣  
范實臣陶舉臣阮如淵臣李守讓臣潘董臣黎  
宗道臣丁述剛臣范瀛臣何公程臣楊德顏臣  
梁梅臣丁約臣阮文臣吳孝臣阮佺臣阮敵臣  
阮必勅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二年十一月

天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  
中王績持節齎詔書允臣等所奏命世子黎鐸  
暉為安南國王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激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萬里遐域致立君之請

九重恩詔遠馳龍衣爵之封海嶠生春旄倪胥慶  
欽惟

皇帝陛下乾元首物亨大宜民成教以御于邦率  
皆從化稱藩而世其國莫不來王遂今簡樸思  
尚之風均陶義分相安之俗臣永等庇身有幸  
報國無階衣褐扶黎雖僻處維侯之地耕田墾  
井亦陶均舜日之天臣下情云々謹奉表稱謝  
以聞

弘治十四年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鑑  
暉誠惶誠恐頓首伏以一視同仁久慕樂天之  
義三年率貢恪脩任土之恭縵緲蓬雲迢迢梅  
驛欽惟

皇帝陛下聰以睿智文武聖神以道以德以功光  
紹祖宗之業曰旬曰朶曰衛咸歸禮樂之朝正  
朔所加尊親罔間臣世承漢爵享迪殷常風被  
海隅威仰暨南之數星趨宸極神監拱北之心  
臣下情云々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  
都貴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十七年安南國王黎鑑暉謝

賜冠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鑑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國陪  
臣刘興孝等自天朝順齋



皇帝勅書頒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  
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綸賁煥南承世  
袞之華命服渙頒更荷新章之賜財成有道銘  
佩惟恭欽惟

皇帝陛下協晉昭以體乾統御垂衣裳而安百姓  
舜治山魏錫宸啟以勸廢邦周文郁郁肆及火  
維之遠旋增藻飭之華臣恪守旧藩豐承新春  
薄四海咸迪德久陶漸被之仁至萬年永保民  
益衍綿洪之祚臣下情云々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郭有嚴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

又聞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請立黎  
誼表云安南國頭臣黎廣度臣黎能讓臣黎達  
昭臣阮墩和臣黎垵臣黎以珽臣阮消臣黎觀  
臣范德臣黎滙臣阮宏臣黎道縉臣鄭崇陵臣  
鄭臺臣黎稍臣黎奄臣黎光簡臣阮崇安臣黎  
子雲臣鄭侑臣鄭江臣杜公度臣譚文禮臣吳  
袞臣郭有嚴臣黎孝俊臣武傑臣劉任惠臣陳  
叔邁臣黎伯舒臣范需臣阮公護臣阮伯億臣  
陳克安臣阮仁浹臣黎嵩臣范威臣釋志森臣  
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黎俊懋臣黎德瓚臣武猷  
臣黃石泉臣鄭良臣鄭強臣劉興孝臣阮文郁

臣阮克胡臣阮伯達臣阮啓明臣陳以能臣阮伯極臣阮美文臣黎仁貴臣流汝淵臣阮保臣流弘領臣丁遺剛臣吳克讓臣吳鴈臣流滢臣阮紹知臣黃劭臣杜金鏡臣黎叔廉臣陶進康臣李守讓臣黃培臣鄭德臣陶論臣潘綜臣裴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黃培臣潘應墀臣武敬智臣梁誨臣武瓊臣吳孝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國王臣黎錡暉病薨囑以世子臣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臣黎敬病薨病亟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黎錡暉第二子臣黎誼奉表陳情者伏以大君淵治整薄海以歸仁下國袞封仰自天而錫寵齊伸衆志佇聽俞音臣廣度等竊念故國王臣黎錡暉王子臣黎誼孝友素享家邦必達土地傳之先祖父命謹承各分出於朝廷禮當上稟舊章茲率新渥是祈恭惟皇帝陛下豐々用中魏々建極萬物並生並育道妙財成四方來享未土德宏懷遠凡效比從之夷均蒙乾施之光臣廣度伏望洞察至情俯諧勤請交南錫履後推世裔之恩北闕傾心永守侯藩之度臣下情云云謹奉表陳請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賀

武廟登極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懼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張弘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一國舉皆忭慶除已用  
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天位時成大正乾元  
之始四方來賀同歸王會之朝禮樂修以車書  
混一歎惟

皇帝陛下道心精粹義聞宣昭光文謨武烈之傳  
業隆繼述闡內撫外寧之化治廣協和億年茂  
衍於洪圖萬國晉陶於新政臣奠居軫墊遙拱  
辰樞紹帝命以主庶邦丕迪寵綏之惠建皇極  
而歎五福願終富壽之休臣下情云々所有欽  
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楊直源賈椿赴京外謹  
奉表稱賀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懼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給事中  
張弘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一用舉皆忭慶除已用  
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紹前休而出治臨魏々

南面之尊昭至教以迪光顯顯東朝之懿庶邦  
胥慶介福是綏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倪塗山祥開渭水靜篤而育萬物  
玄德素享勤儉以風四方德音不已凡圍重坤  
之造成資太始之中臣世衣王封心懷慈極思  
齊播美化成允協於周詩長樂願冲壽考願微  
於祝頌臣下情云々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  
陪臣朱宗文賫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綵幣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  
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張弘至賫到

皇帝勅書頒賜臣彩幣臣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  
賀者伏以執瑁以朝諸侯富有輿圖之廣觀象而  
施五綵昭回藩服之光寵賁溫綸榮承華袞欽惟  
皇帝陛下溥將受命純粹體元財成天地之功範  
圖大化綱紀皇王之道懷夾庶邦屬在幅員同  
歸衣被臣火雉惟守藻飾蒙恩度數儀文欣覲  
洪猷之制高以攸久難名玄造之仁臣下情云々  
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梁侃齎捧赴

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祭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  
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覲

天使行人何霑齋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造哲以迪于康誕布寵綏之治且從而  
行其禮弘施養惠之仁道在推心事關敦化欽惟  
皇帝陛下網維乾正準則觀中王盡制聖盡倫建  
用皇極愛教睦敬教順安勸廢邦恩紀所加常  
經是篤臣永言至德景仰大猷秩儀文重協  
酌情之美懋惓惓恪慎難存守典之恭下情云云  
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璫齋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嗣封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  
閏正月初六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燾副使工科給事中許  
天錫持節賫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賫到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拜受訖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臨窳賔位以宅尊奄奠幅員廣  
貴溫綸而錫命丕昭以畀之華施普乾坤先生

海嶠欽惟

皇帝陛下以履正暨嗣功弘殷道以建中治  
登康久若周藝而柔遠德茂寵綏暨厥藩方受  
茲恩數臣莫邦惟旧受爵維新慎服而律有民  
恒守率常之制承休而世其固永堅事大之心  
臣下情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  
黎嵩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謝嗣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憲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賫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賫捧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已祗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域彼四海弘敷貺施之  
仁太極位乎三才廣圓生成之道風聲所表草  
木增光欽惟

皇太后陛下少廣順冲渾元凝粹為不恃長不宰  
妙運合功形則著久則微普覃至化肆及薄邦  
之遠有如冠數之隆臣叨袞真風欽承慈範仰  
恬淡靜淵之德難罄名言揚昭以高朗之休第  
勤祝頌臣下情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

陪臣丁真賈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安南臣民謝封黎誼表云安南國王頭目黎廣  
度臣黎能讓臣黎達昭臣阮墩和臣黎烟臣黎以  
烜臣阮湏臣黎觀臣范德激臣黎涯臣阮宏臣  
黎道繹臣鄭素澹臣鄭熹臣黎栢臣黎奮臣黎  
光簡臣阮宗安臣黎子雲臣鄭栢臣鄭江臣杜  
公度臣覃文礼臣吳禊臣郭有嚴臣黎彥俊臣  
武祿臣刘仁惠臣陳叔邁臣黎伯舒臣范濡臣  
阮公護臣阮伯億臣阮克象臣阮仁浹臣黎嵩  
臣范威臣程志森臣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黎俊  
懋臣黎德續臣武耿臣黃仁杲臣鄭良臣鄭楸  
臣刘典孝臣阮大郎臣阮克以臣阮伯遶臣阮  
啟明臣陳能臣阮伯極臣阮美大臣阮有紀臣  
裴昌澤耆人臣鄭公吳臣黎瑀臣阮伯高臣黎  
仁貴臣阮以淵臣阮保臣阮德碩臣丁逋剛臣  
吳克讓臣吳鴈臣阮紹知臣黃劬臣杜金鏡臣  
蔡叔廉臣陶進康臣李守毅臣鄭德臣陶綸臣  
潘綜臣裴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黃  
陪臣潘應瓚臣武敏智臣梁誨臣武上言正德  
二年閏正月十五日伏覲

天使正德翰林院編脩沈燾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賚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誼為安南國王臣等一  
國之人莫不歡忭感激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效  
款而稟于朝莫立保民之主褒封以承其國旋  
施繼世之封恩出自天春生薄海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受景命以宣風昭  
示九圍之式懷庶邦而錫爵普同一視之仁居  
高俯徇於群情在下獲諧於切願臣廣度等以  
安周并喜聽先言克綏厥猷丕嗣綱常之道莫  
大於分益敦忠敬之心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  
謝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四海歸仁齊仰宅中之治三年底貢遙伸享上  
之供方物尋常威顏咫尺恭惟

皇帝陛下道弘宣於運樞丕平率天下以變和烈  
承謨顯集庶邦而安勸近訖遠來析圭咸屬於  
去王式籙永遵於夏典臣莫居南紀密拱北辰  
在日月臨欣觀普以之德與天地準願揚恒久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黎淵賡捧赴京外謹奉表上謹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東朝瑞穆亶弘始化之  
功南國尊親虔率正供之典迺延梅驛縹緲崑  
雲欽惟

皇太后陛下德協倪天祥開並月葆冲和於長樂  
養有九州謁慈孝於會寧教敷四海比園大用  
之治悉歸太極之仁區壽袞內圭禮脩夏籟隆  
安奏樂偷聞純嘏之音洪範叙時願介壽康之  
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吳綬賈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為黎明永封  
表云安南國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洞臣鄭江  
臣阮文部臣吳煥臣黎達昭臣阮漬臣阮公護  
臣黎儀臣鄭中典臣黎奮臣黎瀾臣黎涯臣黎  
潔臣黎鍊臣鄭熹臣黎殖臣鄭惟恭臣鄭仲  
勳臣黎克儉臣黎用鑿臣黎慈臣黎烜臣黎公  
亮臣黎德富臣黎恩臣黎有嚴臣陳叔運臣黎  
仁廣臣丁公是臣黎俱臣黎念臣阮克明臣阮  
有鐸臣阮伯麟臣阮文慮臣阮有奕臣陳教臣  
范公定臣吳伯通臣吳和臣馮鎮臣馮類臣黎  
嵩臣鄭惟岱臣段懋臣阮伯銓臣阮時薤臣劉  
興孝臣程志森臣武耿臣吳寧臣陳儀臣阮有  
翼臣吳始松臣鄭珣臣鄭綏臣丁公傑臣阮壽

山臣鄭德洽臣阮文侶臣鄭崑臣阮公美臣阮  
有紀臣鄭良臣梁得朋臣阮懃臣阮暘臣黎整  
臣鄭哈臣杜履謙臣丁勳臣鄧鳴騶臣杜綱臣  
黎鼎臣劉仁惠臣武睿臣譚慎簡耆人臣阮伯  
高臣吳鷹臣吳柄臣黎子雲臣杜公度臣阮德林  
臣丁觀臣阮益遜臣謝熊傑臣鄧子儀臣楊靖  
臣桂金鑣臣黃阮臣裴昌澤臣陶進康臣潘綜  
臣尹宏滋臣范瀧臣阮師蔡臣嚴琳臣凍榮臣  
劉彥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年  
正月二十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黎灝病薨弘  
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子臣黎錡輝病薨  
受朝命褒王爵恭脩職貢保境安民弘治十  
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故國王臣黎錡輝病薨遺  
言世子臣黎敬哲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  
世子臣黎敬病薨病亟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  
黎錡輝第二子臣黎植權繼管國事請命于朝  
褒封王爵經四年間寇任母黨阮种阮伯勝等  
恣行兇暴拂亂綱常屠戮宗親鴆殺祖母荼毒  
困人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權傾內外黨惡  
日滋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阮  
种等脅遷臣黎謹于危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  
弟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伸大

義聲既種既伯勝之罪黨既伏厥誅臣等竊見  
臣本國故國王臣黎灝第五子故臣黎昭之弟  
三子臣黎明夙秉仁孝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  
國社稷人民之寄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等同  
國人仝詞固請臣黎明謹守欽賜印信權管國  
事令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黎明襲封王爵臣  
等謹奉表陳情者伏以聖朝柔遠普施去育之  
仁藩服尊丕仰冀世封之命佇願益切俞允是  
新臣黎廣度等竊念臣先國王臣黎隆孫臣黎  
明惟迪孝恭夙勤孝罔以年以德宜符衆志之  
樂推有社有民惟賴皇恩之宥錫茲憑專介上  
稟大庭欽惟

皇帝陛下穆、舜聰優、湯政脩六禮以七教治  
底叶和建万国親諸侯道弘安勸几效比從之  
義悉蒙孚惠之休臣廣度等伏望曲徇下情俾  
承先業職司南徼增光昨土之傳心拱比辰益  
駕事天之念臣等下情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正德五年十一月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王  
臣黎誼孫臣黎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大德如天誕布叶和之治遐藩方貢虔伸孰  
望之忱驛路八千威顏咫尺欽惟

皇帝陛下以、綏武豐、敷天一視同仁內以寧  
而外以撫方邦作義近者說而遠者來凡園際  
藩悉歸職貢巨跡居南徼心拱北辰薄海迪功  
漸被陶鈞於虞敷卜年過曆壽康賴介於周休  
臣下情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  
杜履謙賫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正德五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明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丕仰坤六之  
德藩方率貢恪脩旅百之儀桂筦逶迤葵心懇  
款欽惟

皇太后陛下塗髮淑範任如徽音魏、長樂之願  
神養以天下蕩、太冲之施化至于海隅幅員  
凡囿於慈仁幣帛齊伸於恭敬臣迹居南徼隄  
望東朝万邦共惟帝匡永篤尊親之念介福于  
其王母願殫祝頌之情臣下情云、謹差陪臣  
阮秉和

正德八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明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位正中宮欽覲周徽之盛  
禮勤享上載脩夏貢之常梅驛路遙蓬宮雲近  
欽惟

皇后殿下貞以助日安靜承天法二女以資和道  
弘內治叶國風而始化德被南邦凡蒙益育之  
恩齊效懽恭之奉臣踰瞻軒緯祗飭篚包博厚  
攸久無疆莫吐宸慈之懿高朗昭以有俶願膺  
福履之綏臣下情云

正德八年黎明謝封安南國王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  
月二十七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  
中潘希魯持節費捧

皇帝詔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列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祗拜受  
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朝平治廣覃漸被之  
仁世爵表封祗荷光華之賜忭懽所建就望良  
勤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溫恭濬哲脩己以安百姓穆  
穆如富新德以懷万邦以顯比賜及藩維之  
遠猥膺名冠之頒臣處交南澄瞻辰北建極錫  
福喜霑薄海之恩守典承休永篤敬天之念臣  
下情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莊  
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八年黎明上

皇太后謝 賜封表云伏以正東朝風廣慈元  
之懿惠施南國丕昭寇敷之華煦育無私尊親  
周間欽惟

皇太后陛下功系乾始道叶坤重少廣願神壽祉  
誕膺於榮養會寧享化迄遐咸被於至仁致使  
藩方帝蒙恩典臣祇承王爵欽仰宸慈太極生  
兩儀莫狀重玄之德上帝降百福願貞悠久之

休臣下情云

黎明嗣封上

皇后謝箋云伏以軒緯垂光幅貞咸仰火羅億壽  
朕命增華永言藩飾之恩弥篤瞻依之念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貞靜淵懿柔嘉憲令肅于北宮  
享內治風化行於南國妙贊外和及茲遐遠之  
邦亦荷便蕃之賜臣祇承洪眷遠頌徽音万物  
以生以成欣覲坤元之德百福如幾如式願綏  
恒久之祺

正德八年安南臣民謝

賜封黎明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廣度等者人臣吳  
柄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月  
三十六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  
中潘希曾齎捧

皇帝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以爲安南國王臣  
等一國之人莫不慙忻感戴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帝所馳忱仰冀立君之命皇仁柔遠旋旣錫  
爵之榮嶺海清寧老倪悅懌欽惟

皇帝陛下以迪哲疊之綏猷敬德而嗣若功奄  
旬萬姓式典以作爲夾安勸庶邦廣施比達之  
恩胥慰篳顛之念臣廣度等久居周服喜聽先  
言鑿井耕田均圉暨南之化望雲就日齊傾拱  
北之心臣下情云

又歲貢方物表云伏以元后體天誕布大同之  
旨選邦任土更伸共享之忱專介良篲旅庭惟  
恪欽惟

皇帝陛下剛建中正齊聖廣淵受帝命以式九圖  
內寧外撫矢文德以洽四國近說遠來凡蒙覆  
育之恩胥篤朝宗之義我臣莫安南服遙拱北辰  
浮干濟達于河三歲載徵於夏貢望以雲就如  
日万年永頌於堯仁

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伏以慈極葆和榮受九州  
之養藩方修貢恪遵三歲之常梅驛載馳蓬雲

在望欽惟

皇太后殿下道符光大仁廣生成思齊久播於內

休徵音不已長樂誕揚於漢頌景曜丕昭惠化  
所覃邇遐咸悅臣真居災微欽仰宸儀太始太  
初莫狀淵冲之德至愉至侯願綏壽考之祺臣  
下情云

上

皇后歲貢方物篋不伏以享宜儷宗祀播嗣徵之  
美藩邦樂典虔脩底貢之儀思欽葵心依稀椒  
殿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淑慎靜睦柔嘉富能儉貴能動懿  
範夙彰于中外風以勸教以化仁聲廣被於朔  
南凡圃祭香悉歸為育臣守土有恪奉幣彌恭

月與日以並以丕仰光華之德坤配乾而稱至  
永享攸久之休

宣德八年秋制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篋不安南國權署國司臣黎利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青宮毓德位允正於允良  
炎徽承恩職恪脩於常貢俯伸下悃遙仰前星

敬惟

皇太子殿下賦性溫恭文思孝友重華叶帝禹方  
仰繼照之以申命自天四海屬宜君之望根本  
益固家邦以寧巨跡阻殊崖心馳鶴禁星輝海  
闕願同四海之歌日升月恒敬祝千秋之美臣



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愈  
虎齋捧呈啟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言天順  
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觀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信副使行人司行人邵震  
貴到

勅諭二道賜臣皮弁服書副常服一套及幣賜臣  
已紙拜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正位中園德  
叶承天之盛恩施上國服增備物之華覆憐惟  
均縑毛箋報教惟

白皇后殿下合坤之順邇日而妙美化於不言風  
行八表覃至仁於國外子育群方遂使要荒亦  
蒙粉飾巨爵叨世袞榮被身章目激軒星亦竟  
青雲之隔詩廣樛木願齊福履之綏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文真貴捧  
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 聞  
成化四年歲貢

皇后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正位乎內群方咸仰於母儀率土之濱常職恪  
供於壤奠文雖不足敬則有餘敬惟  
白皇后殿下姪以徽音塗嬖懿德配乾稱至坤載物

於無疆與日並日月得天而久照生成罔外欣  
感攸同臣僻處桂林踰瞻椒殿風化行乎南國  
載咏閔睚財賦達於中邦恪遵禹貢臣下情云  
云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四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洽此四海美化實本於闈門子今三年常  
貢第勤於筐篚蓬宮雲繞梅驛星馳敬惟

皇后殿下僊域中尊為天下母月極久照輝盈  
日之所坤合無疆妙運承乾之德廣輪所固感  
戴堆均臣仰止嗣音永言謹度煖回桂海勞沾

與育之仁慶衍椒塗造致蕃昌之祝臣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仁賈捧赴  
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玉假有家治化實闈於闈壺臣繼承命正  
供魚歸於篚苞驛路逶迤軒星炳朗敬惟

皇后殿下仁弘子愛道極母儀月與日而相頌得  
天久照坤配乾而稱至應地無疆凡陶聲教之  
中舉篤尊親之念臣僻居繁國遙望椒宮万物  
並育並生翕受說安之惠百祿是尊是總永綏

壽考之祺臣下情云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

皇太子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覩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梁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賡到

皇太子詔云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以天地儲祥演迺濬源之慶宗祧主鬯輝煌寶冊之儀萬國以貞四方來賀敬惟

皇太子殿下色相全度玉裕凝姿仁孝天成道風敷於三善溫天日就望允叶於群心震器有歸邦休惟永良宅遙浪泊聽阻以去漢樂四章難罄名言之妙箕疇五福永祈保佑之純臣下情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褚豐賡捧赴京朝賀謹奉箋稱賀以聞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驚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萬邦以貞廣被表宮之慶庶上交止怡脩夏貢之儀桂嶺路長瑤山雲近敬惟

皇太子殿下休符蒼震以協黃離衣服至于寢門夙敷純孝至麗莫如長子允屬元良比陶上國之風悉仰前皇之耀臣分茅惟舊奉幣良厓德

言盛禮言恭諭想溫文之美天益高地益厚願  
同攸久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潘貴賈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暉、前星茂著重暉之象茫、下  
土舉修九貢之儀矧在暨南敢稽奉上敬惟

皇太子殿下李崇三善孝奉兩宮動循規矩準繩  
溫文日就出守宗廟社稷祚胤天中凡國際藩  
同歸頌漢臣壤分丹徼日極音闡萬國以貞咸  
仰元良之德五福曰壽願推洪範之疇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安賈捧  
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伏以萬國以貞令望風陰於震器九州之外  
常供載飾於旅庭庸富有子弟漸不腆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覲德仁孝盡倫正道正行正言  
德弘由聖重光重暉重潤象叶承祧凡蒙至化  
之施悉仰少陽之照臣繫心良切守典惟恭南  
服山川惟阻丹崖之遠東以宮闕長瞻銀榜之

高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杜觀賈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二十二年歲貢

皇太子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瀾稽首頓首伏以  
自天錫祚慶方篤於承祧薄海歸仁禮第勤於  
奉幣路遙南徼日極東以歌惟

皇太子殿下槃槃聖謨笙鏞仁義叶發祥於濬哲  
大本益隆昭成德於溫文群心攸係凡遂有生  
之樂齊供不匱之需臣忝嗣外封久安內附經  
常九貢第循周后之規歌詠四章永播漢儲之  
篋臣下情云云差陪臣郭瓚齊捧赴京外謹奉  
箋上進以聞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鐸暉稽首頓首伏  
以國風正始化放諸南方物時誠禮從其有竊  
效多儀之享薄克不匱之需敬惟

皇后殿下道妙廣生功參茲育六宮承式克勤內  
教之修四海歸仁懋助外和之治推恩所及宇  
惠攸同臣崇袞藩封恭輸歲事坤元持載久安  
炎微之山川治德貞以延仰長秋之日月臣下  
情云云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錕暉稽首頓  
首伏以去宮養正光承震器之尊夏貢率常虔  
致旅進之實恭惟

皇太子殿下式虔急昭溫文王裕虎圖齒護三善  
得於思惟燕寢窺朝百行原於至孝垂溫桂海  
遙瞻重圍之仁日飛瑤山長仰離以之照臣下

情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后謝箋云安南國王臣黎錕暉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國陪臣劉子孝  
等至日

天朝順賞

皇帝詔出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教始中闈誕播周孔  
之美惠孚下國恭脩殷周之華法象孔彰洎煇  
莫報敬惟

皇后啟下道參經緯治贊脩齊聽又頌於久宮位  
正乎內示母儀於四海化教諧南和咸頌於徽  
音澤更蒙長彩飾臣真居於楚景仰軒星衣裳  
蓋取乾坤欣覲聖以之臨帝后譬則日月示符  
怕大之禎臣下情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上

皇太子謝表伏以日麗東以咸仰震亨之象去臣  
南服正昭黃榜之文安煥是宜榮光特異敬惟

皇太子殿下崇成孝道敦養聖功國推嫡長之賢  
夙享人望天迪元良之德克展邦貞致令貞節  
之遐藩無覲觀羣之美制

命賜而五服章企荷虞庭之先教行而三善得永  
徵肉典之休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

皇后歲貢方賜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鍾暉第二  
子臣黎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形四  
方之謂風乎化矣由於懿範則三壤而成賦正  
供唯謹於邇苞桂海路遙遙言雲近敬惟

皇后殿下闕睢妙教樛木推仁持載無私坤承乾  
而稱至順脩齊有道內及外以成威休凡蒙理育  
之恩悉致尊親之念臣世傳虞瑞夙仰周徵万  
物茲生誕被念弘之德五福曰壽願貞悠久之  
祺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歲貢

皇太子薨伏以德茂元良遠被以貞之化禮循常  
貢薄充不會之需梅驛載馳瑤山在望敬惟  
皇太子殿下同心克篤至性夙成休備中和脩乎  
內修乎外譽陶仁孝故諸比放播南繫望攸同

茂愧惟謹臣正道正言內教素欽於二善重先  
重潤漢歌願叶於四章臣下情云：謹差陪臣  
劉光輔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后賀安南故國王臣黎錕暉第二子臣黎詎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

九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脩魯鐸副使吏科都給事中

張弘玉賚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出臣子國人舉皆歡慶除已開

讀外種奉箋稱賀者伏以乾正德以配天從拙

大同之運坤堅貞而載物弘施撫物之仁福萃

楓宸歡騰海表歆惟

皇后殿下崇為儀極莊靜嗣徽脩壺政以內和知

遠之近形玉風於外治自北而南 賚出咸

遂臣瑜欽摠範丕仰慈元繫國山川漸被音覃

於美化遂言日月升怡願介於壽祺臣下情云

云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順賚捧赴

京外謹奉箋稱賀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上

皇后謝安南國王臣黎錕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六日伏覲



天仗正使翰林院編脩沈壽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賚捧

皇帝詔封臣為安南國王并賚到

勅七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帝服一套臣已祇受訖  
謹奉箋稱謝者伏以位正中宮丕叶坤貞之德  
惠享南國以參乾施之光慈受孔章尊親益壽  
歌惟

皇后殿下溫恭思媚禮樂推仁理和萬物之宜功  
弘煦育肇始四方之化道贊治平昭聿爵服之  
棄賁及藩維之遠臣祇膺危命遙頌徽音至順  
至慎以承乾象狀生成之妙大安大業以介福

願膺綏福之休 臣下情云云 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黎考志上進以 聞

上

皇后歲貢方物美安南國臣黎隨上言伏以位應  
乾元茂贊成和之治遠充旅矣虔修正享之儀  
驛騎載馳軒星在望敬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天瑞霽端莊居貞符家道之壽  
教以乎內正治播國風之美化放階南比蒙煦  
暉之仁齊馬昭儀及念臣恭承世爵欽覩宸徽  
有夏常侯之典第勩於貞矩長秋洪算之歷敬  
祝於壽祺謹差陪臣黃岳云云

嘉靖七年安南大頭目莫登庸求封表云安南  
國頭目臣范嘉謨臣楊總臣武護臣阮如桂臣  
裴堵臣阮時雍臣黎决臣杜世師臣王導臣黎  
伯驪臣丁伯潭臣阮又領臣黎烜臣阮有鐸臣  
賴叔懋臣范文訓臣阮萬信臣武公彥臣黎時  
弼臣阮專美臣阮寧止臣楊出頗臣阮元宗臣  
黎敦亮臣潘廷佐臣黎公勤臣阮伯歲臣黎恂  
臣黎禎臣阮文侶臣阮廷富臣陳允亮臣陳珣  
臣屈瓊玖臣丁貞臣阮清臣丁順臣武翰臣阮  
秉和臣阮文泰臣尹茂魁臣阮茂臣阮肖象臣  
阮光論臣阮駕臣范敦理臣陸季致臣黃徵臣  
阮遠明臣范正敷臣阮時克臣何景道臣陳文  
炳臣吳從矩臣阮秋臣阮簡清臣阮貴雅臣鄒  
瑛臣黎水臣陳伯共臣黎克光臣武金鉉臣范  
鉢臣范金橋臣范金梧臣鄧文值臣杜伯獻臣  
阮現臣阮玷臣杜一雷臣黎紹介臣范在臣范  
廷華臣阮禧臣阮文淵臣陳文認臣莫敬臣裴  
賀臣杜衆臣裴掌臣武沔臣阮世儒臣武玩臣  
武袂臣武淹臣武有德臣梁世頌臣阮如科臣  
杜伯絕臣杜千雲臣裴文哲臣阮播臣鄭忍臣  
阮維嵩臣阮維賢臣陳梯臣陶正卿臣陳嶠臣  
武威臣陶堯敬臣裴伯廷臣丁公儉臣阮文飛

臣阮急臣鄧季遵臣黃仁賢臣阮董臣楊伯瓚  
臣黎琿臣阮穎臣阮榜臣華伯達臣阮可力臣  
阮仁橘臣阮生臣阮木臣阮亭臣常十弟臣阮  
廷文臣陳叔齊臣梁伯能臣何文毫臣阮文壽  
臣馮永寧臣阮克篤臣裴拱北臣阮克從臣謝  
伴臣黎子儀臣陳批臣裴李珍臣阮仲哉臣馮  
鏞臣阮文執臣朱文雄臣阮掃臣阮李珍臣丁  
進康臣麻季廬臣阮有技臣黎却臣鄭伯祐臣  
阮公鄭臣范益徵臣阮与敬臣莫潤朗臣阮仲  
效臣范以猷臣黎廷珠臣譚森臣鄭亮臣諸師  
量臣阮居仁臣阮鴻漸臣阮拔萃臣劉殷顯臣  
阮昭訓臣阮廕載臣吳勉紹臣黃文贊臣阮詮  
臣陳必聞臣阮文獻臣阮芻之臣劄中允臣黎  
光貴臣吳約臣阮敬臣阮炳奎臣劉檄臣吳茂  
博臣武祐臣王茂淵臣馮有祐臣范果斷臣吳  
宏臣武炫臣孔司直臣汝茂祖臣范以亮臣譚  
德潤臣梁佃臣阮蕃臣潘允聰臣范遜臣阮公  
儀臣阮允欽臣鄧乙臣王洸臣阮迪訓臣阮以  
奎臣陳可象臣阮仲瑩臣阮暨臣范永美臣蔣  
師直臣阮鉉臣阮允昇臣武光肅臣武有嚴臣  
杜洋臣阮文通臣鄧公瓚臣杜文炯臣阮藻臣  
黃伯道臣阮克忠臣師祐臣黎敷臣阮時亨臣阮

克勤臣杜三綱臣阮彥邦臣阮楚珠臣裴克枕  
臣黃璉臣范永傳臣阮謙光臣陶儼臣范元佃  
臣范允執臣陶哲臣武翔臣范有斐臣范与仁  
臣裴澈臣阮穎臣范維良臣黎公了臣范經濟  
等者人臣鄭江臣鄧子儀臣魯文燦臣故能謙  
臣阮伯當臣黎公直臣杜壽應臣文偉臣屈  
水掇臣陶為當臣阮漢臣故廣居臣黃禮臣阮  
嵩臣陳侗臣阮總臣阮澹臣阮惟亮臣鄭鹿臣  
阮綱臣許三省臣阮正卿臣陳渠臣郭文藻臣  
阮致知臣效若名臣陶被圖臣蔡慈臣賴嘉福  
臣阮秉彛臣裴允協臣阮鏗臣阮輝臣黎全  
章臣段天通臣潘集臣黎應臣黎登臣阮世美  
臣弘禎臣武維用臣范敬忠臣林伯福臣段昌  
臣范愈楠臣范克終臣吳桂臣華璞臣阮濃臣  
阮魯臣阮足壩臣阮煬臣裴增臣黃無疆臣蘇  
大速臣阮錫錫臣阮德蒙臣武士臣裴昂臣阮  
伯崑臣梁寓臣武資臣阮伯齡臣阮文海臣陳  
氈臣裴三臣丁看臣喬克謙臣何載臣陳馨臣  
黃艱臣武公崇臣楊榔臣黃千路臣杜覓臣陶  
文以臣阮珠醒臣鄭天管臣武伯輅臣阮貞旨  
臣武弘臣武伯崖臣阮端謹臣嚴文厚臣吳士

健臣黎琦臣黎椒臣黎伯驊臣阮克輔臣阮弘  
毅臣郭助臣阮公族臣黎謨臣武璿臣阮延禧  
臣阮仁法臣武泰臣陶仕臣阮何由義臣阮  
鳴臣武造臣武楊依臣阮漸臣黃源臣喬景輝  
臣阮廷榜臣危仁麗臣阮有典臣范肥臣黎文  
無臣阮致臣黎喻臣杜環臣阮純道臣裴禎臣  
朱壽者臣阮逢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臣等本國故國王臣  
黎明欽承

朝命襲封王爵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被逆黨  
作亂故國王臣黎以過害無嗣本國頭目故黎

義昭故黎明同臣等暨國人共推臣黎以長兄

故臣黎灝子子臣黎諲權管因了嘉靖元年七  
月二十七日夜時被逆臣鄭綏黨子杜溫潤誘  
遷臣黎諲子外逆綏因而脅遷臣黎諲于本國

清都府源頭本國大頭目莫登庸頭目故黎炯  
故黎叔祐同臣等暨國人共立臣黎明之弟臣  
黎應權攝因了臣黎應累差人頭目臣莫登庸  
及武護臣莫概臣阮如桂臣裴堵等領兵往清  
都府源頭搜捕逆綏迎得臣黎諲回本國都  
緣臣黎諲前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  
弗效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臣黎諲病為而卒

其逆綏餘黨並已歸服國內稍安大頭目臣莫  
登庸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五月  
十七日臣黎慮被勞瘵病証不能管攝因于本  
年六月八日差臣黎焄臣阮有鐸臣黎亮敦臣  
丁順臣屈瓊政臣尹茂魁臣阮茂臣阮貴雅臣  
褚師董臣鄭寬臣阮昭訓臣阮炳奎臣阮允欽  
臣鄭乙鄧范永范臣楚玉等召大頭目臣莫登  
庸赴本國因都委以國事本年十二月六日臣  
黎慮病篤付大頭目臣莫登庸謹守

天朝所賜

欽賜印信本月二十八日臣黎慮率臣等暨國人

以黎民絕無孫一國人民無有統攝臣等竊見  
大頭目莫登庸功德素著且臣黎慮前已付托  
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稷人民之寄臣等  
暨國人合辭因請臣莫登庸謹守

欽賜印信權攝國事已於本國都撫集臣民今  
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莫登庸封爵臣等謹奉  
表陳情者伏以

皇仁及遠翕四海之嚮風遐裔披忱莫九霄之濡  
澤兢惶冒瀆俞允是祈臣嘉謨等竊惟粵自南  
壤之肇封累沐中華之敷教丁部領黎桓代立  
則頒詔諭許以奉藩李公蘊陳曠相承則錫璽

世俾之脩貢遠夫本國黎王之傳表亦蒙

天朝列聖之柔懷歲飭常供虔將包羅特遭多故  
久阻埽航嗟邦緒之其微顧民生之焉仰臣嘉  
謨等竊念臣等本國大頭目臣莫登庸素優才  
畧出濟艱屯輔臣德臣慮於危難之秋勉圖匡  
復付逆焉逆綏於擾攘之際克效經營疆域賴  
以保全恭虔因而寧集小心有恪每存安節之  
忠成功罔吝難罵播種之義屬攝君之履疾慮  
宗姓之無人一因多務之繁特勅付闔境旄  
倪之衆第切依歸樂推雖協於予情稟受當遵  
外朝命欽惟

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剛健粹精天覆地載日月以  
德符高厚東漸西被朔南暨化洽廣輪比輸享  
上之誠舉遂由衷之願臣嘉謨等伏望俯從民  
欲曲降給晉錫之山川用責分茅之宥脩其禮  
物警彈任上之恭臣下情云云

嘉靖七年逆藩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  
莫登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圖丕闡宅中之詒藩方效款虔脩奉上之  
供萬里梯航九霄日月欽惟

皇上陛下惟精惟一克寬克仁率又燮和蒼揚文  
武光訓用德懷夾安勸以大庶邦至于嶺海之

隅亦是乾坤之造臣禮因從旧化仰作新地遠  
交南雖後風色之貢天高辰北永堅星拱之心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表頭目  
既光論賞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登庸上

皇太后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丕著坤  
從之德藩邦修貢屢時旅百之儀葵藿傾心雲  
胥在望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符吐如賢媿高曹主信風神榮受  
九州之養太中始化普陶萬物之表凡固際儲  
胥同親戴臣遊居南徼欽仰東朝先天至於海  
隅咸沐施生之惠介福于其王母躬貞攸大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頭  
目既貫之賞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登庸上

皇后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絃生咸仰承天之  
德藩邦丕享恪遵任土之儀梅驛路送蓬官雲  
遠敬惟

皇后殿下端莊賦性專靜嗣徽脩壺政以贊和教  
成乎內播國風而正始化放諸南幅員胥固於



閩

慈仁帶帛齊將於恭敬區僻居軫墊偷望軒星  
光大含弘莫測安貞之妙昭以高明邪享祚胤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簿差  
頭目阮時享費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越嶠書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嶠書卷之十七

賦

仁宗時交趾獻奇獸侍臣司馬光奏賦曰皇帝  
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  
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為狀也  
熊頭而鳥喙豨首而牛身犀則魚角象則有鱗  
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課  
靡得而詢於是降輶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  
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  
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

宜山李文鳳編次

金象齒之珍歟紫闥而全入克彤廷而並陳於  
是羣公知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  
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絜々小心翼翼々出入起居不忘於訓  
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  
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奢刻之華輿馬器用無  
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  
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休惕是  
以方內又寧黎民滋殖垂髻之童耳皆習於詩  
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跋  
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  
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之初黑鵬貢於絕徼  
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  
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已發  
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  
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  
天下也正心以為本脩身以為基閤門睦而四  
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  
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  
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况物尚疵癘而民  
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  
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歎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

涓安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  
虧奈何貪其琛賈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  
給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感遠近之望以為蠻  
夷之嗤不若以迎獻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獻之  
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歲稔廢耳目  
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群  
臣拜手稽首咸曰此感德之事臣等愚賴所不  
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  
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棧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  
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函遠  
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宮無能  
而不授使稷契居左臯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  
侍後相與講經執之淵淵覽皇王之步驟求大  
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與民之利若瘳  
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疼賜予簡而功無  
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  
求須苛後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  
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縑續之饒足以養其  
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  
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耻爭而喜讓閭  
閻之俗棄滯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  
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頰而磐服祝髮之渠回

而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借服而請  
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  
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甘露霖霖於林薄醴  
泉感沸於嶽實平慮羅植於階比朱草叢生於  
庭雷鳳皇長離駢技而結巢黃龍騶虞群友而  
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恠獸  
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  
以耗水衡之芻而污百里之園者哉

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朔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  
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覘民物風俗黜陋無  
足異者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  
之於常作交南賦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隆而  
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又缺北而無根爰下上  
乎中上兮中氣聚其曰人中四漸而四荒兮極  
決漭乎禽獸草木而為隣維中氣以風之又漸  
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々而帝々兮哲王以之  
疆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  
而以五森內夏而外夷兮哲要荒以為度帝曰  
南之荒裔兮疇分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  
帝炎帝而神祝融地記曰南方其帝炎帝其神  
祝宵乎皇后君之攸治兮曰人僊而徵龍燭九

陰於赤水兮觀馮夷之幽宮皇后君兄弟五人為五龍治五方南

曰徵龍文仙昔陶唐之浴命兮羲叔南宅乎交趾

膺均秩乎南訛兮亦暨時之與事季德涼而莫

遐兮荒忽以之自異維彼交之藁爾兮北五管

而南越裔際尉佗之七郡兮漢九郡而周置憑

都廬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浦都廬國在合

在安南南迤邐兮占不勞西隰屬兮雲涓之

尾占不勞即派諸葛之渡瀘兮州炎劉之經始李

唐承乎厥則兮恢都護之府治歸化江一曰瀘江與漢南等自大理

而下入海安南在漢為交州昔交氏之方殷兮泛

海外之樓船二女孽乎中棄兮惹故用惑夫馬

援斲鉅柱之磷兮厥揜搶乎南天彼高氏之

定交兮建石塌之巋然胡肆嶮乎橋市號立富

良之江埏高氏駢魯彼爾誥曰炎均兮冒耳聃

之仍雲維公益之肇緒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用

篡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五代時有李公蘊者篡黎桓之子有

其國至宋嘉定和叔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

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北正黎之

司地而屬民兮羗始受之顓頊彼三苗以效尤

兮陶唐亦復乎真則

皇混一以為家兮巨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天

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包匭兮則九載而

三奏厥易世而來王兮叩

天王而庭受折圭王乎上方兮球弄旒而七綴襪  
凌波以赤舄兮帶靈犀之身玉珮乘龍節于雲  
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李詩繆曰予  
之顛蒙兮之四方宜以宜班麟服其燁兮光  
予珮之陸南帶飛霞之弱兮冠切雲之巍

書余神以忠信兮申篤敬而行之悵世途兮曲  
躑又修阻兮嶮巖羌跋躑兮淮泗迺嘆歌兮江

湄望南極于嶺嶠兮馮炎颺而長嘆裴徊乎蒼  
梧之墟兮揖重華而聯翩而遙睇乎佳相兮見

二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身兮憇舒嘯乎壽邊  
邕州有崑崙 歲月經于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閔

閔疇邊樓 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吳於五弦  
攀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躚南巢乃安南

巢始問道兮諒山熟鳳眼兮七源安南有諒山  
鼎睛曛於坡壘兮濯比峩之清端朝曦發乎

不博兮度卜隣而僕山坡壘比峩不博卜隣 步  
飛空於風蹬兮遐縹緲乎雲顛懸巖崖兮淵際

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厚土又不上登兮高天  
鬱乎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綿交人尚許

城邑為問道於亂山中屈曲示遠故數暮虎豹  
日盤旋渡水數十次大抵皆此一本也

之蛇蜿兮朝蝮蛇之蜒！過巫禮而昌河兮渡  
市橋而呂塊余息徒而班！炎均遙！以斯迎  
兮渡富良兮洄灣正禮壽昌市橋呂塊曰余中  
華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之玄圃兮  
間道送乎閩風物南都之豫章兮嘉厥名曰清  
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  
膏嶺迓安期兮左隣鄭安期仙化處太一之穹  
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

帝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

現濛濛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

振火輪纏乎城訾兮晷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

王舟兮亦黜黃而丹堊紛龍舟其後先兮脊蛟

人而裸涉臍百撓以象刀兮扶黑欄而刀白夫

唯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每一龍舟百

也肆迎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修門其

大具兮見廣文之顏扁富良江邊有殿曰祥壽

臨炎宮之窈窕兮祝融躡而東轉依南風以弭

節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于朝元兮肅敬

天之北面又有館曰天使門儼百辟以皇！兮

奔重侯之欵！陳黃幄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不

叶虹橋度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叅伍聆

天書于洪音兮伏群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大簇兮



黃鍾寂而不作叶置鳴鳳之嶰管兮擊靈竈之

高鼓應河鼓之磅礮兮屢天吳之舞洎夜又奮

其怒臂兮裸豎挺而前杜開廣宴于勤政兮崇

余東之席端行則羣卒執挺橫杜其前珍羞蟲

蝦兮太牢別陳柳席敷重兮地下登土偶兮簇

盤俗以柳子糗糒雜俎兮遠苾芬鳴呼廣樂兮

蔑棄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干羽登庸瓦缶兮

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蘩

孟盤之狼籍兮瓜亦先期以為獻冬無寒正月

奏夷樂於殿上兮鼓譟雜進而零亂列雉虺以

為陣兮又休候而加冠曰重黎其苗裔兮寔乃

祖之司禮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髮而脫蹠

也敷余閭其度闈兮寔孟陬之中適嗟陽候之

迥絕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乙兮鷺

亦以之藏也正月苗未已長望炎火之千里兮

臨回風而就灸聆仙果以舒恠兮丹實累其枝

碧傾都人以雜現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鞠躬

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

大指而跣跣見梟揚之拂乙兮披髮走而迅租

其俗則行俯身為敬旧志云交人立則二足大

指相交故曰交趾梟揚即拂乙山神常披髮故

以為蕭龍節兮啟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  
太一使風伯兮為之御蹇雲霓以為杲兮先朱

雀而向道攬蒼龍而佐驂兮繫右駢乎白虎騎  
箕尾之冽兮秉燭龍而先後掣日旌之輝煌  
兮填雷鼓之轟兮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軺之  
鏘兮飄乎臬兮胡霞纓率風袂兮揚兮有朝  
霞右余參之以尊收兮左携拉乎勾芒厭旄頭  
以無光兮曳鷓尾之閭地志分以則擊木  
星以節行兮披鶴裝而荷戈其俗無行鳴金鼓  
袖鶴袖紅兵銜枚以無言兮挾矢弧而誰何伏萬  
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設丹幄於群館兮  
雲披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五綵之氈  
蘇坐沉香兮氤氳列絳帷兮麗或高吹而擊  
壺兮滌陶硯於天地硯皆陶為之無石硯山  
鬼下兮吹灯招木客兮題詩重候珮玉兮進羞  
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食席地兮趺屣  
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披髮而冠  
纓兮胡覩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思鞅韞之  
縹兮乘風云兮步虛眺有娥之嫺女兮靚蒙山  
之都妹羌雪白而漆黑兮赤蛾眉而曼膚上衣  
古而過斝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兮其仍風兮  
跣足兮而泥塗各珍鬯以弗售兮齒黜兮而牙  
声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逢鮑靚於  
南海兮余赤身之幽遺安南勾漏山在竟現民居之鳥

翼兮垣居高而簷低其俗從古為鳥翼屋方甍

瓦而銳下兮槩厥形如短圭爰秉葺而平敷兮

象鱗鱗其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類

而象諸安南之制民居如此鳥翼堂而里置兮

日中市于墟落環四面以施榻兮中市官而均

摧困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多駘曰困君

之祿富兮又曷數以為對矣裸以靡甲兮亦焉

用無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

寄生之累兮亦既繁而水萎藉若人之福威

兮不再世而阡殆矣均賦予以排並兮又蕙蘭

之薜菴安南有香余辭以帝之紉襟兮有果圃

之芳藹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唯改余受

闕風之繽紛兮又月殿之菌桂慨有職乎咨詢

兮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而或俗兮恐

邦人之汝給其俗多詐問之招朱鳥兮七宿分

南野而司天乃靈哲夫天飛兮盍於余而其陳

鳥恍惚而夕降曰余不習乎世言交三趾而作

象兮庶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迥氣風兮

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規慨度兮

鷓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之戾兮玄枵澤不腹

堅兮溶融安南地長年皆馮碧鷄兮右掖接鳥

衣兮鄰邦碧鷄山在安南西服余華蟲兮乘駕

鷺跨鴻鵠兮天鷄振鷺吾其潔白兮海鷗嗒乎

忘機疾黃鳥之詭巧兮鳩痴黠而攘棲雉胡臻

化蜃而呈樓兮鱗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詐

寒兮翡翠胡表於奇羽翡翠鸚鵡諸鳥皆安南

鸚鵡自詐寒彼紛兮乎斗筭兮亦焉足以多數奮

九萬於南溟兮鵬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

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鵬圖南海即安南之南又

海化為蛤鸚鵡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靈隨陽憎

乎水洋兮布谷啼於冬月交南氣常溫日邈

乎皇穹之冥玄也昭兮乎博厚迩而不可原也

揖祝融之溟兮而紀南之專也紛總兮其淵

陸兮盍悉余之昌言也曰惟揚之末裔兮土赤

殊乎塗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文織綈貢禹

揚州厥土塗泥合安南土赤本橘柚包而莫致

兮丹荔遠而見遺緊鑄山兮為金又煮海兮以

為盪波羅特乎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殲波羅

息香皆安飾其矢而捷射兮歟帝甲而穿山麝

藉香以為崇兮猩機既乎龍言探余驪龍之

頷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珮明月乎南海兮拂

若木於明都箭猪穿山甲麝猩明珠獸為舞

而嘶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鰲射工巧而俟影兮

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犀

胡盧兮而厥角通天象矣知兮而委齒目埋乎

斷文見山海經蓬萊南海上山曰傳安南有射

工雄虺百丈九首吞人吞象有水犀有象齒落

能自有儵忽兮玄虬負黃熊兮出遊眺西皇之

青鳥兮見王喬之雙鳧恍海若兮夜山水妃階

兮朋邀胡馮夷兮娶婦諒佳期兮好速何海上

之居人兮頭宵飛而海食晨則返而完歸兮又

追隨於往夕

日傳安南海洞中有人夜中頭飛

海中求食晨則復合頸中有縫如

綫歌曰二神僑詭誕恍惚兮憤乎余狐疑助莫

決兮騎彼箕尾攝傳說兮天路漫兮何脩越兮

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為神於日馭曰南訛以乎

扶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兼央吾

之猶豫曰物之生鬪玄趾基一体齊氣執首飛

之斷永不續孰能弥之補天有石誰其治之整

足立極孰睹裁之象能埋牙誰親掘之無瓜無

角誰與錡之鳴夷娶婦匪形妥協水仙有宮胡

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搖而起擊水三

千孰其仞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天一本誰

參析之虺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

極日月曜靈風鼓雷拆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

家九流荒唐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

因鳥獸孳孽過廿別非吾之所識于時日車孰

駕引軌羲和未明離々扶桑參差炎均擊鼓且

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予于河恍乎忽忽若夢南  
柯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子纏繞孔隔離中  
州兮常而不常恠詭凶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  
圣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廢微休兮結余  
忠兮為軸又揆信兮以為輅乘余敬兮于堪輿  
廊自得而容真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  
之無兮浮游馳騁乎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  
知天子超道遙于閉戶迺旋氛旄之班兮攬  
纓旗之翕翕掣搖搖之雲旌兮叫帝閣乎閭闔  
入鈞天兮紫微問廣樂兮九合

序

送李實肖太望序

翰林李士嘉吳張伯厚

安南古越地雖在九州之外域實禹日服也自  
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治變化所及故其俗  
知文物當不昧于尊君親上之義而自入皇元  
域萬民以來其于事君親上之義若未究焉者  
使所以相屬于道夫以堂、國家于里子之地  
頗有所遺哉大抵柔遠懷迓與威德者圣人所  
先成也圣人所不得已舜敦文德于兩階文王  
脩教而化皆时也今天子云在正街大霽解澤  
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宣德音者于  
是禮部侍郎李君仙實使而以兵部尚書蕭君

則平為輔行于乎選也人謂此行易余独以爲  
唯美足其難向者論旨于是邦孰不曉以君臣  
大義莫福却利害之机彼挾其悞心以听則言  
易入不然歸而振聞吾尽吾敵国家固自有以  
處合二君跋涉數千里播天一在開其自新而  
已倘于二而去于二而來是夫人而能為使安  
事我輩况人情積歎之餘一旦自拔于無過則  
不勝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孰其所而能使之  
舍其遲回不決之旧而新是圖斯不負重華礼  
樂之遺重實嘗班尚士郎則平當二付使者乎  
吾所素所行何事今行俟砺匪躬蹇蹇之操與  
入直刺之態其人能辨人之所難決然無疑僕  
于客中不堪听阻關不解效兒女曹作加滄相  
憶語姑叙以識別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朔日  
于上都玉堂之署

送尚書榮莊卿序

翰林李士李謙

字安蓋

至元十五年安南國王上表記以鄰境侵虞不  
克躬親王殿世子不請命而自立朝廷設遣使  
而唯其人適金齒安使榮公莊卿自雲南至大  
臣厲其材上召問其父兄皆旧臣且辭意慷慨  
熟彼風土即日拜礼部尚書奉使仍賜錦衣弓  
矢鞍馬以完其行莊卿至安南且宣上意開諭

再三執迷不寤卒無來意莊卿歸為上言不忍  
加兵詔諭冀一來三年三往這是歲入覲者陳  
遺愛國王之弟世子之叔父也上曰世子拒命  
國人何罪焉宜以遺愛王安南以抚綏其民乃  
擇冊命仍授莊卿宣慰使都元帥將兵衛遺愛  
還國翰林諸公皆作詩送之僕承乏翰林凡詔  
本申諭表章上來者皆與聞之遂乃之叙其事  
而贈之言曰自古非有才之非而擇方之不易  
今主上知莊卿純茂辯給弘毅博洽足以任重  
致遠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故寄之以閩外委之  
以絕域凡師旅之事得以專制之而又以張文  
李公為之二至二李君贊其幕其擇初也審俟  
莊卿行其無負聖天子選任之意其無愧諸公  
期望之辭撫循招徠實在茲行余數曰候公於  
都門之外而賀日終軍陸賈勿專羨於前矣時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 日

使交趾錄序

元方崖蕭登

皇帝御天之初元至元甲午孟夏也天地發揮  
民物欣戴仁風甘雨遠邇均被首罷南征選使  
往諭命禮部侍郎李衍而泰登亦與茲行舞于  
修文唐虞盛事不惟親見之又親任之于彼原  
隰萬里載驅書生不能為將得為使此古人所



志所榮區區向脩而辱此受命戒途風夜祇若  
凡經行見聞輒加紀錄不覺成集歸以板行以  
廣其傳客有誚曰此子使交曰錄也板行於世  
將不免釣名之譏小廉曲也也泯冒朝之盛事臣  
子之大耻也焉敢徇曲節甘大耻三代以降中  
國之盛莫踰漢唐尉陀故吏耳僭稱名號兵擾  
長沙漢文帝卑辭奉書高麗封國耳陸梁僻方  
不奉正朔唐太宗至親征不克天開景運繼至  
聖世之祖皇帝芟夷群雄混一海宇際天極地  
莫不臣妾今上皇帝體元居正重明作離大赦  
天下以尽詔遣臣二輩表吏色或山川僉且天  
威赫然及境而重使出迺迺郭而國族跣迎及  
館而國主親訪奔走駭汗屏息听詔拜舞叩頭  
如在闕庭上表稱藩臣羽物鎮貢罔敢後時中  
國之隆未有如斯若不傳之永久何以昭宣至  
化用自上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禮樂故實  
異政殊俗恬草奇花人情治法愈病藥方逐日  
編記通成一集欽錄至詔冠乎集首次以安南  
世子回表貢物及中國諸老送行詩章編次于  
后間有虞酌紀詠之借附集末庶使後世知至  
代臣妾為國之盛而出使遠臣者亦有所考焉  
非徒為奉登遭遇之榮也太史公迹遍天下南

浮江惟北過涿鹿秦登北自開平南至交趾茲  
遊竒絕足冠平生之絕實也

安南志畧序

黎崱

僕生長南越竊祿仕進十載間奔走半國中稍  
識山川地里內附聖朝至是五十餘年矣自愧  
樸愚日暮燕落垂老嗜古率恨腕于古今文籍  
不能通覽抑乘暇日綴葺紀聞采歷代國史交  
趾圖經雜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畧二十  
卷以敘事附于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所被統一  
無外而南越其有惓惓嚮慕朝廷之心亦可槩  
見于茲者昔人有言天道一而乙矣今月司延  
要載之內君臣父子而不均此性具  
此理哉况南交唐虞声教所暨以迄于今三千  
餘年是宜声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雖曰風土  
之異而事之可為紀述而不可泯也然摭諸傳  
載牴牾為多是書之作雖本之見聞微之紀載  
豈無訛焉君子見其踈畧尚攷而正諸  
初元乙卯春清明節右愛黎崱序

敘事

崱安南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愛州  
魯祖坤李氏末為東上閣門使祖徵陳初為員  
外郎父遠登科為令書舍要諸衛許收孫女生

崩義女外祖舅諸衛黎幸為子教習書九歲試  
童科陳大玉三人能紀留左右詩誦長娶諸衛  
張燦女仕至侍郎遷左靜海軍節度使彰憲上  
侯慕安南自中統前納款臣附天朝貢獻方物  
積有年矣至元筭未有占城之後上遣使諭假  
道給軍輸報以右丞唆都征役世子不听甲三  
冬鎮南王偕平章阿里海牙奉命進兵十二月  
臨境世子拒敵大敗乙亥春正月上復遣諭唆  
都自占城進兵其後世子勢蹙遣兄于彰憲侯  
陳鍵率崩等數萬衆拒唆都于清化戰不利彰  
憲曰小不敵大弱不敵強微子歸周良有以也  
余乃國孫其忍國覆身亡乎遂與崩等率衆降附  
鎮南王嘉賞四月望日班師彰憲等入見驛至  
支凌寨彼兵攻慧官軍夜戰突出伴使遇彰憲  
鏖戰勢逼於馬上崩抱屍馳數十里山立温痊  
之屬更被殺幾年崩隨班赴闕會同館使引望  
大明殿宴總賜五千緡丙戌春上憫其忠特封  
國弟陳益稷為安南國王同降官受符有差崩  
祇受勅從侍郎遙授紙縣令尹丁亥歲安南國  
王等屬官月俸賜弓矢鞍轡馬疋令送還國上  
命鎮南王暨平章與魯赤奚師討九月三日自  
鄂起師十一月至安南世子迎敵潰走崩特以

疾留思明隨後軍潰省都十二月二十八日破  
內牙關進安南平江皆水陣焚廬室亂射藥箭  
五更潰省都事侯都事數千人矢道俱陷焉獨  
崩引遠二萬戶名諱朱詳焦千戶僉事阮嶺府  
判黎晏晏馬上抱安南國王九歲男大叔侯共  
六十餘騎救其守關卒而北晏馬力乏而斃幾  
為所獲崩憐之以自乘壯馬換與晏等騎後鞭  
晏馬前驅逸去前

死日馳數百里夜半至黎明詣州詔闕拜賀戊  
子歲旦已而萬戶千戶具酒饌以燕崩洛執銀  
帛謝曰君王幽閔使我輩存是更生我也黎晏  
引大叔侯勢定頂嵌碧兀石細藤帽致謝崩曰  
吾屬陷死而獲生天也皆辭而弗受晏長崩七  
歲拜崩為父以黃泥石一顆高麗布二段謝又  
却之俱還思明府侯軍後宣慰趙修作詩而稱  
焉每領兵巡邊邀崩同行宣力三月鎮南王以  
安南炎瘴班師崩衆居漢陽閩中士友米凱  
初偕宋臣魯淵子投安南後彰憲侯歸順朝廷  
授爵秩賜錢帛從軍出力還兵則處數年卒崩  
哀無所歸買鳳栖山地殯之時至今矣蒙  
安南王念崩軍前効力荐之壬辰歲祇受勅  
牒奉事即遙授同知安暹州事初本國亂父

母家屬雜散崩來中州十歲始娶前國王宗女  
李氏李隨父彰恆侯陳宣慰內附官支飲膳  
給時服後罷衣糧賜田二頃養贍癸巳歲朝廷  
立安南行省再征本國平章劉二唆都遣崩友  
省郎胡祖廣漢卿萬戶胡繼毅馳駟江浙計會  
軍務

贈錢學士溥出使安南序

李賢 吏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

天順辛巳安南國謹遣陪臣奉表請封國王

上曰安南乃詩書文物之邦封王使非儒者不可

及禮部列文臣數人以聞遂定翰林侍讀學士  
錢先生為正使蓋以季行老成獨出其右故也

命下之日士類皆悅且曰我朝自洪武以來遣

使安南者不過高官大職耳未有季士為使者

今

皇上特遣季士為使所以重安南者美翹九鼎黃  
鍾大呂也夫見高官大職為使則以為重宜乎  
不究季士之重及以季士為使然後乃知其所  
重有不在於高官大職也何也高官大職凡有  
才能者皆可居之而季士之任非季行優等者  
不得與焉此季士之重所以異於高官大職也  
然前代季士之品極高今雖列於五品而名之

重猶自若也吾知安南一閩孝士使于其國則其忻悅感戴之情必加倍于尋常矣而待之之禮決不泛然所謂事大之誠豈不由是而益篤耶合院僚友咸謂先生是行不惟有光于儒林各賦詩歌為卷以贈所以贊而美之也用華其去者至矣復請余為序于首惟古昔先王遣使有詩見于小雅有曰每懷靡及蓋述其心之所懷常若有所不及矣又曰周爰咨諏蓋勉其廣詢博訪務尽其誠而已矣今諸公以僚友之情贊之于詩雖曰贊而美之而述之勉之之意亦多高于其制由是見之則遣使之詩不亦高于君上而臣下固可以體而言之也然則先生斯行也必能宣

上德達下情而深副朝廷之意諸贈言者不為無助矣若夫道途外國山川風景觸目成詠備記所經以為盛事而脣炙縉紳之口者在先生則用于既足之後發于持滿之末耳信乎綽然有餘裕矣曰視近代儒臣出使安南若陳若傅者應不讓也于是乎序

劉定之翰林儒士

先帝之先交趾嘗以兵俘其王郡縣其地使其民納賦稅供力役脩于中土已而復求其故王

之胤而立焉但使以時供職每傳世則必請命蓋威以攝之而後德以懷之豈不兼盡其道乎

昨者其王黎濬為其孽弟琮所弑琮來請命未悉其故而制命已行矣至境而事漸達宸听于是召还所遣使而濬之弟灝遂克討琮而誅之然則不待干戈之加而惟示恩典之不妄下遂以立天常正人紀于千万里之外我

圣天子之德威何其廣大神妙也哉隆古帝王奉天以命德討罪其法具于經而尤莫明于春秋之所載若翰林侍讀李士松江名先生原博以

秦火卒改定詩是簡生 至口字已寺中

灝之命以行脩撰王君大韶等十有五人以其在先生属僚之列而又前被旨朝夕执業于左右尤為親厚相率賦詩成卷請余序其首簡以為贈余观自漢以後制取夷狄所以不右帝王君者非剛則过于柔漢高祖唐太宗且不免于是非特其君之过為之臣者亦有过焉大宗怒高麗盖蘇文弑君遽與兵親駕而往征之过于剛矣其过在君豈君今日坐運軌符而足以詠琮乎高祖之封趙陀為南越王也遣陸賈往陀以利啗賈而賈入之所得珠玉室玩在橐中者千金其他物在橐外者又千金陀以此敢

為大言戲侮賈以輕漢如云我與蕭何曹參韓  
信孰賢此猶可也云我與漢天子孰賢此何等  
語也其後陀卒叛服不常田賈过于柔不知為  
臣之道以致此也所以然者賈未嘗季于春秋  
而造夫訛毛伯求金美韓起薛王之肯也季春  
秋若先生豈類賈哉其正辭直氣之所悚壓盧  
節義色之所輝朗必將風行桂嶺之外而冰映  
炎海之垠有不假于言者然則後世現我

皇明君臣之盛非漢唐所能及于此亦可見矣若  
乃諸君子之詩置于先生之行橐者使事有聞  
取而觀之或俯而和之歸之日以示余當使余

駭夫遠道山川之助異域殊奇之覽足以魯莽  
藻思激昂豪氣又非平日玉堂同詠此則先生  
之所得不亦多哉

吳節南京國  
子監酒

安南古南文之地載于虞書自秦以來負海為  
阻伏波將軍嘗破其師鎮以銅柱今自為國世  
育中華歷代因之我

大宗文皇帝惡其王亂特遣六師往平之

宣宗章皇帝復降仁恩追封其後禪世守臣敢奉  
育如初至是其國王黎濬以弑殂弟灝率國人  
討平其亂奉表上聞



皇上加其能撫輯衆心遣使冊封為其國王選擇  
廷臣之有文行者一人以往文武大臣咸謂莫  
宜于翰林奉士侍讀雲間先生遂奉

命為正使持節以行道過南京縉紳大夫咸出謁  
却序聚首嘆羨謂迨歲以來奉使南支者非部  
堂之鉅卿即黃門之侍史未嘗以奉士行者今  
妙簡使華乃在詞垣

皇上深意固將有在良以奉士精究奧奧識達古  
今通詩書之源知儀文之序而先生又久於

鑿坡素承碩簡在 至心知名海內者彼友人雖  
素尊奉中國服制有常然遠在滬海蠻語侏偶

衣服禮節尚循爽陋先生茲往必能折以古典  
規以時制遏其奇衰音而歸于大順別夷裔之  
風度其有瘳乎聞之固初時交貢未逼廷選復  
仁羅先生以弘文館奉士行人重其為內翰  
之臣降心听命其歸也與交貢俱來

太祖皇帝賜坐前屏以寵異之士林傳誦以為美  
談今先生以登瀛之選往封下國職任之重又  
非弘文之比但海道遼門鯨波万里使節往來  
不能不致勞于 至慮先生行尚謹服食以終  
使華俟祥飈旋艫

天顏伊迺于御屏燕勞之榮自將有在矣先生其

念之哉于是各賦一詩為別舊僚侍讀周君先  
弼彙而帙之予亦日嘗侍遊者僭序于首簡云

張和浙以提  
辛付使

皇帝受 天明命君王 万方恩威旁敷德化周洽  
凡在覆載海內四夷君長莫不奔走率職奉命  
惟謹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以弑殂其弟濶  
率國人討亂者而誅之遣倍臣言諸 朝 上  
嘉濶能復讎靖亂不煩天兵且濬致親宜授封  
冊命禮宜使者持節以往而翰林侍讀李士雲  
問水公膺正使之 奉馬公官近禁戒三十年  
經筵啟沃簡在

帝心雄文正季聲播朝野一旦徹諸玉堂之署以  
綏寧遠夷 朝廷所人重友人昔可謂至也矣  
公初 陞辭適有別音令中貴人齎以賜濶而  
禮官決議歌公與偕行公聞之毅然奮曰安南  
文物之邦而冊封大禮也其以季士充正使而  
與中貴人偕禮當若何行時夜漏十刻亟命燧  
作書與諸司禮者于是冊禮公得專行公英偉  
之志剛毅之操明敏之才見于處大事卓、不  
苟蓋若以考之前志在元代間命禮部尚書鐵  
失使安南而西以傳君與砥實輔行所降制上  
有安南王字次真定與砥默安曰安南自陳日

恒絕王封嘗有詔令彼上章稱世子今制有安南王字是無故而王之也安南遂自稱王奈何請于鉄大設未決與砺即僂馬馳至者白其事立以還制而止之當時與砺即名華然傳四方公所使亦安南也而所以駁禮官之大以全國體者與：砺似豪傑之士所見豈遠哉與砺詩人耳公所季剛方正大又非與砺比是行也必有大過人之事以示南人者豈直如與砺之所孰而已我與砺歸友人入貢及國門必問傳先生安在吾不知公使還之後友人所以敬慕而致問者人當何如也公道漸以藩臬諸公給

奉節圖賦詩以贈余與公同年也因著是說于首用為羣王先驅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灝與國人共殺琮以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李士弘公禮科給事中大學士君充正付使往冊灝嗣為安南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

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持，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上降旨詔責之，即伏首請罪。蓋列聖相承，仁潮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

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房達也。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事有干，被牽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

文皇吊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天威而豈

皇上光照，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名公文奉位，望當妙選玉君，以待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濱首長當思命之日，天其將收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听受命今使事之有成也，必矣。

辭安南國贈物對

湛子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明已成，禮玉賦詩為祝。湛子既膺酬之，汝行王以金幣諸物為贈。湛子對曰：我天子全御覆載之中，輯和四表，陴陞裔各有寧宇。

而不私故遣行李賜乃服命仍乃分土莫茲南  
裔保我赤子非為賜也行人之來知有一事而  
已又以貨還是二事也敢辭且聞古之贈人以  
今者不若贈人以言今君以有贈言矣又馬用  
金夫言一也金二也二則饋君子不為瀆敢辭  
明日致于呂瑰辭之如前又明日遠致于市橋  
辭如呂瑰遂為之賦揮金一章而賄不復來

送湛編脩叅使安南序

吳郡毛澄奉士

正德六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

詔慎選命使于是翰林編脩湛君元明持節往賜  
之冊君潛心正學所養深厚在官夙夜匪懈今

茲出使人或曰是將一吐其胸中之奇以夸不  
絕域而益大其聲乎于以為此非独知君浚柳  
亦未究子行人之體嘗觀古之使四方不辱君  
命者固由乎人品之高亦惟其一时所值有大  
關係于國家而不容以默于是致其志必行其  
所卒夫然後其名赫然顯于世否則無用之辯  
得已之言雖多亦奚以為姑即宋事平之契丹  
加號吳奎不賀優入侮至道輔車之向使二公  
當其时有若茲兩事者初未始經于耳目其剛  
方正大之氣既無所因而激發彼亦何由如正  
人守義之可畏而悚然愧哉 方今國勢如太

阿出匪其強且大過宋氏遠甚矧自

宣廟來安南奉正朔益虔 朝廷禮數與朝鮮等

視他國獨優故君以國之史臣

賜一品服特輟 講務以行人入其疆王當袞冕

出迎道左禮成而返不出三日要之理勢万

無宋使所植事當此時而將事之使乃欲銜一

長矜一能以與雕題交趾之蠻瑣 相較量弗

思自重此少知國體者所不為而謂君為之乎

乃若隨叩而鳴處雜而定上以宣

九重之德下以填一身之儀凡使事之宜與其所

不得為者其行其止觀君在

朝所自立而其在南夷者可前知也予何言獨念

明天子選於中授君以万里之節其屬望深矣而

君願可以私于自為其來徐々不思所以副之

乎天體國者臣之忠也相視者反之直也君之

行其鄉人盧李二黃門要予贈之言爰以是告

舍此予覆何言之贈哉

記

天威汪所鑿海孤碑記

唐裴頌

靜海節度掌書記朝儀郎  
侍御史內侍奉賜緋魚袋

巨浸無涯接天茫々狂飈卷颭浪屹起若流

玉堆而起雪岫瞬息萬里皚々然縱天吳之神

成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憂其蹭蹬巨孽困其  
擺圍水族之偉者尚不能安况横越之舳艫焉  
能利涉聊即溟叔桶裂帆覆溺而不可拯有之  
乎今天威汪者自東漢馬伏波歆翦二微將圖  
交趾並熬饋運開閩冷溟乃鑿石穿山于避海  
路及施攻用死役者不慮万輩竟不遂其志多  
為霆震山之巨石自崩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  
禁乃并其息自皇唐三却護盼旧迄俱扼腕公  
禁不歆健其事遂命疊濼資殫物耗踵前功而  
不就又各殉數千夫積骸于汪之畔过者無有  
敢議其事者自偉射渤海公剪陽蠻夷跨踰冷  
漲削平交趾克復郡城踏磨馭久駐羣卒伍然  
運粟走食尚用洪涛石術微謀永同長策渤海  
公曰再有丹徼重閩皇風聚兵安人捐便於事  
遂托長史林訊湖南軍都將余存古等部屬本  
將兵士并于手一千餘人往天威汪而疏鑿之  
渤海公諭之曰天道助順神力扶持今鑿海派  
用極生靈苟不循私何難之有前时都護乃犒  
師不至持法不堅博約營私人遂惰怠今我則  
不然則安濟其生事甘訊等遂唯而去自咸通  
九年四月五月起于操解馱豐備資根利石鑿  
石是不堅而不頑盤而後併手指折聚力鐫槌

逾月之間以欲開濟俱中間兩粟值石蕪、烏  
繚亘數丈勁硬如鉄勢不鍼鑿下月卷斧施柄  
折後者相顧氣沮手柔莫能巧矣至五月十六  
日當昼不覓狂雪具怒風作窺林若瞋視掌如  
瞽俄有轟雷奔電自勵之所大雷數百聲後者  
皆股慄胆動掩招蔽視移时而視四境方廓中  
奔驗視其艰唯之石條而碎矣或有磊、者落  
落者約入而不能幸者皆為危之擾擊擲于西  
峯又其西堅確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復大震如  
赫怒迅烈復愈于東之所震之者中復驗之是  
不以磨泯若有所失傍之盤陀者亦碎烈十丈  
又其西復值巨石亦不可措手人皆息攻仰特  
穹昊亦有所恃復具雷又大震疊石乃墮烈  
者泉迸出味如醕醴此乃乾坤極助神力扶持  
迴換險艰一瞬夷垣皆渤海公心無私契精格  
上玄使裂缺之奧豐隆於神功而誇妙用靈祇  
險相增助庸感應如斯古無俦疋遂使决淺一  
瓜接引而湖中閘合流無纖毫阻滯經過卒校  
梯暎漲而不艰危饋運儲禫妥舟航而無覆沒  
凡交趾履危之地其處三烏宋洞涉之燁甯耕  
其脩漣女漚灣之石角鉉其沸騰大豕神凶脚  
蹙其汕湧齊人所瀝毛髮自寒今則安流坦途



不復斯經險矣于戲渤海公之功績與鑿許渠  
開桂嶺可等肩而脩其窾區耳訊其在古動靜  
奉公精專辦事指麾之外更能審曲面勢伐山  
微材結構高亭創脩公館泉驅來而走碧橋架  
構而橫紅神室雷同道堂僧署無不克備皆顯  
宏是其年九月十五日畢工訊存古苛堅請立  
石紀功以彰曠代勳洵公之績因命掌書直書  
其事銅鑿秉筆不敢退讓銘曰天地汗漫人力  
微茫靡厄走食昌隆駕航脫兔者希傾况是常  
我公擾策勵山鑿石功施艱難雷霆激溟海  
成孤舟不窄危漠漲坦夷得餉我師天道開泰

神威秉持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

在天威遙所鑿海派碑記後 宋無名氏

交趾安南故封咸通中勳洵公高駢南征開治  
糧道其助貞順震師巨石勒功臣上皇名天威  
下迨昭信中原多故遂置強塲之外宋因懷之  
以德得不治之道霍侯守邕霍中偶得模本處  
在異域湮靡無傳于是命工刊石植之大所之  
右蓋其意者欲示遠人使知皇家至度歲脩職  
育而不怠也紹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平交趾記

李師中

嘉祐五年六月交趾申峒申紹秦率衆犯邕州

境廵檢宋士克等擊死之上聞廼召侍郎余公  
請于青州面諭日以卿熟崩南事今授卿体量  
安撫使亟往無辭繼以如京使知邵州貫侯師  
熊副之擇材勇者自從即荆湖兵以行其平冬  
至邕遣介文此用事者費嘉祐于麾下誥之嘉  
祐訴云本無惡心但近邊種落苦邕人侵擾含  
怨不能自明廼相聚以起悞犯軍官以地遠不  
易知請歸就治自今敢入寇者斬約束定廼去  
噫五刑不明小雅盡芻則蠻夷猾夏寇戎姦究  
作矣自責深者其心怒自任重者其功遠惟天  
眷祐下民惟君眷有天覆一物失所當自計利  
害勞實力與蠻夷較勝負真忍人哉韓愈罪邀  
功之人李固駁用兵之議其有意于根本矣韓  
論崩南輒用事今既點邕守用廬重仁明者公  
皆云不宜兵又登一為令以謹僅里尺去前時徭役之害民  
者使後人知勝計在此不在彼專于自治以挽  
斯民外安物情中葺邊俗公之慮遠矣我既述  
老幼遠道曰我公無歸以保我生師中日孝于  
經得褒貶之義願桂之此青壁萬尋蒼而刻諸  
以公作記其威令有未究者公將復命固請  
師中不敏尚能為公志之

士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廬使安南奉

上旨就膏白金若干兩與牲牢代祀馬援于橫州

之烏蛮滩至則觀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

司繕脩之功畢始藏事蓋以遂事為之也廬還

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

咸在焉廬因奏對之頃具言脩葺廟事

上曰援雷時殺戮群蠻過當故垂俗今猶不共其

祀耳為之脩葺良是也于是廷臣乃題之謂廬

善為使云

祭文

祭交州張中丞文

唐柳宗元

維年月故吏某敢官某敬祭 故都護御史中

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蹟無施秦

強莫制或宥或叛自漢世至唐宣風初解寧

歲稍臣弁服漸化推髻率為華人流我愷悌士

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敦贊嘉惠銅柱南

表前功再脩空道北出式遏蛮陬梯航連連旌

旆悠々輻輳都會皇威江流芳荷天寃宜公宜

侯吉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

推清能公昔乘軺音逆使者車謂公為人之準

絕鯨寡以安民賦用登柱史稍迂曹郎既昇程  
公佐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憲礼分五  
玉恩錫十朋商本脩五礼五玉毛詩青者義錫我百朋註古寶具為願言得之  
多開府碎掾群吏攸屬願茲微陋敢斯甄錄既  
受筐篚載命加服賜有楚冠用慙多角星官赴  
命注望惟惺視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在官爰  
滯中進流連隱憂官吏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願  
殊兢魂弔影敢靡斯同情留口遠夢誥天錫恩  
切有裕義垂從役碩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中  
腸屢激方侯俯憂永期投蹟謹德不福浩星降  
定廷懸巨徹驛訃爰來抚躬益恨循願增哀瞻

容莫及報德何階輜車北轅申奠克諧望拜徒  
至音容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越嶠書卷之十八  
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朝名賢雜題

贈交趾刺史顧祕公真

晉陸士衡

顧侯本休明清夙已邁造迹翼藩后

藩后天王也

改執授南裔伐鼓上嶺表揚旌万里外遠瀆不

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猗索帶惆

悵瞻飛鸞引領望歸旆

貶驩州

唐沈佺期

嘗聞交趾郡南與貫骨連回表分寒少三光置

宜山李文鳳編次

日偏尉陀曾取國  
翁中久遊泉邑屋  
連毗在魚鹽  
舊傳越人遥捧  
翟漢將下看  
鸞北斗崇山  
掛南風漲海  
牽別離頻破  
月容鬢驟年  
昆弟推由命  
妻孥割住  
綠夢來魂尚  
擾愁委病  
空纏虛道崩  
城淚明心  
不夜天  
右度海  
入卷編  
自昔聞銅柱  
行來向一年  
不知林邑地  
猶隔道  
明天雨露  
何時及京華  
若箇邊思君  
無限淚堪  
作日南泉  
右遠  
瞻州

送都護裴奉

權德輿

忽佩交州印  
初辭列宿文  
莫言方任遠  
且喜主  
憂分迫轉  
朱鸞路連飛  
翡翠群  
弋船航漲海旌

沛卷煙雲絕  
徽褰帷識名香  
夾谷焚懷來通北  
越長養合南董  
慚歎同心阻  
欣看異績聞  
歸時無所欲  
意或煩君

刺都護李琢雪政民叛

南方不揮  
夾致我交趾  
屢聯綿三四年  
流為中夏  
辱懦者聞  
即退勇者兵  
乃黷軍需  
滿天下戰將多金玉  
剖得者民瘡  
分為猛士  
祿雄、許昌師忠武冠  
其族去馬  
万騎且住  
你一川  
四時有殘卒回  
千門万户  
哭哀声動  
閭里怨氣  
盛山谷誰能听  
鼓鼙不忍  
看羽鏃  
念此向誰  
差悠、穎川錄

越裳操

韓愈

兩之施物以尊我何意於彼為目周之先其艱  
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  
武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  
既均越裳來臣

尉陀樓

許渾

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來有國  
任蠶力北向稱臣陸賈功

送人之嶺南

閩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  
逢姹女越王臺上見青牛嵩臺月照歸猿樹石室

煙含古桂秋回首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  
留

山中贈日南僧

張籍

獨向山中老松門閑兩涯翻經上焦葉掛衲落  
藤花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  
語問誰家

題伏波廟

宋司馬光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分柱界徼外貢  
輪金坐失奸臣意誰明報主心一報忠勇骨漂  
泊瘴煙深

南越行

諫議朱之才

南越太后卽卑女皓齒明眸照瑛土珊瑚為帳  
象作床錦繖高張擊銅鼓太液池內紅芙蓉自  
伶諳在變烟中灞陵故人杳無耗深宮獨看南  
飛鴻隨兒作帝心不顧惟願西朝柏梁殿茂陵  
少年亦可人遣來南島來相見金猊夜燎龍涎  
香明珠夜照光煌煌昔禹秦甸隔万里今夕得  
遂雙鴛鴦白首相君佩銀印干戈款起蕭牆晏  
莫言女子死雄心置酒宮中潛結陣漢家使者  
懦且柔纖手款自操霜矛孤鳶竟落老臣手可  
怜空奮韓千秋樓船搖拽師四起咸出桂陽下  
離水越卽追斬呂嘉頭九郡同歸漢天子尉陀  
伴湘妃哭

客安南見進奉使回口占

曾淵子

安南莫道是天涯歲久人從薊北回江北江南  
親故滿三年不寄一書來

至元以來名賢奉使安南詩

世子燕席索沙

侍郎兩山李思珩

乾坤氣運會貞元皓月騰空息瘴烟北闕星馳  
新語命南交春轉旧山川存誠乃可必事帝保  
國無如是畏天光親紫宸歸化錦山河帶砺保



千年

世子和前韻有自顧不才慙錫土只緣多

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韻

雨露汪洋普漢恩鳳啣丹詔出紅雲拓開地角  
皆和氣淨挾天河洗戰塵  
道望書十行下勝如琴殿五弦董乾坤  
兼愛無南北何患云雷復有屯

行賤有禮辭之世子奉陸賈事壹、見愛

謝絕以詩

絲綉南來奉玉音九重惻怛為民深  
蜀人受命相如檄越使何求陸賈金  
冰雪孤忠臣子事乾

坤生物帝王心從今但得天從歆航海梯山歲

歲深

觀棊

地席跏趺午坐涼棊邊袖手看人忙  
樵柳過眼又春綠送到誰家橘柚香  
安南柚花甚秀如茉莉嶺北所無

春夜觀棊贈世子 儒季提筆徐明善

綠波連院月娟娟人在壺中小  
有天身共一秤紅燭底心游  
万仞碧霄邊誰能喚醒迷  
兔著鞭有傍觀袖坐仙  
戰勝將驕兵所忌從新  
局面恐妨眠

尚書張顯卿

遙望盡煙鎖暮霞市朝人遠隔澶譚孤虛庭院  
無多所盛茂園林只一家南注雄津天漢水東  
開高樹木綿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可輕談井  
底蛙

荔枝吟

尚書梁貢父

一日二日香色異千里万里駟程迤皇朝本為  
貢包茅不作漢唐無益事

和洞妙自真世子韻

侍郎李仲賓

蘆芽先自稱龍種文彩斑斑出土新一日朝天  
便成竹此君百倍越精神

即席賀世子韻

郎中蕭方厓

春風花雨落賓筵送著歸期看著鞭從此安能  
成樂上小心長與戴堯天

侍郎李景山

來從日下到天涯九万扶搖快一飛率土皇風  
初浩、去程春日正遲、人心天意誰能間曆  
數謳歌自有期明代保民如赤子不妨憂國重  
顰眉

郎中杜希玉

天詔飛來苞鳳嘶繡衣持節使安南翱翔幸得  
從龍便顰鏢元知上馬堪異日江山歸傑句小  
邦臣子听高談还朝不辱君王命茅屋青山分

外廿

即中文字方

至治龍形帝澤新海邦万里使華臨中天日月  
頌王正下土風雷聳德音敬慎不言藩國禮迎  
迓無外至人心須知物々同心意不在梯航遠  
貢深

贈世子太虛子

文章世子玉為神冠服雍容古佩神仙苑露葵  
初向日海川瓊樹獨留春歷階再拜欽明詔試  
燕多儀禮上賓從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長界越  
南人

答太虛世子韻

即中楊廷鎮

奉旨遄驅海上山朔夙初作瘴煙寒関河動色  
先春意悅耄歸心尽欢顏詩詠白狼周德廣書  
馳丹鳳楚天寬好乘奕世护忠荃独歷丹忱对  
兩間

和太虛世子韻

即中趙子期

三山瀛海雪涛深稅駕塵寰一降臨鳴鶴在陰  
元有子間云出岫本無心國中調燮多餘暇筆  
底經綸自好音昨日離筵相接近情懷恋々酒  
頻斟

即中智子元

嗣在登皇極深忠念遠臣九重頒正朔万里起  
經綸日月中天曙風煙絕域春仁恩同一視珍  
重愛斯民

安南喜雨

丹鳳銜言下九霄遊荒氛氣已潛消乾坤雨露  
通元氣海嶽風云逐使輶楊僕樓船何用入馬  
援銅柱不須標款知在澤涵濡遠看取村々滿  
綠苗

廣州教授傅若金

冬入安南国云迎使者輶郡聞秦日置柱念漢時  
標江路箕猶籙山田稻尚苗恩波涵遠近行役

豈辭勞

志喜

元統三年頒正朔詔書不到極南開使旌拂樹  
青云動仙蓋臨江白日迴諭俗豈勞司馬檄朝  
周終見越裳來還家耆旧應相問文化于今遍  
九垓

送尚書柴莊卿使安南

翰林學士承旨鹿庵王磐

單車奉使柴尚書龍潭虎穴坦如途丹青明著  
外國不減漢朝張與蘇共山李生有志謀樂執

鞭策同馳驅但願皇恩彌宇宙不須珍異輸天都

翰林承旨高唐閻淳子淨

柴侯身許國志意何深淳昆弟死絕域渥渥双俗  
犹四隣至元淨避荒包茅貢采臣柰臣柰爾三  
不朝廢置良有因鱗介易衣裳島商主兵民威  
儀不勝用仰輔吾仁君

翰林孝士王肯堂

定遠歸來拜上卿又持鱗節向南行使星遥照  
蒼龍野驛騎相挽鴻鴈程湖霧島烟開風瘴狼  
貪鼠竊避先声馬前領取安南長束結中原又  
老盟

通紹冊

翰林孝士胡祇

炎方一万里軒蓋几回来海檄称忠節江神  
識秀才奇勳能竭力大閩款誰開竹帛垂名字  
人生亦快哉

集賢孝生梁曾貢甫

鉄石孤忠付白麻六朝人品五侯家已全蘇武  
天边節又得張騫海外槎詩筆強凌銅柱月婦  
鞭正及洛城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要輕談井  
底蛙

國傳建安王載

金石丹忱動藻旒馬蹟旧路壯英遊車無薏苡  
廣聲著贊有苞茅職貢脩指按地圖朝北闕口  
傳天詔到南州此行不待長纓請好繼班生万  
里侯

孝士正之綱子惟

三錫恩醲重難醜弟兄照耀姓名同一門忠義  
古稀有千載寵榮誰比隆壯歲已知酬素節遐  
方元自仰高風里閭聞望從茲起更著垂名竹

帛中

燕山庾恭

人說交州最極邊何勞安遠一揮鞭虎睛耀日

黃金券鳳口啣香玉版且孤劔闢開千嶂路片  
云飛過九霄烟此行識得君王命要補西南半  
壁天

王希賢

將門貴胄齒并豪志節凌云万狀高金虎分符  
重恩宥太山一擲輕鳴毛長纓致越非唯事寸舌  
強秦君不勞万里振鐸君好去愧將冬夏老吾  
曹

夷門李清三秋

行人捧檄過洋柯宛勝當年馬伏波服遠自應  
文德在五溪何必動干戈

又

殊音異服豈無情亦解逢人說太平我有一言  
君試听古來定遠是書生

李宏

車軌文書海外同安南元在版圖中九天遠遣  
皇華使万国同朝紫極宮博望重來人更喜桂  
林初復路新通中原春好花如錦不必淹留到  
刺桐

河南侯宗禮

跪拜天朝列上卿又持鱗節鬱林行數行丹詔  
千鈞重万斛明珠一唾輕正要襟期量湖海不

辭氣吐縱橫安南世子無多慮早連鑕入帝  
京頃

覃懷侯謙

驛路秋風馬足輕虎符斜插繡衣榮丹心報主  
惟忠義金紫盈門顯弟兄此去暫持蘇武節歸  
來定有伏波名徒勞我輩真堪嘆終世區區見  
女情

送李兩山

翰林奏旨九門董文用

几載鯨波戰燧紅老臣一語百蠻通如天自是  
吾皇福閑在高樓八面風

東漸生民望紫翁百年心事与天同好書一卷  
交州稿刻在天台鴈宕中

翰林承旨高堂復

往年御節使荒遐鳳節堂、衆所誇万里朱厓  
鱗介北一星銀漢斗牛搓轉輸已息江南郡烽  
燧还清瘴海涯垂橐归来見天子又携恩詔抚  
皇華

内翰楊載仲弘

九秋天色晚万里送君行馬首寒云起腰間玉  
劔橫拳揚天子詔慰答遠人情直渡重江水炎  
氛一日清

送蕭節中

翰林奉旨董文用

烏臺宣發行臺封司農一戰歸鰲峰十常八九不  
如意人生處、歎相逢帝膺天命念赤子樓船  
未忍征蠻窟古來每重皇華選蕭君礼貌尤雍  
容文字語言當此舉宰相見之皆悅從安南小  
邦等鱗介早起絳闕朝真危

翰林奉旨信女届

選材持节赴輶車文一先生共里同星麗秋昊  
新寇歎風清瘴海旧名譽西階于羽脩文日万  
里梯航聽詔餘此語端能動殊俗名山玉帛不  
躊躇



集賢李士河東采渤

先仁穆々若日照寬制頒新出治朝高選俊英  
持節去今知初不同荒要

又

海濱諸越自浮沈本不須類詔使臨盡報兩班  
征戎去太平長御漢文心

翰林李士廬山刈岳

喜拜龍形年第一薰風拂々柳依依香含粉署  
星辰近恩重皇華禮樂輝北闕新頒治頒下南  
荒愧謝遠人歸太平氣象弘寰宇後多言還入  
紫薇

翰林直李士陳儼

中門祖道挽紅駝歌徹皇華酒奉酣玉節拜恩  
綽閣下金函持詔入安南新書定見鶴林重壯  
志亨辭虎穴探綸蜀相如公了了早回烟棹過  
湘潭

送李景山詞

翰林應滕賓

老氣盤空才名照万里西風行色人物朝中第一  
司馬題橋班超投筆記承况宣化早威聲先馳

殊域

看吟鞭咲指關河歷當年曾識自

古人心忠義百水朝來衆星拱極網柱無端隔  
新天南天北合膽丹闕捧紅雲忘泥香韻屑以

年歸對西山細說安邊策

右調奪錦標

送傅与砺佐使安南

翰林李正歐陽玄

省臺交薦盡名公使者南轅載子同馬自驥群  
先定價鵬從海運且搏風素以陸賈無他寶桂  
念元端有旧銅此去新詩千百首時一北望寄  
征鴻

博士王沂

光色動南溟文星逐使星鷄林傳秀句銅柱勒  
新絲落日鯨波白去風瘴海青田郎應幕下拭  
目待雲駢

宋沂子

皇帝三年頒正朔使君万里向交州瑤池天淵  
九江漏網任雲低瘴氣收陸賈獨能持節往終  
軍因得棄繻遊幕中焉惜懸河辨毛遂歸來坐  
一頭

送南宮舍人趙鼎

翰林侍講李士虞集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  
却衣裳鴻羽漸干威虎皮包瘴霧衝風散沈湍  
急雨錯朱鸞窺土室  
白雉下樽棗夜浦蛟  
停織陽關萬折苞

翰林脩撰蘇天爵

聖德隆千古皇威奠一九堙忘門須鳳詔玉節使

左編博雅資專對才華屬妙年郎中初遴選者  
府昔周旋文治中華盛仁恩漢國宣清風瑄瘴  
兩麗日爭奇烟跋涉思銅柱委蛇跨錦韉光天  
新正到高負旧山川聲語時難解離題後可憐  
以年去色早歸拜御塔前

集賢大李士約彥博

寸舌摧驕悍忠誠信可施勲名標柱日慷慨請  
纓時非止包茅貢終防意改私此行君有菜會  
見靜王師

郎中陳剛中孚

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待黃昏雲烟瘴雨

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寬

維交州与丁少保

一雨隨車瘴海烟大鵬何止水三千南來未了  
維摩病北渡宝思達磨禪使節尋常銅柱外天  
威咫尺玉階前臨歧握手無他囑留取丹心照  
万年

八安南絕不作詩清以感了集向子首

十里直去下苑花五羊寒食住京華自憐慣識  
金蓮燭奉使虞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悵煖度去霄清以寒食  
誰家吳折戟沉沙鐵未消

水流花謝兩無情，獨上高樓望帝京。  
閑憶舊時池上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哉，不盡長江滾滾來。  
一歲寒食清明下，過了鴉鷗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潤海冥冥，人踏魚鱉背上行。  
獨在異鄉為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年高鶴法垂，鄉人無雁到家遲。  
初過寒食一百天，一日思親十二時。  
共藉梨花作寒食，盃光舉按子眉齊。  
越裳翡翠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  
寒食家山出古城，滿川風雨看潮生。  
八千里外秋天杳，同是天涯流落人。  
海上乘槎占紫氣，清明時節雨紛紛。  
虎牙銅柱皆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越嶠卷之十九

回朝詩

洪武三年夏四月 賜奉使安南翰林官  
知制誥子瑄以寧因諭安南世子陳日  
煇服三年喪制

宣山李文鳳編次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王者居則規  
諫其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事夷漢文陸賈奉  
使於南越馬援持節於交趾是也朕居江左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於心自  
即位之初特遣翰林知制誥了瞻以寧典薄  
牛膠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矣  
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至彼其王  
已行吉逝彼國人請授王印於世子我臣以寧  
言此吉禮非凶了也今爾國有喪既未元伊先  
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非禮爾國當遣使往  
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之今使者至以寧  
負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烟其重古人  
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游之處恐煙  
瘴幸其休故耳我臣以寧抱忠貞之氣奮古能

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安南復命而  
後降印又安南國中人民家屬以我中國揖焉  
大禮見人長揖因禮畢為我以寧能許之以禮  
使彼國中今行稽首頓首之拜觀其所以我以  
寧非獨抱忠貞不能使其子者速能化夷行中  
國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奮守節之剛  
非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惡夫猛士可乎使之  
善者以寧也綴待以勉之句雖不臨朕亦非儒  
文文不濫奪是其所耳  
聞悅西南瘴似烟林叢草木有蛇蟻承差不避  
言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

右以亭初使

嶺南一入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從還  
多識甄瘁雲理樹若堆烟民人既足為鄉礼新  
法衣袍住野禪話列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  
來前

右得改亭食村

我臣奉命及丹微驛路迢迢幾渡河野宿聽猿  
啼夜月朝看狸走溪巖阿風塵未紀何回日取  
性觀山世態多精刻心膽紅日勝但陰驅逐片  
雲過

騅馬乘舟涉大江風帆掛幾尋檣巨艦聞韶

衝前浪瑞底雄鯨翾為航舵轉水鳴聲霹歷蚌  
用珠擁海雲光我臣勁節遯方蹟必把丹衷奉  
上蒼

右念以亭談江海

卿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竟千尋樹杪  
猿飛走万壑風生瘴氣昏日暮烏啼人不列月  
沈象吼夜還深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礼  
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烏啼深處  
聲投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想不到至  
今人性獸無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回

右念以寧入重山

卿因回丁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久知  
人道是話非離吐遠無边也知周廟三緘口猶  
恐臨時不自然彼此交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  
迴旋

右慎言

海濱邦國寶多殊勿為區：化作足此去尔家  
豐俸祿如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  
失應瀆目下污記得莫忘乘夜送回知不納却  
未徑

右戒財

華林紅飲水端流為同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  
民性獷山出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  
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礼待卿當歸告甚  
崇優

右保身

安南世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急初附能尊中  
國礼計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万里  
神交是宿緣更把聖王深道与直教素服衣三  
年子

右諭時制誥令世子守服



平安府南嶺序

永樂五年夏四月安南府賊臣黎季犛殺其國王陳氏而自立于闕

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率中外馬步軍八十万往討其罪八月斬維翎關而入九月師渡富良江十月克其京師下隨下季犛登子蒼皆效執其地悉平將臣遣使撫巡其國中天子吊伐之意遍求陳氏後歌立之則既無有乃請其地為郡縣內附降之國人大悅臣謹按圖經所載安南為古交趾郡地在百粵之南遠距海俗悍以剽漢唐宋元之君率皆羈縻之迄于

大以正德旁洽神武四權故能平數十世不臣之寇旬月之間悉歸版圖人徒見成功之捷而不  
知聖人命德詩罪若天地之化工生成甫後一  
出於至公無有偏私故能若是也自古武功告  
成則有歌頌是故獫狁伐則六月之詩陳淮夷  
平則江漢之頌作砮矟炳耀震蕩耳目千載之  
詩陳淮夷猶可以想見當時之感然以臣之無  
詞固不敢比效高一而

陛下之功德則過宣王遠甚焉同其言以求其  
不惟其文惟其實孰曰不宜其詩曰於穆廣運  
與天同度洋洋聖文烈烈神哉頌符在躬作萬

回立休風旁沅孰敢違拒肆彼炎徼有兇器昏  
憑險負阻鋒結纒也灼彼瘴毒以煽以焚氣  
沸騰卒戕其君邊警盡聞

皇心震悼舍曰弗圖孰稱天討乃咨于能汝往靖  
之錫以斧鉞總戎大帥能拜稽首冠冑服鑑諫  
矢形弓左磨右佩雕戈指天扈省如雲

天子餞之于江之濱豐華豆送登降有次黃流大  
哉既飲既食天師桓桓運衝颶地樓船蔽江直  
搗其崖凶鬼既魂兇黨自潰新聞八郭若履空  
逾富良法有艦如織我糗我糧咸賫于敵既  
覆東巢尋搗石之盤根既鉅豈慮茅蕪土疆載

巡交人按堵尔焦我沃尔孰我哺瘴煙廓舒皇  
風清穆誰其昇之惟

皇之德交人有言人孰無良彼昏而狂以絕其常  
交人有言人孰無恪母俾赤子遺我父母裂我  
弁裳解我權結焉中國氓歎于世一混一皇仁  
導、皇言載臨載被迺昭遐宣西來北南咸圍  
福負聖子神孫億千万年

平安南詩

翰林院李士揚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万物聖人以禮樂征伐  
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內之文武皆一忠以安  
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夫兵以為治政

惟我

國家肇自

太祖聖神文武欽以欽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深神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  
罔有孽害時謂泰和至乎

皇上益廣仁義孔樂之化海外莫安四夷嚮慕大  
小遐迩遠近同去惟是安南其王屢徵其賊臣  
黎季犛暨其子蒼茫襲掠克屢欺罔至濫刑暴  
斂毒靈下人滋久滋甚

皇上謂烏弗寧發詔使遷悔戒罔忌畏數侯摠厥  
鄰古城又寇我邑以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

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烏賊聞  
其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市  
邀喝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而罔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又有弗迪  
而邊祿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  
釋一弗徕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  
周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群臣合辭力  
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

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  
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  
厥子必誅弗釋暨罔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  
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予盜罔  
攸訖告汝其戍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  
旣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遣嗣子俾統治厥民往  
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數百萬拒  
于境上民用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  
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踏死  
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

遁去王師追之悉生執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  
從咨民所苦弔其苦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  
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改去所苦咸竊喜  
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万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  
口歸慈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推故安南王遺  
嗣悉殲于寇暴無遺矣茲土故隸中國城頭復  
列中國祇密比至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于  
夷狄禽獸軍中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歎

皇上重為民意下詔郡縣其選置守吏復置交趾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

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群暨五季丁氏竊  
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率循為常更  
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  
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歛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  
地之德務隆包荒累悔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  
旅吊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无拒累月之頃肅  
清兇慙大極愆戾弘復土疆功德峻茂振古无  
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  
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禱平安南詩  
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成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合有德惟德  
格天子民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昇所覆明

太祖生育激誘衣之食之迺安遠歸禮昭義布長  
幼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万国益富而教和豫安適最尔象  
交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殲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于其化誨言孳  
孳弗逸益驕我我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願伏  
陛言弗時剪屠將俾憂延

皇曰申悔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獮伯恭籲

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螭蟠弗除過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紘有溺弗授予滋遠天誕命將臣

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成弔因窮殲惟

醜虜職敷予仁匪曰究武卜師適適辭直氣后

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々烈々赫々業々如剽

剽々如霆截々蠢彼醜虜脅驅為拒作威天降

訛有弦禦雞翎夜闔富良由帶授兵委戈奔降

迺拜乃入交成乃送兇集繫之海隅如探取鷓

乃治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痛疾交人

悴々爰始色溫舒其競々爰始笑言交人有言

我有荼毒

天子生我旋屬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迺遠淪

汗陷茲塗泥

天子聖仁過返我初內我比我永康不虞俘獻于

廷

天子受之民有頌歎

天子與之四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至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

率必株不釋

天子至仁孔武且神託其為梗鑿彼交人芒々四

裔威服德附巍々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

京來逾千萬憶年拱我

皇明

別劉繡衣按交趾

翰林李士解縉

亂髯白馬繡衣郎  
馳馬南巡古越裳  
城郭揔開新邵縣  
山河全是旧封疆  
天連銅柱奈烟黑  
地接朱崖海氣黃  
莫謂炎方冰雪少  
須令六月見飛霜

登越王臺

汪朝宗

趙陀垂老思鄉國  
北面長吟上越臺  
潮汐終迴海滄去  
罔虫多有白雲來  
烏啼花落榕城靜  
酒熟荷香荔園開  
最喜殊方无旱日  
好從高處望

蓬萊

又

絕頂涼風捲翠涛  
俯臨闌闕見秋毫  
瑯簷碧瓦連層閣  
錦纜牙樯擁萬艘  
鴈翅城邊沙草合  
虎頭門外海潮高  
何人得似任公子  
來去三山釣六鰲

陷賊口占

何忠

万里邊城受困時  
腹中懷奏請王師  
紅塵失路關山遠  
白日懸心天地知  
死向南荒应有日生  
歸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  
願共天戈殄叛夷

玉堂留別

遠使交南別

帝都玉堂同宴總鴻儒

九重鳳閣新

恩詔万里龍編旧版圖但把文章誇盛世不煩惹

改當明珠羣公借得甘霖去一洗蠻邦瘴疠无

郊外留別

万里封蕃此日行皇州一月正帝營紅亭綠酒

朋簪合碧水丹山使節明率土車书看一統滿囊

珠玉羨群英却憐乘醉匆々別回首天顏又一

程

名古寨遺祠

入安南界陪臣迎接者問其姓氏不答书此戲  
之始具刺通名

路入安南第一程華夷閩隘極嚴明滿山日晃

分茅影夾道凡傳刺竹声赤脚秀儒司漢礼黑

牙老将率蛮兵却憐鉞伴皆頭目不肯從前說

姓名

交南黎景徽與其弟弘毓克敦茲致通顯

而詞翰足稱同得禧未見貌恭而言遜

信乎其国之良也因其禧书遂走筆歌

此美之

景徽借左僕射弘毓借右  
僕射克敦借吏曹侍郎



昔聞河東有三鳳今見交南有三黎天豈生材  
限其地異代異鄉名可齊趨朝玉立階前晚退  
直珂鳴里中好可堪別後永相思海天月落青  
山杳

安南戲贈王給事

吉安十日南風起百夫曳送來安南誰云此地  
即瘴病其奈與君能飽餐百夫裸身負水走忍  
儼更怯江風寒天其或者佑此輦孟浪跳躑良  
非難不須借彼虔州水篙：渡尽溪頭灘不須  
熟究養生訣總有邪氣難其干人生勞逸想有  
念與君徒有興長歎

安南陪臣黎弘毓阮堵等伴送途中二首  
按轡齊驅山近郊細現物理總忘勞園林草木  
多脩竹男女衣冠只短施綠野競來入區區音  
山故統周周遠未深談論清先洽信是遊方有  
俊豪

穩坐輶車幾日程早冬天暖瘴烟晴山從熟路  
行偏近人得斯文更有情八句每留同館意一  
罇特叙異鄉情秖今四海出家久憑軾何煩效  
廊生

借右僕射黎弘毓借季士承音阮堵借審  
刑院同知阮貽厥等伴送至関口留別

至本道无外斯人則有殊之豈性之本良由習  
所拘上有命世德下有攻文儒变化自合順而  
至同一趨遐哉古文趾宅彼天南區虞夏暨聲  
教漢唐戴與圖爰及

聖明世美化日以孚漸漬匪丹青始炳久則渝陶  
鎔若

天地万象歸洪炉所以章縫士接武輝亨衢况此  
二三子燁煌紛葉腹伴送一千里光同照乘珠  
夜洲短歌韻日侍清宴娛材豈限南北而可謂  
泰无島別意亦嘉此行良不孤

送湛編脩若水使安南

西涯李東陽大率士

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交南旧有名文字不隨言  
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周封命六載  
三回漢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明情

石齋楊廷和大率士

昔人何事請長纓遠国今知分與名世爵每  
緣天使重夕烽常保塞垣平北堂夢入孤雲  
舍南斗光回万里旌莫同離筵歌四  
壯

聖君能體從班情

厚齋梁儲大率士

千頃陂前早濯纓士林元重使君名不辭遠道

傳

天語要使殊方共太平  
穗石冠裳迎駟馬  
滑江魚鳥訝千旌  
明年北鴈將歸日  
莫忘羣公屬望情

東湖贊宏 大孝士

粵南聲教六冠纓  
假寵常因漢使名  
近日又來重譯奏  
海波還似旧時平

九天雨露隨符屢  
万里風雲擁旆旌  
好向路人誇

感予誰能將母慰深情

敬依嚴韻奉呈諸閣老先生

湛若水

迂儒吳館濫簪纓

元老華夷並擅名  
天使借光南斗避  
台衡高照

泰階平夢竟宵  
雙懸

溯心緒搖、一去旌回牡  
已勞歌靡監拜詩無復

比山情

黃公覆持

西涯閣老送湛元明內翰使支詩無過讀因次  
韻奉贈元明

東所張訓 戶部主事

約向滄浪共濯纓  
當時決意謝浮名  
功名自會尋溫嶠  
婚嫁何曾累向平  
書校藜光餘舊閣  
使行燭影在新旌  
星軺只尺元由見  
落日湖波空復情

次韻答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共將袞冕謝冠纓，中歲猶污一第名。  
金馬有衣截曼倩，成都无地隱君平。  
邯鄲我了人間夢，聲譽君歸使者旌。  
志恐垂崖久，同散時方拔火得無情。

再用

西涯翁贈湛內翰韻奉贈階黃門 東所張羽

君行不是請長纓，舊制藩封亦有名。  
此地

先朝曾版籍于今

王土共昇平

九天雨露來

恩命万里江山擁使旌，年少允宜投筆早休教臨

阻動離情

次韻謝潘黃門

東所張翊

林居久矣不簪纓，謝絕人間利更名。  
何處還來青嶺客，高軒應與碧山平。  
殷勤羊酒翻勞饋，磊落詩章疊見旌。  
天地投荒君自厚，缺然報李独馳情。

次韻奉答東所

潘希曾

出塵心蹟了無纓，三十年来四海名。  
詩酒對花聊爾、行藏於世亦平、  
春風偶下賢人榻，南國空慙使者旌。  
壯炳門牆菊蕊徑，白雲深鎖不

勝情

張東所與潘黃門用

西涯翁韻往復下因用韻言別三水 湛若水  
足容已了皇世事魚與江山拘勝名海島或因  
逢昔老金華先許訪初平聯翩獲舫酬諸作出  
沒十峯見一旌暫且分携友不易相親難割別  
离情

星輶初返任章即至喜可知矣奉和一章

或可備不日還

朝陪祖行囊瞻處故事也耶

東所張爾

損令弁服化冠纓此日剛中甚著名滄海楊帆

來柁穩碧霄翹首恭階平斯文我射聊城箭外  
道誰降趙壁旌四路與君敦古誼臨風贈處不  
勝情

用韻留別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種々元非為請纓弄丸來往只無名杞人徒自  
憂天墜禹域還開祝地平天上風雲勞夢寐世  
間吳哲幾方旌多君贈處臨歧意我敬酬君豈  
世情

寧藩輔國將軍希文贈行詩

奉使南荒別

帝京錦帆孤月下江城

一人有道扶元氣  
万国同聲頌太平  
遙日海天春  
正曉回頭牛斗夜  
常明萱堂莫怪歸期遠  
從此  
凌煙再著名

東吳毛滢 卷七

麟袍爭睹漢威儀  
万里交南出使時  
沾醉不辭  
先祿酒贈行多是禁林詩  
大家逐子歸  
左喜叔  
度令人去有思

紫殿東頭供奉在  
星輶北上莫遲遲

長洲吳一鵬 侍講李士

幾年清譽動朝紳  
經季平生授受真  
銅柱望中  
仍故壤  
白沙門下更何人  
歸裝豈有千金索

賜錦詩  
款一角麟  
莫為山川淹笑節  
內廷供奉待詞臣

潁川賈詠中 允

詞臣幾見使遊方  
又向

天門頌繡裳  
海國定知文獻重

徑幣行綬  
討論長

恩頒萬金函密

命下重階  
寶冊香遙憶  
廣南舟過處  
邑人爭識  
有仙郎  
上黨劉龍 贊善

詞臣持節使炎方  
喜送慈闈過故鄉  
草木先風  
迎劔佩  
山川勝覽入文章  
兵戈舊蹟看銅柱  
禮

樂新儀仰玉堂  
万里同詢  
右有得早施  
仙旆猷  
吾

皇

濮陽李廷相中允

中朝舊重封疆固

命使遙煩構讀  
臣持節路徑鄉土  
日捧輿人過  
嶺頭春  
多才陸賈  
陀應服能論相如蜀  
自親万里  
凡煙來往地黃門  
月伴得安  
仁

吳門陳霽贊善

飄節出鰲掖  
迢迢遠行遊  
天澤浩无外  
封殖終

炎陬微霜被  
野草未落風颼  
孤兔漫縱橫  
三軍勤獮蒐  
征途民瘡創  
殘未能瘳  
市邑多丘墟  
感茲增百憂  
家山喻嶺嶠  
草木不知秋  
風土良所習  
萬里輕離愁  
行輕伏波柱  
懷古心悠  
麗藻播石  
勝沉思洞  
潛幽歸  
碎索中  
裝華夷  
頌清脩

河間李時編脩

萬里衣冠懷下國

九天封拜屬詞臣  
仙班暫別鷓鴣  
鸞侶宮錦光生海  
嶠春節擁風雲  
徑故里舟行江漢  
奉慈親  
廣南南下交州路  
重驛相逢說

聖人

阿内何塘脩撰

詞林海内久知名  
出使今看萬里行  
嶺嶠路歧  
関吏識驛逢車馬  
侯人迎尉陀  
既已加冠冕  
陸賈寧須耀甲兵  
宝帶錦衣光照日  
奉親歸去故鄉榮

華陽温仁和脩

查服侯王碩折圭

聖方真造漢金泥  
朔南咸暨无常儀  
僭耳多方  
自熱熱梅雨入秋  
增瘴熱海天  
沉月見潮低  
長途驛道春風滿  
形勝还左細品題

建安滕霄脩撰

奉使恩深著賜袍  
交南万里不辭勞  
浮嵐極日  
枕椰瞻炎海  
連空島嶼高  
礼樂

聖朝歸一統  
儒臣清望重  
羣豪丹書玉册  
從天下  
珍重遐邦未易遭

新都楊慎脩撰

望、朱鳶極斗杓  
青雲千里未應銷  
祇尋銅柱  
功猶在欵問丹砂蹟  
已遙金册遠  
頌天上字錦  
囊歸賦日南  
謠星輶過處  
人争羨太史  
聲華重

本朝

臨淮趙永脩撰



東風初放洞庭船，節親承

玉陛前江口，月斜潮落夜，嶺頭春暖瘴來天，思親

夢繞南溟外，戀

闕心懸北斗邊，開說島夷迎候久

聖朝恩命待君宣

北海翟奎編脩

軺車載節動星辰，宮錦裁袍刺瑞麇，度嶺爭迎  
冊札使還鄉，喜奉太夫人臨，叩負駑誇司馬郡  
邛懷章羨買臣，得意人生何足貴，光輝偏愛故  
鄉春

會稽董玘編脩

南極春隨旌節回，遠人爭識鳳塵來，路經漢柱  
苔封策雨過秦林，荔潑醅夜浦風生，槎斗近海  
門日出

詔函開應多圖志，歸王會莫負能遊太史才

上海陸深編脩

皇仁覃四極，南紀舊提封，雲海蛟人泣，星槎漢使  
通，山川低北拱，日月讓南窮，芝檢封王國，麇袍  
借上公，先聲藜閣上，取道梓鄉東，度嶺借輿軟  
還

朝暈素空江，清應鱉鯉天，遠不聞鴻柳葉凌霜翠  
榕花倒水紅，鞦韆供勝覽，玉節重觀風，手足分

中外車書示大同遠人微典祀天使古變龍

千乘崔銑 編脩

春傍驪駒山鳳臺即從河上望蓬萊湖山雲  
遊龍去江漢天空旅鴈來金馬久栖原太隱交  
南專對擅高才相違未卜相逢日極目仙舟首  
重回

洞庭徐縉 編脩

龍州洲上暮猿鳴龍州行客無限情烏蠻灘頭  
煙水碧伏波廟前春日明霓旌絳節封王去推  
警銅環擁道迎試睹殊方新祀樂益加昭代盛  
聲名

建業景易 編脩

高明翰苑星辰切奉使

朝廷禮數頻春動舟航魚饌美與分山水錦囊新  
定知嶺嶽荒茫地驚仰雲霄侍從臣鎮服功成  
銅柱杳長風不動海嶼

古括潘宸 編脩

紫詔領封出上方詞臣持節向南荒江濤水涸  
魚龍吐海檄山深草樹長下國也知同典禮遠  
人爭睹漢冠裳道途更喜還家便親導潘輿入  
壽鄉

四明余本 編脩

晚出都門路朔風何太豪東臯驚白練

北闕訝金袍日照鸞泥紫風吹

帝節高喜同南國

詔拜舜旣

皇褒

長沙易書誥松村

五桂木裳共三山風氣連碧潭珠漾月白晝島

生烟南海無波浪

中朝有聖賢

龍章開越國麟錦照奎川太史南遊日相如西使

年文星移遠渚槎影動長天柳酒旌前送栢柳

馬上傳崔卿曾道毋揚子舊提鉛早返征夫駕

聽歌四牡篇

晉代孫紹先檢討

漢家自古稱天使海國從南望日頭万里春風

鳴白雉兩峯寒月喘金牛不辭同俗頻遮馬空

為題詩更上樓史局清嚴經幄重可能長嘯醉

羅浮

海陽盛端明檢討

交南持節重君行使道娛親无限情異域聞名

爭識面仙班指日望歸程冷邊風月微圖志夢

裡鶯花憶

帝京從此遠遊應有賦雅才應不讓長卿

次韻奉酬安南國王 湛若水

山城水郭度重三初領新詩見國風南裔莫言分土遠

北長長在普天中春風浩蕩花同舞

化日照回海共融記得傳宣

天語意永期中外太平同

次韻留別安南國王以酬餞別之作

富良江頭春日明我歌君聽我將行首

天三錫元殊數簿海諸邦孰與榮更謹職方酬

聖德每將人監達群情臨岐不用重分付

万里明威道蕩平

將發再用韻辭安南國王所贈金幣諸賦

海隅日出綵雲重

龍節迴時更御風恭敬直須筐篚外襟懷都見詠

歌中揮金一笑辭連子執玉千年奠祝融踏斷

紅橋天際路此生難擬再相同

回程初發呂現驛道中二絕句

時來數朵堯花紅顏色偏憐媚午風冷日未消

零落恨一場春夢并成空

一鴉鳴處亂鴉鳴古樹烟村送晚程莫向浮雲

問踪跡浮雲元只御風行

市橋道中 六言四首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悵望平原雨濕  
欲尋舊路雲迷

樹杪鳩鳴雨霽稻畦秋送風涼欲采楚襟香草  
已辭越索難將

雲去竹間露墜風來草際波生忽逐黃牛別壠  
驚飛白鷺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帶平蕪鄉夢初驚喚渡  
海懷想見乘桴

壽昌小憩二絕

清香浮靜榻鳴雨過疎籬下上千年意斯亭坐

我誰

四表光堯德南交亦屢過欲尋羲叔宅何處秋  
南訛

丕礼道中用昨壽昌韻二絕

鳥喚深深樹花闌短短籬春風無恨意知是定  
因誰

曲樹枝橫道巢雲拂蓋過來時曾記此只恐路  
歧訛

次韻潘希曾回渡富良江之作

鶯啼花發聞春晴滿路鶯花是送行莫與錦囊  
收拾盡半留春意了將迎

隔江曾望波羅樹到岸還如未到時回首東風  
一長嘯乾坤此事本无涯

用韻奉荅 李士毛東川先生

即看几、儀形外也到休、樂善特陋識豈能  
酬遠業高情兼已拜新詩逢人只說長公李知  
已長懷鮑叔思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鴈  
來遲

用韻奉酬 吳月樓李士先生

衮、名公起縉紳雲間李士持清真敢言  
君舍曾无辱須信  
朝廷更有人會見南來馴白雉空嗟西狩係祥麟

何時竣事朝

天去乞與巢由作外臣

回宿丕體晚枕夢 先師石翁先生

鳥鳴客初覺簷隙光漸發啟起仍遲留省事心已  
折哲人夜入夢遺我一書札恍惚不可讀意了  
字滅沒展轉隔幽明哀歎思盈園

中帖遇雨

天際密雲合簷端飛泉鳴雖歸行李間亦愜游  
息情且慰三農憂魚愛百草生不愧漏與濕但  
無金石聲

發僕山

悅發傑山館驅車即長坂雙蓋衝雨行不覓白  
日晚奔手望五雲天路何其遠迢迢隔江山歲  
目經五管

又絕句二首

水漲溪橋下雲垂古木低重回渾不記路半分  
鄰西

小橋將影度一水逆人流隔岸花無數尋芳不  
自由

道中夜阻水

暮雨山木暗溪潦行場：停草久延佇欲濟霄  
無梁露宿忍長憇野火无精光豈忘吾道那率

被容何傷單公極超卓截：譏陳曷

又絕句二首

亂蟬鳴午樹雙蝶弄時芳處：生幽思都忘祝  
髮鄉

土俗殊卑鄙人情尚黠癡不知夫子意當日款  
居夷

回宿北峩四言

唧：鳴蟬近我虛堂尔鳴何心我則感傷草蟲  
斯蟻昔也雪霜我行不遠歲月相將

入閩示諸頭目黎念等

冥雨用山館行雲滯不徂飄風載羣木漫天作

波濤豈不念沾濕肅

命即前途永當從此別且復小踟躕

過鎮南関止坡壘驛

湛若水

度岡雨如麻霎然雲氣開晶光時下臨

龍節從天來雙鶴青鸞馭乘雲降玉臺都人盡羅

拜神仙啟天関惟春王正月霈澤來南峽

北峨驛道中口占回首

南風不滿旗新晴日初暖草木生光輝得意旣

鶯轉

南極行盡頭南望尚漢濟不遊八極外馬馱天  
地廣

風軟旌旗定山空玉節明如聞重譯語

聖德比同成

何處比峩驛門前江可憐若教居孔老川上意  
依然

次韻潘黃門出関宿坡壘之作

水程山管了公程駐節関西憇晚晴已信衆  
星能挹

極漫勞儀衛盛陳兵春旣到處人爭覩雨露來時

草亦榮歆寄歸心隨出日中天下直是神京

不博驛二首

絕島生脩篁无凡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暎



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无事春風鳥  
調雛

此我歌同潘希曾韻有序

我不如念慈親也因物共思歌以永言  
我不如北我江水流北趨東出粵南州江流百  
折三年里我思百折猶未已望雲落日潮頭紅  
何時到海观會同

往卜鄰驛山間四絕句

野苑得意為誰掇水際翩翩弄影紅可惜不栽

玄圃上却同灌莽倚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鳥弄花枝故異音我欲題詩  
越鳥訝我詩還作越聲吟

真成入谷咲鳴騶谷裡雲閑水自流肯許周行  
平似砥能輸千里作山遊

一溪詰屈群山裡迂迳綠山屢度之非是

皇程畏行慢不妨留懋改新詩

次韻潘黃門宿右村之作明將出關

連雲草色潤帶雨花枝寒物態兼詩得羈懷共  
酒歡青牛誰谷口紫氣此簷端懋愧非吾輩臨  
關重倚闌

宿卜鄰

卜鄰誰與隣，多木山無人。吾何無卜之，吾以卜  
白雲白雲滿，深洞寒氣生。重衾寘棲俯，南斗高  
臥依。

北辰自非食霞侶，幽獨恐傷神。

次韻潘黃門早發不博驛之作

異俗難同調，詩情空自濃。觸人山霜，當向水  
重，飛鳥愁歌。徑行雲无定，縱自茲歎浮海高  
步蓬萊峯。

僕山驛道中

側近通函崖，凌凡放高躅。下有百尺淵，上蔭千

尋木冷泉漱，溪毛迴蹙動。脩竹超然生，竒懷情  
結清溪曲。中有無名禽，於茲媚幽獨。

宿僕山驛

迴節山之巔，駐馬山之腰。空館生虛寂，群山獨  
岩光擁衾對，紅爐沉吟發清謠。驅馳超競心，坐  
久塵慮消。

晚發僕山驛至丕禮驛四首六言

草色初看過，雨山光乍見收。霞煙火數椽，茅棟  
荒籬一樹桃花。

搖曳旌旗十里斑，超甲士三千著處春風滿意。  
殊方化日同天。

陰晴養花天氣士女遊衍風晨一番佳人拾翠  
滿城桃李爭春

冠屨不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秉節會成周禮  
曳裾歸去玉門

睨睨有序

睨睨念友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  
及德音終思盍簪

睨睨黃鳥遺音千山懷我良朋聲問不先我之  
思矣矧茲德音

黃鳥睨睨響傳千岑懷我好友弗嗣德音我之  
憂矣矧彼盍簪

右睨睨二章章六句

至禮驛夜坐

路馳心有往俗忤氣屢數重貂苟可行篤敬功  
尚缺悠々臥虛館咄々書室孔惕然叢深省攬  
衣坐寥泐夜久空宇澄三籟俱已滅

遠情辭

壽昌驛道中作

承

玉皇兮嘉命分赤土兮朱明頌

天書於遐服先朱鳥乎南溟施裂缺兮前驅申雷  
公兮戒程將燭龍兮啟途又天琴兮肅清俾馮夷  
兮擊鼓張天弧兮吉行乘雲車兮風御扶日輪兮

龍旌遵聖則兮章甫亦有珮兮霞櫻慨侏離兮  
逆耳獨然々以孤征豈自異夫持載胡笑悲兮  
同聲旌搖々而山靡衣飄々兮風輕覽方輿兮  
以莫極長寄此兮遠情

昌驛晚枕二絕句

指上為蛮語悲鳴何處笙蕭條孤館裡忽々旅  
菟鷲

啼鳥殊無賴喚回春夢多恍疑還是夢身似在  
南柯

往市橋驛道中絕句一首

瘴雨枕椰暗林塘誰子家香風吹枳殼飄送到

星車

驛路依村樹人家接野烟忽聞朱鳳過有女下

鞦韆

市橋驛

父老齊加額雲中見 斗星寧知尊

帝義共有戴

天靈行李日將暝鶯花眼忽明短詩聊復爾試為  
畫情聽

早發市橋驛至呂現驛

草々迅霄征昧昧乘明燭輝映雲烟間零亂溪  
山曲微雨温芳原輕寒襲春服逍遙呂現館迤

遲交南郭万里勢雖遙我至事自屬

次韻潘黃門壽昌河之作二首

却如周宰孔不似晉臨河已見天無外還聞海  
不波影隨一葦渡聲接兩涯歌遙想唐虞化南  
交義暨和

回首千山路消愁見此何濫觴立鷺渚暎閣洛  
鳧波有客乘槎過何人鼓瑟歌蠻音不須解以  
臆宣天和

次韻潘黃門市橋之作

五色雲中度鵲橋九天露下灑星輶地窮朱鳥  
心猶壯程盡溟鵬意尚遙珠樹西將求碩果扶

素東去挹孤標不堪毋念思方切款報  
君恩愧未饒

富良歌

秉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裘擊蘭槳兮  
泛中流馮夷舞兮蛟人游草兮荒洲悵獨立兮  
客與望五雲兮神州

懷歸四言

淵魚困池客鳥驚枝冰消草生賓鴻北飛四序  
代往客子懷歸

次坡壘驛

潘希魯

万里安南第一程停驂此日快新晴喧林鼓吹

朝迎 節耀野旌旗，夜宿兵士俗。衣冠猶自異，  
春風草木有餘榮。乾坤覆載何遐迩，正北紅雲  
是 玉京

北峩歌

北峩驛前江水沅，百折直到蒼梧州。蒼梧去海  
幾千里，江水朝宗勢未已。桃花昨夜飄小紅，大  
海浮去春風同。

往僕山驛道中奉次 湛元明高韻四

絕句

看花難得早春同，花好休教盡意紅。我欲回時  
重見面，恐因爛熳易隨風。

不知春色幾多深，是處春山鳥弄音。我亦有懷  
難了，天涯相伴作微吟。

空谷來鳴何處騎，前驅旗鼓駛如流。盤旋盡日  
無村郭，一笑真成汗漫遊。  
暖風無力綵旗垂，春日悠悠何所之。忽覩好山  
雲外起，欲凌絕頂自題詩。

宿布村

泥塗日已夕，草閣雨猶寒。美睡方知倦，羈栖自  
鮮歡。泉聲迴洞底，花氣藹林端。往路還何許，沉  
沉夜又闌。

早發不博驛

烏啼山館曙，睡思共春濃。  
香裊沉檀細，花明錦繡重。  
簡書仍往路，歲月只孤蹤。  
稍、方煙外崎嶇，又幾峰。

### 壽昌驛

初辭壽昌驛，復度壽昌河。  
岸靜連蒼竹，潮平漫綠波。  
墟人喧鳥語，海舶起魚歌。  
行盡天涯路，春風亦自和。

### 發市橋驛

細雨青林暗，市橋五更燈。  
火促星輶紫，泥擊曲天恩。  
重赤土分來海國，遙正朔不殊堯日。  
致封疆何用漢時標，午風披拂輕陰散。  
春色還同喜氣。

饒

### 回渡富良江二絕句

富良江頭春日晴，王子乘春送客行。  
一棹中流歌未畢，隔江花柳已相迎。

江北江南從此辭，江波潏灑似來時。  
春風送客無南北，并帶鶯聲過水涯。

### 開府廣州同登海珠寺用半洲韻餞別

枳齋仇 咸寧侯

十年馳夢江南久，此日重遊感舊臺。  
万里朋簪釘嘴處，滿天風雨為詩來。  
微茫海國飛帆遠，縹緲蓬壺有鶴迴。  
弘睇交南銅柱在，崇勳偉績伏

高才

東塘毛 兵部尚書

進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  
兩岸鐘聲聞不斷半江雲氣去還來  
虛堂晝永禪心寂落日朝平賈舶迴  
莫道炎荒近多事諸君原是濟川才

半洲蔡 兵左侍郎

嶺表城南海澗開中流孤嶼擁樓臺  
老龍夜捧明珠出弱水春浮鰲極來  
雲岫層層微隱見煙波漠漠帶縈迴  
扶桑日湧潮聲早舟楫遙看濟險才

越嶠書卷之十九



越嶠書卷之二十

安南君臣詩

送天使張顯卿

張兩使  
其國

國王陳日熒

願無瓊報自懷慈極目江臯意不堪馬首秋風  
吹劔鐵犀渠落月照書庵幕空難江燕歸北地  
暖愁聞鴈別南北去求知傾蓋日篇持聊贈當  
高談

出國

安南國公樂老人

元時  
附五

首

當年秋義出南邦耿耿丹忠對彼蒼不是丈公  
遜晉雞庶哉微子慨殷王箕裘未泯先君烈簡

策長留後世芳寰海車書會同日故家遙祀越  
山長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笋侍紅雲日表熙々瑞氣溫万派朝宗  
滄海闕衆星環拱紫宸尊雍容湛露歌篇什衍  
猗鈞天入夢魂孤孽秋毫皆帝力願殫忠赤報  
深恩

萬歲山侍宴是日值雪

碧漢鳴鳶不動塵玉京繚繞會星辰舞回盤背  
三山雪酒上龍顏万国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  
涵聖澤溢天津越南羈旅陪班列咫尺光昭日

月新

遂国

幾年出国杳雲沙身寄戎鞍暫到家簇々樓臺  
空日影盈々珠翠各天涯真成東海歸遼鶴敢  
望南門入鄭蛇人物淒涼何處問江風吹老荔  
枝花

贈天使張顯卿使還

西風吹夢到龍編回首相逢又隔年馬退輕塵  
還日下鴈隨瘦影幽雲邊四方專對詩一百五  
嶺歸來路八千里盡道朝廷用文士尚書志氣亘  
秋天

挽宋臣陳仲微

宋亡入安南卒

國王陳光昌

痛哭江南老鉅鄉  
春風收淚為傷情  
無端天上編年月  
不啻人間有死生  
萬疊白雲遮故國  
一堆黃壤蓋香名  
回天力量隨流水  
流水灘頭共太平

饋天使張顯卿春餅

國王陳日烜  
號竹林大士四首

柘枝舞罷試春衫  
况值今朝三月三  
紅漆雕盤春菜餅  
從來風俗舊安南

送天使李仲實蕭方厓

靈液吹香暖餞筵  
春風无計駐歸鞭  
不知兩點

軺星福幾夜光芒照越天

送天使麻合麻喬元朗

軺星兩點落天南  
光引台纏夜繞三  
上國恩深情易感  
小邦俗薄禮多慙  
節揮瘴霧身無恙  
鞭拂春風馬有驂  
鼎語願温中統詔  
免教憂國每如憐

和喬元朗韻

飄、行李嶺雲南  
春入梅花只兩三  
一視同仁天子德  
生无補世丈夫慙  
馬頭風雪重回首  
眼底江山小駐驂  
明日廬東烟水潤  
蒲萄嫩綠洗心校

送天使安威魯李景山 國王陳日燭

纏聚輶光射海涯拂用淚眼日桓近殺親龍飛料知

炎燠聞名遠敢恨春凡照校遲五嶺山高入未

渡三湘水罔鴈先歸太平有象煩君語喜溢洋

洋八彩眉

贈天使撒只元文子房

國王陳日燭魏太

虛子

至治改元新初頌到海濱傾心效葵藿扶病聽

絲綸光照嵐溪夜溫回草木春歸當再前席幸

不外斯民

謝天使馬合謀楊廷鎮

馬蹄万里涉溪山玉節搖、瘴霧寒忽覩十行

開鳳尾宛如咫尺對龍顏漢元初紀時方泰舜

曆新頌德又寬更得三公成一款却添春色上

眉間

再用韻呈天使

九鼎尊安若泰山時賜時雨瘴烟寒溥天玉帛

歸堯舜此屋絃歌季孔顏銅柱不煩勞馬援蒲

鞭誰復美刘寬圣恩浩蕩慈雲開他作甘露滿

世間

送天使撒只元趙子期

驛騎行、瘴霧深海邊光照使星臨四方專對

男兒志一視同仁天子心越國山川供傑句周  
家雨露播綸音明朝相隔雲南北今日休辭酒  
滿斟

贈天使柴莊卿李振等

國叔昭明王樂道先生二

一封鳳詔下天庭咫尺皇華万里行北闕衣冠  
爭祖道南州草木盡知名口御威福君褒貶身  
佩安危國重輕敢囑四賢均泛愛好為翼卯越  
蒼生

送柴莊卿

送君歸去獨徬徨馬首駸々指帝鄉南北心旌

懸返旆主賓道味泛為觴一嗟談笑頃分秩共  
唱駟駒惜對珠未審何時重覩面慙慙握手叙  
淒涼

登岳陽樓

內附封輔義公粹山陳秀峻首二

高樓百尺倚雲端扶病登臨試一看望眼優窮  
燕塞遠冷腸頓貯洞庭寬烏沉谷口千林暝龍  
戰波心六月寒多少羈懷無處話平芜漠々水  
漫々

朝京還乘城遇雪

風霰廉凝透袖寒階前咫尺對龍顏一言謀國  
聲名遠万里朝天富貴還守土職居南海外傳

家心拱北辰  
間馬蹄奮迅  
歸期好直到  
冬深望  
粹山

元日朝會

內附安撫使賴益歸

聖日垂光被  
越南驛亭官  
柳許停驂車  
書今混  
四方一冠佩  
咸呼萬歲三  
香吐翠雲龍  
闕潤酒  
翻金海鳳蕭  
酣群臣舜階  
天顏近春頤  
恩深雨露  
涵

賡叅議許公詠東山翫然接詩

秋興亭前月  
去時滿樓山  
色索新詩心  
如柳絮  
沾泥早身似  
蓮花出水遲  
徑卷已輸居  
士樂酒  
樽宜與可人  
期倚欄看遍  
鄗湖景塵俗  
紛々德

不知

內附  
至元甲申官軍入境世子遣兄子  
新慮侯率崩苛拒之力弱遂降

黎崩十五首

十杖樓船下  
粵瀧將軍繫  
組列城降中  
朝一統  
有今日南國  
小臣如此江  
自入羽毛州  
賦後須  
忘鱗介土飛  
光當年百歲  
秦陀老何百  
詩書滯  
一邦

朝會

万国衣冠擁  
建章黃金滿  
袖帶天香祥  
用黃道  
輿坤洞瑞拱  
紅雲日月光  
奉壽松椿元  
不老臣  
心葵藿自難  
忘只乞舉似  
封人祝歷世  
克仁室

運長

喜詔

黃鷄催唱曉玲瓏尺五飛來紫禁中  
遂使堯言布天下始知漢詔感山東  
金甌已付經綸手玉燭均調鼎  
鼎彝功人圖太平无事日村、杭稻舞香風

侍宴皇度初元

玉階仙伏曉班催日上彤章寶扇開  
雷動輿地三祝壽春生雨露九霞盃  
元年新記黃龍瑞重譯令傳白雉來  
從此南荒深感德不勞銅柱立崔嵬

駕敗柳林隨侍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鐘發海東霞  
千官捧日臨春殿萬騎屯雲動曉沙  
白鷗講翻山霧薄黃龍旗拂柳風斜  
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一家

都城

天象分明散曉霞故令騎馬入京華  
雲開闔闔三千天霧暗樓臺  
百万家寒盡宮花初著葢春深官柳已藏鴉  
太平氣象今如此始信皇都福未涯

重九懷張憲侯

又賦登臨不賦詩却來重九看花枝猶思馬上  
西門哭不記螯邊左手持雙鬢豈堪頻懊惱一  
尊當及未衰時紛紛蜂蝶知春事明月清風好  
付誰

贈尚書撒里瓦使安南還

安穩梅花道尚書向北還人烟兩邊樹客思萬  
重山陸賈道南越張騫度玉關皇華君善事誰  
喜近天顏

題郎中趙子期

下國瞻宸極交州有使星梅花南北景篁竹短  
長亭殊俗詩難寫荒村酒易醒翩翩趙公子終

不愧朝廷

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

桂林南去接交州椰葉換椰暗驛樓使者持書  
行絕域侍郎鞭馬照清秋元年詔下黃龍漢九  
譯人歸白鯉周便化文身作章甫歸來陸賈說  
前塗

送大史傅與礪佐天使安南

尚書文史濟時才匹馬仍隨便客來滄海龍飛  
天子詔青溟鶴駕趙玉臺諸溪篁竹參差動五  
嶺梅花淮擬用政使風烟殊百粵未應佳句不  
能裁



壽安南國王七月三日

明河秋露照華天  
雨仙花優鉢曇恩重  
鵬程轉溟北  
丹成鶴去在安南  
長生籍內千秋八善  
樂堂中七月三白髮門徒  
弥重意流霞拍手借  
春酣

用戴道韻晚游郎中湖

練葦長堤映短籬  
日來湖上及支離  
鷗邊人立城陰晚  
柳外花明水淨時  
世多紛々驚倦眼  
客懷草々既新詩  
荒詞為喜文翁咲  
醉乾坤一片碑

贈傅與砺使安南還

竹裡鶯啼嶺嘯猿  
安南使者下龍船  
詔頒萬仞傾心拜  
詩致難林好  
事傳絳節司存新  
雨露青春來徃倦  
風烟江頭客髮垂  
々白猶見南來陸  
賈年

大別山詠禹栢

今古朝昏意自閑  
人傳禹栢未曾刊  
神功四載殷周上  
元氣一枝江漢同  
骨琬銅龍天歆海  
深沉木虎雪連山  
摩挲擬問胼胝事  
遺廟朝烏去不還

挽安南國王

當時侍坐談雲客  
今日到門燈照靈  
重對畫眉

菟或返每看遺稿淚交零  
西門舊路花應白  
南園新阡草易青  
無限越吟招不得  
紙錢風急樹冥冥

安南地圖歌

古爰山東黎崩

安南版圖數千里  
少是居民多山水  
東都合浦北宜邑  
南抵占城西大理  
古來嶺外號蠻夷  
肇自陶唐有交趾  
其在成周為越棠  
重禪曾棗共日維  
秦名象郡漢交州  
九真日南接其地  
漢初趙陀總椎據  
乃命為王免誅徙  
繼因高后禁周市  
隨復怙強隨階伯  
即稱帝與中國倖  
戕害邊民巖武備  
漢家自是起兵戈  
每戰无功罷力士

漢文脩德不事武

釋罪不誅封趙氏  
陀因感德

稱藩臣遂使嬰齊  
乘入侍方物珍奇  
歲貢輸傳

襲子孫繼五世  
呂嘉謀叛暗興兵  
故殺其王并

漢使武皇一怒奮  
天戈千里精兵掃  
兇穢路侯

博德勇有謀破越  
如同破竹勢分為  
九郡置官

守南越從茲因乃  
廢中華用化遍荒  
陬漸教遠

人通禮義光武初  
除新室唯未遑選  
擢南方使

摩洽二女逞奸椎  
婦名微側姝徵式  
招呼惡黨

據南郊威服百蠻  
旻昊比侵邊寇掠  
六十城一

立為王一為帥堂  
漢將馬伏波苦戰  
三年帝

切齒分軍驅逐到  
壘溪賊首悉平治  
廣同

漢界極天南銅柱高標傳漢史命官遣將鎮其  
民德政清新多惠施至於士燮善撫綏貴重一  
方人所忘國政紛七吳蜀晉爭為壁壘陳興廢  
界境入漢制交州宋齊梁陳承一軌悠々閱世  
逮隋唐始號安南今乃是張舟始作都護時修  
築羅城制軍器高駢威信行在後此邦人人多  
慢易咸通末歲中國亂轉運遐方肆驕恣吳權  
曲顯矯與楊墓奪相爭民力匱宋初丁氏始封  
王丁絕轉封黎與李李傳九世二百年嗣有陳  
王來襲位太平日久重儒凡禮樂衣冠畧初似  
皇元一統自古无德服万邦恩澤被陳王細款  
三十年後嗣不道遠上旨甲申假道征占城今  
助軍器供餉饋居然逆命相抗衛拒捍王師心  
懷異陳王子姪二三人慕義來歸沐恩賜與師  
代罪凶有名千里鷹揚耀旗幟進兵數道會于  
文勢若雲雷馳万騎其王逃海匿山林旁及無  
辜遭罪戾師還伏罪進表章犀象宝珠常踵至  
聖心蕩々念斯民罷戰休兵合天意南陔從此  
悉安然億万生灵蒙其庇遠人懷德自心歸天  
下為家當盛際小臣居馮拜皇恩竊祿素餐心  
自愧乘閑綴緝舊所園寫作安南風土志

題桂林驛 五首

安南進奉使

揚柳長亭又短亭春風吹旆著江城無人相識  
客對客有事可知情度情千里鄉心蝴蝶夢一  
船歸意鷓鴣聲不知擁節明朝去又是烟波幾  
日程

夏日江城氣蘊除使車期限苦匆匆萬程去路  
馬嘶外一掬歸心蝶夢中在我有懷深感慨彼  
天無語同窮通平生不作雜囊計慚愧尋常五  
尺童

逆旅隔<sub>上</sub>夜賴沉<sub>上</sub>芭蕉葉動秋心一鞭馬影隨  
風遠故園梅花入夢深客裡月明偏識面天涯  
鴈斷少知音凌雲未遂平生志擊節不勝時朗

吟

十日<sub>上</sub>急雲似桂林薰風何處不披襟樹棘爭響  
客懷若處菊未開秋夢深醉裡乾坤新使節冷  
邊山水舊知音無端夜坐空塔雨滴碎鄉關萬  
里心  
踏盡崔嵬路幾千停車逆旅自年々安危非我  
所能及語默隨人深可憐洗破鄉心素落酒吟  
消客恨草堂篇自憐補因無絲髮兩度春風馬  
一鞭

入貢別弟之作

尹恩府

一分北去一南還雙影茫然寄馬鞍塞外雲深

鴻鴈斷原頭，風急鶴鴝寒。  
教育夜雨連床話，萬斛鄉心借酒寬。  
我守節旄君扇執，從來忠孝兩全難。

應湖廣省命賦詩

安南使人

獵獵風吹拂，向沙潭、官府建高衙。  
貪者百二關河，罔不顧八千途路。  
賒樽俎，盃盤開侍席衣冠。  
禮樂愧皇華，人生聚散如南北。  
因樂清朝厚德嘉。

應省府命席上賦詩

大夫阮固夫

遠邦慕化來，旬宣春溫卷。  
薰玳造聖朝，元首主明聖。  
股肱承弼，俱良賢。寬洪博，大考天地包。

荒納汗高元，元微生何幸。  
逢盛世，誠款述職來朝天。  
盈金樽，沐恩渥。薰陶涵泳，隨更迂台光咫尺。  
奉德意滿堂，酬酢相周旋。  
洪鈞一立轉天地，八方四海登陶甄。  
豈惟我輩受其賜，遐荒億兆樂業長綿。

送官

安南使

欲別情懷意黯黯，暮雲春樹兩堪憐。  
昔非孟軻真由命，今識荊州不是天。  
對酒豈同徐孺榻，論文共載季膺船。  
要知別後相思近，長在光風霽月前。

留題峽山寺

阮中孚定夫桐江人安南國使

萬壘暗峯聳翠鬟樓臺高倚碧霄寒江雲落漠  
愁金鎖山月低迷泣玉環納、乾坤真勝跡范  
、今古幾憑欄我來撫景舒長嘯風落松花石  
洞因

又

杜觀 晉山人安南國使

覽遍湖山路八千清幽惟有這林泉風帆浪楫  
三兵客月屋雲菴六道禪洞口猿啼千古意樹  
頭鶯轉百花天憑欄細數登臨興兩度攀緣西  
繫船

又

楊宗海 字朝用安南國使

峽寺初來訪停舟碧水灣眼中疑對畫客裡為  
用領古殿今猶在妖猿去不還一時留美話萬  
古耀名園歲月水沅水烟霞山映山許多前後  
事分付有無間已愧愚求劍那堪智解環坡詩  
廢未就洞口鎖雲鬟

閨怨迴文

安南名氏

殘月映簾疎弄風後遮離別惜匆、單衾半怯  
秋用令遠笛長悲曉閣空鷺掩鏡間眉蹙柳鳳  
橫釵畔髮生蓬寒灯漏影紗窗小難與相思深  
夜中

律詩十首送天使錢孝士歸朝

安南王黎灝

承詔迎秋下日南

天顏咫尺

聖恩覃國從玉節用昌運山逐金飈掃瘴嵐自是  
襲封昭嗣典不同推結交朝簪却漸定魯非高  
子留與邦人作美談

舉國君臣逐使旌富良江上古韶城一封

恩詔乾坤重萬斛明珠草芥輕錫上久安朱鳥分  
委心妾用白鷄盟願言國祚同

天壽帶礪河山願治平

祝

天萬壽起蒿呼喜動春風滿國都比屋弦歌師孔  
孟累朝簪笏頌

唐虞禮遵

舊制東西序恩治新君

上下孚莫道此來多矯俗古稱綏遠盡吾儒  
碧水丹山足勝遊清光一帶照南州囊旡蕙苒  
讒佞起匭有菁茅貢已脩陸賈千金曾滿秦班  
超万里三封侯只令相尚惟文物富貴於人豈  
浪求

五嶺天高瘴霧開

詔書飛下越王臺

年重紀黃龍瑞九澤爭首白雉來晚日珠厓標  
枉在秋風銀漢使槎回我君若問斗南事久已  
傾心仰 上台

聖治衣裳易介鱗詩書巔表足儒紳禮嚴外屏  
名臣義盟結中原 父子親豈待長纓能致越何  
煩寸舌苦強秦歸途正值梅同候兩袖清香可  
里春

昭代仁凡編八夷垂衣端拱正無事兩階干羽  
修文日四海梯航述貢時禽趾已能遵

聖化鷄林何必重吾詩人材却憶姜公輔曾向

中朝振羽儀

江上高城擁大羅早送堯日照南訛秦官僭起  
一故尉漢將功收兩伏波版籍屢更新郡縣興  
圖不改舊山河却稱當庶非珠玉歲熟八蚕井  
二禾

越駱丹厓幾萬重一丸新受紫泥封雨餘尚有  
鳶投汨秋後全無鴈過峰村獠儂山收翡翠溪  
童習水用芙蓉士風民俗聞語編談笑還應可  
折衝

交州自古宅南陲况復于今際

盛時環極有星皆北向朝宗死水不東馳壯懷盡



得江山助虛譽真慚草木知  
岳橐還朝見天子一編惟有紀行詩

送天使湛內翰還朝并引  
安南王黎嗣聖天子明德以照四方  
顯比以建萬國以安南文獻之邦待之尤厚

特命內相湛大人持詔持節賁臨南國風度凝遠  
禮樂雍容接見之間不勝敬羨  
遂賦迎體詩以表厚意詩云

鳳詔抵巫出九重皇華到處總春風  
恩覃越甸山川外人仰  
堯天日月中文軌車才歸混一威儀禮樂藉昭融  
使星耿々光輝遍預喜三

台瑞色同

錢湛內翰并引

春光駘蕩天色晴明序屬三陽時當嘉會恭遇  
聖天子臨御家邦

恩霑遐邇頌

鳳詔

特命內相湛大人持節來封度數  
照明禮文詳備方深愛助  
遽見言還  
鐘磬之情曷維其已  
因寫一律以餞之云

聖朝治化正文明內相低承使節行盛禮雍容昭  
度數至仁廣蕩煥

恩榮特留款叙，慇懃意臨餞。唯勝醴倦情，此後  
坡承。顧問南邦，民物固昇平。

送天使尔季士还朝

黎念大頭目

駟：四牡出郊原，万里歸程快。着鞭笑我街无  
能，缩地羨君氣有舉。冲天風帆秋掛，三湘月星  
旆晨凌五嶺，煙料想鈞天清夢裡，夜東先到。

玉皇前

阮真

曉日初升瘴霧空，歸程馬首正吹風。知音豈限  
珠厓北，惜別那禁耳水東。上國有人還獻納，  
偏方無事賴蟬懷。他年兩地知相憶，一片情還

寄塞鴻

黃清借吏曹侍郎

星軹旋軫出都門，宿雨初收日色暄。南海

恩霑波浪闊，北人心拱。帝居尊金臺，月白催詩

興。華蓋天低入夢魂，歸覲威顏終咫尺。遐

氓好為正溫存。

阮復借季士承旨

望實端堪壓，雋豪遠持使節。刻賢勞九天日

月瞻依近，葛里江山興詠高。別酒頻斟情忘

歸心莫遏水涵，自漫回首北南。後我度懷人

正鬱陶

阮居道

聖明天子廣懷柔快觀 中朝第一流星祐遠  
從 天北闕陽春便滿日南州遙知燕許時推  
重近識歐蘇谷獨優已想旋歸過入相不勞賢  
夢傳巖求

程盤

日邊私奉 紫泥新夾道爭迎貴近臣 北闕  
絲綸光若綽南交草木盡生春禹進勝餞浣清  
酒歸路騰駿踏軟塵 丹禁重來如有問為言  
一因樂 皇仁

寅奉

天書下玉京江山万里飽經行 皇恩

阮廷美借曹侍郎

遠被軋坤大玉節高懸日月明宣室席前視屢  
夢陽開歌疊酒頻傾未知何日重相會聊把詩  
篇寫別情

范態

星軺煥駕入重城南周山川喜氣生 大德軋  
坤施雨露小邦民物荷 恩榮一心事 上堅  
金石万寿无疆祝 冬明江泮餞逢令及旆好  
憑敷奏怕遐泯

范維孝

星旆懸翩拂曉雲江亭餞別意勤囊中惟有  
詩十首鳥上相逢月一輪籍香芳名騰桂海依

依清帝統 楓宸歸來早晚承清同為道遐方  
沐 至仁

范瑤

早年平步上瀛洲 今日乘風到海陬 万里扶搖  
鵬擊水 九霄凌厲鶴橫秋 高談雄辯從前有義  
槩清標自古元多少 因河歸指點新詩一任錦  
囊收

一武永禎

親捧 芝封自 九天南人快覩玉堂仙手揮  
健筆堪扛鼎胸吐雄文似湧泉澤國那去淹使  
節嶺梅擬復衰冷鞭蹄來若草觀風奏左道今

年勝昔年

潘員

玉署周旋荷 寵恩銀鞍蹕駕路無塵錦袍影  
照江山麗芝檢沉香草木新下國驚看天上客  
歸鞭又拂嶺頭春燕闕為道蕃民意萬歲千秋  
祝 聖人

阮貽厥 借審刑院同知

破曉初登珥水舟江亭飲餞思悠々回旌風捲  
千山雪歸路天澄万里秋復 命折朝全使節  
照人情節見明流有懷此日情無奈目極青山  
不盡頭

阮自得

万里遥乘博望槎  
天风吹向海南涯  
聖朝覆載乾坤大  
下国霑濡雨露嘉  
澤物仁心春有脚  
照人清節玉无瑕  
高杯莫恠頻  
把明日歸朝路正賒

陶雋

江亭餞別思悠然  
杯酒頻斟馬款前  
日月九重光使節  
江山万里屬吟鞭  
文章豈在歐蘇後  
議論端居董賈先  
威鳳祥麟爭快覩  
飛騰重入五雲邊

華盖天低東閣老  
聲名到處人皆道  
丹詔親承德意深  
春風可掬光儀好  
江頭波綠酒杯傾  
驛程香動梅花早  
歸來敷奏語無他  
下国畏天期永保

陶若庸

使星來自五雲邊  
萬丈光芒照越天  
日麗層霄新詔綽  
春回炎徼舊山川  
北南情款勞樽裡  
今日乾坤老眼前  
剡喜輶車旋幹日  
觀光幸得趨吟邊

陶仁心

回輶光映翠袍新  
夾道爭看貴近臣  
鴈影遠投

天北月馬蹄輕踏嶺南春四方志氣生平事萬  
里風霜健在身料想歸朝當復

命為言下國普同仁

奉贈

文職大頭目黎景微

紫殿承恩入夢頻歸鞭袞：向天津藉袍色  
映千山晚玉節光回萬落春五嶺凡輕金勒穩  
三湘月淡片帆新夜闌宣室如前席為道交南  
共帝臣

奉和

自愧硤硤粗樸甚光華幸得映懸黎溫良鎮密  
人皆睹紛：魚目真難齊彩筆新裁春錦晚價

同拱壁看來好開絨一見一精神誰謂北南天  
杳杳

黎弘毓備右僕射  
景微弟也

斯文直與天地在今日後見韓昌黎初入交南  
纔駐節一方景仰山斗齊彩毫掃旣雲笈晚鬼  
泣神驚吟更好白雪陽春歎和難激昂義氣秋  
天杳

黎允元贊吏曹侍郎  
景微弟也

使節煌煌：星一點春回南國徧羣黎玉堂天上  
瞻依近名冠特流孰與齊風雲占得軋坤曉春  
蚓秋蛇看更好幸蒙一顧重千金天邊但惜鴻

飛香

阮永錫  
院審刑使

親承 鳳詔駐駟隰宣布 皇恩澤遠黎文光  
万丈燭炎海高名永與日星齊使軺旋轅瀘江  
晚江樹含烟晴更好振袂過歸 華蓋天邊看  
極日紅雲杳

奉賡途中韻

黎弘毓

原隰駢、到遠郊每懷靡及為勤勞臨岐有日  
思分手擲地成聲想奪袍繾綣恩情何不已賡  
酬雅韻喜相遭傍問玉在知形穢深愧文衡一  
代豪

素將道義荅前程多士披雲覩日晴一念君親  
頭向白滿懷風月與偏清幾多篇什珠璣句盡  
是詩書孔孟情記取廟堂調鼎日好施手段濟  
羣生

上國多仙客惟公骨相殊平生尚清白不作物  
情拘子史盡漁獵

朝中稱鉅儒望猶司馬重季有伯魚趨珠玉口隨  
唾聲譽萬寰區從容一長隴乾坤入版圖 九  
重噉詔詢訪務交孚今古同文軌山河誓不  
俞憇 闕神馳月驅寒夜擁爐數篇留別意指  
日上天衢遠想揚夫子今人未道腹感懷心正

切歆報乏隋珠恐復前鄙吝崇朝鮮自娛斯子  
從古有清名即無 奎坡應早輟顯扶踐 公  
孤

阮堵 借奉士  
承旨

駢駢四牡歷炎郊 玉事周爰豈憚勞晚日光  
生新使節 御炉香惹舊宮袍 九皇恩詔整  
天重千載斯文偶此遭風月滿懷吟興逸騷壇  
今復見 豪

聖世廣聲教單及萬國殊軋中大一統南北無  
所拘所以致盛治翊贊皆吾儒辟方貢琛贐  
天闕如雲趨 天子日 武安南古名臣封域

雖限隔久歸戎輿圖禮樂慕中國信義素已孚  
懷柔固宜厚終始無或渝諭遣皇華來天香惹  
御爐旌節入南郊煌煌耀雲衢詞翰騁雄偉道德  
何充腴步趨采薺聲咳唾明月殊和氣藹可掬  
咲語而歡娛况復重節義清標世所無歸舟何  
所有一輪明月孤

阮貽厥 審刑院同知

天地莫區域比南風氣殊文軌相混同何有物  
我拘 聖朝重宗遠旁詢鴻碩儒列壤九州外  
俗尚各異趨道大宅中尊美化覃八區至仁同  
一視德意無不孚嗟々此交南敬 天心沸渝



融液與薰陶豈外造化爐有美玉堂仙使華臨  
交衢佩服仁義言雋永道味腴折尚在名節何  
意於金珠送行幽遠郊杯酒叙清娛日來接威  
儀襟懷鄙吝無行李自蕭然天寒山更孤

阮恪武職  
雷頌

使君和氣藹春陽季富才多周德業章秉操聞  
金石確揮毫快覩鳳鸞翔四方不負男兒志万  
右應留簡冊香自愧武人粗率甚致廢高韻恐  
非長

天生我丞民賦予元非殊四海吾同胞孰有彼  
此拘是道誰主張豈不在吾儒九州復九風

俗各異趨先民辨內外譬若草木區篤近寔至  
理柔遠真良圖近者既惟悅遠者方交孚先天  
共 帝臣秉節時敢諭皇々 大明業天地一

範爐洞照 万里外 日月照天衢剖符封列國  
何異割膏腴內相使南交貴德賤犀珠采詩廣  
獻納豈徒聊自娛相送千里外贈言那可無惜  
別不能寐夜寒山月孤

送湛內翰還朝

黎念大頌目

綸音讀罷紫泥封回首蓬萊第一峯望外交關  
千里月夢中 帝闕五更鐘星樞迢迢歸程遠  
雲樹參差別思濃南浦吟成憑寄語滔滔江漢

共朝宗

胸羅星斗虹千丈念在 君親日幾回別後清  
規何處是天心明月嶺領梅

梁德明

華國詞章譽蚤蜚文星今昨使星輝胸中虹彩  
光千丈筆下龍蛇蟠九圍名揭斗南長炯：夢  
纏辰北正依：別來無限通霄望 天上星躔  
近紫微

耿： 帝京紅日照依：親舍白雲飛孝忠一  
念深圖報万里星軺早促歸

譚慎簡

文雅風騷筆橐臣皇華盛選屬儒珍親承天上  
經綸賁暖日南郊草木春雲夢澄空胸次闊江  
山得力筆鋒神歸來若道觀風事俗美民安政

治淳

客程水：又山：一任星軺萬里還今日送君  
憑寄語焚香祝 聖比南山

尹茂魁

輝煌 天上使星明光映交南方里程表：風  
流錢季士堂：人物秋懷英雨霑桂嶺鴻恩溥  
路熟梅關馬足輕况復歸裝無意故提身耶似  
玉壺清

親捧 恩綸出 玉京交南草木總敷榮驚人  
詩價金增重映世高標玉比清 帝所夢經雙  
鳳闕容程春入五羊城丘梁二老君應繼台斗  
行看鳴履聲

阮澤民

迢迢歸輶入漢宮那堪惜別思匆匆清規玉映  
梅開月逸興春生桂嶺風孤天壯懷凌曉霧壁  
奎文焰燭暗空歸來若問交南俗戴白垂碧德  
化中

目送星輶万里還那堪惜別思悠然交闕之外  
分歧後南北春風共一天 越嶠書卷之二十終

壹百拾叁葉

越嶠志僉憲李之鳳所纂李為廣西慶遠人逼近安  
南熟知其事故境上事宜自其立國始訖於

皇明纖悉具備成一家言 吳興唐一菴公樞授岫  
騰錄藏篋中廿卷八冊但止於嘉靖唐于是時莫登  
庸稱亂未已其組縛獻降毛蔡二公經畫之詳未載  
必得蔡卞洲羊黎集為續卷則南交自初訖終始末可  
展卷而知嗚呼南交地土必為化外其國弒逆僭亂亦  
為故常苟不侵犯我中國中國置之度外可也東塘毛  
公建議決策而

世宗皇帝睿斷從之為萬世處夷方之長策嗚呼偉哉

姑蘇末學吳岫識

